

十锦图

上

第一章天池之约

西风怒吼，彤云乍开——

仰视上天，但见白云一线，漫天的大雪，点缀着大漠天山，放眼望去，天地间，是一色的“白”！由不住你自牙缝里抽出一个“冷”字！

绕过了乱石崩雪的后峰，远远地，你就可以看见那所谓的“天池”了。

那是一块平坦的峻峰，方圆有里许大小，四周是万仞冰涧，有如一把锋利的钢刀，插立在云天之间。

这时候，正有几个人，自不同的方向，向这天池峰顶上行去。

天池岭上，耸立有五所茅亭，为鹅掌大的雪花，堆得厚厚的，高高的，看过去，已有些不胜负荷，可是，那白的确是美的化身。

试想，在孤峰岭上，有几所茅亭，该多么富有诗情画意，那么，这几个人，该是来赏雪的吧！

首先上来的，是一个着黄衣的高大和尚。

这和尚约有七十上下的年岁，生得长眉细目，面相清癯，黄色的僧衣下，是一双黑缎云履，胸前垂着一串核桃大小的念珠。

他上得峰来，对着正中的一个伞座，合十一拜，一言不发的步上了左面那座茅亭，亭内置有蒲团，他就盘膝坐了下来。

紧接着，自天池的前后左右，陆续的又上来了几个人，那是一个中年的文士，和一个妙龄艳妇，一个矮小的老乞丐，最后上来的，是一个秃眉白面的老尼姑！

这几个人，上得峰来，相互一礼，各自步上一所茅亭，盘膝坐好，并不多言。

中年文士和妙龄艳妇，乃是夫妻的身份，他二人步入一亭。

至于那个老乞丐和尼姑，他二人却不是一起的，分占着两个亭子。

老尼姑还带来了一个青衣少女，生得亭亭玉立，眉目清秀可人，她可能是尼姑的弟子，一双玉手上，捧着师父那一口青鲨鱼皮鞘、杏黄色剑穗的古剑。

这么几个不同身份的人，各占一亭，五所茅亭，已去其四，只有正中那座亭子，却仍然空着。他们从容不迫的坐好，闭目养神，各不相望。

约有小半盏茶的时间，东方天边，忽放异彩，一道紫气，直贯天穹，白云如浪也似的，滚滚而开，天地之间，就像是忽然点着了千万支灯火一样的明亮。

茅亭内的几个人，都由不住睁开了眸子。

那个清癯的老和尚，合十一拜道：“阿弥陀佛，幸会了！”

他拂打了一下身上的雪花，道：“时辰已到，我等今日一会，这‘五岭神珠’也就决定属谁了，老衲自知功力浅薄，不足卫珠，奈何职责所在，不得不滥竽充数，尚请各位掌下留情才是！”

和尚话声方落，那南亭里的乞丐，发出了一串怪异的笑声道：“老和尚你少装蒜，谁不知你‘飞云子’乃是出了名的狠，谁要是听了你的话，也就是上了你的当，你要是客气，干脆走你的，我绝不拉着你！”

和尚长眉一挑，冷然道：“贺施主，你仍是老脾气不改，老衲自会请教与你！”

那乞丐哈哈一笑，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咱们几个谁又能含糊谁？”

飞云子面色一沉，正要发作，西亭内的那个老尼姑，却插嘴道：“飞云师兄你就少说一句吧！你我五年一会，何故为些口角，伤了和气……”

说着她转向南亭，对着那个老乞丐合十笑道：“丐兄你以为如何？”

老乞丐哈哈一笑道：“尼姑向着和尚，你们是一路的！”

说着一声狂笑，朝着偏北亭内的中年文士，大声嚷道：“孙兄，你说是也不是？”

北亭内那个中年文士，莞尔的笑了笑，不发一语，他身侧那个艳装少妇，却小声道：“这花子最是可恶，少理他！”文士点了点头，他的洁白牙齿如雪一粒粒的闪闪发光，这时他向着身侧少妇低声道：“贺天一是用‘飞波无相’神功，在探测我等功力，和尚尼姑，都着了他的道儿！”

说时，眉飞色舞，大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味儿！

少停，他才含笑，道：“飞云大师，今日之战，照理该由大师领先，只是这位中亭主人此时不到，如错了时辰，如何是好？”

飞云子合十道：“孙施主，你且请放心，蒲大松乃是上届‘神剑’，此人生平言出必行，绝不会误此大事！”

南亭内的老乞丐，发出了一声冷笑，道：“想那蒲大松五年前相会时，虽是夺了五岭神珠，取得‘神剑’之封，可是此老昔年在滇时中有瘴毒，身有宿疾，这么多年了，此老还在不在世都很成问题！”

此言一出，各人不由大吃了一惊。那个白面秃眉的尼姑，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蒲大侠如不能到，我等来此也是惘然，此事如何是好？”

飞云子向着雪原之下，遥望了一眼，道：“老衲想，蒲大侠即使不来，这五年一度的天池之会，岂能没有一个交待？”

文士微微点头，道：“大师说得不错，我们耐下心来再等他一会，定有分晓！”

雪下得更大了。

在这丛岭断崖之间，有一道曲折离奇的羊肠小道，蜿蜒上去，可以直达天池。

这时候，正有一个高壮的少年，紧紧扣拉着一匹黑毛的小驴子，吃力的向着“天池”的峭壁道上奔行着。

少年约有二十一二的年岁，生得眉清目秀，鼻直口方，十分英俊。

他身着一袭青色的紧身衣裤，外罩一领玄色的缎子披风，头上的风帽，垂有两条风翎，风吹起来，更显得英姿飒爽！

他一言不发的拉着小驴，脚踏实地的向山上行着，双眉紧皱着，看上去显得无限深沉。

小毛驴的背上，半坐半伏着一个白衣老人。

由年岁上看来，这老头儿可是年岁不小了。至少也在七十以外，他那皤然白发，和胸前的长髯，看起来就和白雪是一样的白。

他用一只留有长指甲的右手，紧紧握住鞍上的把手，身子向前倾斜着，像是很吃力的样子！

老人有着一双深陷含蓄的瞳子，双耳极大，紧贴两腮，看起来很具福相。可谁又会知道，他是一个病人，一个垂死的病人！

他那微微长形的脸上，展露出一团黑色的阴影，在小驴背上，频频喘息着，看来确是可怜！

这时，他咳了几声，伸出一只手道：“天河，先停下来……”

少年站住脚步，惊异地望着他道：“爸爸，有什么不对么？”

老人皱着眉，仰视着穹空，叹了一口气道：“孩子，我有重要的事情，要交待你，你……你要留心的听着！”

少年目光中隐藏着泪痕，闻言之后，他点了点头，老人指了一下附近的崖石，哑声道：“我们到那边去说，雪太大……”

黑衣少年遵命把驴子拉到了一边，二人立在一块凸出的巨石之下。

老人定了定神，才道：“我恐怕等不到上去了……”

少年闻言，不由得突地跪下道：“爸爸，你老人家这是何苦？我们回去吧，咱们到凉州去……”

老人冷冷一笑道：“亏你还是我蒲大松的儿子，竟然说出这种没有出息的话，你真是气……气死我……了！”

少年流泪道：“我不忍心看你老人家这种痛苦的样子……爸爸，你把‘五岭神珠’，交给我送上去，由他们争去算了，何必非要保留住它呢？”

老人闻言，双目一翻，气得面色发白。

他频频的挥手，道：“好孩子，这是你说的话……蒲大松没有你这不肖的儿子，你走……你快给我走吧！”

少年吓得忙站起身来，扶着老人欲倒的身子，惊慌的道：“你老人家千万不要生气，我只是在为你老人家的身子着想……”

老人挣开了少年的手，厉声道：“你听着！‘五岭神珠’绝不能让外人得去。我死了，就该由你接上，你要是得不到‘神剑’之封，就是我蒲氏门中的罪人！我就是死了，也不会瞑目！”

少年打了一个冷战，可是这几句话，不禁又激发起他大英雄本性，当下点了点头道：“孩儿当拼一死，卫此神珠，留住‘神剑’之封号，爸爸你可以放心了！”

老人闻言面色少霁，颌首道：“你应该知道，我们蒲氏门中，自你祖父起，卫此神珠，已有六十个春秋，五岭神剑天下知名，如果你失去了它，你就是我蒲家的不肖子孙！”

青衣少年面色沉重的点了点头，老人看了他一眼，道：“孩子，你有此自信没有？”

少年不由剑眉一挑，道：“孩儿可以以死相拼！”

老人嘿嘿一笑，道：“那又有什么用？……你且过来！”

少年便偎过了一些，老人上下打量了他甚久，忽然落下两行泪来，少年不由大吃了一惊，道：“爸爸！你老人家这是为何？”

这位一世奇侠，目睹着爱子丰朗的神采，喃喃的道：“你知道，今日你要会的，是些什么人？他们的武功如何？”

少年茫然摇了摇头道：“孩儿不知，但不怕！”

老人狞笑了一声道：“好大的口气，不要说你小小年纪，能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夫，就是为父，也不见得就是他们的对手，今日一会，这‘五岭神珠’，以及我‘五岭神剑’的威名，只怕难以保全了……”

少年微微发怔，道：“这么说，孩儿更不是他们的对手了……”

老人哑然笑了笑，比了一个手势道：“不要打岔，你听我说……”

说着，向外看了一眼，道：“我们的时间已不多了，你仔细听！”

他坐下了身子，接下去道：“五岭神珠乃是昔日赤松子传下的一颗至宝，后世相传竟成了武林中争相抢夺的一项荣誉，谁持有这五岭神珠，就能让天

下武林中人信服，无形中就成了江湖道上的一名魁首，被封为‘神剑’之雅号！

他冷笑了一声，道：“这天池之会，每五年一聚，由五岳首领来此一会，如果谁的武功出众，那五岭神珠就该归谁掌管，谁掌管了这颗神珠，也就是天下武林的盟主……”

说着他一只手，拍了背后一下。

就在他背上，有一个用红绸子包着的锦盒，少年闻言吃惊道：“这么说，你老人家一直在掌管着这颗珠子……”蒲大松冷冷笑道：“这么些年以来，我还不曾失去过这项荣誉……以你武功智慧，继承我的衣钵，本是可以，只是，你现在年纪太轻了，万万不是他们敌手，所以……所以……”他结结巴巴的说道：“我不得不格外造就你……我这是不得已……”

少年不解道：“爸爸，你说些什么？”

蒲大松这时候已提起了精神，直起腰来，苦笑道：“我本来以为可以再活几年的，谁知道……”

说到此，他脸上现出了一片灰色，牙关紧咬，道：“孩子，你可曾记得本门‘大开顶移神大法’么？你快快伏下身子来……”

少年打了一个冷战道：“你老人家莫非要……啊……不……不……”

可是蒲大松一双细白的瘦掌，已双双压在了他的天灵盖骨之上。

他气喘吁吁的道：“不要犹豫，气机一过，即使我再有此心意，也只怕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说话之时，少年蒲天河，就觉得父亲那一双手掌爆热得炙人，一时由不住全身发热，面红心跳不已。

老人恨声道：“痴儿，痴儿，还不定下心来，想死不成？”

一言惊得蒲天河赶忙垂下了眸子，勉强收心凝意，老人那双手掌，这时更是热得怕人。

忽然，他哑声颤抖道：“舌抵上颚，开天门穴，快！”

蒲天河方自运功乍开天灵，舌翻上颚，就在他这两件工作方自完成的瞬息之间，一股莫大的劲力，其巨如山，其热如雾，猛地直向他天灵穴内直贯而下。

他耳边仿佛响了一声焦雷也似的，禁不住身子猛地一晃，差一点倒了下去。

驴背上的蒲大松发出了颤抖的声音道：“行了……成功了，孩子，你且闭目，静下心来，听我之言……”

他的声音，较之方才更柔弱了，可是他却显得极为兴奋，当时接下去道：“守中宫，引丹田，开任督二脉……”

“引气抬走四肢，过奇筋入黄庭！”

蒲天河一一照做，那炙人的奇热，果然就好了许多。

这一切就绪之后，他耳边听父亲慈祥的语音道：“现在，你可以睁开眼睛了！”

蒲天河蓦地睁开了眸子，却见父亲整个的身子，倒在驴背上，只见他通体汗下如雨，那袭黄衫，已为汗水所湿透，目光上翻，比之方才，竟像是乍然老了十年似的！

他不由一阵心酸，扑倒在驴背上，道：“爸爸……”

蒲大松怒声道：“不要哭！”

蒲天河止住了声音，他用双手，把老人抱在了手臂上，蒲大松喘息着道，“时候差不多了……天河，我要你看一看，这是一个奇迹，你现在功力比之方才，只怕大了……十倍还不止，你试试给我看……”

他说着，脸上带出一种说不出的快慰情绪，何尝像是一个垂死人的表情！

蒲天河由不住热泪簌簌而下，他知道，父亲为了造就自己，竟然把他本身数十年的武功精元，先天潜力，借助于道家“开顶移神大法”，全数注入自己体内。

换句话说，此刻父亲无异一般常人了，他早年毒瘴浸体，未能复元，毒性发作，已是堪虑，如此一来，只怕是活不了几个时辰。

如此一想，蒲天河真是痛不欲生！

只是他知道父亲生平个性，此刻如果不从他意，更将让他不快，于事无益，只得依从老人心意。

蒲大松微笑道：“天河，你把我放下，试一试掌力如何！”

蒲天河点头道了声：“遵命！”

说着，他轻轻把老人放至一块石上，向前走了几步，面对着峭壁悬崖，大雪纷飞里，只见一片白茫茫的颜色。

他心中不无怀疑，设想一个人的功力，加诸在另一个人的身上，而能发生妙用，的确是不可思议！

老人咳了一声道：“快快试来！”

蒲天河答应了一声，只见他身形微微下蹲，右掌慢慢向外推去！

这种动作，起先并无什么出奇。

可是当他掌势递出一半的当儿，涧谷之中，却发出了一阵沉实的“隆隆”之声！

随着蒲天河的五指向外一翻，一推，只听见“轰隆”一声，整个山谷都为之震动了。

对面石壁上，飞起了漫天的白雪、碎石和一些枯藤，如同狂风飞絮也似的散落了整个涧谷，巨大的回声，使得蒲天河耳鼓发麻。

在长笑声中，驴背上的蒲大松道：“行了……你成功了！”

蒲天河反过身来，跪在父亲身边，道：“爸爸……你老人家成全了我，只是你自己……”

老人站起了身子，笑了笑，道：“现在我们直上天池，我要你去见识几位厉害的前辈，他们可能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天池顶上的几个人物，显然都有些不耐烦了！

华山老尼——也就是那个秃眉白面的老尼姑，首先发话道：“时辰已到，我等千里迢迢来此，莫非就如此罢休不成？”

飞云子双手合十，喧了一声佛号，道：“无量佛，善哉！善哉！以老衲见解，可能蒲大松是生了什么变故，临时不及赶来！”

他微微的笑了一笑，一只手捻着胸前的念珠，道：“这件事，按规定蒲施主不来，就是放弃了资格，我等不必再候他了！”

南面亭内的那个老乞丐，呵呵笑道：“和尚说得好！只是那粒五岭神珠，却在蒲老儿手中，我们就是分出胜负，神珠不能到手，徒有‘神剑’虚号，何能使武林道上的朋友信服！”

话声方落，忽见老尼姑口中“咦”了一声，转身向峰下望去。

众人全是一怔，都顺着老尼目光望去。

在曲折的山石小道间，他们看见一人牵着一匹驴子，在疾快的行着，驴背上还坐着一个人。

这一人一骑，在冰雪道上攀行着，看起来，真是惊心动魄，险像丛生。

老乞丐望了一眼，冷冷笑道：“蒲老儿来了，他是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

白衣文士看了一眼，秀眉微皱，道：“那青衣少年又是何人？”

他身侧那艳装少妇，却淡淡地一笑道：“谁不知道蒲大松这个儿子？江湖上人称‘西北星’蒲天河，大概就是这个人！”

老乞丐在一边点了点头道：“孙夫人，你的见解不差，正是这个少年，听说这少年一身内外功夫，已得乃父真传，不可轻视！”

白衣文士向下看了一会儿，有些奇怪的道：“你们看，那蒲大松，莫非是生病了不成？”

这一句话，惊动了大家，仔细望去，果见驴背上的蒲大松，有些异于寻常。

他身躯几乎弯得全都伏在了驴背上，头上那一顶青呢的小毡帽上，集满了白雪，他竟不用手去打一下。

渐渐地这二人一骑，已走过来了。

蒲大松微微直起了身子，他喃喃道：“天河，你看见他们了？”

蒲天河这时也留意到，在“天池”断崖边上，立看的那几个人，当时就点了点头道：“我看见了，他们是谁？”

蒲大松手搭凉棚向上望了望，雪花几乎迷住了他的眼睛，他紧紧眨动着眸子，道：“你听我说……那个老花子，你可看见了？”

西北星蒲天河点了点头，蒲大松喃喃的道：“这花子就是东岳泰山上有名难缠、‘行者帮’中的首领，此人姓贺名天一，人称‘铁手丐’，他是一个极为厉害的人，你要小心！”

蒲天河点了点头，他不由问道：“那个老尼姑呢？”

蒲大松咳了一声，道：“我的眼睛不大……听使唤了……你说的那个尼姑可是白面瘦长身材？”

蒲天河知道父亲功力已失去，自然目力差远了，当时看了看，点头道：“正是，这尼姑身边有一对白衣男女……他们是一路的么？”

说话之间，他们已行得更近了一些。

蒲大松冷冷笑道：“孩子，今天你所遇见的这几个人，都是名震一方的奇人，那个老尼姑，乃是华山的‘多指师太’，我曾领教过她的身手，这个老尼姑最厉害的身手乃是一套‘菩提剑’和她囊中二十四粒‘沙门七宝珠’，不可轻视！”

西北星蒲天河黯然不语，他紧扣着缰绳，行抵天池下，蒲天松点头道：“现在你背我上去，足下放慢！”

蒲天河答应了一声，当时背起了父亲，腾身向峭壁上落去，当时只觉得身轻如燕，起落有如鸿毛一般，比之昔日，真是不可以道里计！

蒲大松冷然道：“不要太暴露身形……放慢一点！”

蒲天河顿时把足下放慢，暗忖父亲用心之细，他必是怕为对方几个高手，看出了自己的身法奥秘。

想念之中，已翻越到了天池之巅，蒲天河背着父亲，身形起落间，已落在了正中的茅亭之内。

这时，四亭的人物，一齐向着正中亭内施了一礼，蒲大松苦笑道：“老

夫来迟了，尚请各位朋友海涵！”

一旁的飞云子打了个稽首，道：“蒲大侠别来无恙否？幸会！幸会！”

蒲大松坐在蒲团之内，此刻是虚汗淋漓，面黄如腊，他向着这个来自南岳的高僧看了一眼，冷然道：“飞云子，老夫今日只怕再也难以招架大师你的‘般若神功’了！”

飞云子陡然一惊，他看着蒲大松道：“蒲大侠莫非有什么不适么？”

蒲大松无力的眸子，向四周看了一眼，慨然道：“各位不必气馁，我想人生焉有不死之身，老夫这一把子岁数，也差不多了……”

他咳了一声，指着身侧的爱子道：“小儿蒲天河，幸能随我赶到，他今天斗胆要代替我这个父亲，向各位前辈驾前讨教几手天下奇学……尚请各位手下留情！”

在场之人，无不大吃了一惊！

各人的目光，全都不约而同的向着少年蒲天河望去，他们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五岭神剑”之称的蒲大松，竟然如此托大，如此冒失。

想一想，的确是太可笑了，他竟然敢举出一个年方弱冠的孩子，来向在场这些高手挑战！

这些人物，无论是身份、年岁、武功……也都是和蒲大松相去未几，岂能同对方一个孩子交手？

所以蒲大松的这一篇话，形成了在座一个尴尬的场面，这几位当前的老前辈，彼此交换了一下目光，皆忍不住微微笑了。

铁手丐贺天一嘻嘻一笑，道：“老朋友，你是说我们要与令郎交手？”

他笑声里，带出一些无言的愤怒。蒲大松颌首道：“要他向各位前辈讨教……”

贺天——声狂笑道：“蒲大侠，你太谦虚了，想我等老朽东西，如何能是令郎对手？哈——哈！真是太好笑了！”

那位华山的多指师太，双手合十，微微欠身道：“蒲施主如身体不适，这天池之会可以延期，如要贫尼与令郎讨教，却大可不必。”

言下之意，颇是胜之不武，不胜为笑，蒲大松焉能不懂其意。

他长叹了一口气，目视着对方道：“不瞒各位，老夫不打算还能活着下山了……五年一会的‘天池之约’，焉能随便改期？小儿不敏，这多年以来，已得有老夫真传，有道是父债子还，他都逃不脱干系的！”

说到此，他倚身柱上发出了一阵冷笑：“各位要是以为他是一个小辈，不肯讨教……却也未免太过小看了他……有道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小儿此来，生死早已置诸度外……”

他这场豪迈的论调，确使得在场各人震惊！

蒲大松气吁喘喘的拍了儿子一下道：“天河，你来拜识一下各位前辈！”

说着用手指了尼姑一下道：“这位就是我说的华山多指师太！”

蒲天河躬身一礼，老尼身边那个捧剑的少女，却把身子往后退了一步，不敢受礼，多指师太忙合十道：“少侠不必多礼！”说着手指身侧那个长身少女道：“此乃小徒杨采苹，今日随来，也让她长长见识！”

遂向采苹道：“还不拜见你蒲师伯及这位师兄！”

少女不由面上一红，她走上前一步，冉冉向着蒲大松拜下道：“后辈参见师伯！”

多指师太遂又为其一一引见了在场诸人，采苹——见礼，随后她抱剑退

立亭内，一双妙目，却注定在蒲天河身上。蒲大松这时又指向那一对中年文士夫归，道：“这是嵩山‘紫焰神君’孙一鹤前辈及其夫人——黄菊仙子甘纫秋伉俪！”西北星蒲天河听父亲报出此二人姓氏，不由吃了一惊，这两个人他是久仰得很，不过今日还是初见。

当下，忙向前抱拳欠身为礼。

紫焰神君孙一鹤微笑道：“蒲少侠不必多礼！”

他说着一只玉手，向外微微一拂，蒲天河正自惊异，但见两肩上的积雪纷纷落下，这时那艳装少妇却浅笑了笑，道：“少侠不必多心，他是和你闹着玩的！”

这时蒲大松又陆续为他介绍了泰山来的铁手丐贺天一，及衡山的飞云子大师，加上他自己，这五个人，包括了五岳菁英，正是五岭英豪，一时荟萃，怎不令甫临大敌的蒲天河心惊胆战？

这时，那个久未发话的飞云子，却高高的唱了一声佛号，道：“蒲少侠神光内慧，却是一不可多得少年，既然如此，足下是可以代替蒲大侠，与在座诸人一争高下了！”

铁手丐贺天朗声道：“想那五岭神珠必是带在身边了！”

蒲天河自一见这花子，就对他那种嘲弄的口吻大是厌恶，这时闻言，不由冷冷一笑道：“贺老前辈但请放心，那五岭神珠，正在家父身边，前辈只要能胜过在场诸人，小可当双手把神珠奉上！”

一旁诸人闻言，都不由吃了一惊！

因为铁手丐贺天一这个人，他们都很清楚，是出了名的刁顽难惹。

而且这个人，手底下那几手功力，也确实厉害，所以很少有人惹他。

这时候蒲天河脱口说出这些话来，场内各人俱知道那花子必定是不会忍受。

果然，铁手丐贺天一，闻言之后，哈哈狂笑了几声，他一挑大拇指道：“好！老子英雄儿好汉，我老花子对你，倒要破格相见了！”

说到此，他冷冷的一笑，又道：“我老花子，现在就想讨教少侠几手绝招，不知小朋友你肯赐教么？”

蒲天河双手抱拳道，“前辈指正。”

铁手丐贺天一本打算，一上来先把对方制于掌下，来一个先声夺人！

不意一旁的飞云子大师，呵呵一笑道：“贺施主，今日之会，按顺序该由老衲向中亭请教的，如果老衲败阵下来，再由施主接替不迟，否则，当该由老衲来接领施主你的铁掌了！”

铁手丐贺天一，本已立起。

这时闻言，打了一个哈哈道：“也好，和尚你打头阵是再好不过！”

蒲大松此刻虽显得精神不振，可是这是有关爱子生死荣辱之事，却不得不强自振作。

这时见状，他微微用手拉了蒲天河一下道，“你坐下来！”

蒲天河心中一动，当时忙坐了下来，飞云子见状，误解其意道：“阿弥陀佛，少侠不屑与老衲动手么？”

西北星蒲天河尚未说话，蒲大松却用极为低细的声音，在他耳边道：“你只能以内力胜他，切记！”

蒲天河方记在心中，那高大的飞云子，已来在了亭前，只见他双手合十，一拜，如洪钟一般的道：“请少施主赐教，天不早了！”

大雪漫空的飘着，天空中是一片惨白的颜色，雪花散落在和尚的头上，身上落满了鹅毛，整个的一个雪人也似！

西北星蒲天河只得站起身来，步下亭子，他双手抱拳答了一声：“请！”

老和尚后退了一步，一双瞳子里闪烁着灼人的奇光，他把肥大的袖子挽了挽，沉声道：“请赐招吧！”

可是蒲天河仍然是抱拳道了一声：“请！”

飞云子不由白眉一皱，心道这孩子为何不先发招，莫非还有什么花佯不成？

想到此冷冷一笑道：“蒲少侠，老衲候教了，请发招！”

蒲天河暗忖道：“既是只能以内力胜他，还是越少变化越好，他躬身道：“弟子得罪了！”

说着右掌当前，正正直直的一掌劈了出去，掌风沉实有力，飞云子心中一动，忖道：“莫怪他如此大胆，原来是有点功夫！”

想到此，大袖一翻，整个身子跟着腾了过来，直向蒲天河身后落去，他口中叱了声：“少侠请接招！”

口中喝叱着，这老和尚陡然把一双铁掌翻起来，直向蒲天河双肩上按压了下去！

蒲天河只觉得和尚掌力充沛，有如是一方巨石一般，惊心之下，把身子向前一俯。

飞云子双掌向外一分，陡地向当中一挤，一声狂笑，道：“承让了！”

他双掌的掌缘，已按挤在了蒲天河的双肩两侧，随着他这句话，猛地向外一翻。

飞云子只用了七成劲，在他以为，胜得也太容易了。

就在这霎息之间，一股奇大的劲力，自蒲天河双臂间，猛地炸了开来，飞云子蓦地一惊，变招已不及，那股力量太大了。

飞云子身形一晃，飘出丈许以外。

自他两掌上殷殷的流出两股鲜血，点点滴滴的都落在白雪之上。

老和尚几乎呆住了。

这种情形，他脸皮再厚，却也在此站不住了。

眼看着他那一张脸，变得赤红，禁不住仰天狂笑了一声，点了点头道：

“老衲这是自取其辱，蒲少侠，你好厉害的内家潜力，我们再见吧！”

说着向着两侧亭内各人，合十一拜，头也不抬，整个身子蓦地腾起，直向千仞的峭壁间落了下去！

蒲天河这时就觉得，方才老和尚手按的两肩，阵阵的暴痛，暗暗吃惊不已！

他忖思道，如果不是父亲内力精英贯入体内，只怕在老和尚的两手神力之下，早已骨断筋摧。这一场胜得太奇特，太微妙！

在惊怔之中，他缓缓的向亭内走去！

不想足未踏上亭阶，就听得那铁手丐贺天一，发出了一阵怪笑，道：“好厉害的内家潜力，小兄弟，你这是真人不露相。我老花子算是见识了！”

“不过……”他接下去道，“老和尚这一阵败得可是有些冤，你说是不是？”

这“是不是”方一脱口，身形陡地腾了起来，双掌交错着，直向着蒲天河两肋之上，猛然插了过去！蒲天河自从他一发语，就知有此一着。

这时他不慌不忙，在雪地里“呼”地转过了身子，双掌用“小天星”掌力，平着向外一推！

他这种力量，果然是惊人已极！雪地里卷起了一阵狂风，地上的雪花，有如万点银星也似，直向着铁手丐贺天一全身上下打去！

贺天一怪笑了一声，道：“好家伙！”

只见他双手并着，在空中一个倒翻，有如是一只大蝙蝠也似的翻出了三四丈以外。

只见他身形甫一沾地，吐气开声：“嘿！”

双掌用“排山运掌”的疾势，蓦地向外一推。

那飞来的万点银星，为他这种疾力迎面一击，猛地转过头来，可是对面的力量更大，迫使得这万点雪珠，直向当空钻去。

只听得一阵疾风之声，瞬即无踪！

铁手丐狂笑了一声道：“小伙子，真有你的！”

只见他身子在雪地里一个猛转，有如一阵狂风也似的，已来到了蒲天河身边。

这个老乞丐嘻嘻一笑，道：“看招！”

他陡然骈中食二指，直向着蒲天河肩上去。

蒲天河见这个老叫花，果然是厉害到了极点，身手之快，确是他生平少见。

这时见他二指点到，就使出“卸肌脱环”之术，猛然把右肩向下一沉。

可是铁手丐这一招，本是一个虚实两可的式子。

蒲天河如此一躲，正着了他的道儿。

就见他黄眉一展，狞笑了一声，猛然化指为掌，五指一抖，竟然向着蒲天河整个肩头上猛抓了过去。

铁手丐这一式身手，可说是厉害极了，五指指尖上暗含着内炁真功，莫说他真正抓上了，就是为他指尖上的风力沾上了也是不得了的了！

贺天一这一式手法，甫一使出，场内各人无不吃惊，尤其是中亭内的那个蒲大松，见状不由长叹了一口气：“完了……”

西北星蒲天河，虽说是如今功力暴增，可是对付像贺天一这位老一辈的宗师人物，到底是缺少经验！

其实他如今功力，如是稳扎稳打，虽不敢一定言胜，却万无输于对方的道理！

这时见状，他暗道了声：“不好！”

只见他身子蓦地贴地一闪，可是贺天一掌上的功力，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凡为他认为可以出手的招式，可以说是万无一失，这时他冷冷一笑，五指向上倏地一扬，正要抓去。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间，北亭内的紫焰神君不由口中“唔”了一声。

他身边的爱妻黄菊仙子，却有意无意的右手一挥，道：“好大的雪呀！”

铁手丐贺天一掌力只要一撤出去，就算这蒲天河能闪开要害，多多少少也要带上点伤。

这种情形，在贺天一看来，几乎已成了不败的定局！

谁知他的掌心方自扬起，真力欲发未发的刹那之间，一股锐风，直向着他掌心之上飞刺而来。

铁手丐贺天一是何等精明之人，焉能有识不出所来暗器之厉害的道理？

锐风一现，贺天一面色猛然一变，他口中厉吼了一声：“好！”

那只原本欲向前发的右掌，却变成向下按的一式虚招，双掌交叉着向下一按，这老花子借机施展了一式“旱地拔葱”。

只听见“嗖”一声，他身子蓦地腾起当空，足足拔起了有六七丈高下。

紧跟着他身子向下一翻，右手袍袖霍地一卷一拂，直向空中拂去。

可是，这种动作，他做得太慢了。

在漫天的大雪地里，他甚至什么也没有看清楚，仿佛有牛毛精细的一点金光一闪即无！

铁手丐不由面色一沉，身子一个倒折已飘出了丈许以外，他狂笑了一声道：“这是什么人抬举我老要饭的！”

说话之时，一双深沉的眸子，在场内每个亭子中转了一下，当然，他是不会看出什么端倪来的！

铁手丐这时面色一片铁青，头上那一堆乱草也似的头发，几乎一根根全都竖了起来。

他左右看了一眼，嘿嘿沉笑道：“看来我这个哑巴亏是吃定了，不过……”

他目光紧紧逼向东亭内的多指师太，眸子里爆出了凌人的怒火。

多指老尼一只手正在摸帽子，见状不由冷冷一笑，有些儿不大得劲的道：“贺施主你是何意？”

贺天一狂笑了一声，他实在不能发出内心这一口怨气，可是他又不能随意诬人。

老尼姑如此一问，他鼻中哼道：“明人不做暗事，是哪一位朋友，我老花子早晚定会知道，那时可别怪我手下无情！”

说到此，冷然的转过身来，向着蒲天河冷笑道：“看来我们是打不下去了，想不到竟然有好朋友暗中关照我老花子，大概是老花子平素人缘欠佳，得啦！我也别现眼了。不过，小哥儿这‘五岭神珠’你要好生看着，说不定我老花子哪天要是高兴，来个‘红线盗盒’也不一定！”

他说着这些话时，面色可是极不好看，言罢，向着中亭内的蒲大松一抱拳道，“老哥哥，方才的情形，你大概也看见了，不是我老花子泼妇骂街，这口气我是忍不下去的。这位朋友，我必要找他出来，叫他见识见识我的铁掌！”

说着冷笑了一声，头也不回，如飞而去！

场内的蒲天河，还在云雾之中。

他什么也不知道，只是呆呆的望着，华山神尼也是莫名其妙，她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这是怎么一回事？蒲少侠可曾知道？”

蒲天河摇了摇头，冷笑道：“也许是这位老前辈，不屑与我动手吧！”

紫焰神君斜目向着身边的爱妻黄菊仙子甘纫秋望了一眼，微微一笑，并不点破。

当时他却装作不知的朗笑了一声，道：“贺花子装疯卖傻，管他作甚，时已不早，如果蒲少侠不想休息，在下倒想请教一阵如何？”

华山多指师太，早已不耐。

这时见状，微微笑道：“神君请稍待，这一阵，理该由贫尼向蒲少侠施主讨教才是！”

紫焰神君退后了一步，有些不悦的道：“侠尼，时间可是不早了！”

多指师太方要答话，就见中亭内的蒲大松站了起来，他扶着亭柱，咳了一声道：“侠尼、神君，你二人不必争先后了……”

他说着用手指了一下对面耸立着的雪峰，冷笑了一声，道：“你二人谁能以掌力把这座峰头震碎，小儿就甘败下风……否则，就不必再比了……”

蒲天河忙用手扶着他欲倒的身子，这时他才发觉到，父亲那原本灰白的脸色，这时竟泛出了一片红潮，内心不由蓦然一惊。

紫焰神君孙一鹤，微微一笑道：“蒲兄此言何意？”

蒲大松在儿子天河的扶持之下，有点东倒西歪，闻言之后，他冷冷的道：“你们四个前辈，车轮也似的轮战小儿，太不公平，因此老夫要插一句嘴！”

孙一鹤淡然一笑道：“依蒲兄的意思呢？”

蒲大松嘿嘿一笑道：“方才我也说过了，无论是神君或多指师太，你们谁能以掌力，震碎石峰，小儿就甘愿服输，双手把‘五岭神珠’送上……”

孙一鹤向着他手指的那座峰头看了一眼，不由微微吃了一惊！

原来那是一座布满坚冰，距离约在六七丈之外的巨大石峰，由空隙处，可以看出石质的坚硬程度，要想以劈空掌力，震碎此石峰，却是“耸人听闻”的事情！

可是孙一鹤秉性孤傲，绝不轻易服人！

他向着峰头看上一眼，冷冷一笑道：“这倒也是一个好方法，只是……”

说着，他那一双闪烁的眸子，向着蒲天河望了一眼，道：“……何以见得，令郎的功力可以达到如此地步呢？”

多指老尼也笑道：“对了，以贫尼看来，还是由令郎先发掌力，我们以这座石峰，彼此印证一下各人的功力，倒也别致！”

蒲大松垂下眼皮，冷笑道：“这一点不必考虑……如果你二人功力不足，小儿再试上一试，胜负立分！”

孙一鹤冷冷一笑，道：“好！这样很好，就由敝人试上一试！”

说着方要起步，却为身边的黄菊仙子拉住了。

孙一鹤皱眉道：“为何拉我？”

甘纫秋面现微笑道：“方才多指大师已说过了，你怎么又抢先呢！还是请侠尼先来吧！”

孙一鹤不由暗赞她的心细，因为这么做，不必二人对手，也许可由老尼姑的掌劲里，看出一个明白，那么自己再下手时，就可有个参考。

想到此，一笑道：“如非内子提醒，我险些又失礼了！”

说着向多指师太一伸手道：“侠尼请！”

多指师太面色一沉，心说好细心的女人。

这老尼姑又岂是好欺侮的，她心中微动，已了解到了孙一鹤的用心，暗暗一笑，心中说道：“你不会自我手下看出什么来的！”

当时向着蒲氏父子及紫焰神君夫妇，合十点了点头，道：“既然如此，贫尼就来打这个头阵！”

她轻启云履，直向着崖边行去，蒲大松轻轻道：“扶我……过去！”

蒲天河只得扶着父亲也来至崖边，多指师太正面站着，面对着石峰，只见她秃眉微蹙，道：“贫尼现丑了！”

说完这句话后，就见她身躯微微下蹲，目注前方，双掌平列前胸，少待一刻，她缓缓推出一只右手，紧接着左手猛挥而出。

只听见呼的一声，对面峰头上白雪坚冰有如万千飞蝗也似的，轰然飞起

当空。

众人不由吃了一惊，只当是那座峰头，在多指师太如此神力之下，必定粉碎了。

可是须臾平静之后，却见那座石峰仍然屹立着，只是少了个白色帽子而已。

多指师太不由脸色一红，只见她身形再次向下一蹲，双掌用“排山运掌”的打法，猛地同时推出。

当空像是卷起了一阵旋风也似，风力过处，那石峰四围溅起了无数碎石，可是仍然不能使峰头倒下来。

老尼姑双目一睁，陡然自丹田内，提出一股真力，双掌向外一抖。

她的掌力方自递出一半，身子由不住抖动了一下，足下跟着一阵踉跄，后退了两步，面色一变，竟由口中咳出了一口血来。

她身边捧剑的弟子杨采苹见状，不由大惊。

当下，忙自伸手去扶她，多指师太挣开了她的手，苦笑笑道：“贫尼太不知自量了……我输了……”

她说着目光向着紫焰神君望了一眼，冷然道：“贫尼虽是不自量力，可是却不相信有人能以掌力震碎石峰……这是一件不大可能的事情！”

她说话之时，身形有些摇晃。

蒲天河就立在他身边，见状皱眉道：“大师可是受伤了？”

不想尼姑身侧那名少女杨采苹，却冷嗔道：“你少关心！”

说着她杏目一睁，柳眉倒竖，冷冷的道：“方才你父亲夸下海口，说你能够掌碎石峰，如是真的，我师父受伤也就算了，否则……哼，我可是不会依你！”

多指师太摇头道：“苹儿，你不要多嘴，还不退下……”

说着双手向孙一鹤合十，道：“孙施主，该你了，你可以一试身手了！”

紫焰神君见多指师太败阵受辱，竟将一股邪气发在自己身上，不由甚是不悦。

他冷冷的说道：“不劳侠尼费心，我且试来！”

说着向前走近一步，细细打量着对面石峰。

当他仔细看了一遍之后，已是心中有数，以老尼之劲力，非但没有见功，反倒是受了内伤，自己虽未必不如多指师太，可是要想真正以实力，击碎石峰，却也是自欺欺人！

他打量了一下，缓缓伸出一手，向空虚按了一下，道了一声：“现丑！”

就见他两只手，凝空向当中一挤，猛的一撼。

只听见一片“沙沙”之声，那座石峰四周炸开了一片白烟，由石峰四周溅起了碗口大小的石块，直向涧内落去。

可是就石峰整体来说，却是一动不动。

紫焰神君孙一鹤这一手功夫，名唤“摩云碎手”，看着不怎么起眼，可是如无数十年纯阳功力，绝不能至此。

一边的多指师太，不由得暗暗惊心。

虽然那座石峰，依然故我，可是孙一鹤这一手功夫，显然是比自己的内力要高出一筹！

她不由脸色微微一红，道：“孙施主神力惊人，只是石峰未倒，胜负尚怕难分呢？”紫焰神君孙一鹤冷冷一笑，道：“在下有自知之明，不作无

谓之争！”

说着后退了一步，笑向蒲天河道：“少侠如能以掌力震倒此峰，倒真令我折服了！”

蒲天河不由面色一红，内心暗暗吃惊，忖道：“父亲此言不知何意，莫非有意要我现丑不成？”

想着就向父亲望去，蒲大松冷冷的道：“孩子，现在该你的了……震倒它。”

蒲天河口中答应了一声，向前走了几步，却闻得那黄菊仙子甘幼秋格格一笑道：“蒲少侠，你要仔细了，多指侠尼就是一个榜样！”

蒲天河心中一动，却也有些惊心，可是转念一想，父亲既如此说，必有道理。

他思忖道，自己昔日内功已是不弱，如今加上了父亲的内炁功力，内力必定可观，也许可以建功，也不一定！

想着，就自内丹田提起一口元阳真气，身形微微下蹲，右掌也学着孙一鹤的样子，把手掌缓缓推出。

立时，就有一种隆隆之声，对面的峰上反过来一种极大的弹力，竟使他内力推不出去。

蒲天河牙根一咬，左掌奋力向外一击，双掌一并，吐气开声，向外猛然一推。

只听见“轰隆”一声大震，紧接着，发出了震天价的一声巨响，眼看着对面那座峰头，震成粉碎，碎石就像是山崩一样的弹飞到了半空中。

碎石烟消之后，只剩下了一块平秃秃的断岭。

这种情形，把在场诸人的眼睛都看直了。

就连蒲天河自己，也惊得呆住了，他怔了一下，才想到了是怎么回事。

当时内心好不欣喜，向后退了一步，抱拳道：“现丑了！”

孙一鹤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气，他真不敢相信，一个年方弱冠的孩子，竟然有此功力。

他以惊吓之极的目光，看着蒲天河道：“蒲少侠神功惊人，可喜可贺之至！”

那位多指神尼，更是连声的念着佛，她向蒲大松合十嗟叹道：“蒲大侠有此后人，足可以自傲了，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说着，她又向着蒲天河合十冷笑道：“今日天池之会，少侠技惊五岭，这‘五岭神珠’非你莫属了，贫尼等返回之后，当按规矩发出武林帖，广告武林同道。”

黄菊仙子也笑哈哈的道：“自此以后，蒲少侠你已接替令尊的封号，为天下公认的武林盟主了！”

蒲天河此刻内心是又惊又喜，对方说些什么，他根本也没听见。

忽然，他觉得身边的父亲身子一晃，扑通倒了下来，他不由大吃了一惊，赶忙转过身来。

蒲大松却在雪地上，强自坐了起来，这一霎时，他的脸色苍白得怕人。

可是，他脸上那种得意的神色，却是掩不住，他的声音发着抖，脸上带着欣慰的微笑道：“天河……我们该走了！”

蒲天河答应了一声，双臂抱起了父亲！

这时候，老人明显的不行了，他一只手紧紧抱住了儿子的颈项，吃力的

道：“我们……走吧，孩子！”

华山神尼多指大师，也向着紫焰神君夫妇合十道：“孙施主，甘施主，再见吧！”

说着她转过身来，却见杨采苹一双妙目，正自痴痴的注视着蒲天河，目光之中，流露着一种异样的神情，像是倾慕，又像是同情。

多指神尼不由微微一愣，她是佛门之中有道的大师，在这个女孩子一霎间无意的表情之中，已窥出了一点她先天注定的因果。

当下暗暗吃了一惊，由不住发出了一声轻叹。

杨采苹兀自不觉，她那双星星也似的眸子，一直注视着那个年轻人蒲天河。

现在蒲天河已抱着那垂死的老人，跃下峰去。

多指大师轻轻在她肩头上拍了一下道：“痴儿，我们走吧！”

杨采苹不由粉面一红，就垂下了头道：“师父，回华山么？”

多指师太点了点头，又叹了一口气，道：“那蒲天河少年人，竟然有如此功力，真正令人可敬了……”

杨采苹忽然拉了她衣服一下，道：“师父，你看！”

说着手指了一下，多指大师顺其手指处望去，却见紫焰神君正在与黄菊仙子窃窃私语，不时手指峰下。

多指大师冷冷一笑道：“他们说话，关你何事？我们走吧！”

杨采苹皱了皱眉，好似有话要说，却又没有出口，她看着师父道：“师父你伤得重么？”

多指大师微微叹道：“没有什么要紧，你看，雪又下大了，我们快走吧！”

这时，果然天上的雪下大了，一片片的雪花，都有鹅掌大小，漫空的飘散着。

在难行的坚冰道上，蒲天河紧紧的抱着父亲。老人娓娓的道：“孩子……你做得好，记住，我们蒲氏门中，世世代代，不可失去这粒神珠……”

蒲天河心如刀绞，一粒粒的泪珠，如同豆子也似的滚落在地上，老人气息喘喘的道：“今后在江湖上，你要特别留意……名高见嫉，这是必然的……”

说着，他咳得更厉害了，可是他仍然努力的接下去道：“我死之后……埋我在天山，我生平爱雪……葬我于白雪之内……”

呜呜的风，就像是有人在吹笛子一样。

雪花飘飘，一片片都凝结在老人的脸上，他的嘴仍然不停的说着：“孩子，有一件事，我忘了告诉你……”

风声很大，蒲天河把耳朵就过，老人微弱的道：“那花子本是胜了你……”

蒲天河泪流满腮，哪里有心再去听这些，可是蒲大松却一心的接着说下去：“……黄菊仙子甘纫秋救了你……”“……用她的‘雷火金针’……”

风声很大，如同哨子也似的吹着，可是蒲天河却很清楚的听见了这几句话，他皱了一下眉道：“黄菊仙子？她为什么要救我……”

蒲大松这时已是气若游丝，他努力的挺了一下身子，讷讷的道：“……你要小心她这个人……”

一阵寒风，把老人前胸的衣襟，吹得翻了起来，蒲天河忙用手把它揭下来，就看见父亲脸上浮现出一片铁青的颜色。他牙关紧咬，双眉紧皱，身子忽地抖动了一下，就不动了。蒲天河大吃了一惊，他叫了声：“爸爸——”

可怜的老人，他再也不能说出一句话，他的腿和手慢慢的都伸直了，甚

至于原本曲着的腰，这时也挺直了。

蒲天河已经意识到是什么事了。

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道了声：“天哪……”

他紧紧地抱着父亲，把脸凑上去，只觉得父亲面部冰冷，他已经没有呼吸，心也不再跳了。

一阵窒息的痛苦，侵蚀着他，他仿佛觉得整个的天都压了下来。

抱着父亲的尸体，倒身在大雪地里，他没有哭声，没有眼泪，他只是用力的抱着父亲，牙齿狠狠的咬着下唇，直到流出鲜红的血来。

他脑子里是空虚的一片，在漫天的大风雪里，他甚至于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声音。

良久，他才站了起来，耳中似乎又听着父亲的口音：“……埋我于白雪之中……”

蒲天河紧紧的抱着父亲的尸体、有一步没一步的向前走着，忽然眼前人影一闪。

他抬头向前望去，却见面前立着一双人影，定目一看，才认出了是紫焰神君孙一鹤，同他那个娇艳的妻子甘纫秋。

孙一鹤伤感的欠身道：“老太爷仙逝了？”

蒲天河无神的向他望了一眼，点了点头，继续前行，黄菊仙子甘纫秋口中“噢”了一声。

她叹息了一声，同情的道：“蒲少侠，你不要太伤心，过来，找个地方定一定神，再想法子处理老太爷的后事吧！”

蒲天河继续前行着，他脑子里，只记得父亲的交待：

“……埋我于白雪之中，不要棺材！”是以甘纫秋说些什么，他根本没听清楚。

甘纫秋杏目向丈夫一扫，孙一鹤却向着她点了点头，于是，她立刻追上道：“唉！小兄弟，你歇一下吧，令尊的后事，由我们来帮着办一办也是一样！”

说着她伸出手，拉了蒲天河的衣服一下，蒲天河回过身来，冷冷的道：“不用，多谢了！”

说完话，回身继续前行。

甘纫秋赶上一步，道：“老太爷的尸体，你要葬在哪里？”

眼前是一片大雪原，白茫茫一大片，人行其上，雪可过膝，蒲天河立住了脚步。

他打量着这片雪地，见它三面环谷，一线苍天，地势高接天穹，冷风自隘口吹进来，其寒泛骨。

他不由点了点头，父亲的尸身，如能葬此，当是再好也不过了。

黄菊仙子甘纫秋，微微惊异道：“你要把老太爷埋在这里？”

蒲天河慢慢放下了父亲的身子，并不理她，就开始用双手挖着地上的白雪。

甘纫秋却微微叹息，道：“人生都免不了一死的，像令老太爷，一生叱咤风云，天下闻名，却也值得这一生了！”

蒲天河实在是烦她在一边罗嗦，可是对方却是一番好意，不便对她发作。

他苦笑笑了笑，道：“你可以走了，雪很大，我要一个人埋葬了他！”

黄菊仙子一只手，慢慢的摸在了死者的身上，道：“他穿得也太单薄了，

这样吧！”

说着把自己一袭银狐的披风摘了下来，轻轻地盖在了尸体上。

可是她的手，在这一刹那间，却去接触系在死者侧背的那个缎子包着的锦盒！

蒲天河忽的转过身子，微微怒道：“不用，我父亲不能穿你的衣服，请拿走吧！”

他说时，猛地把那领银狐皮斗篷一揭，甘纫秋功败垂成，只得及时缩手。

紫焰神君孙一鹤，这时已走到了近前，他忙道：“蒲大侠怎能用你一个妇人的衣服？你快快穿上吧，真是笑话！”

蒲天河这时已挖了一个深有五尺、长有八尺左右的深坑，他怔怔的看着父亲的尸体，总觉得他身上似乎应该加一件什么衣服。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上，就把身上那领黑色的缎子披风脱下来，盖在尸体上。

甘纫秋帮忙着他，把尸体包了一下。

蒲天河这时一腔悲伤，满脑浑浑，他什么都忘了，甚至于父亲身上的武林至宝“五岭神珠”也忘了取下来。

孙一鹤叹了一口气，道：“蒲大侠一生爱雪，这一点我是知道的，你把他埋在这里，足可令死者心安了。来吧，我们把他好好的抬进去吧！”

蒲天河心痛如绞，眼前情形也只有如此了。

孙一鹤就帮着他，把蒲大松僵硬的身子，抬到了挖好的雪坑之内。

蒲天河这时没有一滴泪，他只是觉得整个的心，都似乎冻结住了，孙一鹤夫妇，帮着他把一堆堆的白雪推下去，慢慢埋住了老人全身。

渐渐堆起了一个小丘也似的雪堆，孙一鹤苦笑了一下，哀伤的道：“蒲少侠，你要节哀顺变，我们走吧！”

西北星蒲天河摇了摇头道：“你们先走吧，我要在这里再多停一会！”

孙一鹤看了黄菊仙子甘纫秋一眼，二人就慢慢的走了。蒲天河压制的内心，终于爆发，他伏身在这座“雪坟”之上，直哭了个天昏地暗，声尽力竭。

最后，他在雪坟前立了一座石碑，碑上刻着：

“五岭神剑蒲大松之墓。

不肖男天河泣血谨立”

这一切做好之后，天色已将近黄昏，不知不觉，他竟在这座坟前，停了一整天。寒冷的风，冷彻了全身肌骨，那头拴在远处的小毛驴，一个劲的打着喷嚏，不时踢动着蹄子。西北星蒲天河搓了搓了手，喃喃自语道：“走吧！”

当他牵着小毛驴走下山坡的时候，天空已现出了朦胧的月影，大雪似乎仍然还没有要停的意思。

当月亮再升高了一些的时候，照得雪原上银光耀眼，特别是那一座凸出来的雪坟更显得刺眼难睁。

忽然，坟头之上，飘来了两个黑忽忽的影子。

这两个人身法极其轻灵，以轻功的身法判断，可以说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二人在坟头上一落，各自向四下张望了一下，其中一个妇人的口音，道：“快动手吧，我想那傻小子还会回来的！”

白衣文士孙一鹤得意的狂笑了一声，道：“这真是天不知地不晓，活该我二人走运！”

说着他笑得更大声了，月光照着这两个人，雪光映衬着他们二人的脸，

一男一女，无疑的他们是紫焰神君孙一鹤和黄菊仙子甘纫秋。

由他们的神态里，可以看出他二人是如何的得意，如何的疯狂，因为他们以智慧愚弄了一个人。

现在那武林至宝——“五岭神珠”，就在他二人眼前，这是多么妙的一件事！黄菊仙子嘻嘻一笑道：“你先别高兴，东西到手才算真的！我们动手吧！”

说着白光一闪，她已掣出了一口长剑，孙一鹤哈哈笑道：“这法子太笨了！你闪开！”

说着双掌聚劲，猛地向外一推，雪花就像雪雾也似的溅了开来，两个人四只手，很快的已把那僵硬的尸体拖了出来。死者枯瘦的尸体，笔也似的直，一双瞳子，核桃也似的睁着，甘纫秋看了一眼，不由打了一个冷战，急道：“快动手吧！”说着把尸身一翻，现出了那用缎子包着的锦盒，孙一鹤伸手就去抓，笑道：“一点都不错，在这里了！”

可是他的手方伸出了一半，就有一股极冷的风，迎面吹过来，冻得他打了一个冷战！

甘纫秋首先一抬头，吓得她怪叫了一声：“不好——有人——快看！”

紫焰神君孙一鹤猛地抬头，就见不知何时，自己面前不远的地方，竟然立着一个人。

孙一鹤不看则已，这一看之下，只吓得机伶伶又打了一个冷战，禁不住“啊”了一声，“噗”地倒坐在雪地之上！

第二章神珠失窃

紫焰神君孙一鹤身形就地一滚，同时之间，右手抖处已打出了两颗“亮银珠”！只见两点银星一闪，已到了对方面前。

这个人发出了一声朗笑，见他右手平着向外一推，竟然用掌风把来犯的两粒暗器打落一边。

孙一鹤惊慌之间，仿佛只能看出对方是一个披有一身白色皮毛的怪人，如非是他方才那声朗笑，孙一鹤及甘幼秋简直不能相信他会是人！

听到了他这种宏亮的笑声，两个人不由更是吃了一惊，孙一鹤右手一抬，一声龙吟，已把背后的长剑掣了出来，剑身向下一压，怒叱道：“什么人，想死不成？”

那个高大的身影，忽然揭下了在身上的白皮大氅，现出了内面一袭紧身衣裤。

只见他生得浓眉大眼，目如朗星，尤其是头上的长发，竟然长得可以披下肩来，被风吹得乱成一片。

只是，这些却不能掩饰住他那种真正的男子汉气概，他那高大的身材，宽阔的双肩，江湖上很少能看到如此魁梧的汉子！

二人这才看清，在他后腰上系挂着四五只兔子狐狸等小野兽，他那一双腿，是用细皮带子，紧紧扎着，两侧插着白翎短箭，像是用来猎兽的，只是并不见有弓！在他背后的十字背带上，却插着一口弯曲的“弧形剑”，形式古雅已极。

这个人，由上到下，看起来简直就像是一个“力”的会合，说不出的那种英雄豪迈味儿！

孙一鹤的话，他好像是没有听见一般，只见他双足一点，“呼”地像一片雪也似的，已来到了这座雪坟之前，低下头向死者看了一眼，脸上立时现出无比的惊奇与愤怒之色！他鼻中微微哼了一声，望着二人道：“你们是哪里来的？这个死人是谁？”

说着用手指了蒲大松的尸体一下，孙一鹤自负最甚，怎会把如此一个年轻的小子看在眼里，当下冷冷一笑道：“野小子，你不要管我们的事，打你的兔子去吧！”

说着伸手向着蒲大松的尸身上抓去，可是他的手尚未触及那具尸身，忽然一股绝大的劲风，猛然朝着他身上袭了过来！紫焰神君在江湖上，也可说是一流高手，这股风力却使得他身形大大地晃动了一下，足下一个踉跄，差一点倒翻了出去！这样一来，才令他大大吃了一惊，怒叱了一声道：“野小子你活腻了！”

身子猛然一纵，已扑到了这高大青年身边，掌中剑向外一抖，点咽喉，挂两肩，冷森森的剑刃，像是一道闪电，剑锋上微微发出一片轻啸。

在他出手的同时，甘幼秋也同时出手应敌！

她因暗恨对方的多事，娇躯腾起，施出了一招“推云浪”，双掌在空中发出了两股劲力，直向这陌生青年身上逼去！他二人均可说是厉害的人物，联合出手威力无匹！

那豪迈青年一声朗笑，只见他那双结实的长腕，蓦地向外一分，孙一鹤就觉得有一种潜力，加附在他双掌之上，略一吃惊之下，对方右手中食二指，已朝着自己右手“分水穴”上捻来。

同时之间，甘幼秋在空中的身子，竟为这人一只左手，逼得翻滚了出去！

“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这个年轻人一现身手，孙一鹤夫妇都不由吓出了一身冷汗，才知道，对方竟然是他二人生平仅见的一个厉害劲敌！

孙一鹤向后一抽剑身，脸色极为难看的笑了笑，道：“朋友你报一个万儿，我孙某人剑下，不死无名之辈！”

这个身手诡异的青年，并不乘胜追击，他用那双精光闪烁的眸子，看着孙一鹤，冷冷的道：“你不必问我姓名，看你二人这种鬼祟的样子，定非好人，你们想对这死去的人，有什么用意？”

说着目光上上下下打量着蒲大松的尸体，紫焰神君眼看到手的東西，不想为这个野小子从中捣乱而功败垂成，早已气不打一处来，当下冷冷的道：“足下也是一个会武的人，当不会不知道紫焰神君孙一鹤这个人吧！”

青年冷笑了一声，说道：“你莫非就是这个孙一鹤？”

紫焰神君点了点头道：“不错！朋友，江湖上有一句话，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件事你不明白，还是少管的好！”

长发青年哈哈一笑道：“姓孙的，你既然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就应该做些有头有脸的事情，像这样月黑风高之夜挖坟搜尸，算得了什么英雄行为？真正的令人失笑了！”

说到此，当真狂笑了起来。

此人声音宏亮已极，这样一笑，四山几乎都为之震动了，发出了极大的回音。

孙一鹤和甘幼秋，都是又惊又怒，他二人显然感到无法再忍受了。

就在他二人正要联合出手之时，这个长发青年笑声一敛，声严色厉的道：“孙一鹤，今夜你太不巧，偏偏碰上了我，其实你们来到了西北道上，应该打听一下，事先防备我娄骥一手，也就好了！”

这“娄骥”二字一出口，孙一鹤由不住倒抽一口冷气，他以极为惊异的眸子打量着这个高大的人，呐呐的道：“莫非你就是大漠天山鹏娄骥？……”

说着他由不住后退了一步，长发青年一声狂笑道：“现在防已太晚了！”

孙一鹤忙向着爱妻使了个眼色，正要开溜，娄骥已冷笑了一声道：“我也不是杀人的魔王，用不着这么害怕！其实你二人也没有什么大罪，你们只为我解释一下，这死者是谁？为什么埋葬于此？你们又为什么把他挖出来？如合情理，我就任你们自去，否则……”

他那双光亮的眸子，在二人身上一转，接下去道：“……可就怪不得我爱管闲事了！”

孙一鹤一声冷笑道：“娄朋友，此事你有所不知……”

说到此，他忽然双拳一抱，只听得“卡”地一声，竟然自他袖内，蓦地飞出一支小箭，只一闪，直向着娄骥面上射去。

孙一鹤待机一声大吼，身子猛然腾了起来，掌中剑“长虹贯日”划出了一道银虹，同时向着娄骥侧身之上猛刺过去。

一旁的甘幼秋也娇叱了一声道：“打！”

这位有“黄菊仙子”之称的妇人，陡然打出了一对金针，两线金光只一闪，直奔娄骥双目之上飞来！

如此情形之下，就见这长发青年一声长啸。

黑夜里，当空中腾起了他偌大的身影，活像是一只大鹏金翅鸟。

他身子蓦然向下一落，带出了极大的风力。

甘纫秋扭身就跑，可是这长发青年左手挥出的风力，竟拖得她在雪地上翻了一个跟斗。

甘纫秋娇躯猛转，正要腾身而起，她身子方自窜起，尚未离开地面，就看见自那青年掌心里飞出了一捧白雪。

雪光一现，这位小妇人，只觉得身上数处穴道，一阵发麻，顿时就如同是一尊塑像也似的立在当地不能动弹了！

孙一鹤见状大吃了一惊，他足尖飞点，快同飞隼也似的，已扑到了甘纫秋身边。

就在这时，他听见青年第二次发出了狂笑。

紫焰神君蓦然回身，却见自对方掌心之内，再次的飞出了一片雪珠。

这捧白雪，自对方手中发出，就像是洒出了一天银星也似的，直向着孙一鹤身上飞来。

孙一鹤一咬牙，足尖一点，猛地腾空而起，就见那位有“大漠天山鹏”之称的长发青年口中怒叱了一声：“好！”

他右腕向外一撤，自掌心里劈出了一股劲风。

这股劲风，迎着 he 先前发出的雪珠只一卷，那千百颗雪粒竟然霍地向上直卷了起来，其快如矢。

孙一鹤方自惊心，全身上下，竟有五六处穴道，为对方雪粒所中。

就见 he 腾空的身子，直线也似的落了下来，“噗”地插立在白雪之中，一动也不动了。

这种以雪打穴的手法，江湖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而青年施展得竟然是如此的熟练，不过拳手之间。竟然把这一双江湖中一流的高手双双制眼，真正可以说是技玄而异了！

青年制住了男女二人，冷冷一笑道：“你二人本可幸免的，如此一来，可就自讨苦吃了，又能怪得了谁来？”

说着，他转身走到蒲大松尸身旁边，皱了一下眉头，他实在不明白，这尸体有何用？

想了想，就把 he 又放回雪洞之中，重新掩埋上白雪，回身向着这男女二人一笑道：“你二人对死者不敬，就罚你二人权充守灵孝子，在坟前停立三昼夜，到时我再来请你二人离去便了！”

说着，右手一捞雪地上那领白熊皮披风，整个身子如同旋风也似的飘了出去，在这无边的大雪原上，他身子就像是一支脱弦的箭也似的，只一闪，已失去了踪影。

穹空里闪烁着寒星，大雪似乎是停了，只是这寒冷的风，抄着雪面吹过来，更令人有些挺受不住，紫焰神君夫妻二人这个罪，该是多么的不好受！

西北星蒲天河停立在一块山岩之下，怅望着无边的雪原，内心有着无比的悲哀。

他原本以为可以在入夜以前，走出这片原野，谁知竟非如此。

现在，却连一个可以栖身的地方也没有了，入夜以来，冷得更令人有些吃受不住，如何是好？

蒲天河步出了山峰，他心里想，无论如何，我要找一点东西吃吃才行！

他身边那头小毛驴，冻得直打着哆嗦，却是说什么也不再跟着 he 走了，无可奈何，他只好把它身上的东西拿了下來，留它在山峰下面了。

这时，雪虽然已经停了，可是注目望去，但见白茫茫的一片，分不清山

石树木，大雪有半人多深，人行其上，都要提着几分气才行。

蒲天河强提着一口真力，以踏雪无痕的轻功绝技，一路驰了下去，约有盞茶的时间，仍看不到什么人家。

忽然——

在白雪茫茫的原野里，他看见了一点灯光，那是一片微弱的黄光，在夜风里闪烁着。

蒲天河不由精神一振，他想毕竟是有了人家，足下不由加快了速度，一路奔驰下去。

渐渐的，那灯光越来越近了。

他才看清，哪里是什么住家，不过是一小座帐篷而已。

看起来，那不过是一座仅可容二三人的羊皮帐篷，立在偏过山崖的避雪地方，帐外悬着一盏铁红罩的马灯，在寒风里明明灭灭，摇晃不已。

蒲天河定下脚步，吁了一口气，不禁有些失望。

可是无论如何，自己既然来了，总不能就此而去，何妨去叨扰一些饮食茶水再走？

想着，觉得甚为有理，当下费了不少功夫，才腾翻到了崖上。

眼前这座羊皮帐篷，是结在附近的几株树干上的，篷顶上已积了不少的白雪。

在这座帐篷一边，搭有一个临时的防风雪席棚，其下拴着两匹牲口。

蒲天河抖了抖衣上的雪花，正要去叩这帐篷的门，却听得身后一个姑娘的声音笑道：“我猜你一定会来的，果然没错！”蒲天河不由吃了一惊，他猛地转过身来，却见那个牲口棚内走出个长身玉立的姑娘！

这姑娘二十左右的年岁，一张清水脸，冰冷冷的一双大眼睛，上身穿着鹿皮背心，下身是八幅风裙，正望着自己微笑。

蒲天河不由心中一怔，可是定目一看，他忙抱拳施了一礼道：“原来是杨姑娘，在下失礼了。”

这姑娘不是别人，正是追随华山神尼身边的弟子杨采苹，这时她一只手上抱着一束干柴，另一只手上拿着明晃晃的一把宝剑。

这时她微微一笑道：“蒲少侠找我师徒，有事么？”

蒲天河面色微微一红，呐呐道：“我想向姑娘讨些饮食，不知可肯方便？”

杨采苹瞅着他嫣然一笑，道：“这是小事，少侠一路风雪，冻坏了吧！”

蒲天河搓了搓手，很是尴尬，这姑娘先收起了宝剑，又回过头来，看了看雪地道：“你的牲口呢！”

蒲天河摇了摇头道：“我父子来时，原不曾骑马，只有一头小毛驴，却因受不住冷，我留它在半路了！”

杨采苹忽然皱眉道：“蒲老伯父没有来么？”

蒲天河不由紧紧咬了一下牙齿，道：“家父已经故世了。”

杨采苹不由大吃了一惊，“哦”了一声，蒲天河苦笑笑道：“我已遵从他老人家遗言，葬他于雪岭之上……”

杨采苹忽然改笑道：“你也不必太难受，人终归是要死的……”

说着那双明媚的眸子，在蒲天河身上望着，带着几分安慰的口气道：“蒲老伯能有你这个儿子，死也心安了！”

蒲天河微微垂下了头，不知说什么才好。雪地里，风嗖嗖的吹过来，二人木然对立了一会，杨采苹才叹了一口气，道：“你看我，竟然叫你站在雪地

里，请进来吧！”

说着身子一靠，已把羊皮的风门开了。然后她欠身入内，帐篷里传出微微的灯光。

蒲天河实在是饿坏了，整整一天，水米不曾打牙，虽说是有一身的功夫，却也是挺受不住。他道了声打扰，就低头进入帐篷之内。

立刻他就感受到一阵温暖，篷内生有一个小炭炉。那个华山多指师大，正闭目在一块羊皮之上打坐，篷顶上吊着一盏小小的灯笼。

蒲天河正要与老尼见礼，这尼姑已然睁开眸子，起身含笑道：“蒲少侠请坐，这里没有什么好东西吃，先将就一下吧！”蒲天河惭愧的道：“如此已太打扰了！”

杨采苹这时已自一边，取出一个厚厚的布包，由其中取出了一块大饼，尚还有些发温，又为他倒了一杯开水。

这些东西，在蒲天河看来，已是很难得了。

采苹递给他，含笑道，“你慢慢的吃，还多得很。”

蒲天河接过来咬了一口，不一会已把这块锅饼吃完，老尼忙施了个眼色，采苹忙又取过那个布包，拿出了两块，蒲天河不好意思道，“够了，大师与姑娘的恩惠，在下永不忘怀！”

华山老尼微微笑道：“这又算得什么，少侠，你只管吃吧！”

这时采苹在小火炉上坐下了一把小铜壶，水已然开了，她为师父及蒲天河每人泡了一杯香茗。

华山老尼叹了一口气道：“令尊一生光明磊落，四海为家，不置财物，就是死时，也是如此简单，天山埋侠不失侠义本色，令人可敬！”

说着这老尼捻着胸前的念珠，又叹了一口气道：“早知如此，我们也就来了，令尊的死，我们几个人，都莫辞其咎！”

蒲天河苦笑道：“先父的病，是来到天山之后发作的，他老人家过去曾一再言说，要把躯体埋于天山白雪，如今竟然不幸而言中。”

华山老尼轻叹道：“生死有命，蒲大侠既然有此夙愿，也算是死得其所了。只是贫尼等忝为相知之交，理当在其墓前吊唁一番，蒲少侠，你肯于天明后引我师徒一去么？”

蒲天河苦笑了笑，道：“大师何必如此拘礼……”

一旁的杨采苹却站起来道：“你要是不带我们去，我们自己去！”

蒲天河叹了一口气道：“姑娘如此说，愚兄再不允，也就太不通情理了！”

采苹见他答应下来，似乎很高兴，当下翻着一双大眼睛，望着他道：“你不要发愁路远，我已做好了一个雪橇，本来想拉东西的，你可以坐上去，用马拉着，才舒服呢！”

老尼微微一笑道：“苹儿你这是怎么说话？”

采苹脸色微微一红，扭了一下娇躯，道：“师父你……”

老尼呵呵一笑，望着蒲天河道：“蒲少侠不要见笑，这孩子都怪我太宠她，惯坏了！”

蒲天河心怀父丧，自己没有心情与她师徒说笑，这时吃饱喝足，本想告辞，可是对方师徒既然要到父亲坟上祭吊，自己焉能有不陪同前去的道理。

当下只得耐着心留了下来，这时杨采苹已为他铺好了一床豹皮，含笑道：“蒲大哥，你躺下来歇歇吧！”

蒲天河虽觉得自己一个男人，在帐篷内不太方便，可是对方那种落落大

方的样子，反倒使得他不好意思说些什么，他恭敬的道：“谢谢姑娘，还是你去睡吧，我只坐一坐也就行了！”

杨采苹一笑道：“你跑了这么多的路，坐一坐怎么行？快躺一会吧，你我既属侠义道中人，也不要太拘小节了。大哥，你说是不是？”

蒲天河暗道了一声惭愧。

他抬头看了这姑娘一眼，这是他第一次注意她，只见她那一双黑白分明的剪水双瞳，正注视着自己，目光里透着一种少女的多情与关怀。

当时，他很为感动的点了点头道：“姑娘所说的极是，如此愚兄小睡一刻便是！”

采苹格格一笑，拿起了一床兽皮，道：“呶！盖上这个就不冷了。我还要缝我的裙子呢！”

蒲天河接过皮褥，见那华山老尼，又双目下帘，静中参悟去了。

他也是疲倦了，方自坐下去，却见采苹望着他一笑道：“你就这个样子睡么，背上还背着这些个东西？”

蒲天河道：“是！是！我都忘了！”

说着解下了背上的行李袋子，还有他那一口长剑，杨采苹望着他，道：“那‘五岭神珠，我还没有见过，蒲大哥。你可以打开来让我看一看，开开眼界么？”

此言一出，就见蒲天河蓦然一惊道：“不好！”

他猛然翻身站了起来，双目发直道：“不是姑娘提起我倒是忘了……”

说着转身就走，杨采苹不由吓了一跳道：“怎么一回事？”

华山老尼也睁开了眸子道：“少侠有什么急事不成？”

蒲天河长叹了一口气道：“那五岭神珠，我竟忘记由父亲身上取下，一同埋在了雪地里，大师你看，如何是好？”

华山老尼双眉微微一皱道：“令尊下土之时，可有别人看见？”

蒲天河呆了一呆道：“紫焰神君孙一鹤夫妇在侧眼见，大师，这莫非有什么关系么？”

华山老尼闻言之后，面色微微一变，叹道：“你太大意了！”

他猛然站起来道：“我现在就去一趟，也许尚能碰见他二人，晚了就来不及了！”

杨采苹蓦地抓起了一口剑道：“我去带马，蒲大哥，我们一块去！”

蒲天河匆匆背上了剑，华山老尼揭开了帐篷，步出篷外，蒲天河含愧道：“此事何敢劳动贤师徒？还是我自己去吧！”

华山老尼哈哈一笑道：“这可不是客气的时候，蒲少侠，你也许不知道，这五岭神珠，乃是一件领袖武林的信物，关系着江湖的一步劫运，却是丢失不得！”

蒲天河怔了怔道：“也许并未遗失也不一定！”

多指师太苦笑笑道：“孙一鹤夫妇岂是骗得过的人？神珠如落在他二人手中，势将天下大乱，此事冒失不得，贫尼实在是放心不下，要亲自去看过才能安心！”

这时杨采苹已把两匹马牵了出来，马鞍上系有一盏明灯，华山老尼腾身骑上一匹，道：“苹儿你也去么？”

杨采苹这时也纵上了另一匹，只见她一带马缰，行到了蒲天河身边，唤道：“蒲兄快快上来，我二人合乘一匹如何？”

蒲天河倒是没有想到她会如此，不由脸色一红，这时华山老尼已带马疾驰而下，杨采苹在马上急急磕着蛮靴道：“快上来呀！”

蒲天河急切问无从多虑，当下道了声：“愚兄失礼了！”

身形腾处，不偏不倚的已落在了鞍上，杨采苹双足一磕马腹，这匹马泼刺刺的疾冲而下。

两骑快马行驰在大雪原野上，就像是两支射出的强弩，不一刻已到了巍巍的天山岭下。

忽然、一骑快马迎面而过，带出了滚滚的漫天白雪，山道狭窄，差一点与二人的马撞在了一块，这匹马被惊得蓦然扬起了双蹄，发出了唏聿聿一声长啸！

蒲天河大吃了一惊，他口中叱了声：“姑娘小心！”

猛地一按马鞍，整个身子霍地腾空而起，杨采苹也惊叫了一声，猛然拔身，只是她起势张惶，差一点摔到一边，蒲天河就势用手一拍，二人才又轻飘落地，落在了马鞍之上。

这时前行的华山老尼，也自警觉，三人回头望时，那匹马，早已跑了个无影无踪。

杨采苹不由怒道：“岂有此理，我们追上去！”

华山老尼冷冷笑道：“奇怪。这马上之人、好像是铁手丐贺天一的样子，此时此刻，他如此张惶的奔驰，莫非还有什么急事不成？”

蒲天河闻言不由甚为焦急道：“我们还是快一点去吧！”

说着带马疾行，两匹马登上山路，一路疾行了下去。不久，就看见了前面的雪坟。蒲天河勒住了马，道：“就是这个地方，我们下来吧！”

经过如此长途的疾奔，人马都见了汗，华山老尼自马上飘身而下，一言不发，她白眉微皱，心中暗暗想，铁手丐怎么会才走呢？

她又想到了孙一鹤夫妇，不由微微发出了一声轻叹，这些武林中的高手，正人君子、原来都是具有双重面目的人，真令人齿冷。

这么想着，她面上由不住挂上了一个冷笑，心中暗暗忖道：“果真如此，我老尼姑又岂能与他们善罢甘休？”

想到此，却见前行的杨采苹忽然惊呼了一声：“师父快来看！”

多指大师的身形猛然纵了过去，却见蒲天河手指着雪原上两个人影道：“大师请看，这两个人，不正是那孙一鹤及甘纫秋么？怎么会……”

说着他猛然腾身过去，多指师太及杨采苹也忙跟着扑了过去，三人就近一看，果然不错。

只是雪地里，木像也似的立着两个人，正是紫焰神君孙一鹤及甘纫秋！

蒲天河冷冷一笑道：“孙大侠雅兴不浅，如此寒夜，来此作甚？”

他说了这句话，直向雪地里的孙一鹤望去，却见孙一鹤仍是一动也不动，脸上带着一种极为愁苦的神色。

这时多指师大大惊道：“蒲少侠，莫非你还没有看出来，他们两个人，已经为人家点了穴道了！”

说到此，他向着杨采苹道：“苹儿，你快快掌过灯来！”

这时杨采苹已把马灯拿了过来，就着灯光，细细一看，只见孙一鹤、甘纫秋满脸风雪，整个身子都似乎冻得僵硬了。

蒲天河皱了一下眉道：“这事真奇怪，什么人把他们二人定在此地？”

说着回头望着老尼道：“大师看此事如何处理？”

多指师太双手合十念了声：“阿弥陀佛，此事依贫尼之见，还是先把二人解救过来再说！”

蒲天河点了点头道：“正合我意！”

说着向杨采苹点了点头道：“姑娘帮我为二人解开穴道如何！”

杨采苹点了点头，走到了甘纫秋身边，见她杏目圆睁，峨眉上挑，仿佛是愤怒到了极点的样子。那样子看来像是正要腾身而起，而忽然为人所点了穴道，只见她身形半侧，足尖点地，看起来滑稽得很。

杨采苹插起了手上的马灯，一笑道：“甘师姑，你忍着点痛，待我为你解开穴道就好了！”

说着双手猛然探出，一前一后按在了她身上，用力的一拍一抓，甘纫秋的身子，就像不倒翁似地晃了起来，可是身子仍然是立在原地未动，穴道显然没有解开。

华山老尼不由一惊道：“你闪开，待为师来！”

只见这个老尼姑，身形向前一扑，双手向外一抖，已按在了甘纫秋双肩之上。

她暗中施展出内功真劲，在甘纫秋双肩上一压，这是华山派开穴和血秘诀，随着她口中一声喝道：“甘施主醒来！”

说着，身形一飘，已出去了丈许以外，眼看着那甘纫秋立在雪地里的身子，疾速的晃动了一下，仍然是立在原地未动！

如此一来，不由使得在场三人都大大吃了一惊！

华山老尼也不由得脸色一红，道了声：“怪哉！”

这时蒲天河已扑到紫焰神君孙一鹤身前，只见孙一鹤面色青白，双目发直。

蒲天河冷冷道：“孙大侠，失礼了！”

说着双手在他两处穴眼上一合，一抖，不想那孙一鹤身子颤抖了一下，面上却带出一种极为痛苦之色。

华山老尼见状忙道：“少侠且慢！”

说着她吩咐杨采苹道：“苹儿，你把灯笼挑高一点！”

采苹依言把灯笼就近，华山老尼细细在孙一鹤双目脸上看了看道：“他二人遇见了高手，点中了穴道，这人手法诡异，天下罕见！”

蒲天河甚为惊异道：“侠尼何以见得？”

华山老尼叹息了一声道：“少侠只看他二人目光滞滞，鼻现青筋，岂不是典型的为人点中穴道模样？只是何以解它不开，就令贫尼想不开了！”

三人再看这孙一鹤，牙关紧咬，面现青白，双目之中，竟滚出了两行泪珠来，状似痛苦之极！

蒲天河忽然想起来道：“一是了，莫非是贺天一所为不成？”

华山多指师太摇头冷笑道：“贺施主武技超人，却未必是此二人敌手，更不至于把他二人点了穴道……”

说着连连摇头，接道：“贺天一出身衡山五云梯太极门中，太极门下点穴手法，虽是不凡，可是贫尼尚解得开来，他二人绝非贺天一所害，此点贫尼可以断言！”

采苹忽然道：“蒲大哥还是先看一看，那五岭神珠是否失窃再说！”

一言提醒了蒲天河，当下忙自转身父亲雪坟，见仍然完好，就小心地挖开了坟墓，捧出了父亲尸体，内心一阵伤心，不觉流下泪来！

为了自己一时糊涂，竟然使得父亲灵柩难安。

华山老尼师徒，双双在蒲大松灵前行了大礼。

却见蒲天河忽然摇头叹息道：“后辈不肖，竟然把父亲传下的五岭神珠遗失了！”

华山老尼皱了皱眉道：“你可仔细找过？”

蒲天河叹息了一声，道：“已找过了，想必是此二人所为！”

说着猛地纵身过去，在孙一鹤身上搜了一遍，杨采苹也过去在甘纫秋身上搜了搜，均不见神珠下落。

华山老尼叹了一口气道：“此事少侠要冷静处理，依贫尼看来，须待此二人救转过来之后，也许可以追问一些端倪来！”

忽然，杨采苹口中惊叫道：“师父快看，甘师姑是为人用飞雪点中了穴道。”

二人一惊，立时走了过去，却见采苹一只手拿着灯笼，另一只手指着甘纫秋身上道：“蒲大哥请看！”

二人细细一看，果见甘纫秋身上中有十数粒雪珠，每颗都约有小指尖大小，最奇的是每一颗雪珠，都深深的陷入内衣之内，灯光之下，亮闪闪的，就像是镶在衣襟之上的珍珠。

老尼试着用手一扪，不由面色大变道：“苹儿所说不错，此人果然是以雪花点中了此二人的多处穴道！”

蒲天河不由呆了一呆，道：“谁能有此身手，大师可知道么？”

华山老尼这时目光直视雪原，似乎恍然而有所悟的模样，杨采苹惊道：“师父，莫非你老人家已知道是谁了？”

老尼长长吁了一声，面色微悸，喃喃自语道：“是了！是了！贫尼竟然把此人忘记了，真正是健忘了！”

蒲天河又急又惊，忙问道：“此人是谁？”

多指师太点了点头道：“少侠客可知道，在大漠南北，以及天山道上，传说的娄氏兄妹？”

蒲天河不由一惊，猛然忆起，果然昔日曾听父亲说起过这两个人物。

据说这兄妹二人，在大漠天疆，已世居了数代之久，兄妹二人皆有一身鬼神不测之技，在天山南北路上出没无常，居民敬之如鬼神！

华山老尼这么一提，他不由有了几分相信，当时将信又疑的道：“这兄妹二人，我是知道的，莫非真是他二人所为不成？”

多指师太神色张惶，向左右望了一眼道：“贫尼此刻想来，设非是此二人，旁人万万无此能力，再者常听人道及，那大漠天山鹏娄驥，有一手绝技，名唤‘飞雪认穴’，百发百中，万无一失，被点了之人，除非其兄妹本人能救，任是何人也是无法解开！”

蒲天河冷冷一笑道：“大师这么一说，就不会有错了！”

多指师太口中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又接下去道：“他兄妹二人，在这南北大漠一带，很做了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听说凡是为其点中穴道之人，只有两条路可走！”

杨采苹听师父说得这兄妹二人如此神威，不禁大为神往，当下急问道：“哪两条路？”

多指师太轻轻叹息了一声道：“听说此二路，一是任其冻死当地，其二是三日三夜后，再为其解开穴道，他兄妹样样都好，就是下手太过于狠毒，

所以多年以来，树立了一些厉害仇家，只是他二人武功得自世家，独树一帜，技艺超群，别人即使是有心报复，却也莫可奈何！”

这些话，不由得把二人听得呆了。

蒲天河不由暗暗存下了向往之心，闻言后低头不语。华山老尼言到于此，冷冷一笑道，“照此情形看来，此二人定必是遇见了他兄妹之一，才会被点中了穴道，只不知道他二人因何才被点了穴道就不得而知了。”

蒲天河剑眉皱道：“无论如何，要救他二人活命，才可得知一切！”

华山老尼摇头苦笑道：“少侠客，你虽家学渊源，但是娄氏兄妹飞雪认穴之法，却是难以解开，依贫尼看来，除了他二人之一三日后转来，别无良法可想！”

蒲天河咬了一下牙齿，叹道：“果真如此，我也只好在此守候三天三夜了！大师同姑娘请回去吧！”

华山老尼低头想了想道：“看来也只有如此了，贫尼尚有急事，必须在月内赶回华山，实不便在此多留。”

说着她点了点头道：“我师徒明日就可搭上去内地的牛车，倒可把那帐篷借与你用，也还可以与你留下一些食物，如此，短日内生活倒也不用发愁！”

蒲天河汗颜道：“这如何使得，太不好意思了！”

不想杨采苹却微微笑道：“蒲大哥不必客气，这些东西，你回来时，还要还给我们的，五岭神珠天下至宝，却是遗失不得哩！”

蒲天河叹了一口气道：“愚兄就是拼了一死，也要把神珠找回，大师与姑娘不必为此发愁！”

华山老尼摇头叹息道：“贫尼实在不解，那娄氏兄妹一向是以侠义自居，岂能做出此事，可能窃五岭神珠是另有其人！”

华山老尼与杨采苹又留了一个更次，天色也渐渐明了。

三人试着又去解孙一鹤和甘幼秋穴道，只是一任施展何等手法，却是无法为二人解开穴道。

无可奈何，老尼姑只得嘱咐了蒲天河一番，带着杨采苹走了。

当午，杨采苹把羊皮帐篷送了来，并且为蒲天河留下了一匹马和若干食物，才依依不舍而去。

蒲天河为了追查这个不解的谜。只得暂时在此住了下来。

他在父亲墓边，结下了帐篷。

白昼，这雪原，虽有稀薄的阳光，但是仍然是相当的寒冷，日光映着白雪。使人双目感到无比的刺痛。

立在雪地里的孙一鹤夫妇二人，显然早已失去了知觉，成了两具雪人，否则似如此风霜之苦，三日三夜来，早已变得瘫了！

蒲天河虽想法为二人减消一些痛苦，只是他知道一个为人点中穴道的人，最忌搬动，如不得法，极易变成了残废。

尤其是这两个人，每人都是为人点中数处穴道，手法更是诡异，他也就不敢轻易移动二人。

目睹着他二人这种惨相，不禁使他联想到，这娄氏兄妹二人，必定是一对残忍辣手的人，自己对这两人，倒要注意一下了。

他心中尚存着一些疑虑，也许那娄氏兄妹不会再回来了，也许他们原本就是要制死他二人……

“如果是这样，我可就是白等了！”

已经是第三天了，雪原上紧紧刮过来的寒风，令人毛发耸然。蒲天河望着僵立的二人，不由叹息了一声，道：“这是你二人命该如此，我也莫能为力。”

说着他重重的跺了一脚，正要收拾帐篷，离此而去，忽然他耳边听到了一声长啸！

这啸声，乍然听在耳中，真令人大吃一惊。

就在这时，他目光极限之处，发现了一个极小的黑点，在遥远的雪面之上，就像是一支疾箭似的，直向着这边电闪狂驰而来。

那震耳的啸声，正是由此传过来。

蒲天河不由吓了一跳，一反手，撤下了宝剑。

不过是眨眼的功夫，那个黑点已到了近前，其快的程度，真令人有些眼花缭乱！

到了这时，蒲天河才约略的分辨出来，对方是一个人。

只是这个人，身上披着一袭极厚且大的熊皮，看起来毛茸茸的十分怕人！

他足下踏着两条细长的木板，在厚有半人的雪地上窜行着，真可以说是快捷如风，任意纵驰，有如珠走玉盘！

这种情形，不禁使蒲天河看得呆住了。

忽然，眼前白影一闪，来人双足一束，就空一折，白雪纷飞之中，他就如同一只大雁似的，翩翩落了下来，现出了一个身材魁梧、长发披肩的怪异青年人来！

这人用极为惊异的目光，在蒲天河身上以及旁边那个帐幕上望了一眼，朗声问道：“你是谁，在此作甚？”

蒲天河勉强作成笑脸，抱了一下拳道：“这位兄台请了，在下姓蒲名天河……”

长发少年面色一沉道：“你来这里做什么？快说！”

蒲天河见自己以礼相见，对方竟然如此蛮横，不由也有些忿怒，当下冷笑了一声道：“老兄说玩笑话了，这地方你来得，我就来不得么？”

长发青年双目一瞪，怪笑了一声道：“算你有胆，这地方敢对我如此说话的，大概只有你一人！”

蒲天河冷然道：“娄驥，别人怕你，我却是不怕！”

长发青年听他开口道出了自己姓名，不由微吃了一惊，继而发出了一声狂笑道：“好！好！你是存心而来了！”

说着面色一沉，道：“朋友，你先忍耐片刻！”

说到此，用手向着雪地里立着的二人指了一下，道：“这两个盗墓贼”，我如再不解开他们穴道，只怕性命不保！”

蒲天河不由陡然心中一动，道：“你说什么，谁是盗墓贼？”

这位有“大漠天山鹏”之称的怪人，哈哈一笑，手指着孙一鹤夫妇道：“就是他二人！”

随后冷笑了一声，朗然道：“我生平最恨人偷偷摸摸，此二人对死者不敬，更犯了大忌，所以才给他二人吃些苦头，不过这两个人武功不弱，三日三夜或许还嫌短了些！”

说着又自宏声大笑了起来。

蒲天河本来对他是充满了敌意，这时闻言，不由消除了误解，反倒对他生出了钦佩之心。

只是，在那“五岭神珠”未寻获以前，自己也不敢太相信他的话，说不定那五岭神珠，就是他本人，由孙一鹤夫妇手中抢去也未可知。

正思念之间，这长发青年，忽然冷笑了一声。

就见他双手蓦然向外一扬，自他掌心内，飞出了一片雪花，有如满天银珠，全数打在了孙一鹤及甘幼秋身上。

说也奇怪，那看来已失去知觉的两人，在这些雪珠蓦然着身的霎那之间，各自动了动。

两个人都由不住双腿一曲“噗”地一声，坐倒在了雪地上。蒲天河望着二人，见他们就像是生了一场大病似的，倒在雪地之上，由他二人眸子上看去，二人显然已恢复了知觉！姜骥冷笑着，道：“你二人记住了今天教训，快快走吧！以后再要犯在了我的手中，只怕不会这么客气了！”

说话之时，那孙一鹤已缓缓的自雪地里站起了身子，此二人在点穴三昼夜之后，仍然有此体力，就是那长发青年，也不禁惊异不止。

这时就见孙一鹤脸色苍白已极，他目光狞恶地望着姜骥，嘴唇颤抖了良久，才喃喃说道：“小子……有一天我要用我这一双手，把你的……心挖出来！”

他蹒跚的走到了甘幼秋身边，把她扶了起来，这时姜骥发出了一声朗笑道：“我随时等着你就是！”

孙一鹤自知自己武技，比起眼前这个人来，差得太远了，再要不知好歹，可能吃亏更大，所谓光棍不吃眼前亏，何必呢！这时甘幼秋也缓缓醒了过来，孙一鹤扶着她，正要离开，这时蒲天河却赶上了一步，道：“二位暂留云步，在下有话相问！”孙一鹤一心只在姜骥，倒不知道他身旁还另有一人，这时闻言不由吃了一惊，蓦然间转过了身来。

当他发现这个人，竟会是蒲天河，不由神色大为紧张，怔了一下，苦笑道：“原来蒲少侠在这里，我孙一鹤生平从未受人如此欺凌过，倒令你失笑了！”

蒲天河冷然道：“在下与这位姜壮士，并不相识，只是请问前辈，可曾看见我那颗‘五岭神珠’？”

孙一鹤脸色一红，摇了摇头道：“我不曾拿，莫非不在令尊身上不成？”

他说话时，神色至为窘迫，蒲天河冷笑了一声道：“先父身上无有，闻说二位曾开坟盗珠，怎又说未曾看见？”

孙一鹤呆了一呆，惭愧得低下头来。

这时他身边的甘幼秋，却发出了一声叹息道：“蒲少侠，你也许误会了，我们虽动手挖开了令尊坟墓，只为了瞻仰一下这位老朋友的遗容，可是并没有打算盗取那颗五岭神珠！”

孙一鹤更发出了一声冷笑道：“总之，我夫妇这次天山之行，实在是掷尽了脸面。蒲少侠，你怎可相信谣言，难道我孙一鹤会是如此没有品行的人？”

甘幼秋皱了一下眉道：“蒲少侠，我知道这珠子是谁拿的了！”

蒲天河不由忙问道：“是谁？”

甘幼秋目光向着另一边站立的姜骥望了一眼，冷冷笑道：“我只当你是一个何等英雄的人物，原来你却是如此无耻的人。哼！”

姜骥根本不明白他们在说些什么，此时闻言，不禁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当时圆睁双目道：“你说些什么？”

甘纫秋冷冷笑道：“原来你把我二人点中穴道之后，却自己把那‘五岭神珠’盗走了，还装什么不知道！”

娄骥一惊道：“五岭神珠在哪里？”

甘纫秋还要再说，孙一鹤忙拉了她一下，道：“走吧，何必跟他多说！”

甘纫秋冷笑了一声，夫妇二人径自去了。

他二人去后，蒲天河冷冷一笑道：“娄兄如果真拿去了那颗珠子，尚请赐还，在下感恩不浅！”

大漠天山鹏娄骥，不由森森一笑道：“你也以为是我拿去了？”

蒲天河冷然道：“因为此事仅有你参与其间，怎不令人疑心？”

娄骥忽然发出了一声狂笑道：“姓蒲的，你欺人太甚了，我娄骥生平不拿人一件细物，就凭此语，我与你绝不善罢甘休！”

他说到此，双目圆睁，上下打量着蒲天河，又不禁微微一笑道：“我也叫你尝一尝，立在雪地的滋味！”

说到此，忽然右手向外一扬，掌心里撒出了一把雪花，化成了一片雪珠，直向蒲天河全身上下各处穴道打来！

蒲天河早已防到了对方有此一着，这时见状冷冷一笑，道：“好！”

他双掌上聚满了内力，猛然间向外一撒，只听见呼的一声大响。

需知这蒲天河如今功力，非同小可，这两股掌力幻成了一道力墙，猛然向外一推，竟然把所犯而来的千百雪珠，全数击得反退了回去。

大漠天山鹏娄骥，大喝一声道：“来得好！”

只见他右手一抡，已把那领白熊皮大披风展了开来，那退回来的千百雪珠，全数为他收到了披风之内。

遂见他哈哈一笑道：“朋友好掌力！”

口中说着，那领披风猛然一抖，藏在其内的雪渣，竟然化成了一条雪箭，银光一闪，直向着蒲天河当胸的地方，猛然射去！

蒲天河这时自问不动手是不行了，他安心要以自己一身所学，来领教一下对方杰出的身手！

这时他足下微一划动，倏地腾身而起，身子向下一扑，右手“凤凰单展翅”，摹的向外一展，直向着娄骥左肋之上划去！

娄骥倒是没有想到，对方一个少年，竟然有如此超然的功夫，他鼻中哼了一声，身形向下一矮，左手用“勾接手”向上一翻一扬，反向蒲天河手腕之上搭去。

蒲天河知道厉害，他身子霍然向后一倒，用“金鲤倒窜波”的身法，“哩！”一声窜出了四五丈以外！

双方这初初一交手之下，已试出了对方的功力。

娄骥蓦然呆立了一会儿，接着他发出了一声狂笑，道：“好！天山道上，能够与我娄骥动上手的，还不多见，朋友，你慢走！”

说着猛然向下一杀腰，足下一连三数个飞点，已然轻同鸿毛似的，偎到了蒲天河身边。

只见他朗笑了一声道：“蒲兄弟，看掌！”

指尖向上一扬，巨大的掌力迎胸而至！

蒲天河大吃了一惊，当下一咬牙，猛贯真力，右掌向外一翻，两只手掌“波”地一声，迎了一个正着。

两个人身子同时大晃了一下，紧接着竟然像胶粘住了似的纹丝不动。

忽然他二人同时一声大喝，各人都由不住，疾然的向后退出了几步。

蒲天河就觉得心口一阵发甜，当下不由心中一惊，强自提起了一口真力，硬硬的压了下去，这口血总算是没有喷出来，不由暗忖道：“好厉害的娄骥！”

思念之中，不由得抬目向对方望去，那娄骥这时也正以一双极为惊异的眼神望了过来，他忽然狂笑了一声，点了点头道：“能接住我这一掌的，西北道上只怕尚找不到第二个人，兄弟我算服了你啦！”

说着他一扬手上的披风，发出了呼噜噜地一阵风响，身子已腾空而起，两只脚不偏不倚的，正好踏在了来时所踏驰的一双木板之上。

就见他身形微微一躬，“哧”一声，已驰出了两三丈以外！

蒲天河忽然一声断喝道：“娄兄请慢行！”

他说着足下一点，已用“八步凌波”的轻功绝技，扑到了娄骥身前。

大漠天山鹏娄骥，面色一沉道：“怎么，兄弟，你还要较量不成？”

蒲天河不由叹息了一声道：“娄兄不要误会，足下神威，小弟方才已然拜领，实在高出小弟数倍，佩服，佩服……”

娄骥闻言，不由面上带出了喜悦之色。

他哈哈一笑，道：“你不要客气，老实说起来，我们差不多！”

说着他一双闪闪放光的眸子，上上下下打量了蒲天河几眼，欣然道：“兄弟，你这一身功夫，是跟谁学来的？真不赖！”

蒲天河苦笑道：“娄兄何必取笑，我……”

娄骥忽然伸出手来，一掌拍去，却为蒲天河闪身躲过，娄骥怔了一下，哈哈笑道：“蒲兄弟，我们是不打不相识，我娄骥生就是一腔热血，所要交的，就是像兄弟你这样有真功夫的朋友，怎么，你有胃口没有？”

蒲天河不由点了点头，道：“小弟岂敢高攀？”

娄骥不由星目一翻，不悦道：“你这么说，真比骂我还厉害！怎么样，就听你一句话，你若有心交我这个朋友，我们就走，你跟着我去，咱们好好的盘桓几天，你放心，哥哥我一定错待不了你！”

说到这里，顿了顿，又接下去道：“如果你没心交我这个朋友，一句话，咱们就此分手，我也恨不着你，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怎么样？你就来一句痛快的吧！”

蒲天河倒没有想到，对方是如此一个血性之人。

当下略一思忖，不由微微叹道：“小弟蒙娄兄肝胆相交，岂能有不愿之理？只是……”

娄骥朗笑道：“有这一句就行了，其它什么都好办。兄弟，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你跟着我走！”

说着猛地一带蒲天河右手，已把他拉到了身前，遂笑道：“蒲兄弟，你上来，只管踩在我这双木板之上，我这玩艺儿，还有个名堂，叫做‘雪里快’，你试一试就知道了！”

蒲天河还从未踏过这种东西，当下只怕出丑，不由提着丹田之力，顿使得身子轻了许多。

娄骥微微一笑，只见他身形猛然向下一塌，双足猛地向外一登，只听见“哧”一声，顿时滑出去六七丈远，蒲天河不由吓了一跳，道：“喂！我还是下来的好！”

娄骥大声笑道：“你放心，摔不着你的！”

他说着双足连连踏动，他足下那两片细长的船形的木片，竟然比箭还快些，直向着前面猛窜了出去。

随着娄骥熟练的动作，二人在这大雪原上，纵驰如飞，蒲天河第一次有这种经历，只觉得两耳呼呼生风，简直就像腾云驾雾一般，那种新奇惊险的场面，也确实够刺激的！

这雪原一边是巍巍高山，另一边，可以看到清澈的库鲁克郭勒河，当中却是带子似的长条雪原。

二人纵驰如飞，顺河而下，就见河边上，正有一群当地的土著，在装卸着船上的东西。

当他们看见了这种情形，一个个都忘记了工作，看得呆住了。

他们之中，立刻就有人认出了娄骥，纷纷鼓掌招手不已！

蒲天河见他们，一个个全穿着厚厚的棉袍，腰上扎着杏黄色的带子，头上全都扎着布条，他知道，这是已经汉化了的回人，心中正自好奇，细细观察他们，却见娄骥足下的“雪里快”，已经穿入了一道细窄的小道，倏地停住了！蒲天河腾身而出，只觉得脸上身上，全都是小的雪渣，当下笑道：“娄兄这雪中快，当真是快得紧！佩服！佩服！”

娄骥这时卸下了踏板，点了点头道：“蒲兄弟，你要是喜欢，我家中还有一副，可以送给你，你有轻功的底子，学起来快得很，有了这东西，在下雪天里，可要比马快得多了！”

蒲天河一笑道：“那真太好了！”

说着他目光向这附近望了望，只见远山含笑带水如画，正前方有一片古葱葱的竹林子，接近河水之处，搭有一座小小木桥。

小桥上的积雪，已先为人铲除得干干净净，在结着薄冰的河道上，正有一群白鹅呱呱而过，一只只扇着大翅膀，给这原本美雅的地方，平添了几许诗意！

蒲天河不由得呆住了，他真没有想到，在这荒漠的天山道上，竟然会有如此一处雅致的地方。

娄骥手指小桥道：“我就住在这个地方，过了桥就到，来吧！”

说着大步向桥上行去，蒲天河不由诚恳的道：“娄兄住处，原是应该来造访的，只是我父亲新丧，此刻热孝在身，只怕……”

娄骥摇了摇头，道：“兄弟，这是荒外地方，没有这么多规矩，你跟我来吧……”

蒲天河见他如此坦诚，倒实在不好再说什么了。

只是他心中怀着失珠之事，未免有些怅怅，再者马匹帐篷也不能就丢在雪地里不管。

当下低头思忖了一下，笑道：“如此，我就进去扰你一杯清茶，只是……”

娄骥朗笑了一声道：“你放心，我们今日定交，你的事也就是我的事。唉！说起来，这事情也都怪我不好！”

蒲天河剑眉一皱道：“此事又与你有何关系？”

娄骥一双浓眉，紧紧皱在了一块，道：“当初我只见那孙一鹤夫妇在雪地挖坟，知道他二人绝非善类，才以飞雪认穴的手法将他二人定住，后来我把那尸身小心收埋，竟然没有发现到那颗五岭神珠，否则你也就不会这么急了！”

蒲天河冷冷笑道：“这些所谓的五岭高手，原来多是些不顾道义之辈，

就拿孙一鹤来说，我一直以前辈待他，却没有想到，居然行出如此无耻之事，如非娄兄适时制止，神珠还不就落在了他们手中，非但如此，只怕先父遗体，也得不到片刻安宁了！”

娄骥苦笑了笑道：“你如此一说，我就更惭愧了。兄弟，你安心的住在我这里，我们有两件大事待办！”

蒲天河问道：“哪两件大事？”

娄骥想了想道：“你父遗体，如此安置究竟不好，我二人可以在此选一口上好棺木，好好把他老人家入殓，这是其一！”

蒲天河不禁滂沱泪下道：“此事是小弟份内之事，如何敢劳动娄兄？”

娄骥露出一口白牙，笑道：“到了这时，你还跟我客气就太见外了，兄弟，你听我说，咱们安置好了老伯后事之后，再打起精神，在这西北道上好好察访那窃珠的贼人，这是第二件大事！”

才说到此，蒲天河忽然紧紧抓住了他一只手，娄骥微微一怔道：“兄弟，你这是做什么？”

却见蒲天河面色微红，良久才叹了一口气，道：“娄兄不愧是一血性汉子，我蒲天河在此能交到你这个朋友，足可告慰死在九泉之下的父亲了！我们进去吧！”

娄骥闻言也不禁甚为感动，当下欣慰的伸出了一只手，二人紧紧握住，共同步上了木桥。

小桥的另一头，通着一座朱红的小木门，这时红门开启，现出一条生有山茶花的小道，两侧庭院，更是美得令人叹为观止。

娄骥微微笑道：“这地方你喜欢么？”

蒲天河不由赞赏道：“此处真乃人间仙土，娄兄你真会纳福，选上了这片世外桃源，比之小弟风尘万里，真不知强到哪里去了！”

在草坪的一头，一棵大枣树上，拴着一匹灰色的大马，这时正自仰头长嘶。

蒲天河手指问道：“这马是你的么？”

娄骥向马望了一眼，立时脸上带出了一种厌恶之色，随口道：“不是。是一个来访的客人的！”

蒲天河忙道：“既如此娄兄你快快去接待客人才是！”

娄骥立时有些不悦的摇了摇头道：“这客人用不着我来接待。来，我带你到我的住处，好好休息一下！”

说着穿过了一道葡萄架子，这种季节里，那葡萄藤子都枯萎了，但是却占有极大的地势，可以想像到春夏季节里那盛开的情形，该是多么惹人！

在这么大的院子里，蒲天河竟没有看见一个外人，蒲天河正想问问他，这里住的是否还有外人，却见娄骥已伴着他，进了一座极为精巧的小楼。

这座小楼，是用青色的竹子和很细的木材建筑而成，四周还种着几棵古松树。

这时楼顶松树的枝极之上，积满了一层厚厚的白雪，看起来很是幽静。

娄骥进得房后，道：“我性喜静，所以独居于此，你来了正好和我同住，不知你喜不喜欢这地方？”

蒲天河见楼厅内，布置得很是幽雅，壁上挂着几幅字画，无不精致，其中有一幅墨竹，画得甚为有力，枝叶苍劲，望之有出尘之感！

他正想问问这幅画是何人手笔，却见娄骥高声唤道：“阿力！阿力！”

房内答应了一声，走出了个十六七岁、头缠白布的小孩，见了娄骥竟自倒地，膜拜了一下，又站了起来。

娄骥就用本地的土语，咕哩咕噜的说一遍，这少年就看了蒲天河一眼，走上来向着蒲天河冉冉拜了下来。

蒲天河忙扶起他道：“不用客气！”

不想那阿力，仍然是拜了一拜，才站了起来，用着一双微微发蓝的眼珠子，向着蒲天河直转，又笑了笑，就退了下去！

娄骥笑向蒲天河道：“这是他们回人对主人的规矩，我改了他很久，都改不过来，我这里只用了他们二人，一名阿力，一名阿冬，他们是兄妹二人，是一双没有父母的可怜孩子。”说着他叹息了一声，道：“他兄妹的遭遇很惨，但为人忠厚，有了他二人，倒使我兄妹二人减少了不少的寂寞！”

这时阿力已用茶盘，托着两杯香茗，送了过来，然后他哇啦哇啦的对着娄骥说了几句。

娄骥立时皱了皱眉，回说了几句，阿力就含笑退了下去。蒲天河不知什么事情，就见娄骥忽然站起来，含笑道：“你先随便在这里坐坐，我已命阿力为你在书房收拾好了床铺，你可以躺躺，闷了就在院内到处走走，我去为你拿东西去！”

蒲天河不好意思笑道：“怎能劳动大哥，还是我自己去吧！”

娄骥一笑，把他又推到了座位之上，道：“这里路你不熟，还是让我代劳吧，我一会儿也就可以回来了！”

说着直向门外行去，蒲天河送他到楼前，那娄骥好似想急于摆脱什么，匆匆的头也不回就走了。

他走后，蒲天河见院内开满了茶花，有红有白，着以白雪，更觉得超然奇艳。

这时候，他不觉有些陶醉，独自向着花丛间行去，就在这时，他耳中忽然听到了一阵嘹亮的歌声，那歌声乃出自女子的歌喉！

只是声调不拘，音韵尤其不美，乍然听在耳中，不禁令他感到汗毛直立，说不出的一种别扭感觉！

那歌声好像就在附近，蒲天河不由心中一动道：“是了，听说那娄骥尚有一妹，在天山南北，与其兄齐名，莫非这唱歌的，就是她么？”

想着正要回身看个究竟，心中却忽然又生出另一个意念道：“人家一个姑娘家，我焉能如此失礼，再说她又不认识我，还是进去吧！”

他想到这里，把头一低，方自要走向楼内，忽然歌声一止，一个女子声音大声道：“咦——站住！”

蒲天河不由立住了脚步，心忖道怎么如此不客气？

这时就听见那姑娘格格一笑，道：“你就是小骥子哥哥带回来的那个朋友么？干嘛见了我一个劲的想跑呀，我也不会吃人，你回过头来，我看看你！”

蒲天河剑眉皱了一下，心中虽觉得对方出口粗俗无礼，可是一想到与其兄的感情，倒也不好发作。

当下强作笑容，回过身来，道：“在下失礼，姑娘万请海涵！”

耳中听得那女子一阵荡笑之声，道：“哼！长得可真不赖呀！”

蒲天河目光一抬，不由大吃了一惊，他作梦也没有想到，以娄骥之英俊，竟然会有如此一个不堪承教的妹妹，由不住向后退了一步。

第三章丑女多情

他目光之中，所出现的那个姑娘，乍然一望之下，真令他打了一个冷战，只见她生得面如锅底，唇红如火，一双小眼只现一缝，满头头发，说灰不灰，说白不白，间杂着黑色，看起来益觉可怕。

尽管容貌如此丑陋，倒生有一副可人的身材，腰肢若柳，身材修长。

她全身穿着一袭大红色的衣裙，背上扎着一口长剑，腋下配着一个豹皮囊，一副劲装，像是方自外归来的模样，手上还拿着一支青竹小马鞭！

只见她倚着一根栏杆，正笑着向蒲天河上下观望，口中发出一片媚笑之声。

蒲天河不由十分尴尬的抱了一下拳道：“姑娘如无有什么吩咐，我要回房去了！”

这姑娘笑了一声，移步走出，道：“你叫什么名字？可以告诉我么？”

蒲天河强忍着不悦，冷然道：“我名蒲天河，和令兄今晨方结识的！”

丑女不由微微一愣，却又笑了笑道：“你是说的小骥子哥哥呀！我老半天没有看见他了！”

蒲天河道：“娄兄去天山为我取行李去了，马上可以回来，姑娘只要在此少候，他也就要回来了！”

说着双拳抱了一下，转身就去。

他足下方自前行数步，就听见那姑娘娇声嚷道：“蒲兄你回来！”

蒲天河皱了皱眉，强作笑脸，回过身道：“姑娘有事么？”

这丑姑娘向前走了几步，笑道：“我看你这副样子，又是小骥子哥的朋友，必定是会武功的……”

说着摇着身子嘻嘻一笑，道：“我想跟你比划两手功夫，你看怎么样？”

蒲天河不由呆了一呆，他倒没有想到，和对方第一次见面，她竟然说出此语，当下苦笑一笑，道：“我不过是略通拳脚，哪里有什么真功夫，姑娘你不必取笑，再见！”

说着疾速转身，不想足步方移，却觉得头顶上“呼”地一声，那姑娘竟然由自己头顶上越了过去，不前不后，正正的站在了蒲天河身前。

她身材轻灵，落地无声，看来确是武功不弱。

这种情形，使得蒲天河大感为难，他后退了几步，苦笑道：“姑娘不要见逼，我岂能如此放肆！”

丑女咧嘴笑道：“得了，不要装啦，你是有功夫的，我一眼就看出来啦，咱们比着玩玩又有什么关系？”

蒲天河皱了一下眉头，他真后悔不该到院子里来，想不到对方一个姑娘，竟如此放荡，自己与她兄长既是朋友，怎能方才来此，就如此失礼？

想到此，好不为难，当下摇了摇头道：“我不会什么武功，尚望姑娘原谅！”

丑女口中“哟”了一声，那双猪眼，微微向着蒲天河瞟了瞟，嘻嘻一笑道：“我可不信，我要试一试你！”

说着上前一步，把手上竹鞭向雪地上丢一丢，右手轻轻抡起，向着蒲天河肩上摸去！

这种动作，自然使得蒲天河吃了一惊，他当时肩头向下一沉，已躲开了对方的来手。

丑女“哈哈”一笑，手掌蓦地翻起，第二次向着蒲天河脸上摸去！

这种轻佻的动作，使得蒲天河又惊又怒。

他后退了一步，面色一沉道：“姑娘请尊重一点！”

话声未落，这姑娘格格一笑道：“呶！你原来也会武呀！”

说到此，双掌一并，平着以“排山运掌”的掌式，直向着蒲天河当胸打来！

掌力疾劲，不禁使得蒲天河心头一震！事已如此，不打是不行了。

蒲天河一声冷笑道：“姑娘，你何苦逼人太甚？”他说着话，身形由不住向下一矮，两只手蓦地向外一分，施了一招，“分花拂柳”，直向着对方一双手腕上点去！

丑女口中“唷”一声，道：“好厉害！”

只见她身形霍地向后一挫，硬把撤出的双手收回来，足下向外一划，快同电闪似的，已到了蒲天河身形右侧！

她轻叱了声：“接招！”

这姑娘竟然真个老着脸皮，和对方动上了手，右腕向外一分，右手五指“野马分鬃”，直向着蒲天河肋骨上按插了过去。

蒲天河只觉得她掌风疾劲，内力充沛，指尖尚隔着自己甚远，已然令自己可以感觉到她指尖上的潜力。

他不由深为惊心，暗自忖道：“常闻得娄氏兄妹武技精湛，非比等闲，今日一见果不寻常！只是自己如果当真输在此女手上，传闻出去，可就丢了大脸了！”

想到此，不由把牙一咬，决心要给她一点颜色看看！

当下身形纹风不动，容得她手指几乎已挨在了自己衣服边上，他猛然把肩骨向内中一收，低叱了声：“打！”

骨骼上下之间，发出了“喀”的一声，一股无比的劲力，已自他掌心中发了出去！

丑女满以为自己这一手功夫，定可奏效，当时尚怕自己用力过度，伤了对方，于心不忍。

就在她正预备临时收敛掌力的刹那之间，蒲天河的乾元真力已自迎势撞了过来。

他此刻已然完全融化了父亲灌输于自己体内的功力，功力大增，比之方才又增加了不少。

这一股内力由他掌心发出，真有万钧之感！

两股内力甫一交接，立时分出了功力上下！

当时就见那丑女面色一变，蒲天河忽然觉出不可如此，当下猛然把掌势向后一抽，掌力骤减了三成！

尽管如此，那丑姑娘显然已是受不了啦！只见她身形晃晃悠悠，一直后退了七八步，“噗”的一声，竟然坐在了雪地上！

她那张丑脸登时变成了猪肝颜色，蒲天河也不由呆了一呆！

他显得极为尴尬的搓了一下双手，道：“我一时收手不及，姑娘尚请原谅！”

丑女双目一瞟，却格格笑了起来！

蒲天河眉头一皱，道：“姑娘为何发笑，莫非不堪承教么？”

丑女姗姗由雪地上站起，非但不怒，那张丑脸上却带出了一团笑容，向

着他一竖拇指道：“行！姑娘我可服了你！”

说着，由不住仰天哈哈大笑了起来，声如鸭鸣，别提有多么难听刺耳了！

蒲天河在她这种笑声里，只觉得气怒不得，他强作笑脸道：“姑娘你承让了！”

丑女笑声一落，手舞足蹈道：“小驢子哥一向无故，今天也遇上了敌手了。哈！哈！真乐死我了！你的功夫可真不错！”

她边笑边说，苍发乱舞，活像是一只雪地里张牙舞爪的狮子。

蒲天河叹息了一声，这声叹息，是一种无奈的失望，不知怎么，在他想象之中，像娄驥这种神俊的人物，是不应该有这样一个妹妹的，然而竟然如此……

他苦笑了一下，道：“你错了，娄驥功力，比我高出数倍，方才我二人动手，他如非手下留情，我只怕早已落败了！”

丑女摇了摇头道：“你不要骗人，你们的功夫差不多。”

说着龇牙一笑，道：“你是初次来到这个地方吧？来！我们出去走走，这后院里种了不少梅花，美极了，这地方，我也能算得半个主人，我们去赏花如何？”

说着望着蒲天河媚笑了一下，蒲天河不知怎么，只觉得一阵恶心。

他摇了摇头，不自然的笑道：“姑娘自己去吧，我还有些琐事要清理一下！”

那丑女格格一笑，上前道：“这不要紧，我来帮着你，小驢子哥的东西，我都偷偷给他料理，来！”

说着，竟然抓住了蒲天河一只手，向房内拉。

蒲天河蓦地一挣，挣开了她拉着自己的手，大步向楼内行去。

他感到一阵莫名的羞愤，重重的把楼门关上了，发出了“砰”的一声。

当时他头也不回的，一直走到了书房，默默的坐了下来，冷笑了笑，心想道：“如非看在娄驥面上，我定要……”

想到此，由不住发出了重重地一声叹息，心中却不禁又忖道：“看来此女竟然无有一些羞耻之心，我蒲天河乃是堂堂正正男子汉，莫要如此留下了不洁之名，贻笑江湖，我还是走吧！”

可是，他这种意念，立时又被一个意念取代了。

“娄驥待我不薄，此刻又为我去取行李马匹，我焉能不告而别？”

想到这里，又叹息了一声，自付道：“大丈夫只要行得正坐得稳，又何必在乎这些，我与娄驥既有意作肝胆之交，怎可为了这点小事，就此不告而别，岂不太令人失笑了？”

这么想着，他先前压在胸中的一口怒气，顿时消了不少，当下信步走至窗前推窗看了看，已不见那姑娘踪影。

他不由心中一动，又想道：“是了，她必已有了觉察，羞愧而去。”

想到此，发了一会儿怔，心中觉得甚为过意不去，也许她只不过是一种无意作为，自己身为兄长辈人，又何必如此量窄？

当下益发觉得心中有些不安，坐在椅子上细想了想，决定等娄驥回来，只作不知，什么不提也就是了。

这间书房，经过阿力整理，显得很幽雅，书案上置有一瓶红梅，朵朵蓓蕾，散出了郁郁清香。竹床上，早已铺就了雪白的被褥，枕头套上，用蓝色的红线，绣着“祝君早安”四个字，望过去有一种说不出的舒适感觉。

他这几夜，根本不曾好好睡过，这时看见了如此舒适的一张床，鼻中闻到了阵阵的幽香，禁不住兴出了一些睡意！

当下情不自禁的倒在了床上，不久，即沉沉的睡了过去！

朦胧中，似觉出眼前有人影晃动。

蒲天河猛地翻身坐起，却见娄骥正含笑立于床前，见他醒转，朗声笑道：“你醒了，我已来过三次了！”

室内暮色很重，窗棂上带出了将过夜的灰色，蒲天河忙跳下了床，汗颜道：“我真是太困了，想不到竟睡了这么久！”

娄骥一笑道：“你的东西，我都取回来了，马已为你养在后面棚内，至于那些东西，也都为你收起，你可以放下心了！”

蒲天河感激的道：“娄兄你太辛苦了！”

娄骥望着他，目光炯炯的道：“我回来时，在库鲁克郭勒河附近，砍了几株柏木，如用来为令尊制一口棺木，倒甚合用，你可要看看？”

蒲天河心中大是感动，当下叹了一口气道：“你对我真是恩重如山了！”

娄骥冷然哼道：“你我兄弟，还说这些作甚？来，兄弟，我们看看去！”

当下二人走下楼来，就听得院内有一阵砰砰的斧砍之声，出得院来，就见阿力同另一个梳着辫子的大姑娘，各人在用一把板斧，砍着木头，地上已然作成了一个棺材的形样。

二人走过来，阿力同那梳着辫子的姑娘，各自住手站起身来，那姑娘用着一双黑白分明的眸子，向着蒲天河望了一眼，不大好意思的低下了头。

阿力却咧着口，用着生硬的汉语道：“只要把木头刨平一点，就行了！”

娄骥向蒲天河道：“你看如何？”

蒲天河看了看，那棺木材料极厚，当下甚为高兴，就由阿力手上拿过了斧子，蹲下身子，亲自刨砍着不平的木头，一面点头道：“这事情该由我自己做，你二人请休息吧！”

那留辫子的姑娘，却微微一笑，红着脸道：“相公不必劳动，这事情我和我哥哥做就可以，我们能做得很好！”

她的汉语极佳，口齿伶俐，比起阿力来，要强得多了，蒲天河伤感的道：“这是我的私事，姑娘不必多劳！”

娄骥就点了点头道：“你二人下去吧，剩下的事，交给他就是！”

阿力兄妹答应了一声，退了下去，娄骥就道：“舍妹去星星峡访友未归，这几天这个小丫头闲得发慌，她手技轻巧比她哥哥阿力要强多了，一些细工，你不妨留下给她做也是一样！”

蒲天河不由摇头道：“不必，不必！”

他眉头微微皱了皱，心道：他妹妹不是早已回来了吗？怎地又会外出访友未归呢？

当下正要出言相问，可是转念一想，话到唇边，却又临时吞入腹中，只管低下头削着木头。

娄骥一笑道：“我妹妹如在家，必定高兴见你，她武技高强，并不在我以下，说不定还会找你比试一番！”

蒲天河含糊的应了一声，心中却说道：“她早已和我比过了！”

只是此言却是无法出口，想了想道：“令妹女中翘楚，武功必是不弱！”

娄骥含笑点了点头道：“这话倒是不假，你如见了她，也就知道了！”

说着面色一凛，冷然道：“我父母去世大早，剩下我兄妹二人相依为命，

她一个女孩子，居然能学成绝技，也实在不容易，只是幼失人教，未免娇宠了几分……”

说到此，不由淡然一笑道：“你想，那星星峡离此数百里之遥，她一个女孩子，居然独自前往，勇气倒也不小！”

说着，想了想又道：“我想至迟明天也该回来了，否则，我还要去找她一趟才行！”

蒲天河头也不抬的道：“你也太多虑了，我想她一个人是可以自己回来，说不定已经回来了也未可知！”

娄骥怎知道他话中有话，当时一笑道：“但愿如此！”

说着拿起了斧头，帮着他削着木头，这口棺木在二人细心整修之下，不久全部完成。

望着这口棺木，蒲天河不禁掉下了几滴眼泪。

他二人小心地把它抬入内室，以备明日运往雪岭重新起灵下葬，当晚蒲天河心情至为沉痛，不过，在悲痛之中，却又有一种说不出的安慰，对于娄骥更不禁感激入骨。第二天清晨，二人早早起来，用拖车把棺木运到了天山岭下。蒲天河起出了父亲遗体，小心装入棺木之内，仍然葬在原来的地方，当一撮撮的白雪，覆盖了整个棺木之后，蒲天河竟是再也忍耐不住，痛哭了起来。

他那悲痛的哭声，震动了整个的雪岭，四山都起了回音，娄骥在一旁，也不禁为之泪下。

蒲天河心中对那枚“五岭神珠”，更是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找回来，他实在想不出这地方会有什么人物，当下于归途之中，忍不住问娄骥道：“娄兄可否知道，这附近有些什么厉害人物盘踞于此，那遗失珠子，我又该如何去寻呢？”

娄骥想了想道：“此事你不必忙，我脑中已然想到了一个可疑的人物，明日我二人不妨先去探他一探，只是此人是一个棘手的人物，你我二人虽自诩不凡，只怕也不见得就是他的对手！”

蒲天河一怔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此厉害？”

娄骥神秘一笑道：“对你说也没有用，明天你一见就知道了！”

蒲天河心急如焚道：“既如此又何必等到明天，你我今夜前去一探不是更好！”

娄骥冷冷一笑道：“此人生就怪癖，素来是颠倒生活，以日为夜，以夜为日，早已习以为常，这天山一带地方，从无有人敢轻易招惹这个怪物，就是我兄妹偶尔遇见了他，也不愿轻易招惹，这个人的厉害，你也就可想而知了！”

蒲天河听如此说，不由大是惊奇，他知道娄骥个性不喜多言，自己追问，他也未必肯说，不如等待明日白天亲自一探。

娄骥这时却又回复到那种轻松不在乎的样子，轻轻策马，含笑道：“这天山一地纵横千里，其上大小山峰，不下千座，远非一般人所能了解，奇人异事，也只有我们住在此地的人才略知一二！”

蒲天河过去曾有“西北星”的外号，可是这西北道上的人物，他知道得竟是如此的少，此刻听娄骥谈到了那个怪人，他竟是丝毫不知，不免暗暗感觉到有些惭愧。

说话之间，二人已转回到了居处。

对于娄骥的热诚，蒲天河衷心感激十分，只是自己堂堂男子汉，样样事情都要他来帮助，虽说是至友谊深，可是蒲天河想起来，总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因此他内心有了一个决定，那决定就是自己这一次，要独自探访，不要再借助娄骥之力！

午睡醒后，蒲天河悄悄地起来，那娄骥正在室内书写什么，见他进来，放下笔，笑道：“兄弟，你来看！”

蒲天河走进来，只见娄骥所画的，乃是一张纵横交错的线图，不由问道：“这是什么？”

娄骥手指所画的那张图道：“这就是明天我们要去的地方，那里防备周密，人手众多，如果不事先计划一下，临时不易进入！”

蒲天河不由心中一动，当时点了点头道：“你知道那地方详细出入之处么？”

娄骥点了点头道：“当然知道，只是素来我们互不相犯，所以我们不能让他知道，如果他知道是我，就不大好意思了！”

蒲天河坐在一张椅子上，眉头皱道：“大哥，对方到底是一个何等样人，如此神秘，你怎么不告诉我？”

娄骥一笑道：“我现在正要告诉你知道。”

说着浓眉微舒道：“兄弟，你可知道昔年在富春江隐居的雪山老魔这个人么？”

蒲天河不由大吃了一惊，道：“这个人我怎能不知，他们雪山派不是已瓦解了？”

娄骥冷笑了一声，摇头道：“所以你不明白了，雪山派非但没有瓦解，而且其势力，远比昔年更大了！”

此言一出，不由得令蒲天河呆了一呆。

娄骥望着他，淡淡一笑道：“你绝对不会想到，雪山派上自老魔本身，下至其二子一女，以及四大门人，今日皆都健在，非但如此，他们在天山建筑了大片的庄院，势力远比昔年大得多了。”

蒲天河今晨由娄骥口中听说，本以为不过是一个厉害的人物而已，这时听娄骥如此一说，不由暗暗惊心不已，这几个人物，他是久仰得很，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武林中扎手已极的人物。

当下低头思忖了一番，道：“你方才所说，那雪山老魔手下四大弟子，可是昔年江湖上传说已久的‘一丁二柳小白杨’这四个人？”

娄骥微异的望了他一眼，冷冷的道：“你的记忆不差，正是这四个人，只是江湖上早已不见有人再提起这四个人了。以我看来，这雪山派移居天山，不外两个动机！”

他屈指算道，“一是就此销声匿迹，永世居此，只是观诸那老魔昔日声望，及其子弟跋扈情形，很难令人相信，那么他们想必是存有深心，在这天山打下根底，以备进可攻，退可守，以为异日大图！”

蒲天河冷笑了一声道：“想不到他们竟会移居于此，难怪江湖上，再也听不到他们的风声！”

娄骥鼻中哼了一声，道：“雪山老魔约束手下子弟极严，他们虽在天山有极大声势，可是门下弟子，却没有一人在外滋事生非，我兄妹也是近年来才偶然发现，与其认识的！”

蒲天河甚为好奇的道：“大哥可愿说出此一段经过么？”

娄骥点了点头道：“我及舍妹晓兰，是经星星峡一位故友介绍，当时认识了老魔手下第二爱子蒋天锡，后由其转介，才认识了其妹蒋瑞琪，不想这位蒋姑娘，竟然与舍妹因此结下了交情，时常来此走走！”

蒲天河眉心微轩，心道：“想不到他这位老妹，竟然也能交上朋友，倒也是奇了！”

娄骥回忆此事，遂又接道：“我与蒋天锡交情倒也不差，只是其兄蒋天恩，却与我有些格格不入，老魔蒋寿更是一个神秘人物，我虽至其‘白雪山庄’三四次，却从来没有机会见过此人！”

说到此，他冷笑了一声，道：“……后来我因故开罪了丁大元之后，也就再懒得去他们白雪山庄了！”

蒲天河知道他所说的丁大元，正是老魔手下四大弟子之一，所谓的“一丁二柳小白杨”其中的一丁，此人人称“金毛吼”，是一个既刁钻又厉害，更具有深心的人物。

所谓“一丁二柳小白杨”乃是指雪山老魔手下四个弟子，此四人是金毛吼丁大元，二柳是指的柳川、柳玉，这二人乃是兄弟两人，有一个“雪山二柳”的雅号，至于“小白杨”，却是一个女的，此女姓于单名一个璇字，因人长得漂亮，得了个“小白杨”的称号。

雪山老魔蒋寿，手下这二子一女，以及四大门人，几乎是各成一派，各人都拥有极大的势力，昔日在江湖上，都有极重的声威，尤其难能的是，每个人那一身绝学武功，真正令人莫测高深。

雪山老魔拥有如此声威大势，莫怪他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了。

只是他们坏在勾心斗角，各不相让，蒋寿活着，表面各自容忍，一旦撒手西归，就不堪设想了。

雪山老魔并非不知，所以才硬性的把他们归置一起，想收团结之力，以霸一方。

只是，一个在江湖上已瓦解了门户，要想再振声威，一举天下知，却也是一件不易之事，这多年来，雪山一派含辛茹苦，确也是很不易了。

蒲天河乍闻及此，不由得暗自忧心！

他想如果那枚“五岭神珠”果真是落在了雪山弟子手上，自己要想讨回来，可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娄骥这时细细的解说着那张画图，道：“你现在总该知道，我为什么如此慎重的画下了这张图，那地方我虽去过多次，如不小心，也可能走错了方向，却也要格外小心！”

蒲天河含笑道：“大哥真是太细心了！”

说着他看了看那张图，收入袋内，娄骥一笑道：“我所以要明日去，是想等舍妹回来，有她帮忙，你我会方便不少，那地方她远比我熟得多了！”

蒲天河不由怔了一下，道：“此事怎敢劳动舍妹？万万使不得！”

娄骥微微笑了笑，方要答话，忽闻得楼外有一声马嘶，娄骥闻声，立时站起道：“说曹操，曹操就到，如果我没听错，该是她回来了，你先在此坐一坐，我去去就来！”

言罢匆匆下楼而去，蒲天河不禁回想到昨日初见那位姑娘情形，不觉脸上一阵发红，当时真恨不能躲到一个地方才好！

自从昨日一见，那丑女给他留下了极恶的印象，想到了她那些表情动作，

蒲天河还由不住有些心悸。

他徐徐走到了窗前，耳中似乎听见院内有男女说话之声，他本想掀开帘子看看，可是一想到对方那个尊容，以及对自己那些轻佻的动作，他实在连揭一下帘子的勇气也没有了。

当时，叹息了一声，转过了身子，心中不由又想道：“也许有娄骥在场，她不至于再像昨日那样轻佻，我又何必如此惊怕？”

接着，不由又想到，这位姑娘昨日既已见了自己，分明早已回来，为何又佯作方自回归？莫非她还瞒着她兄长做些什么不成？

如此一想，他就忍不住，又走了过去，揭开了窗帘向院中望去。

可是，这时院内却已无人，蒲天河呆了呆，正要转身，却闻得身后脚步之声，娄骥的声音道：“兄弟，你看什么？”

蒲天河回过身来，见娄骥满面春风，立在面前，笑着说道：“我妹妹回来了！”

蒲天河“噢”了一声，娄骥含笑道：“我已告诉了她，交了你这位至友，本想叫她立刻来见，只是她骑了一天的马，又未梳洗，不愿来见你，怕你笑她……”

说着发出了一片朗笑之声，蒲天河简直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望着他不发一语。

娄骥笑声一敛，又道：“舍妹听说我交了好朋友，高兴不已，我也曾大概说了你失宝经过，想不到她一口答应，明日同我们共同前往白雪山庄，有她相助，我们就方便多了。”

蒲天河极不自然的笑了笑：“怎敢劳动令妹，就请大哥代我回谢一声，就说你我二人之力已足够了！”

娄骥面色一沉道：“兄弟，我觉得你不必如此见外，你如这么说，我也不愿再多管你的事了！”

蒲天河见他发怒，甚感过意不去，当下赔笑道：“大哥你误会了，我实在是……”

娄骥才改怒为笑道：“你不要多说了，你是不明白我妹妹这个人，其实她这人的最难说话，你如以为她爱管闲事，那就错了，想不到竟会对你如此，真令人出乎意料之外！”

这几句话，说得蒲天河脸色大红。

想到了昨日情形，他真是有些无地自容，当下把心一硬，冷冷一笑道：“我蒲天河蒙大哥如此深恩厚待，已感百死不能谢恩，至于令妹这番好意，我实在不便接受。大哥，你总不能强人所难吧？”

娄骥微微一怔，遂笑道：“也好，我就把你的话原样转告，嘱她不必多事就是。”

蒲天河硬下心来，苦笑道：“我是不敢惊动！”

娄骥道了一声：“好！”

说罢猛然转身而去，蒲天河似觉出他语气有些不善，忖想：也许他是生气了，当下正要解说，娄骥已出房下楼而去！

蒲天河心中好不愧疚，可是转念一想，如果为此果真能死了那姑娘对自己的心意，何尝不好？只是娄骥不知前情，难免有些怪自己不知好歹！

过了不久，阿力进室送饭。

蒲天河本是与娄骥共餐，见他这时只送了自己一份，不免动问，阿力结

结巴巴道：“小姐回来了……”

蒲天河想了想，问道：“你们小姐昨天不是已回来了？”

阿力只是嘻嘻发笑，却不明所以，蒲天河也不再多问，吃了一顿闷饭。

饭后，他拿出了娄骥所画的那张路图，仔细的看了半天，仍然有些不懂，又等了娄骥半天，不见他来，一个人就沉沉睡去。

这一觉醒来，却发现房内异常安静。

只见书案上，多了一大瓶山茶花，自己散乱的衣物，竟为人整理得规规矩矩，就连窗下的软帘，也似为人重新整理过，轻轻地用小银丝吊着。

蒲天河不由心中暗自称了一声奇，忖道：“这是谁做的呢？”

如果说是阿力，他又怎会在自己睡中，做这些事情，再者，他那种手脚，焉能不会惊动了自己？

如果说是娄骥，他又怎会如此细心的为自己做此琐事，真正的令人奇了。

方自思付入神，却闻得门上有有人轻轻以指叩道：“蒲少爷醒了么？”

那声音分明是女子，蒲天河不由心中一动，忙自下床，理了一下衣服道：“是哪一位？”

说着忙自开门，却见门外所立竟是阿秀，只见她梳着一双油光黑亮的大辫子，衣着甚是朴素。

见了蒲天河，她微微红着脸笑道：“小姐命我送东西来的！”

蒲天河顿时怔了一下，阿秀已自步入室内。

她手上托着一个红漆木的盖盘，进室后放在了桌上，然后轻轻揭开了盖子。

只见其中，竟是碗口大小的四枚鲜桃！

如此季节里，能见到这种果子，倒真正出乎他意料之外！

阿秀微微笑道：“我们小姐说，这桃子是她亲手自星星峡友人处来得，一共只有十个，因知道蒲少爷是我家相公好友，所以叫我送来与蒲少爷尝尝新！”

蒲天河不由大是为难，道：“这个，我实在不便收受……你还是拿回去吧！”

阿秀杏目一凝道：“那怎么行呢！小姐叫我送来……莫非你觉得不好吃么？”

蒲天河摇了摇头，正色道：“我与你家小姐素昧平生，实在不便收受，你还是退回去的好！”

阿秀一呆，道：“好吧，蒲少爷既然不收，我就拿回去……”

说着杏目一瞟，道：“我们小姐方才同着少爷来过，当时你在睡觉，没有敢叫你，小姐因为看着这房子很乱，一个人在这里整理了半天呢！”

蒲天河不由吃了一惊，暗自发急道：“糟了……”

心中不由暗责自己睡得太死，怎么这种情形，自己竟然还未能觉察？如此一来，和这位姑娘之间，岂不是拉得更近了一些？

想到此，真是又急又气，忍不住冷冷一笑，心忖道：“你这又是何苦？只怕你这番心意，是白用了，我蒲天河对于你，只怕是无福消受！”

心念一转，又想到了娄骥，不免暗责此人之糊涂，看他心意，分明是存心令他妹妹与我接近……

他暗中咬了咬牙，道：“娄大哥呀娄大哥，你这么做，可就有欠高明了，慢说我蒲天河重孝在身，没有此闲心谈情说爱，即使是有此心意，又何能看

中令妹如此无耻丑女？你也未免把我看得太低了！”

想到此，不禁有些生气。

阿秀见他如此，一会儿咬牙，一会儿沉思，不觉大为奇怪，只是翻着一双大眼睛望着他。

蒲天河这时真是心情万般，愈想愈气，猛然回身，见阿秀正奇怪的望着自己，不由冷笑道：“你去对你们小姐说，就说男女授受不亲，这盘桃子请她自用便了！”

阿秀还想说话，蒲天河剑眉一挑，道：“不必多说，你拿去吧！”

阿秀只垂头道了一声：“是！”

她端起了桃盘，正要离去，蒲天河忽然想起，问道：“娄少爷呢？”

阿秀嘟一下嘴道：“不知道。”

蒲天河叹了一口气道：“去吧！”

阿秀就推开门下楼而去，她走后，蒲天河不由定心想了想，道：“那娄骥既存有此心，分明欺我太甚！”

想到此，不由频频冷笑不已，把先前感戴娄骥之心，减了一半，他敏感的忖道：“如此看来，娄骥分明是因为他那丑陋无耻的妹妹，无人敢要，才设计留我于此，对我施些恩惠，好令我与他妹妹结成亲事……”

想到此，他哼哼冷笑了几声，重重在桌上拍了一掌，愤身而起，道：“既然如此，我何必留居于此，不如就此而去算了！”

想着，匆匆把衣物整理了一下。

当下走到窗前，向院中望了望，不见有人，他内心就更活动了。

他提起了行囊，欲去之际，不免有些迟疑。

虽说是娄骥此人居心不良，可是他到底对自己算是有恩，自己焉能不告而去！

想到此，就走到桌前，抽管挥毫，留了一张告别的信，大意是谢谢他日来厚待，以及葬父之恩，日后必报，自己所以不告而别，实在是放心不下遗失之物，就此而别，万请不必挂念等语。

他匆匆写了这些，签上了自己的名，掷笔而起，想到了存在这里的马和帐篷，也只有暂存于此了。

想着，又加上了几句话，说帐篷和马，请代为保管，日后再取！

他心怀气愤，字句语气也有些不善，自己看了一遍，虽觉有些不安，却也无时间再改写了。

当时匆匆提起行囊，下得楼来。

院中无人，他就一径直向大门行去。

事又凑巧，等他行到了大门之处，意外的发现有一匹白色大马，系在桥边，也就顾不了许多，腾身而上，一路抖开缰绳，直驰而去。

他一路急急策马，如飞而下，一直跑出了数里以外，才把马拉慢下来。

这时才有心情，注意到胯下白马，敢情竟是一匹绝世神驹。对于马经，他大概也知道一些。

细看这匹白马，只见它白毛如狮，耳长近尺，尤其是那双鼻孔，跑动起来，几乎张大可容下一双鸭蛋，蹄边长毛，就像是四只雪球一般。

似此神驹，他还真不多见。

他心中这时不免暗责自己真是太冒失了，这匹马也许正是娄骥心爱之物，自己骑跑了，岂不令他着急？

想到此，不由勒住了马，却又发现座下之鞍，更是精致，皮座上另加有绣花套垫，另外在前鞍处，系有一口长剑，两边袋内，更是鼓鼓的装着不少东西。

蒲天河不由叹了一口气，道：“我真是太糊涂了，这可如何是好？”

想着，拿起了那口剑细看了看，见是一口青鲨皮鞘子，剑柄镶有白玉狮头，形式颇为古雅的长剑。

抽开剑身，更觉得冷气袭人，端的是一口罕世宝刀！

蒲天河不由发了一阵子呆，把剑又插回鞘内，配好鞍上，再看两处鞍袋内，装有棉褥垫，另有一包外用油纸包着的東西。

他看了一下，已猜出必是食用之物。

这一马一剑，以及鞍内各物，无不是奇妙绝佳，名贵已极，正因为如此，蒲天河的心情，也就益发觉得沉重了！

这时他真是后悔极了。

他坐在马上发了一阵子呆，本想把这匹马送了回去，可是转念一想，反觉回去不妙，不如暂时借用一下，日后再送还也是一样！

想到此，暗中责怪那娄晓兰真是害人不浅！

一个人期期艾艾想了一阵子，才又继续策马前行，他的方向是直奔天山，疾驰了一个时辰左右，已来到山麓之下。

只是那“白雪山庄”在何处，他不知道，只能借助那张地图了。

费了半天的劲，参照着那张娄骥所绘的图，才行进了天山道内，只见岭陌起伏，白雪参天，记得随父亲来时所到山峰，已是神奇，可是眼见这些奇峰，竟更为陡峻奇耸！

人马行在雪岭道上，才体会出其中的苦情。

一天也就很容易的打发过去，看看天色竟自入夜，而他却不知身处何方。

这时候，他才想到了娄骥之言不假，当真是非识途老马，莫辨此行了。

天风，透过了白雪，吹在人的身上，只觉得遍体生寒，那种寒冷的程度，真能把人骨头都冻酥了。

蒲天河担心这匹马要跑坏了，再者他自己确实也受不住了。

当下就下了马，一路牵着行到了一处山道隘口，积雪几乎没过了膝盖。

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处避雪处把马系好，解下了鞍辔，他不由暗暗的庆幸，如不是马上带着这些东西，今夜简直不知要如何度过！

当下铺好被褥，倒下不久，也就睡着了。

不知什么时候，他耳中忽然听到了几声马嘶之声，蒲天河不禁猛然坐起。

首先映入眼中的，乃是一道闪烁的灯光，在雪岭道上起伏着。

他不由忙站起身来，细细望去，就见是两匹黑马骈辔而行，那道灯光，正是系在马身上的一盏马灯。

冷风吹得他全身打抖，可是这暮然出现的两个人，确实把他的兴趣提了起来。

此时此刻再加上此地，这两个夜行人的突然出现，无异是他眼前的一个指标，透着这两骑人马，似乎已可闻到了一些白雪山庄的气息！

他不由感到精神一震，刹那间，这两匹黑马已行抵眼前，马上的灯光，就像是一道匹练似的，在黑夜里划出了一道银虹。

蒲天河本以为二马定会飞驰而过，可是出乎意料之外，二马忽然收缰勒住了。

这种情形，使得蒲天河大吃一惊！

他本来以为是自己身形败露，被二人发现了，不免大为紧张。

可是这两个人，勒马之后，并未下马，却一齐转过头向后望去！

蒲天河心中一动，正自惊疑，耳边却又听得一阵蹄声行了过来！

转眼之间，岭陌上又出现了几匹马影。

这时前行二人之一，大声唤道：“快呀！天可不早了！”

一人怒声答道：“他妈的，这老要饭的还想在我们眼皮子底下玩花样，差一点叫他跑了！”

说着怒叱了声：“走！再要来这一套，我们可要给你吃些苦头了！”

遂听得一人发出一片苍老的笑声道：“少神气，我老人家不过是一时大意才落在了你们手中，就凭你们这几块料，要给我老人家玩凶斗狠，还差得远！”

蹄声得得，已自行近。

人影幢幢，仿佛有四五骑人马。

这时先前二马又折了回去，一人怒声道：“老家伙，你少开口，莫非你为了大爷走了，我们就制不住你了么？”

另一人哼了一声道：“点了他的哑穴，看他嘴还硬不硬！”

这么一说，似乎是有些效力，那个人果然不再开口多说，只是他兀自发出了一片冷笑。

蒲天河隐身于一块大石之后，对这一群人物，看得不甚清楚，先前说话的那个被擒的老人，说话的口音，他觉得甚是耳熟。

这时人马行近，他仔细望去，不由吃了一惊，暗忖道：“怎么会是他——贺天一？”

这真是令人怎么也想不到的，铁手丐贺天一，怎么会落在了这些人的手中？他们又捉他干什么？

心中正自狐疑，这群人马已自呼啸而去！

如此一来，蒲天河是再也忍不住了。

当下他抖擞起精神，匆匆整理了一下被褥，翻身上马，蹑着前行马群追了上去！

他匆匆带马，前边那行人马，这时已拐入了一条僻静的山道，直向山内深处行去。

蒲天河心中一动，忖道：“是了，他们正是向白雪山庄走的，我何不跟他们一路进去？”

想着甚觉有理，可是他却不敢过分的跟近了，生怕为前行诸人所发觉，所以只敢远远的蹑着。

他把马拉得远远地，不想才走了几步，却听得身后响起了一片蹄声。

蒲天河大吃一惊，他知道这时自己身形必已暴露，如果跑，反倒不妙了。

当下他只得把头皮一硬，继续低头策马，装作无事人儿一般，这时候他身后的那匹马，已风驰电掣一般的擦身而过，马身上，发出了一大片串铃之声。

蒲天河偷目一看，不由心中一怔。

原来目光望处，是一匹黑白杂花的高大壮马，马身上鞍蹬端坐的，却是一个妙龄少女。

这少女全身披着一袭白色长毛的披风，头上戴着一顶半圆形的风帽，蒲

天河所看见的，不过是她一个侧面，仿佛是一个美人儿。

只是，这时候，他非但不敢多看，反而忙把头低了下来！

那少女本已飞马而过，不知怎地，忽然一拉马缰，陡然把这匹飞驰的怒马定住了。

她口中“咦”了一声，在马上回过头来，道：“你怎么一个人落在后面？他们呢？”

蒲天河微微抬目，见这个姑娘，似乎有一映雪白的脸盘儿，尤其是那双水灵灵的大眸子，透着无限的智慧聪明，只是却有一种凌厉的颜色，令人不敢逼视！

他勉强定下了心来道：“是二爷叫我断后的！”

少女眨了一下眼皮，微微有些惊异。

因为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不免多看了几眼，闻言后，更是奇怪的道：“蒋二哥也来了？”

蒲天河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当下含糊的应道：“是……是的！姑娘。”

少女秋波一转，冷冷一笑，蒲天河这一句“姑娘”，算是露了破绽！

原来此女正是四大弟子这一，所谓的“一丁二柳小白杨”中的“小白杨于璇”。

四大弟子身份，在白雪山庄内地位极隆，以于璇而论，山庄内外，皆以“四姑”称之，就从没有人敢直称以“姑娘”的！

这时蒲天河一声姑娘，立时引起了她的疑窦。

当时她冷冷一笑道：“你叫什么名字？是跟谁的？”

蒲天河呐呐道：“我……我姓蒲，是跟二爷的。”

少女鼻中又哼了一声，蒲天河待机策马，道：“姑娘……我要走了……二爷还在前面等着呢！”

说着正要前行，那少女一声娇叱道：“站住！”

蒲天河心中一怔，不由眉头微皱，只得勒住了马，冷冷的道：“姑娘还有什么吩咐？”

这位有“小白杨”之称的于姑娘，忽然右手一按，把马鞍前的一盏马灯翻了起来，射出了一道黄光，向着蒲天河面上照去！

蒲天河忙自低头，却已为对方看了个仔细。

她不由冷冷一笑道：“你想骗谁？趁早说实话，否则……哼！”

蒲天河早已不耐，更不服气对方又是一女的，居然口气如此托大，当下面色一冷道：“我与姑娘井水不犯河水，何以如此刁难？莫非在这天山行走也不成么？”

于璇这时娇笑了一声道：“你这话就更令我不解了。”

蒲天河虎目圆瞪道：“有什么不解？”

少女一笑道：“你方才不是还说是二爷的人？怎么这会又说是行路人？你有几个脑袋，敢在我于璇眼前胡言乱语，莫非你不识我的厉害么？”

这番话语是何等厉害，可是她却是含着微笑说的，平然减了不少威力！

蒲天河闻言，不由心中一惊，才知道这个少女，竟是白雪山庄内四大弟子之一的小白杨于璇。

当下他在马上抱了一下拳道：“原来是于姑娘，失敬了！”

小白杨于璇“嗤”了一声，微笑道：“姓蒲的，你少来这一套！趁早说，你来天山是什么用意？要不然……”

说着目光在他身上一扫，忽地神色一变，两弯蛾眉陡的一挑，冷冷的道：“难怪你有这个胆子，原来是这个丫头派来的！”

蒲天河心中不解道：“姑娘说些什么？”

小白杨于璇这时面色极冷的道：“你装得倒像，我问你，那娄家丫头，和你又是什么关系？你说，是她叫你来的不是？”

这几句话，使得蒲天河一时大窘，当下怒道：“我自由来去，与人无干，姑娘休得胡言！”

小白杨手指着蒲天河座下的马道：“你还想骗人，这匹‘沙漠豹’还当我认不出么？娄小兰，自命为‘沙漠之虹’，素来自大……”

说到此冷笑了一声，又道：“沙漠之虹，自以为是个大美人儿，有什么了不起，臭美！”

蒲天河不由呆了呆，心想道：“糟了，我真该死，怎么偏偏急中有错，会骑了她的马呢，这样一来，岂不是更缠不清了？”

想到此，不禁急出了一身冷汗，只管坐在马上发愣不已。

小白杨于璇说完话，细眉一挑，冷然一笑道：“这丫头一向目中无人，今日碰在我四姑姑手中，正好给她一个教训，你下来！”

蒲天河一见此女，就知道少不了要打斗一场。

此刻闻言，倒也不惊，冷冷一笑，右手轻轻一按马鞍，真如同是四两棉花似的，自马背上飘然而下。

于璇似乎没有料到对方竟然会有如此轻功，见状杏目一睁，却不禁又发出了一声冷笑。

她望着蒲天河微微一笑道：“小子，你的轻功不坏。”

说着嘻嘻一笑道：“今夜四姑姑不跟你打架，对于你也谈不上什么仇，本来是可以放你过去的，只是为了娄家丫头……”

她手指着那匹马，一笑道：“这样吧，人我请你走，这匹沙漠豹，你却得给我留下来，你回去对娄家丫头说我四姑姑给她留下了，叫她来白雪山庄找我去！”

说着，一手揭下了身上那领披风，露出了一身劲服，细腰丰臀，长身玉立，确实是一个美人胚子。

蒲天河闻言沉声道：“此事，只怕万难从命！”

于璇一笑道：“这事情可由不得你，小伙子，你跟姓娄的说，叫她在五天之内，到山庄找我领马，要是过了时间，哼……”

说着，发出了一阵轻笑，道：“……那就怪不得我了。她人来了，我也是不见她，那时候这匹马，可就归我了！”说着莲足一点，身如飞燕似的，直向马鞍之上落去，当真是翩若惊鸿！

可是，她却是太轻估了蒲天河了。

虽说是蒲天河深感后悔，觉得自己不该冒失的骑了那娄小兰的坐骑，可是此刻于璇想要抢马，他却是不能允许，见状，他冷笑道：“不可！”

说着左手一带马缰，沙漠豹向前一冲，就势他右手施出了一招“举火烧天”。

掌势猛然一开，发出了大股的掌风。

那姑娘身形尚未落下，见状一声叱道：“好！”

只见她一双绣鞋就空一踢，全身上下在空中一个猛翻，两只玉手蓦地向两下一分已自飘出了两丈以外。

她身子一落下，蓦地又腾了起来。

前后不过是弹指之间，已落在了蒲天河身前。

这时，她面上似怒又奇的望着他，冷冷一笑道：“好，这是你先向我下手，可怪不得我了，我只好连人带马一齐全扣！”说着，右手一扬，掌风一袭，直向着蒲天河面门上抓来。

蒲天河自此女一报出名字之后，对她已存下了戒心，自不敢再对她心存轻视。

这时于璇掌到，他为了一测虚实，并不即刻闪避，容得对方指尖，已堪堪沾在了身上，他才凹腹吸胸，右手猛出，直向对方手腕子上转来。

小白杨一声轻笑道：“你呀，还差一点！”

只见她指掌轻挑，中指微凸，直向着蒲天河手背“分水穴”上点来！

二人轻轻的一凑，骤然又像浪花中的浮萍一般，蓦地又分了开来。

可是一分之间，各人俱认清了对方虚实，谁也不敢再对对方心存轻视。

这时天风冷冷，西天一弯明月，照得这天山峰岭，更显得冷寞凄凉！

蒲天河哪有心情与她恋战？这时抽个冷子，跃身上马，正待前驰，忽然耳边听得极细的一股风声，直向着自己背后袭来。

同时之间，耳中才听得于璇一声娇叱道：“下来吧，小子！”

不待回视，他已可断定出，定有暗器袭到，蒲天河双掌向前一卷，身如浪花似的，平空栽了一个斤斗，人却不自知的又落了下来。

这时才知擦背而过的，乃是一校长有尺许，细若麦管的一支木针。

武林中暗器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可是蒲天河却还是第一次见过如此形状的一支木针，不免微微一怔。

他眼看着那枚木针，透着一片啸声，擦体而过，倒也没有放在心上。可是转念之间，耳中却听得“波”地一声轻炸。

蒲天河猛然回身，只看见当空火花一闪，他什么也没有看清，仿佛觉得当空有极细的几股风声，倏地折了回来，再听得那于璇一声笑道：“小子，快闪开身子！”

蒲天河一声冷笑，他偏偏不照她的话作，双掌上暗使真力，护住了前心，就势向外一推，“呼”地一阵风力，直向正前方推去！

于璇本是有心关照他，倒没有料到他会有此一着，这阵掌风其势绝猛，迎面扑来。

小白杨一声清叱，身形腾空而起，直向着一棵巨松之上落去。

可是加诸她身上的风力，使得她身子再也难以保持平衡，只听见“喀喳”一声，竟为她撞下了一大支松枝，连人带树一并坠了下来。

于璇不由发出了一声惊呼，只见她身子就空一滚，噗地一声，落在了地上。

同时之间，蒲天河才看见，三点白星，直向自己身前处飞来，不容他作何打算，右肩上一阵火炙奇疼，随着一声轻炸。

他感觉到，似乎整个的肩头，都要炸开了。

当下身子摇晃了一下，直疼得“啊唷”了一声，身子一摇，差一点倒了下去。

鲜血就像是进出的泉水一样，蓦地溅了出来。

蒲天河奋力的向前一纵，身子似乎是撞在了一棵树上，只觉得全身酸楚，再也立足不住，同时眼前一阵发黑，咕噜一声，直向前栽了下去！

可是，他身子尚未挨地的刹那之间，就由这棵大树后面，猛然间探出了一只手来。

那是一只洁白的玉手，在他前胸一兜，已把他身子扶了起来。

蒲天河强自振作的向这人望了一眼，黑夜里，他所看见的，是一个面覆黑纱，仅露双目的女人！

蒲天河抽了一口冷气道：“你……”

这姑娘不待他多说，已把他双手托起，纤腰一扭，如同是一只夜鸟似的，猛地扑上了一片高峰。

这蒙面姑娘身轻如燕，看起来似乎比那干璇还要矫捷得多，那么陡峻的山峰，她不过是几个起落，已到了峰顶之上！

蒲天河看得膛目结舌，心内打了一个寒颤，不由得忖思道：“好一身轻功，她又是谁呢？”

想着正要开口，这姑娘却把他轻轻一拉道：“不要说话，先等一会！”

说着偏头看了一眼，冷冷一笑，道：“我要见识见识这个贱人！”

说话之间，峰下已传有马嘶，眼看着这蒙面少女身形一长，直挺挺的已向峰下落去！

蒲天河咬牙忍着身上的痛楚，原来方才那于璇所发的暗器，竟是一种奇怪的东西，中入肉身之内，竟然还会爆炸！

他不禁暗暗责怪自己太过大意，这时伤处吃冷风一吹，更是痛得他连连打抖，试着用手一摸，整个的肩头上，一片血肉模糊，端的是伤得不轻，所幸那木针未曾伤中肺腑等要害处，否则这一炸之威，只怕自己性命不保，当真可说是侥幸之极！

他咬着牙，由身上摸了些刀伤药，随便的上了一些，心中却忖道：“这少女也不知道是什么路数？她怎会好端端的，又来救我？”

想到此，不由叹息了一声，自言了声：“惭愧！”

他是一个个性很强，而又不愿轻易受惠于人的人，想到了自己堂堂一个男子汉，却要靠一个女人援手，而对方却又是自己素昧平生之人，岂不是笑话了？

想到这里，他就挺立起来，想偷偷地溜下峰去，找着那匹沙漠豹自己走了算了。

当他足步方自移动，却见峰前人影一闪，那蒙面女郎已去而复还。

蒲天河不由一惊，汗颜的道：“你……回来了？”

这面覆轻纱的少女，用那双秋水也似的眸子，向他打量了几眼，冷冷的道：“你已中了那丫头‘五雷神木针’，却怎不知厉害，还要乱动！”

蒲天河呆了一呆道：“不要紧……我想走了，不便使姑娘受累！”少女玉手，轻轻掠了一下散在前额的秀发，鼻中哼了一声，道：“你不用急，我不会吃人的，只要你的伤势无碍，你爱上哪就上哪，我才不管呢！”

蒲天河听对方语音不善，再怎么她是一番好意，自己焉能不识好歹。

当下赔笑道，“是……是……”姑娘两弯蛾眉微微蹙了蹙，冷冷一笑道：“你以为凭你一人之力，就可以随便踏入天山，进出白雪山庄不成？”蒲天河脸色一红，心中也不由一惊，当下用一双惊疑的眸子，直向这少女望去。

只见她身高约五尺五六，身着玄色夜行衣，衣质十分单薄，半截粉颈一双皓腕，皆都露着，衬以她那可人的身段，乍看起来，真有千百种的娇媚。

虽然她自双目以下，全在那袭黑纱的遮盖之中，可是由她那娇脆的嗓音

里，可令人推想到，她必是一个姿比嫦娥的绝世奇葩！

在她动人的声音里，你可以想象得出，如果她笑起来，该是如何的甜美动人。

这姑娘，该是属于“艳若桃李，冷似冰霜”那一型的吧！

蒲天河仔细的看过她之后，断定自己以前确实未曾见过这么一个人。

他不由苦笑笑道：“我并没有说，我要去白雪山庄，姑娘也许认错了人吧！”

蒙面少女双手在胸前微微一抱，冷冰冰的道：“你也不要装作，你这个人，我是认得的！”

说到此妙目一转，冷笑道：“你莫非不问一问我是谁么？”

蒲天河窘笑道：“我太失礼了，姑娘芳名是……”

少女闻言，面却向侧边一转，半天才冷冰冰的道：“你不必知道！”

蒲天河心中一怔，暗付道：“怪也！这姑娘是怎么回事，好像有一肚子气似的，却又为何发在我的头上？”

想到此，讷讷的道：“如果姑娘没有别的事，我该走了。”

才说到此，那少女倏地转过脸来。

蒲天河仿佛觉出她那一双瞳子内，散出了凌厉的两道目力，不由心中一惊，只以为自己是说错了什么，慌忙止住了口。

蒙面少女那双剪水的瞳子，在他面上一扫，目光之内似有几分怨气。

她注视他良久，才微微叹息了一声道：“你这个人，莫非永远是这么不通人情事故么？”

蒲天河呆了呆，道：“姑娘此话怎说？”

少女又发出了一声叹息道：“我只问你，姜氏兄妹，你可认识？”

蒲天河吃了一惊，道：“你……”

蒙面少女凝目望着他道：“说呀！”

蒲天河点了点头道：“姜驥是我恩兄，怎会不认识？姑娘你怎会知道？”

蒙面少女微微哼了一声，足尖翻起了一块雪花，妙目微睁道：“姜驥之妹，姜小兰你可见过？”

一提起“姜小兰”来，蒲天河不由得脸上一红，就好像说到了他内心的一件隐痛一般。

他点了点头，极勉强的道：“也见过！”

少女一怔道：“哦？你见过她？”

蒲天河冷然道：“姑娘何以问到此事？莫非你是那姜小兰差来不成？”

蒙面女冷冷的笑道：“倒也不差！”

蒲天河怔了一下，不自然的笑了笑：“这就是了，姑娘必是受那姜小兰之托，来此讨回她的马与宝剑了？”

少女妙目一转，摇头道：“先不谈这些，我只问你，你方才说曾见过那姜小兰，可是真的？”蒲天河冷笑了一声，道：“我不但见过她，还被迫与她较量了几手功夫，她的功夫，比起她哥哥来，差得太远了！”

蒙面少女似乎呆了一呆，两弯秀眉微微一皱，由不住发出了一声轻笑。

蒲天河奇怪道：“姑娘为什么发笑？”

少女娇声道：“我与姜小兰亲若骨肉，据她告诉我说，她只在你睡梦之中，见过你一次，并不曾与你说过一句话，你怎说与她动过手，岂不是笑话了？”

蒲天河冷冷笑道：“这事情你自是知道了！”少女由不住吁了口气，似乎有些怨气，道：“这也不说了，据我所知，那娄氏兄妹，对你不薄，你何以不告而别呢？”蒲天河脸色大红，半天作声不得。

少女见状一笑，道：“怎么不说话了？”

蒲天河叹了一口气，道：“这事情姑娘不必多问……”少女鼻中哼了一声，道：“你不说，我自然不会多问。不过，我要声明的是，我那娄姐姐，并非是一般寻常江湖女子，她的武功也不是如你所说的那样糟糕！”

只见她秀眉向两边一剔，微微有些生气，有点儿欲言又止的样子。蒲天河闻言，注视着她道：“姑娘与那娄小兰如此要好，真正难得……”

使他奇怪的是，以目前这个少女如此仪态武功，却又怎会与那丑恶不堪的娄小兰如此深交，二人在气质仪表谈吐武功……各方面论来，也显然不是一条路上的，真正令人不解了。少女冷冷一笑，道：“我倒要问问清楚，你说你见过娄小兰，她的样子你可记得？”

蒲天河苦笑，道：“不敢忘怀！”

蒙面少女更有气道：“你说说看，是什么样子？”

这句话，不禁使得蒲天河十分为难，他呆了呆，道：“你既与她要好，何必又来问我！”

蒙面少女气得声音有些发抖的道：“不行，今天你非得说个清楚，你不能随便糟蹋人，你说！”

蒲天河叹了一口气道：“姑娘何必如此伤心，其实那娄姑娘的美丑，又与我有什么关系……”

蒙面少女冷冷一笑道：“本来与你没有什么关系……蒲天河，你……你欺人太甚了……”

她语音伤感，这几句话出口，几乎都要哭了起来，蒲天河听她竟然直呼出了自己的名字，不由又愣了一下。

想不到，这姑娘竟然会为了娄小兰落泪，这一点确实使他费解。

他只得叹息了一声，道：“姑娘不必伤心，我何曾欺侮了谁，说来我确是错了，不该走时匆忙，误骑了娄姑娘的马，姑娘既是她的好友，就请把此马及宝剑转交与她，就说我蒲天河他日登门再亲自谢罪就是！”

少女摇头道：“我才不管呢，你以后自己当面还她就是！”

蒲天河点了点头道：“这样也好！那么我走了！”少女这时止住了先前伤感，见他要走，忙道：“慢着，你的伤……”

蒲天河甚为感激的道：“谢谢你，我想大概是无妨了！”

少女摇头道：“你知道什么，那于四姑的五雷神木针，最是厉害，木针之上，浸有‘木龟子’毒液，此刻天冷，发作尚慢，你不觉得，只要一进屋子，微微一暖，毒性即刻发作，虽没有性命之忧，只怕你这条右手也要废了！”

蒲天河闻言不由吓了一跳，他万万没有想到，一枚小小木签，竟然如此厉害。

当时不由呆呆的道：“姑娘如此说，却又如何是好？”

少女幽怨的望了他一眼，轻轻一叹道：“我既如此说，当然知道解救之法！”

一面说着，却又自身侧取出了一个小小的木瓶，递过来道：“这是老魔爱女蒋瑞琪亲手赠我的解药，你只要把它涂洒在伤处，内饮雪水，不出一日夜，定能毒化肿消，也就好了！”

蒲天河见她说话之时，适有一阵微风，轻轻把她面上那袭薄纱揭起，露出了其内的瑶鼻樱口，再加上她的吹气如兰，真正如同是仙女下凡一般。

蒲天河不由暗暗赞了一声：“真美！”

他确信，这是他有生以来，所见过最美的一个女孩子，心中由不住百感交集，十分激动！

第四章 白雪山庄

蒲天河此刻心情，真是羞愧交集不已。

自己是堂堂正正的一个男子汉，想不到天山道上，数次逢难受挫，雪岭葬父遇娄骥仗义相交，此刻又遇此女，好在是此男女二人，个性都是一样的耿直，都似具有一腔热血，旨在道义侠风，令人可敬！

先前，这长身少女挟纵之间，已见其美妙身材，只是彼时无心念及于此，此刻这么面对面的交谈之下，蒲天河才发现出对方非但身材可人，就是说话的声音，也是美妙到了极点。

尤其是她那双露在面纱外面的眼睛、眉毛，更觉美得脱俗，可以想象得出，如此动人的一双美目之下，该是应该具有多么美的一张脸盘儿才能相配！

正当他思念于此，空中吹过了一阵小风，这阵微风无巧不巧的，正好把那姑娘面上的一袭轻纱掀起，隐约的露出了这姑娘洁白的一张素脸，虽只是那么惊鸿一瞥，蒲天河已发觉出对方竟然是美得惊人。

这时那少女似乎不愿对方看见庐山真面目，她后退了几步，用那双大而媚的眸子凝睇着他，冷冷的道：“你现在打算怎么样？”

蒲天河脸色一红，道：“姑娘赐药治伤，我感恩不尽……”

少女双眉一蹙道：“何必说这些？我只是想问你，你打算怎么样？还是要上白雪山庄去么？”

蒲天河点了点头道：“我如不追回那五岭神珠，还有何面目去见武林同道？所以……”

说着他叹息了一声，道：“……姑娘相救之恩，感激不尽，姑娘既是娄骥兄妹之好友，这样吧……”

说着左右看了一眼，不禁有些发呆。

少女秋波一转，道：“你是在找那匹马么？”

蒲天河讷讷的道：“只顾与姑娘谈话，竟然忘记了那匹马……姑娘请稍待，我去去就来！”

少女忽然轻笑了一声道：“不用费事了！”

蒲天河摇头道：“此马是遗失不得的！”

少女一笑道：“你这个人倒也有趣，你既然把那娄姑娘的马骑来，莫非不知道她这匹坐骑异于一般？”

蒲天河皱了一下眉道：“怎么异于一般？”

少女冷冷一笑道：“你且看来！”

说着纤指轻轻按唇，发出了“吱”的一声。

立时，涧石另一头，传出了一片马嘶之声，遂闻得蹄声得得，雪岭间，但闻得铃声叮叮。

因那匹马全身白色，在雪地上行驰，简直不易看出，直到离得很近，才看清楚。

蒲天河不由大是惊愕，这时，那匹马，竟自翻上岭来，不时的发出长嘶之声。

容它行近，才看清一切，蒲天河不由大喜，忙跑过去拉这匹马的扣环！

可是那匹白马，却把马颈一扬，由他身侧绕了过去，蒲天河道了声：“不好！”他猛地一个转身，腾身追去，可是这时，却发现了那匹白马，竟自跑到了那蒙面少女跟前。

它一直行到了这长身少女身边，并不时的用头在少女身上擦着，现出一副极为亲密的样子。

蒲天河不由“咦”了一声，道：“姑娘……你？”

少女一笑道：“娄小兰是我好友，这匹马我时常骑它，也就熟了！”

蒲天河才含笑点头道：“难怪呢！”

少女又道：“我那娄小兰姐姐素日骑它，十分爱惜，想不到你竟这样忘命的骑它，她要是知道了，真要心疼死哩！”蒲天河这时走近那匹白马身边，含愧道：“姑娘既与娄姑娘是闺中好友，我想将此马与宝剑转请姑娘还她如何？”少女冷冷一笑，道：“你呢？莫非你没有马，就敢去白雪山庄？”

蒲天河双目圆睁道：“怎么不能？”

少女笑了笑，道：“蒲天河，你真是什么都不懂，还要嘴硬！”说着低头一笑，足尖挑了一下地上白雪，蒲天河不由有些发窘的道：“姑娘这话是什么意思？”少女睨了他一眼，在她那海也似的深深的瞳子内，似乎包含有无限多情、怜惜、关怀。她轻轻叹了一声，道：“老实跟你说吧，天山诸岭无不高耸辽阔，纵横千里，何况白雪山庄坐落东山深处，你以为来去是一件容易的事么？”

蒲天河倒是没有想到对方如此一说，更没有想到那白雪山庄在什么地方。

这时听对方如此说来，分明她对此一带地势知悉甚清，当下不由怔了一下。

少女晒道：“不要说你步行走了，就是有这匹沙漠豹，你也不一定能顺利到达，再说你又没有吃的，到了晚上，又没有铺的盖的……”

说到此顿了顿，杏目白着他道：“你这人可真是糊涂极了！”

蒲天河听她这么一说，倒不由呆住了，过了一会，他咬着牙道：“这一切，我都可以忍受，这匹马姑娘还是骑回去还她的好！”

蒙面少女一笑道：“得啦！你还是留着骑吧，再说马上的东西，你不是也用得着么？”

蒲天河见她那双眸子，似笑非笑的看着自己，益觉此女慧外秀中，美艳到了极点，偏偏她的话，说得极端，令自己无言以对。

当下真不知再说什么才好，少女微微笑道：“怎么样，打定了主意没有？”

蒲天河只得点头道：“姑娘既如此说，我只有暂时借用，不过对娄姑娘未免说不过去！”

少女漫吟了一声，道：“真难得，居然你记得那个娄姑娘，我以为你是在恨她呢！”

蒲天河苦笑：“娄骥兄对我恩深义重，我焉能对其妹怀恨？姑娘你真会说笑！”

少女闻言少顷，才冷冷的笑道：“这么说，那娄小兰，莫非对你丝毫情义都没有了？”

蒲天河叹道：“我与那娄小兰，不过只是一面之缘，是谈不到什么情义的！”

少女呆了一呆，道：“一面之缘？莫非你以前真见过她？”

蒲天河看了她一眼，苦笑道：“姑娘何必对此事一再追问呢？”

少女冷冷一笑道：“我那小兰姐姐为了你受了许多委屈，我自是要问一问的。”

蒲天河点了点头道：“尚未请教姑娘尊姓，芳名怎么称呼？”

少女眼珠子微微一转，漫吟了一声，道：“你不必问我，我问你的话还没有回答我呢！”

蒲天河咳了一声，不由脸色微微发红，少女见状，也有些不大好意思的的笑了笑道，“你不要生气，我是说还不到告诉你的时候，早晚你会知道我是谁的。”

蒲天河怔了一下，遂点了点头道：“姑娘如此说，我自是不便多问。”

少女一笑道：“你只回答我的话就是了！”

说到此，声音微微变冷，道，“你方才说与那娄小兰曾有一面之识，又是怎么讲？快点说吧！你不是说还与她较量过武功吗？”

蒲天河虽是不愿多谈此事，奈何这少女对自己有救伤护难之情，再说她又是娄小兰闺中好友，自己又怎能对她不吐实情？

当下几经为难，才叹了一口气道：“姑娘一再逼问，我也就实言相告，也许姑娘对娄姑娘别有所知，不过我……”

说到此频频苦笑不已，少女冷冷哼道：“你还有什么难言之隐么？”

蒲天河叹了一口气，这话总不便出口，当下冷笑了一声，道：“姑娘既与那娄姑娘是好朋友，想必是无话不谈了，何不去问问她，也就知道了。”

少女目光一转，道：“我自然会去问她的，不过……”

方言到此，就听得岭前响起了一片尖锐的哨声，雪地里，陡然射出了几道奇光。

少女见状，眉头微微一皱道：“这丫头居然还不服输，又再次来了！”

蒲天河也不禁心中一动，寻声看去，果见岭陌上驰来了数匹健马，在闪烁的马灯照射里，映衬出为首那个于四姑。

蒲天河细一注目，不由剑眉一挑，厉声道：“果然是她！”

为首那个姑娘，正是方才对敌的那小白杨于璇，她虽在蒙面少女手下吃了亏，可是并不服输，想不到去而复还，非但如此，还邀集了几个帮手，各骑健马，一路呼啸而来。

蒙面少女只是注视着他们，微微冷笑不已。

蒲天河也记起了先前所中“五雷神木针”之恨，不由挺身而出道：“待我会一会他们！”

蒙面少女忽然伸手拦阻，道：“不必如此！”

她看了所来马队一眼，微微冷笑道：“敌人除了那小白杨以外，还有柳氏兄弟，势力极强，你一个人绝不是他们对手！”

蒲天河对于白雪山庄的情形，大致也听娄骥说过，所谓“一丁二柳小白杨”，在白雪山庄之内，被称为老魔蒋寿手下之四大弟子，各人都有一身超人的功夫，向为老魔所器重。

对于小白杨于璇，方才他已领教过，不愧是一流高手，此时一听少女也谈到了柳氏兄弟，不由微微吃惊。

当时忙自看去，就见小白杨于璇身后，奔驰着一双黑马，两匹马的长相样子，可说是怪极！

那是一种极少见到的西藏“矮脚风”马种，蒲天河不过只是由传说中听得，并未见过。

这时一见这一双黑马，其相极怪，长颈矮腿，全身油光黑亮，颈上的长黑鬃毛，更是奇长无比，行驰起来，有如是陆地飞舟，但见头尾翻翻起伏着，

竟是奇快如飞，在群马之中，很是显著！

蒲天河起先为二马怪相所惊，未注意到马上之人，这时群马有如是一阵风也似的，已来到了近前，这才注意到了马上的人。

原来那所谓的“二柳”——柳川、柳玉，不过是一双矮小的汉子。

只见这两个人，身高绝不会超过四尺，每人穿着一套闪闪发着黑光的皮质长衣，每人都戴着同色的一顶宽边尖顶皮帽。

猛一看起来，这两个人，很像是藏族里面走单帮拉骆驼的喇嘛，只是比喇嘛的样子还要怪得多。

他二人身上所着的皮衣，并非是一般人所穿的皮袍子，更非是毛朝外的披风，乃是一种去毛的光质羊皮，外面打磨得很是光亮，整个的人马，头身，全都闪闪的发出黑光，看起来益发的显出精神抖擞！

由于马群在疾驰中，伏波很大，蒲天河看不清这柳氏兄弟的庐山真面目，他所能看出来的，两个人似乎很白，其中之一，似乎唇上留着两小撇胡子。

这兄弟两人，骑在“矮脚风”背上，远看起来，很难发现，好似都贴在了马鞍上一样，在两人身后，每人都背着一对奇形的兵刃，蒲天河不能看出来是一种什么兵刃，只是样式特别，绝非一般。

除了这兄弟二人以外，尚有五骑壮马，其上坐着五个黑衣汉子，由于夜色很浓，虽在雪地和马上灯光的照射之下，也很不容易看清楚。

蒲天河怒目看着这一群人马，转眼已驰到了近前，正不知该如何是好，却见那蒙面少女附唇在他耳边道：“我因有事，此刻实不便见他们，你如果要想去白雪山庄，眼前倒是一个好机会！”

说着她注目前方人马，小声道：“他们定是发现了这个地方，主要是想来对我的，因我与那于丫头有仇！”

说到此，她抬头看了看附近地形，鼻中冷冷哼了一声道：“以后一切，可是全靠你自己了，我走了！”

说着那双明媚的眸子，向着蒲天河看了看，似有无限深情，欲言又止的点了点头，随即身形腾起，如同是一只猿猴似的，已向着岭峰顶上翻掠而去。

她身法轻灵巧快，在冻结着坚冰的壁石之上，只是几个起落已自无踪。

蒲天河还想问她，所谓的好机会是指的什么。

可是这时却不容自己多问，她已经走了，心中好不后悔，眼看那一群人马已来至峰下。

为首的小白杨于璇，陡然把马缰勒住，马蹄子把雪花翻得丈许来高。

遂听得她口中冷冷一笑道：“就在这附近，我们搜一搜看！”

坐在“矮脚风”上的二柳之一，冷冷的道：“师妹，你以为那人还会在么？我看是不可能在此，早就走了！”

于璇冷冷哼道：“这丫头欺人太甚，就是跑也是跑不远，因为那小子已受了我的五雷神木针！”

蒲天河见她时说时秀眉微扬，黄黄的灯光火炬之下，照着这姑娘，确实相当漂亮。

这时她猛然一揭身上的披风，整个身子“嗖”地一声腾了起来，有如一只凌霄大雁！直向壁峰之上扑来，那双穿在足上的小蛮靴交替着一阵蹂躏，已来到了岭上，这一身轻功，也确实令人折服。

如以小白杨于璇这一身功夫而论，即使不如方才那蒙面少女，也绝对相去不多，只是方才一时大意之下，才会吃了大亏。

在这天山道上，她焉能甘心吃此大亏？是以愈想愈气，正好柳氏兄弟夜归，闻知此事群袭而来，才构成了如此声威！

蒲天河见她竟自翻身上岭，本想和她好好较量一番，出上一口恶气。

可是他因受了方才那蒙面少女警告，对柳氏兄弟存有戒心，一时却也不便轻举妄动！

当下他忙自转身，却见那匹大自马，竟不知何时，已偎在了一极大的冰石之后，并且前足微微弯曲，把身子伏了下来。

蒲天河不由暗道了声：“惭愧！”

想不到这匹“沙漠豹”，竟如此的通灵，对于敌我分判如此清楚，真正令人惊异，自己只顾了本身，竟把它忘了，否则即使是自己隐藏起来，只怕它也要落在对方手中，倘若如此，自己将来又何能交还娄小兰，岂不是一大羞辱？

想到此，不由忙走过去，拍了拍沙漠豹的颈子，然后自己也把身子藏在石后。

他身子藏好不久，就见那小白杨于璇已飞扑而上，她手上拿着一盏昏昏的带罩马提灯，向着蒲天河方才处身之处照了一下，面上立时罩上了一层秋霜。

蒲天河心中一怔，忖道：“莫非她发现了什么不成？”思忖之间，就见由左右同时又翻上了两条人影，这两条人影，乍然看来，就像是两只猴子似的轻快，向地面向上一落，确实也不比猴子高上许多。

这两人，正是有“雪山二柳”之称的柳玉、柳川，他两人身子向着于璇一偎，蒲天河这时才算看清这两个人的尊容。

只见左面那人，身形较高，却也不超过四尺，尖尖的下巴，两道短眉以及唇上的两撇小胡子，都是黄色，目光看来，像一只狼似的锐利，不时左右的望着，看起来是一个相当精细的人。在他右面的那个人，却是一个更矮小的人。

这个人头上虽戴同样的一顶尖尖帽子，可是散乱的黄发，却由双耳上斜伸出来，像是两把刷子，他生着一个扁鼻子，一双鼓鼓的眸子。

兄弟两人，除了身材衣着相似之外其它各方面，均看不出有什么类似之处。

可是他们的动作，却都同样的敏捷轻快！

这时，那个留有小胡子的，微微一笑，声音猛然听起来，就像是山羊在叫唤那样的刺耳，他说：“小师妹，不要胡闹了，这个时候，谁还会在这个鬼地方？”

那个小矮子也嘿嘿一笑，声音和先前那个极为相似，他说：“小师妹，别是那丫头被你打怕了吧！”

小白杨于璇由一丛石峰上飘身而下，皱了一下眉道：“怪事，方才我好像看见这里有影子在动，怎么上来反倒没有了！”

说着她向那个小矮子招呼道：“三师哥，你帮个忙好不好？上去看看！”

矮个子一笑道：“行，别客气，我还想见识见识，这丫头是什么样的长相？”

说着只见他身子往上一耸，如同一只怪鸟似的把身子贴在冰壁之上。

遂见他两手两足同时运用着，真可说快比猿猴，顷刻之间已翻到了石峰之上。

石后的蒲天河不由看得有些心惊，他猜想这个小矮子必是柳玉，那么那个留有小胡子的人，必是柳川了。

那个矮小的柳玉，身法真可算是快得出奇，刹那之间，已由峰上飘身下来。

他飘下之后，嘻嘻一笑道：“小师妹，你是看左了眼了，什么也没有呀！”

柳川怪笑了一声，一面摸着唇上的小胡子，道：“师妹，你说先是一个小子，后来又是一个丫头，是不是？”

于璇叹了一口气道：“都怪我一时大意，否则他们谁也跑不了！”

柳川翻着小眼睛，道：“是娄氏兄妹不是？”

柳玉闻言怔了一下道：“哟！要是这两个主儿，可是棘手得很！”

于璇摇了摇头道：“不是！那个男的不是娄骥，不过武功不弱，掌力不在娄骥之下，至于那个女的，是蒙着面纱，我看不见她的脸！”

顿了顿，她又接道：“不过，由她的口音及身手看，倒有几分和娄小兰相似！”

石后的蒲天河，闻言心中一动，暗笑了笑，心忖道：“你真是胡猜，那娄小兰岂能会有如此身手姿容？”

柳玉闻言皱了一下眉，道：“若真是这个丫头，她又来这里干什么？”

于璇气得杏眼圆睁，冷冷的笑了一声，道：“我看这丫头八成是看上了那个姓蒲的小子，要不然她跑这么远来干嘛？不要脸的东西！”

柳玉调侃的道：“那姓蒲的小子是什么长相？”

于璇眉尖动了动，呐呐道：“还不错……”

说着冷冷一笑，酸溜溜的道：“我看那丫头是……”

柳玉哈哈一笑道：“小师妹，我看你倒像是动了春心了，是不是？”

小白杨于璇啐了一口道：“别瞎说！”

逗得天山二柳都情不自禁的哈哈笑了起来，石后的蒲天河闻言至此，不禁面上有些讪讪，同时他感觉到右肩膀上微微有些热痛。

方才那蒙面姑娘所赠给自己的解药，当时只顾说话，尚忘了服用，这时想起，他就由身侧取出了那个木瓶，打开了瓶盖，立时传出了一阵清香。

木瓶内是一种细细的粉末，他摸索着把一些药粉上在伤处，立时那炙热肿胀的感觉就消失了许多。

记得那蒙面少女还关照自己说，要内饮雪水，蒲天河就由地上，拿起了一块雪，放入口中，果然内外交寒之下，痛苦大减！

再看小白杨于璇及柳玉、柳川，已向另一座峰头之上翻去。

蒲天河不敢马上就出来，因为峰下，尚还立着五骑人马，他只得耐下心来，继续啖着白雪。

约摸又等了小半盏茶的时间，才见柳玉等三人由远处峰岭上翻驰回来。

三条人影，就像是三支利矢，刹那之间，已临到近前，猛地打住，现出了柳玉、柳川以及小白杨的身影来。

大概是柳川的声音，道：“小师妹，这一下可以死心了吧？”

于璇冷笑道：“反正是早晚还得碰上，哪里碰上了哪里算！”

柳川嘻嘻一笑道：“对！哪里碰上哪里算！走，咱们走吧，回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于璇眨着瞳子，奇怪的道：“咦，对了，我还忘了问你们两个，你们不是去西柿子口办事去了，怎么匆匆忙忙的又赶了回来？”

天山二柳对看了一眼，嘻嘻一笑。

小白杨于璇怔了一下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你们笑什么？”

柳川鼻子里哼了一声，道：“这件事你还不知道？”

于璇更不由怔了一下，小声道：“什么事呀？”

柳川尖笑了一声，道：“大师兄得了一件稀世奇珍，你还不知道？”

蒲天河听到此，不由心中一动，愈发的聚精会神听下去。这句话，使得于璇也大吃了一惊。

她本来想飘下的身子，忽然停住了，回过脸道：“什么稀世奇珍？”

柳玉左右看了一眼，微微笑道：“看来你是真不知道了，小师妹，你可知‘五岭神珠’在天山又出现了？”

于璇一惊道：“啊！有这件事……莫非那五岭神珠，为大师兄得去了？”

柳玉一笑道：“不是得，是抢，是由老花子贺天一手中抢来的！”蒲天河不由心中一动，由不住暗地里冷笑了一声，想不到贺天一竟然也是这种人。

他全身一阵热血沸腾，勉强定下心来，继续听下去。

于璇点了点头，冷笑道，“怪不得呢，大师兄的人都出动了，我当是什么事呢！哼！”

柳川这时也怪声怪气的道：“小师妹，你可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吗？”

于璇摇了摇头，柳川微微笑道：“所以你就懂了，五岭神珠所以是天下的一件至宝，并不是在于它本身的价值，它是代表武林中的一件信物，谁能持有这件东西，就能号召三山五岳的英雄，登高一呼，而为武林中的盟主！”

于璇微微一惊，遂冷冷笑道：“这么说，莫非大师兄他……”

柳玉嘻嘻一笑，道：“大师兄到底是何用心，我们暂时也弄不清楚，也许这珠子他用来献给师父作为七十寿礼，也未可知。”

柳川咯咯一笑，声如婴啼的道：“老二，你这就想错了，大师兄素有野心，这一点你莫非不知？在两淮以及河间地区，他的潜力极大，这些事师父也都不知道！”

说到此，他唇上那两撇小胡子，微微一翘，道：“此时此刻，他又夺得了这颗五岭神珠，就不难想得他的用心了！”

于璇闻言，呆了呆，冷冷的道：“这就是他的不对了，要说起来，师父对他可谓不薄，这件事要是让师父知道了，可就……”柳川嘻嘻一笑道：“小师妹，这件事无论如何，是不能告诉师父的！”

于璇转过脸来道：“这是为什么？”

柳川双目眯成了一道缝，慢吞吞的道：“第一，大师兄我们还是不要得罪；第二，这五岭神珠，若是到了师父手中，你我也就不便染指了！”

说着，遂自低沉的笑了起来。

小白杨于璇顿时明白，当下“噢”了一声道：“二师兄，原来你也想……”

柳川一笑道：“天下至宝，人人得而甘心之。师妹，如果你有心同我们一路，咱们就三人合力，珠子弄到了手中以后，咱们立时可以远走高飞，也不必在此，过这种乏味的生活了！”

于璇闻言，微微发出了一声冷笑。

柳川一怔，道：“怎么，师妹莫非你不答应？”

小白杨眸子向着柳氏一瞟，道：“不是我说你们，你二人胆子也太大了，这件事如何能使得。”

柳玉身形前凑道：“怎么使不得，大师兄能做，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小

师妹，你胆子也太小了！”

柳川也凑近了道：“莫非你甘愿在这鬼地方过一辈子？”

这些话，不禁把于璇说动了。

可她是老魔蒋寿最心爱的一个弟子，固然对老魔也没什么感情，却并未存下谋反之心。

她为人精细，心动之下，也心细如发。

眼前这种情形，她是很明白的。

现在很明显，二师兄三师兄，已联合起来，欲和大师兄分庭抗礼，自己成了中间人物。

虽然柳川口口声声的诉说大师兄对外扩张的野心，可是于璇也并不是傻子。

据她所知，天山二柳，这些年以来，无论内外，也很树立了一些爪牙兄弟。

他二人此刻提起拉自己入伙之事，自己要是当面拒绝，很可能迫使二人立时翻脸对付自己。

眼前这些人，全是二柳手下的，一声令下，自己很可能连眼前这片地方都出不去。

她为人精细，这些问题在脑子里微微一转，当下含笑道：“二位师兄如此抬举我，我哪能不知好歹，再说，这里我也实在住烦了！”

柳川嘿嘿一笑道：“师妹，你这才算是想通了！”

柳玉也似甚为得意的笑道：“有师妹你，我们这边是生力不少，大师兄就算他是处心积虑，也只怕他双拳难敌六手！”

说着怪笑了一声，把身子附得更近了一些，小声道：“小师妹，这件事，你可不能对别人说，走漏了风声可不得了！”于璇一掠额前秀发，笑道：“你放心，绝不会有人知道。天不早了，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说着她首先飘飘身而下，在七八丈的悬崖上，她身子飘下去，真比四两棉花还轻。

她身子飘下之后，柳玉含笑向柳川道：“老二，这丫头咱们可得抓紧了她，用她来对付大师兄，是再好不过的了！”

柳川向着崖下一嘟嘴道：“小声点，别叫她听见了！”

遂又冷冷一笑道：“你也不要吧小师妹看得太简单了，不要忘了，她是师父的心爱徒弟！”

说着身形腾起，紧随着于璇，也自崖上飘身而下。

柳玉也随后飘下身子，眼前立时又回归了寂静。

蒲天河悄悄自石后出来，那匹沙漠豹也跟着他走出来，一个劲的打着喷嚏。

无意间，他听到了这些话，的确是出乎意料。

这短短的对白，也使他可以了解到，白雪山庄内自老魔之下，是如何一种混乱、各自明争暗斗的局面。

当然，最使他感到有所收获的还是那颗五岭神珠的下落，现在他知道，这颗珠子是在丁大元手中似已无有疑问，眼前自己必须要混入山庄，待机下手，否则迟了，变故就多了。

想到此，他忙向崖下注意望去，就看见柳玉、柳川及小白杨于璇，这时都已上了马匹，闪闪的灯光里，这群人马，又向来路上飞驰而去。

蒲天河忆起方才那蒙面少女所说之言，似在暗示自己，跟踪他们直入白雪山庄，倒不可轻易错过了这个机会。

当下，忙骑上了那匹沙漠豹他用手轻轻在马颈上拍了一下道：“下去，远远的跟着他们，不要太近了！”

那匹马，径自尾随前行的人马，远远缀了下去！

蒲天河想不到此马如此通灵。此行有了它，倒为自己帮了不少的忙，为恐马颈上的银铃发出声响，他小心的把马颈上的铃子，慢慢地解了下来，用布紧紧包扎藏好，才继续策马上前。

这时他见前行人马，共有八匹，在雪地里已跑了开来，滚滚的雪中，似已消失了他们的影子。

所幸人马之中，有数盏马灯，远远望去，就像是几颗流星似的！

蒲天河就认着这几盏灯光，远远的策马尾随着。

这时天上的雪花停了，只是吹来的寒风，却令人有些忍不住，风吹在脸上，真像是小刀子在刮皮一样的。

渐渐地，愈走山势起伏度愈高，又转了几处峰头，遂来到一大片窝集的树林子前面。

这丛树林子，占地颇广，月夜之下，看过去只见密密的树干，其上覆的白雪，宛如是一张极大的白色大伞！

这时候，前行的八骑人马，全数的都停了下来。

蒲天河已远远的停下来，用一株树遮住了身子。

前行的八骑人马停下来，似在等待什么，其中一人，以手上马灯，向着林内晃了几下，立时就听得一人宏声嚷道：“什么人，口令！”

八骑人马之内，一人回答：“天狼星！”

林内立时响了一声胡哨道：“候着！”

接着是一阵木响之声，似乎是有人在拉动一座木栅子。

蒲天河不由心中一惊，暗忖道：“糟了，这可如何是好？”

他真没有想到，居然还有这一手，当下把马向前策近了些，继续观察前面的动作。

就见林内闪出了一片红光，两个步行的汉子，各持着一盏红灯，走了出来。

这人用手上的灯，向着八骑人马各照了照，其中之一笑道：“原来是柳二爷、三爷及于四姑姑，路上辛苦了，请快进去吧！”于璇冷冷一笑道：“关照各处卡子，今夜晚风紧，有两个人，可别叫他们混进去！”

两个拿灯的汉子，各人答了一声：“是！”

八骑人马，就这么浩浩荡荡直行了进去，接着胡哨声又吹了一声，隐隐听得一阵咋咋之声，木栅子似又放了下来。

那两个提灯的汉子也重回林内，眼前望去，又复是静悄悄的一片林子。

如非是蒲天河亲眼看见，他真不敢相信，这个地方竟有如此一个严密的暗哨卡子，自己幸亏是亲眼看见，否则冒失走进，就不知如何了。

想到此，他不禁有些着起急来。

当下，他慢慢的放马，向林边行去，只见树林两边，长有数十里左右的范围，全是峭立如壁的千仞高峰。

换句话说，如果想向前面行走，唯一的通路，仅仅也只有这一条——必须要穿过这片树林子。

事到如今，他也只好冒险一试了。

当下他硬下心来，一抖马僵，座下神驹，猛地直扑了过去。

待到了这片林前，他蓦地把马勒住了，这匹沙漠豹发出了唏聿聿一声长啸。

只见林内匹练似的射出了一道黄光，一人大声道：“什么人？口令！”

蒲天河朗声应道：“天狼星！”

林内灯光一收，又听得“咔！咔！”一阵响声，似乎拉起了极重的一层栅子。

接着响起了一声胡哨，只见那两个提灯之人，又走了出来，为首一个头戴皮风帽，一面走一面道：“怪事，今夜晚怎么这么多人？”

说着二人已来到了近前，蒲天河看这两个人，都有一把子年岁，为首那两个人，生着一双招风耳，鹰鼻子鹞眼，貌相甚是狰狞。

他身后那人，约在五十开外的年岁，身着一袭黑色翻毛的两截袄裤，两腕两膝上，皆用结实的布条扎着，看起来还相当的有股子傻劲！

蒲天河见二人行来，大声道：“二位辛苦了，快让我过去，丁大爷还有急事等着我办呢！”

那个头戴风帽的人，用手上灯光，向着蒲天河照了照，微微一怔道：“你是……我怎么看着你怪眼生？”

他身后那个人，却道：“兄弟，你是丁大爷的人吗？”

蒲天河面色一沉道：“你二人居然连我也认不出了？岂有此理！”

头戴布帽的那人咳了一声，道：“爷！你可得原谅，这可是丁大爷定下的规矩，方才四姑也交待了，说是有两个生人要混进庄子，我们可不能不小心！”

蒲天河冷冷笑道：“我本是跟大爷一块出去的，后来为捉那个老花子，就落了后啦，怎么你还不相信？”

二人对看了一眼，有些举棋不定的样子，蒲天河朗笑了一声道：“你们若是不信，只管去招呼问去，看看我是什么人，想不到跟大爷出去几个月，居然没有人认识我了。”

他这几句话，想不到竟真的发生了效力。

就见为首那人口中“哦”了一声道：“你这么一说，我也就记起来了……”

说着上前一步，小声道：“你是大爷在内地交上的朋友吧？”

蒲天河冷冷一笑道：“我姓黄，是河间来的！”

二人立时面上带出一些笑容，头戴皮帽的那人，连连点头道：“对不起，对不起，朋友你要是早说河间来的，早就叫你过去了，何必还费这个事！”

另一人齜着牙笑道：“娘地，我这个脑子叫狗叨了，丁大爷早就关照我说，有河间两淮来的朋友，叫我放过去，你看看……”

二人说着，就让开了身子，蒲天河冷冷一笑，随即抖开缰绳，这匹马，飞驰着投入林内。

蒲天河飞马入林，但见正前方，十几个劲装汉子合力拉着一扇极大的木栅子。

那大栅子高有数丈，是用整根的松木，重复排列做成，其上有铁链子铁辘轳绞盘等设施，十几个人拉起来都显得很吃力。

他飞马过了栅子，哨声再起，那扇大栅子，才咔咔有声的，慢慢放了下来。

蒲天河这时侥幸过关，才发现里面好大的地势，在一列夹着浓荫的窄道内，悬有两列红灯，为数约在百盏以上，看起来极为醒目。

也许是为了照明之故，否则人马冲行其间，极易入林道之内，失了方向。

蒲天河低头策马，约摸有小半盏茶时间，才走出了这片林子，眼前又重新看见了林外的雪原。

当他急促的策马，方自出林的刹那之间。

忽然当头之上，“嗖”的一股尖细风声，猛然破空而至！

蒲天河猛然转过身来，右手微微向上一翻，已用中食二指，把所来的暗器打落在地，是一只“瓦面透风镖”，劲道十足。

紧跟着，树梢子上哗啦一响，飞洒下了大片的雪花，雪花散落中，一条人影，如同燕子似的，已自树上猛窜了下来。

这条身影，向下一落，不偏不倚的，正正落在了蒲天河马首前面。

只听他哈哈一笑道：“下来吧，好朋友！”

他口中这么叫着，双手猛地探出，直向着一双马耳之上猛抓了过去！

沙漠豹啼聿聿发出了一声长啸，只见它一双前蹄猛地扬起，蒲天河如非双膝紧扣，当时就得摔了下来，顿时大怒。

这人是一个年在三旬左右的长身青年，背后系着一口窄面鱼鳞刀，身手颇是不俗。

蒲天河在马上身形一转，就势五指在鞍上一弹，整个身子拔起了八尺左右。

他上身向前微微一伏，足下一个折翻，已落在了这人身边，由于心恨这人暗中伤人，他不由甚是气恼。

只见他右掌向下微微一按，直向这人小腹之上印来。

来人一声大笑道：“好小子，你有几个脑袋？”

他说着双腕一分，吐气开声，“嘿！”一双肉掌左右同时向着蒲天河两肩之上打去。

蒲天河右腕向上一荡，叱了声：“去！”

这人如何当得起蒲天河神力，当下一连退出了七八步，噗地一声，坐在了雪地里。

就见他身子猛地一翻，哧哧打出了两个雪团，直取蒲天河面门而来。

这两个雪团夹着两股风力一闪而至，蒲天河一声冷笑，只见他右掌向外一翻，两团白雪蓦地反弹而回，雪花散了满空都是。

来人微微一怔，面上立时现出惊愕之鱼。

只见他向侧边闪出了一步，大声道：“小子，你的胆子不小，白雪山庄，岂是你可以胡乱进来的！”

蒲天河见来人年岁不大，一身功夫却是不弱，他生着一张“同”字脸，杂灰的一双眉毛，微微下搭，现出过高的一双颊骨，说话时，目光闪烁不定，不时的打量着蒲天河全身上下。

蒲天河勉强忍着气道：“我是来见丁大元的，朋友何故暗箭伤人？”

这人面上带出一副戾气，闻言冷冷一笑，道：“既是大爷朋友，怎地不知庄内规矩？出入灯道，却连个招呼也不打！”

蒲天河一怔道：“什么招呼？”

这人哈哈一笑道：“如此一问，更透着外行了。朋友，你贵姓？大名如何称呼？”

蒲天河冷冷的道：“我姓黄。朋友你太多疑了！”

这人冷冷一笑道：“既如此，你少候，待找着人请丁大爷来此见你就是！”说着自怀内摸出了一个口笛，正要就口吹去，蒲天河至此，已无法再忍受了。

他微微一笑道：“朋友，你且慢！”

身子向前一凑已到这人身边，只见他剑眉一挑，冷笑道：“这可是你自己找的！”

这人面色一变，他手中铜笛不及就口，猛地向着蒲天河面门之上猛击了下来。

蒲天河掌力向外一撤，只听见“咔”一声，来人这支铜笛，已为他掌力一劈而二。

这人口中“噢”了一声，由不住倒翻而出。

可是当他身子再次翻起之时，掌中已多了一口明晃的鱼鳞刀，口中冷叱了一声，一抡掌中刀，飞身而前，迎面猛劈而下。

蒲天河这时已安下心来，绝不能放此人逃开掌下。

这时候见他刀来，微微冷笑道：“朋友，你这是何苦！”

他右手霍地向前一送，不避反迎，直向对方刀刃之上击去，那人面色一青，正要抽刀换式，却已为蒲天河“噗”的一声，正正的抓在了这口刀的刀刃之上。

他鼻中哼了一声道：“撒手吧，伙计！”

只见他右手一转，五指上所发出的内功真力，迫使得这人身子猛然摇晃了一下。

这时候，他如果硬抓着刀不放，只怕他这只手五指尽裂，就别想再要了。

当下口中惊呼了一声，这口刀足足的被蒲天河翻出了十丈以外，“噗”的一声，深陷于白雪之内。

这人乃是老魔蒋寿的一个师侄，姓秦名子威，因在江湖上作案太多，为官家缉察太紧，不得已才千里迢迢，来此投奔老魔。

不想白雪山庄内，人才济济，容不下他这么一个人，才屈居了一个内防三舵的舵主职位，每夜负责看守庄门直通内庄一段距离的来往安全。

他就了这职位之后，始终太平无事，自己也实在觉得无聊。

今夜也该他倒霉，想不到一时小心，竟为他遇见了蒲天河这位煞星，满打算可以借此立些功劳，却不料来人武功竟是高得出奇。

秦子威钢刀撤出，未施出一招，已为对方震出了手，不由吓得打了一个冷战！

当下哪里还会再有心情与对方纠缠，他猛然一杀腰，直向着一株大树上猛然扑去。

可是蒲天河的身法，一经展开，显然是比他要快多了。

秦子威身子方一扑上树，蒲天河已如影附形的跟踪而至，秦子威只觉得一股绝大的劲风，猛然向着背心上冲撞了过来。

他身子还没有站稳，只觉得口中一阵发甜，顿时已为这股掌力震得足足窜出去丈许以外。

在空中他大咳了一声，呛出了一口鲜血，待落地时已一命归天！

蒲天河微微呆了一下，他想不到自己如今功力竟然会有如此威力，对于秦子威这个人的死，他也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感伤！

当下微微发了一会呆，才过去把这个尸体拉在了一边，随便掩盖了一番。

这时，东方已微微现出了一些鱼肚白色，天色透出了一些儿灰淡的明来。

蒲天河试着向前面望去，但见远处有一些房舍的影子，三面的高山，形成了三座屏障，当中圈成了一块千丈见方的盆地！

这种形势，看来却是相当惊险！白雪山庄处此地势，真可谓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莫怪雪山老魔能够雄踞于此十数年之久，而不虑外敌来犯！

正当他聚精会神观察之时，忽然耳边听到了一阵马嘶之声。不禁使他吃了一惊，慌忙回身张望时，才发现自己所乘骑来的那匹沙漠豹，竟自向着林内飞驰而去，其快如矢，一闪而逝入林内。

蒲天河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

这匹马乃是自己借来的，一旦走失或为别人所擒，自己怎好向娄氏兄妹交待？

想到此，不由腾身就追，只是当他进入莽丛的林内，早已失去了那匹沙漠豹的踪影。

他独自在林内找了一转，仍不见一些踪迹，当下真要急昏忽然，他想到，这匹马早已通灵，别是它送到了自己之后，自行转回去了，或是藏匿了起来。

这么想着，他内心倒好受一些。

他出来之时，自己原本带着那口家传的宝剑，后来无意中，又把娄小兰那口剑带了出来，现在娄小兰那口剑系在马身上，已为沙漠豹带走，下落不明，所幸自己那口家传之物，尚还紧紧的系在背后。

他在林内足足找寻了一个更次，仍不见那匹沙漠豹的踪影，虽感懊丧，却也莫可奈何！

一夜的奔腾，总算让他混进了山庄，只是以后事情却令他大感棘手！

天亮之后，这白雪山庄，毫无保留的出现在他眼前，如非他亲眼看见，他真不敢相信，在这荒僻的天山内，竟会有如此一个脱俗美雅的琼瑶世界！

目光望去，但见苍松翠柏，朱楼小桥，一条条的花径，修整得枝叶扶疏。

在穷途之后的蒲天河看来，这地方真好像是一座世外桃源，天上人间。

他沿着树林子，慢慢的走下去，观察着白雪山庄之内的建筑，更不禁惊佩万分！

只见庄内，共有石楼十数幢，无不建筑美雅，形势脱俗，尤其惊异的是，这些楼舍，都是用大块的黄色岩石建筑而成，其上覆以碧绿的琉璃瓦，白昼里，闪闪发光，远远望去，像是万面银镜，交织成一片灿烂光华。刺目难睁，尤为奇观。

他始终借着树丛，遮着身形，在他没有了解山庄内情形之前，他不敢贸然走出树林子。

他把整座白雪山庄观察了一周之后，不禁深深的担起忧来。

因为自己要是贸然的走出去，极易暴露出身形，可是如果一直在林子里藏着，又能做些什么呢？

思想着，他就把背上的剑解了下来，用衣服裹了裹，心中颇是举棋不定。

这时候，隐隐听到了一些人声，似乎有几个人边谈边走过来。

蒲天河忙蹲下了身子，就见一行人，约在六七名左右，正由一丛花树内行出来。

这几个人，各人穿着一袭蓝布衣裳，手上拿着刀斧锯尺等类东西，边说边笑的走了过来。

蒲天河只一打量，就可看出这几个人，是不懂什么武功的。

他们一直来到了林边，才停住，其中一人叹了口气道：“动手吧，别闲着啦！”

另一人答道：“老庄主七十大寿，可是一件大事，咱们拿出精神来，别找骂挨！”

说着话，几个人锯的锯，砍的砍，一株株挺直笔立的树干都倒了下来。

他们把砍下的树，削成光光的树干子，然后刨去树皮，就成了一根根可用的木材。

然后就分别扛着，向庄内走去，蒲天河不由心中一动，当下由身上取出了一条绸布向头上一缠，样子已有几分和他们相似。

然后他再把一双袖子卷了起来，样子就更像了。

经过一夜奔驰打斗，早已衣衫狼藉，如此一装扮，真像一个工人。

他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情，硬着头皮走了出去。

场子里，还剩下两个人，在刨着木头，蒲天河走过来，二人连头也不抬，其中之一，用手一指道：“送白龙阁，交苏总管！”

蒲天河答应了一声，顺手把一根木桩扛在了肩上，他借着树干遮住了脸。

两个刨木头的怔了一下，其中一个停下了手，望着他笑道：“喝！力气可真不小，一个人中不中？别倒下来压死你小子。”

蒲天河含糊的应道：“中！中！”

他生怕多说话露出马脚，当下转身低头向前就走，他也不知道：“白龙阁”是在什么地方，反正是顺着这条花径直走就是。

道路上铺着五色的石子，两旁是两行翠桔，每五六株之间，夹种着一株梅花，朵朵红梅，散放出郁郁清香，令人神清智爽，在每一株梅树上，都挂有一个鸟笼子，或画眉，或黄莺，这时笼衣初解，新露方沾，鸟儿跳上跳下，都试着嘹亮婉转的歌喉，空气是那么的适宜。

这时正有两个头梳丫角辫的姑娘，在换笼子喂着鸟。

蒲天河回头看了一下，不见别人，他就大胆的咳了一声道：“这位妹子请了！”

喂鸟的那个丫头，转过身嗔道：“少胡说八道，谁是你的妹子？”

另一个姑娘竖着眉毛道：“告诉苏总管，撕他的嘴！”

蒲天河一笑：“对不起，我说错了话，就叫一声姑娘吧，我是新来的，白龙阁怎么走？”

两个小姑娘对看了一眼，其中一个穿着红色小袄的，冲着他一笑，道：“来，跟着我，我正要找大奶奶去呢！”

说着就扭着身子走过来，打量了蒲天河一眼，眯着一双小眼睛笑道：“你叫什么名字？来了多久啦？”

蒲天河嘿嘿一笑道：“我姓黄，你叫我黄老七就行了，来了没几天！”

这丫环瞅着他身上，道：“你一直干粗活的吗？我看你不大像！”

蒲天河叹道：“外出的人，有什么法子，姑娘我们走吧！”

小丫环噗的一笑，掏出小手绢，在鼻子上抹了一下，道：“你这人怪有意思的。来！我带着你，苏总管我最熟了！”

蒲天河不由心中一动，立时站住了脚，道：“姑娘，我可真有些怕！”

小丫环翻着眼睛一笑道：“怕什么呀！”

蒲天河叹了一口气道：“姑娘你不知道，我是看门的老金一个远房亲戚，

他领着我到庄子里，说做些杂工，挺能挣钱，可是他们都欺侮我！”

小丫环眉毛一竖，很是打抱不平的道：“岂有此理！”

蒲天河哭丧着脸道：“苏总管我还没见过，他们都说他厉害得很，我怕他不收下我！”

这丫环一笑道：“这个呀，你放心，苏总管平常烦我的事多了，我给你打个招呼就是了！”

蒲天河低头道：“我那个亲戚，听说跟总管不对劲，我要说是老金的亲戚，他准烦我！”

小丫环皱眉道：“哪个老金呀？”

蒲天河含糊答道：“就是那个跛腿的金老头，他是我远房一个大舅！”

小丫环原本也不知道这个人，可是她仍然点了点头遂用嘴咬了一下手指，道：“你多大了？”

蒲天河道：“二十二了。”

这个小丫环闻言面色微微一红，转了一下眼珠子，道：“这么吧，黄老七，我帮你一个忙，不过，你可怎么谢我……”

蒲天河笑道：“你要我怎么谢？”

小丫环啐了一口道：“油嘴！”她笑起来，倒满甜的，这个新来的黄老七，虽是粗人打扮，可是他那种英俊的仪表，以及魁梧的身材，已经深深获得了她的芳心。

蒲天河趁机道：“姑娘你怎么帮我呢？”

小丫环看着他道：“我叫彩虹，你以后叫我名字就是了。黄老七，这么吧，等会见了苏总管，我就说你是我哥哥，好不好？”蒲天河一笑道：“这样太好了！”

彩虹笑了笑道：“我姓钱叫小娟，我哥哥叫钱来旺，你干脆就顶我哥哥这个名字，你看么怎样？”

蒲天河叹了一口气，道：“好当然是好，只是我怎么谢你呢！”彩虹一扭身子，笑道：“那是以后的事，可就要看你的良心了！”

蒲天河没有说话，这时一个小丫环远远走过来，见状笑着嚷道：“唷！彩虹，你跟谁在说话呀？”

彩虹笑着招呼道：“跟我哥哥！”

那个姑娘走过来，上下打量了蒲天河几眼，就凑在彩虹耳朵上小声笑道：“你哥哥长得还真不赖呀！”

彩虹白着她笑道：“死鬼，好没羞！”

那个丫头笑着就跑了，蒲天河呐呐问：“她说什么？”彩虹笑道：“不关紧要，我们走吧。”

说着就领着他一直向前走过去，走了几步，就回过头来，关心的道：“放下来歇一会吧！”

蒲天河道：“不用了！”

彩虹皱着眉头道：“做这种事太苦了，我看着给你在苏总管面前说一声，就在丁大爷那里找点事情做算了。事情少，钱还拿得多，该有多好？”

蒲天河闻言不由得心中暗喜，忙道：“那可真该谢谢你了！”

彩虹得意的笑着道：“不要客气了，来到这里，既然认识了我，以后你就安下心来做你的，谁也不能怎么样你！”

蒲天河连声道谢，遂又问：“还没问你在哪里做事？以后我好去找你！”

彩虹笑道：“我是服侍四姑姑的，在东院‘听松馆’，你要找我随便问谁都知道我！”

蒲天河心中一动，这才知道眼前这个彩虹敢情是小白杨于璇的使唤丫头，就不再多话。

二人一前一后，过了一座红木小桥，眼前就可见一片布置得十分富丽的院子，红砖的花墙上，都爬着藤子，奇怪的是在这种季节里，那些藤子非但没有枯萎，相反地，却是一片欣欣向荣，开满了黄色的小花，很是好看。

院子里东面是花园，种着海棠、茶花，还有一些水仙盆子。

西边是几株老梅树，另一边，一个五丈见方的场子，场子里放着一个兵器架子，靠墙角的地方，还有一个梅花桩阵，很明显，这是一个练武的场子。

在场子后面，隔着一个荷花池子，才是一座建筑得很是考究的宅子。

彩虹笑着说道：“这就是白龙阁，地方到了！”

这时正有几个人在阁前扎着牌坊，油漆柱子，一个穿着长袍托着水烟袋的瘦汉，在来回的看着，彩虹见了他，就嗲声嗲气的道：“苏总管，我来啦！”

那个汉子闻言，向这边望了一眼，立时笑嘻嘻的走过来道：“彩虹，是你呀，干什么来啦？”

这时蒲天河已把肩上的木头放了下来，苏总管一眼看见了他，就瞪着眼道：“别歇着了，还不帮着栽柱子去！”

蒲天河答应了一声：“是！”

他正要去，却为彩虹一把拉住，笑道：“你先别走呀！”

说着遂向这位总管笑道：“这是我哥哥钱来旺，总管你可要好好照顾他呢！”

苏总管一听，立时嘿嘿笑了几声，伸出一只手，在彩虹脸上捏了一下，道：“原来是这样，你放心吧，小妹子！”

彩虹被捏得叫了一声，跑开一边，撒娇道：“苏总管不来啦，见面你就不老实！”

这位苏总管四十多岁的年纪，一脸油滑好色相，只是那双凸出的眸子，含蓄着锐利的目光，蒲天河只一眼，已看出来这个人，是有相当身手的。

这时他哈哈一笑，就走到了蒲天河身前，看了蒲天河几眼，笑道：“你是彩虹的哥哥吗？来了几天了？”

蒲天河点了点头道：“来了才两三天！”

苏总管伸出手拍了他两下，道：“行，小伙子有两膀子力气，好好干，我提拔你！”

蒲天河还没有说话，那个彩虹就笑着跑过来道：“总管，我哥哥可没干过粗活，你给他找个轻活怎么样，叫他在白龙阁侍候丁大爷吧！”

苏总管摸着下巴，想了想道：“丁大爷身边已有人了，用不着他！”

说着就用目光打量着他，道：“你读过书没有？”

蒲天河摇了摇头道：“没有，我家是开花市的！”

苏总管一拍手道：“好，你懂得种花不懂？”

蒲天河点头道：“懂。花这一行，我最行！”

苏总管笑着点点头道：“那再好也没有了，这里正少一个花把式，丁大爷给我说了好几次了，我因为找不着好人，一直没有敢推荐，你既然懂这一行，就太好了！”

彩虹笑道：“我哥哥喜欢静，你还得给他找一间房子，叫他一个人睡，

他身上又没钱，总管你好人做到底，干脆先发他一个月的银子怎么样？”

苏总管笑着又想去拧她的脸，彩虹却躲开了。

蒲天河实在看不惯这种调调儿，就低下了头，苏总管嘿嘿一笑，拍了拍他的肩道：“我是逗着你妹子玩的，你也别看不顺眼，女孩子大了，总少不了要嫁人，你是她哥哥，到时候也能作半个主，不如就……”

说着，又色迷迷的笑开了。

彩虹却红着脸道：“苏总管，别说这个，我哥哥他是老实人，可听不惯！”

苏总管看了蒲天河一眼，笑道：“以后时间长着呢，再说吧，来，我带你进去！”

蒲天河答应了一声就同着他进了大门，彩虹也跟着走了进来，三个人穿过了前院，在一座花棚子旁边，搭着一间竹房子。苏总管推开了门，里面是一间简陋的房子，一张竹床，两把椅子，还有一张小方桌，苏总管就道：“你要一个人住，就只能住在这里了，这地方还行，下雨还不漏，只是夜里风，怕有些冷！”

说着用脚在墙上踢了踢，现出一些裂纹，他抽了一口烟，道：“不过，不要紧，我叫人给你拾掇拾掇，就是睡的东西，铺盖怕是不好找！”

彩虹笑着说：“这个不要紧，我有办法，连枕头什么都有！”苏总管从身上掏出了一块碎银子，递给他道：“这个你先收下，以后是每月初三发饷，到时候你直接找我就是！”蒲天河接过银子，道：“谢谢总管！”

苏总管又看着彩虹嘻嘻一笑，才点了点头道：“你们兄妹先聊聊，有什么事来找我就行！”

说着才慢吞吞的走了出去，彩虹探头看他走远了，就嘟了一下嘴道：“老不羞！不要脸！”

蒲天河坐下来，道：“谢谢你了彩虹！”

彩虹立时换上了笑脸道：“你先住下来，以后有好房子空下来再换，我现在就去给你拿铺盖枕头去！”

蒲天河连忙道谢，彩虹就笑着走了。他打开窗子，眼前是一座暖房，房子里种着一些蔷薇的盆苗，还有些枇杷树苗、海棠幼苗、大丽花等类，阵阵花香，沁人肺腑！

这地方，他倒很是满意。

能够在这地方暂时住下，倒也理想，能靠近丁大元，便于探访那颗“五岭神珠”。

他偷偷把自己那口剑，藏好在床底下面，自己坐在床上想了想，觉得眼前多亏了这个彩虹，否则岂能如此顺利如意！

想念中，那彩虹已笑着走进来。

她手里抱着厚厚的一大叠被褥、枕头，进屋之后，帮着他铺好叠好，室内立时就改了样子。

蒲天河看那些被褥，虽非是上好质料，可是拆洗得干干净净，彩虹笑着说：“怎么样？我的爷！”

蒲天河望着她微微笑道：“何必如此费心，随便就行了！”

彩虹说道：“等一会，我叫人给你送个暖壶来，夜里想喝水也方便。”蒲天河很是惭愧，连声道谢。

彩虹见他不多说话，也觉得自己不便多坐，就站起来道：“我走了，以后有什么事，你只管找我就是了！”

蒲天河忽然想起一事，就笑问她：“那位苏总管，他的武功怎么样？”

彩虹呆了一下，遂抿嘴笑了笑：“除了你们这些做工的人，庄子里谁都有两手，你问这个干什么？其实你干你的，用不着怕他，有我关照，他绝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蒲天河见她误会了自己的意思，当下就将错就错的点了点头，笑道：“这样我就放心了。”

彩虹又笑了笑：“厨房里的老周，我也招呼过了，到时候你只管去厨房吃饭就是了！”

说着又指了指厨房一下，就迈步走出门外，蒲天河送她出来，彩虹望着他羞涩的一笑，有点依依不舍的样子。

蒲天河只有装糊涂的抱拳道：“谢谢姑娘了！”

彩虹忽似想起了一件事，就道：“噢！对了，丁大爷是每夜子时练功夫，他有个规矩，不愿叫外人看见，你到时候别起来就行了。”

蒲天河点了点头道：“你放心好了！”

彩虹又说了些别的，才依依不舍的走了。

第五章借花献佛

午夜，萧萧的夜风，由破旧的窗榻纸间吹进来，发出噗噜、噗噜的声音！蒲天河翻身坐起来，一阵阵的寒风，由他脸上吹过来，使他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

他揭被下床，竹床发出“吱吱，吱吱”连续的响声，在这小破屋里，不禁令他感到一种凄凉。

眼前这一切的遭遇，就好像是一场梦，他真有些“不知所从”了。

推开了窗户，院外也是一片凄凉。虫声噪成了一片，随着寒风，扑面而来的是一阵花香，令人心神为之一爽！

他转回身来，把自己身上整理了一下，由床垫下，掣出了那口长剑，系好背后，然后身形一纵，自窗口飘身而出。

这“白龙阁”内，除了啾啾的虫声之外，竟连一个人咳嗽的声音都没有！

蒲天河剑眉微蹙，他打量了一下左右的情势，足下一点，“嗖”一声已拔身在附近一角阁檐之上，目光所见，四下是如此的静，只是附近别院里亮有几盏灯光，整个的白雪山庄，看起来是黑沉沉的。

他暗付了忖，心想那丁大元的住室在哪一间呢？想着，他正要再次腾身纵上另一处屋面，就在这时，他目光却发现了一点灯光！

在黑森森的右院角落里，那点灯光一闪而灭。

可是蒲天河却清楚的看见了，心中不由微微一动，他身子向前一俯，已如同箭矢似的射了出去，三数个起落之后，他已来到了灯光附近。

在松树丛间，他发现了一个竹棚，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忖道：“是了！”

想着他伸出手，试着向外摸了摸，手们处，果然在松树枝桠内，有一片钢丝网墙，由于隐藏得好，如非细心人，绝不易看出。

他留心的抬头细看了看，这才看出一丝丝极细钢丝，横拦在空中，这些钢丝并非是系在柱子上，而是绕在松树的直干上，由于松枝较多，不要说是夜晚，就是白昼，也不易看出来。

蒲天河曾随父亲，对于“夜视”这一门，下过极深的功夫。

可是，到底他出道的的时间太短，经验不够。

江湖上这种“铜铃阵”，他竟然是不知道，竟然以普通的铁丝网视之，只见他身形蓦地一翻，已如同狸猫似的翻上了数丈！

可是他的足尖才一沾着了第一根钢丝之上，就听见叮！叮！一阵极清脆的铃声。

静夜里这种声音，可真是令人吃惊了。

蒲天河吓得身子一个倒仰，用倒卷竹帘的轻身功夫，身子蓦地向那座竹棚之上落去。

他身轻似燕，整个身子向竹棚上一落，不过是发出了“沙”地一声细响。

就在这时，只听见竹棚内一声断喝道：“什么人？”

紧接着窗盖一扬，一条人影，快如星驰，只一闪，已来到了院中。

蒲天河在棚上细一打量这个人，见是一个三十上下的伟岸青年，浓目大眼，甚是魁梧。

他出得身来，又发出了一声冷笑道：“什么人？再不现身，丁某可就要不客气了！”

说着身形微微向下一矮，正要窜身上棚。

蒲天河见状，只得紧咬着牙，一错双掌，心中打算着只要他敢上来，自己也就说不得，要骤下毒手了。

谁知就在这时，却听见一声娇笑道：“大师兄，这么厉害干嘛呀！”

说着，就见松树前现出了一个长身玉立、一身雪白衣衫的少女来。

这少女现出身来，只见她玉手一扬，只见“呱呱”两声鸟叫，自她手上飞出了一只大鹰。

这只大鹰身子向着铃网上一落，那钢网上立刻又响出了一阵叮叮响声，甚是清脆，这个魁梧青年，见状微微一呆，遂赔笑道：“原来是小妹，你这只鹰可把我吓了一跳呢！”

说着就点了点头，道：“小妹深夜来访，有事么？”

白衣少女鼻中微微哼了一声，道：“谁来找你呀！因你这白龙阁的水仙花开得好，一时兴起，想来摘它几朵，不想正要离开，这只畜生却惊动了你！”

说着她扬了扬手，果见她手上拿着几支水仙。

可是她那双明媚的眸子，却有意无意的向着竹棚上瞟了一眼，唇角浅浅一笑。

蒲天河心中不禁一动，吃了个哑吧亏却是声张不得！

他只觉得事情是太巧了，如非这姑娘及时而出，自己身形必定败露无异，也许自己不见得就怕了丁大元此人，可是眼前自己落身于白雪山庄，敌众我寡，吃亏是一定的了。

想到此，不禁暗暗庆幸不已，心中未尝有此怀疑，因为方才明明是自己触动了铜铃，怎地这少女却推说在那只大鹰身上了呢？

莫非是她已经发现了自己，而有意对自己掩护不成？

这么想着，他心中不禁又是一动。

想到此，他偷偷一打量这个人，只见她细眉杏眼，衣质华丽，她说话时，微微含笑，目光下，那一口玉齿，宛若珍珠美玉，闪闪亮亮，宛如是月下仙子一般！

蒲天河真有些惊异了，怎么这两夜所见的三个少女，都是这么的美？

由此女说话的声音，以及轮廓上判来，此女既不是那小白杨于璇，也不像那个蒙面姑娘，更何况她既然口称丁大元为师兄，更非是庄外之人了。

那么，她又为什么为自己掩护呢？

蒲天河想到此，真正是大大的迷惑了。

这些思虑，想起来，不过是弹指之间的事，却见丁大元哈哈一笑道：“小妹你还是稚气未脱，为了几朵花儿，还值得跑这么远？如果你喜欢水仙，明天叫人为你送几盆去也就是了，何必深更半夜自己来？”

白衣少女浅浅一笑道：“听说你这里雇了一个花匠，明天你就叫他送两盆过来，我园子里的花，还要劳他的驾，要他修剪修剪呢！”

丁大元一笑道：“小妹你耳朵真尖，我这里什么事你都知道！”

那少女转过身来，微笑道：“那么我走了！”

说着玉手一扬，那铃网上的巨鹰，“呱”一声尖鸣，倏地振翅飞下，落在了她的肩头之上。

她杏目微微向着棚上一扫，玉手轻轻向着鹰背上一拍，欲笑又嗔道：“你的胆子也太大了，莫非你不知道大师兄的千手菩提的厉害么？真要是被他打上了一粒，你这条小命呀，可就完了，我也是救不了你！”

棚上的蒲天河不由脸色一红，他到此仍然还不知道，这姑娘指的是谁，

却只得闷在肚中不语。

丁大元微微一笑道：“小妹你真会说笑，愚兄不送你了！”

白衣少女也笑道：“你还是练你的功夫吧，别忘了明天送花来！”

丁大元点头应道：“一定！一定！”

就见那白衣少女，一只手轻轻把长裙提起，身形微耸，已自落身在一棵松树梢头。

那树梢微微向下一弯，旋即弹起，这姑娘就像是一枚弹子似的，“嗖”一声，被弹了出去，三数个起落之后，已然无影无踪！

竹棚上的蒲天河看到此，由不住暗中叹息了一声。

在以往，他心目中，对于女人，多多少少有些个小看之意，可是连日来，自己耳濡目染，所接触过的几个少女，几乎没有一个是弱者。就拿小白杨于璇，以及蒙面少女，甚至眼前这个白衣女人三人来说，这其中又有哪一个是弱者，只怕比起自己也不逊色吧？

想到此，他不由暗道了声惭愧！

那少女去后，丁大元那双锐利的双瞳，在四周扫了一遍，面上微微带出一层冷笑。

蒲天河似乎发现，这丁大元有一双过高的颧骨，唇上并留着短短的胡子。

他上身微微向后一扬，如同是窜波的金鲤，只听见“嗖”一声，已反身窜入棚内。

蒲天河稍定了定心，才试提一口真气，整个身子贴在棚面，向前游行了数尺。

这几日来，他体内似乎起了极大的变化，蒲大松所贯注于他身内的精力，已和他本人融于一体，举掌投拳，威力无匹！

这时他试着如此施展开来，活像是一只大守宫，但见他身影摇动之间，已行出了丈许以外！

他爬身在棚角边上，用手指，轻轻分开一缝，就目向内一望，棚内一切全在目中。

只见是一个占地约在十丈见方的空场子，场内全铺以厚厚的一层黄沙。

蒲天河试看那沙的厚度，最少也在一尺以上，全场十丈见方的地方，全为黄沙铺满，怪异的是沙面是为什么东西砌过，看起来平如止水，其上竟连一些足痕都没有！

蒲天河这时才注意到，那丁大元正疾行于浮沙之上，他身形奇快，看来如同是狂风之下的一个纸人儿一般。

只见他身形时起时落，时上时下，每每落下之时，只凭着足尖一点，沙面上不过留下一个铜钱大小的圈圈，似如此，他试行了一周之后，最后他双手平着猛的一伸，像燕子似的平纵而出。

就在沙场左右两边，各树着一个高脚的凳子。

丁大元身子轻轻向下一落，落在一张凳子上。

蒲天河见他这时一张脸似乎很红，而且微微都见了汗，他坐在凳子上喘息了一阵之后，才见他一支笔，试数着沙地上的足印子，然后记在了纸上。

这种情形，看在蒲天河眼中，不由暗自吃惊。

他知道这丁大元是在练一种至高的气功，这种凌气而行的步法，武林中称之为“太虚幻步”，是一种极难练的功夫！

因为施功人，必须具有极深的轻功造诣，才能初步开始着手。

这种功夫，练习之时，全在乎一口气之间，中途不能换气，而且这一口气，要平均的分配在丹田四肢，起伏于黄庭祖窍之间。

这几个步骤，如果一个弄错了次序，或是分配不均，就不能见功。

非但如此，一个处置不妥，练功本人就可能岔了气眼，以致于终身残废！

所以练这种功夫的时候，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要绝对的保持安静，不能为一点噪音干扰！

蒲天河看到此，才算明白过来，这正是为什么丁大元把练武时间，要选择在深夜，为什么在棚边设下铃网？而不许任何人干扰！

老魔手下一丁二柳小白杨，四大弟子盛名，蒲天河是久仰了。

可是他绝对没有想到，这个居四大弟子之首的丁大元，竟然会有如此的一身功夫。

他本来颇负自信的内心，在看过丁大元这种功夫之后，也禁不住有些动摇了。

这时就见丁大元坐在凳子上，歇息了一阵之后，再次站起了身子。

他由墙上取下一个“丁”字形的木牌，小心的在沙面上推着，方才为他足尖所踏过的地方，都为这木牌重新弄平了。大棚内，原本只有两盏大灯，这时丁大元忽地飘身而下。

他仍然是提着一口真气，凌虚而行。

就见他用一支火把，来回的在场内点烧着，不一刻棚内光华大盛。

蒲天河才注意到，这竹棚之下，竟自悬有近百盏烛台，每一烛台之上，都有一截红蜡。

这时丁大元把这百盏红烛点着，棚内骤然多了满空金星，衬以地上的黄沙，甚是好看。

蒲天河心中一动，暗忖：“这厮莫非还有什么花样要玩不成？”

思念之中，那丁大元已把百盏烛台全数点燃。

他鼻息之间，发出了极大的呼声，等到他扑上了坐凳，又自喘息了一阵，头上又见汗珠。

可以想像出，这是一种多么吃力的功夫！

蒲天河看到这里，知道他对这种“太虚幻步”的功夫，不过是刚刚入门，否则不至于如此。

他掏出了一方汗巾，擦着头上的汗渍，足足歇了有半盏茶之久。

蒲天河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了，正要腾身离开的时候，就见丁大元再次的飘身而下。

他仍然是提着一口真力，猛扑到墙角，自一个兵器架上取下一个皮囊。

看到这里，蒲天河也就知道，这丁大元是要练习暗器的打法了。

就见他身形不停的飞快在场内纵着，蒲天河留心看他每一落下之时，前胸都向前微微一弯，足下不免向上一提，这才沾地。

这种步法，是一种很特别的步子，可是蒲天河知道，这其中有一些偷懒的成份在内。

因为方才他是空手，现在他身上多了一个暗器袋子，无形中，就加重了一些重量！

而在他施展这种“太虚幻步”的轻功时，这一点点重量，显然也令他感到很吃力。

就在第二圈的时候，丁大元已把这暗器的皮囊紧紧系好腰上。

他身子较诸先前加快了许多，只是他口鼻间的出息之声，较诸先前也更大了。

忽然他左膝向前一屈，右手五指，由左腋之下穿了过去，猛地向后一甩！就听见“嗤”地一声，由他五指之间，蓦地飞出了两线金光！

遂闻得“丝丝”两声细响。

棚下正中一只吊灯，应声而灭。

丁大元身子猛地一个滚翻，这一次却是左手绕着向右面发出去，作“品”字形的，飞出了三点金星，靠右边的三盏灯座又发出了“丝”地一声，三灯一齐应手而灭！

丁大元身子一连踉出了四五步，足下的沙子，由不住踢得飞起了尺许，沙面上留下了根深的足印子。

他踉出了好几步，才慢慢又把身子保持住平稳，可是已由不住见了汗。

蒲天河可以看见，他身上的那一袭紧身黑衣，已为汗水所湿透了。

这期间，丁大元又陆续摆出了“抬头望月”和“左右穿棱”两种招式，分别发出了四五两组暗器，东西两边，应手熄灭了九盏灯。

他这种暗器的打法，使得蒲天河十分吃惊。

这时他才想起方才那白衣少女所说的“千手菩提”，看来这丁大元也真是当之无愧！

忽见他一声断喝，蒲天河心中一怔，正要拔身而起，却见那丁大元猛地一个倒仰之势。

就听得“铮”一声巨响，自他双掌间，像是一窝蜂似的，蓦地飞出了百十道金光。

棚内烛光顿时一黑，紧接着又是一明。

蒲天河才注意到，那原本还剩下八十余盏烛光，竟几乎全都熄灭，仅仅余了五六盏，在空中荡来荡去。

丁大元这一手“满天花雨”的打法，虽说是功力深绵，到底还不见火候，否则是不应该再留下这其它数盏灯光的！

蒲天河就听见棚面上劈劈剥剥一阵乱响，竟有十数枚铁菩提，穿棚而出，划空而去。

他如非当初有防在先，置身棚角，还真不敢担保不会为这些暗器伤在了身上。

如此一来，他也就没有意思再看下去了。

不过，由此，他却也看出了丁大元武功的大概。

他的功夫相当的惊人，可以说是自己一个极大的劲敌，蒲天河由此也就对他存下了戒心。

他这时身子陡然腾起来，向着一棵巨树上落去。

谁知他身子方自向下一落，就见竹门一启，于大元也走了出来。

蒲天河赶忙隐身不动，遂见丁大元一面擦着头上的汗，径自向后面内宅行去！

蒲天河暗自观察，不敢过于心急，目送他远去后，才转回自己住处。当他推开了那扇破门的时候，却见门缝间，飘下了一张纸条儿，其上似写有字迹！

他不由心中蓦地一惊。

当时忙拾起那张纸条，把灯光拨亮了，就目一观，他由不住呆了一呆。

只见是一张浅绿色的素笺，其上写着一笔挺秀气但有力的草书，只有十几个字，为：

只可智取，不便力敌。

少惹风流债！

蒲天河心中不由一动，真有些气笑不得，这张纸条又是谁写的呢？

如果说是小白杨于璇，又不可能，因为她捉拿自己尚恐不及，又怎会暗示自己机要。

再想那个蒙面少女，虽较可能，可是她不是已经回去了么？再说她又怎么进来的？

尤其是看见了那“少惹风流债”这几个字，使他更有些啼笑皆非之感。

他确实也想不出这个人是谁，总之，这个人并没有什么坏意，这一点似可断定。

当下他就把它藏好身上，关上了门窗，把背后的剑解下来，倒身在竹床之上。

这一句“少惹风流债”，使他想到了连日来所邂逅的几个姑娘，自己倒真应该注意才是。

他又想到了丁大元，这个人的确不可轻视，自己当今功力固是可观，如果真要和他动起手来，可就不能确定一定能够胜得了他！

因此这“只可智取，不便力敌”的话，就有很深的含意在其中了。

他左思右想，也不知过了多久，才沉沉的睡了过去。

当他一觉醒转之时，天色已然大亮。

这时候，他听见有人在叩着门道：“喂！喂！钱来旺起来了！”

蒲天河先是一怔，可是随即心中一转，立即明白了是在叫自己，当下忙答应了一声，把门开了。

门外站着一个个胖胖的老头，身上系着白裙，见了他龇牙一笑道：“你是新来的花把式吧！你可真能睡，怎么昨天晚上做了夜工是怎么着？”

蒲天河含糊的笑了笑道：“第一天，不大习惯！老兄你是府上什么人呀？”

这胖子嘿嘿一笑道：“我姓周，是管大厨房的，我跟你妹子小娟顶熟，她关照过我，要我照顾你。来，吃饭去吧！”

蒲天河含笑点了点头，随他走出。

姓周的又说：“你以后叫我周胖子就行了，我还给你找了几套衣服，你对付着穿穿看！”

蒲天河连声道了谢，遂为周胖子带入到厨房进食。周胖子又取出了几套粗布青衣给他，并且告诉他说：“你的事很轻松，只要把花给整理好了，什么事都没有，如果你要是闲下来，你就来帮我作点杂活，我还能贴你点银子！”

蒲天河点头道：“我有空就帮你的忙，钱却不敢要，在这里钱有什么用？”

周胖子哈哈笑道：“你算看得开，不过这地方两年一放，你要是愿意走，也没有人勉强你！”

说着话，就见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妈妈走进来道：“开饭啦，大奶奶等着吃呢！”

胖子笑着站起来，把备好的一碟烫面饺，一碟千层松糕，另外还有一小碗桂花汤团，放在红木托盘里，交给那个老妈妈，道：“快拿去吧，覃妈！”

这个覃妈一副懒相的接过了盘子，向着蒲天河望了望道：“你就是新来的花匠吗？”

蒲天河点了点头道：“是的！”

覃妈就眯起一对小眼睛笑了笑：“噢……长相还真不错，外面都在谈你，说你是四姑姑那边使唤丫环小娟的哥哥，方才大爷还说要见你呢！”

蒲天河不由心中一动，暗忖道：“不好！莫非他已看出了我的底细不成？”

想着就含笑道：“大爷有什么事么？”

覃妈摇头道：“没什么事，听说是要你给小姐那边送花去！”

说着上房有人在叫覃妈，这个老妈妈吐了一下舌头，赶忙端起盘子就走了。

周胖子呵呵一笑，在蒲天河肩膀上拍了一下道：“小伙子听见没有？你算是出了名了，不过，年轻人走桃花运可不是好事，你要注意啦！”

蒲天河一笑道：“没有的事！”

说着他就走出厨房回到了自己的小屋。不想身子才进，就见覃妈走过来，招呼道：“喂！钱兄弟，大爷叫你呢！”

蒲天河答应了一声，就关上了门，换了一套粗布衣裳，自己看看，倒真有几分像是一个穷小子的模样。

他出得门，见覃妈妈笑眯着他道：“你跟我来，大爷在书房里！”

她领着蒲天河一直穿过前厅，来到了书房，房门垂着厚厚的一层暖帘，二人来到了门前，覃妈揭起帘子道：“花把式来了！”

里面一人哼道：“叫他进来！”

覃妈回身指了一下里面，她自己就退了下去，蒲天河揭帘而入，就见丁大元正坐在一张太师椅上，用笔在练着字，神情甚是悠闲！

他穿着一袭宝石蓝色的短袄，头上戴着一顶便帽，正直悬着手腕在写字。

蒲天河本不便奉承人，可是此刻身份，却不得不有所迁就，他当时硬着头皮叫了声：“大爷，唤我么？”

丁大元鼻中哼了一声，并不立刻回过身来，直等他写完了一行大字之后，才搁下笔杆，双手台着搓了一下，慢慢转过了身来。

蒲天河近看这丁大元，厚额凸腮，肤色微黑，骨格十分奇特。他一双太阳穴微微凸起，双目炯炯有神。

只要内行人，一眼也就可以看出来，此人身上是怀有特殊功夫的。

他乍然看见了蒲天河，不由怔了一怔，一双浓眉微微一皱道：“你就是新来的花匠？”

蒲天河点了点头，丁大元上下打量了他甚久，道：“你叫什么，今年多大了？”

蒲天河讷讷道：“我姓钱叫钱来旺，二十五岁了。”

丁大元在一张太师椅上坐了下来，道：“是谁介绍你来的？”

蒲天河讷讷道：“钱小娟是我妹子，是她介绍我来的。”

丁大元口中“唔”了一声，点了点头，又问道：“你练过武没有？”

蒲天河咳了一声道：“不瞒大爷，早先在老家，跟一个镖行里的师父练过一两年，谈不上什么功夫。”

丁大元一双瞳子，在他上下转了一转，冷冷道：“恐怕不止一二年吧？”

蒲天河一笑道：“大爷真会开玩笑，我还能有什么真功夫？”

丁大元鼻中哼了一声，遂言归正传道：“我最喜欢花，你既然过去是开花儿市的，那就再好不过了，靠墙那一溜冬青树的叶子都该剪了，你明天好好把它理一理。”

蒲天河答了一声：“是！”

丁大元又点了点头道：“昨天蒋小姐来要几盆水仙，指定要你给她送去，你马上就过去吧！”

蒲天河又答了一声：“是！”

丁大元就揭开了门帘子，率先走出，蒲天河方一踏出门外，忽见那丁大元猛然一个转身，双手竟自向着自己双肩上按来。

蒲天河不由大吃了一惊，可是忽然他又明白了。

丁大元双手向下一按，拍了个正着，就见蒲天河口中“啊唷”一声，噗通！就坐了下来。

他仰着脸，佯作吃惊道：“大……大爷饶……饶命！”

丁大元“噗哧”一笑道：“你这还叫练过武呀！我是随便跟你闹着玩的，起来走吧！”

蒲天河赶忙爬起来，跑了出去。

就听得那丁大元在他背后，呵呵大笑不已。

这首次一关，总算平安度过，蒲天河不禁有些恼怒，虽说是自己的伪装，瞒过了他，可是却也感到有些不是味儿。

他回到了园中，找了四盆半开的水仙，心中忖道：“那蒋姑娘，又何必要我亲自送去呢？”

于是，他不禁又想到昨夜她所说的话，更不由心中有些蹊跷。

无论如何，自己这一趟是非走不可了。

他用一根绳子，把四盆花系在了一起，又带了几样剪花的工具，直向白龙阁外走了出去。

不想，才出得白龙阁，迎面就见那个小娟，同着两三个小姑娘笑着走来，老远的看见他，就叫道：“大哥，大哥！”

蒲天河只得答应了一声，小娟忙跑过来，道：“你这是上哪去呀？”

说着又向她几个伙伴介绍道：“这就是我哥哥钱来旺！”

又向着蒲天河一眨眼，道：“这是我几个姐妹，她们都吵着要我带她们来瞧瞧你！”

几个小丫环都用手绢捂着嘴哧哧的笑，蒲天河也不理她们，就道：“大爷叫我给小姐送花，我也弄不清是什么地方？是哪一个小姐？”

小娟一笑，白着他道：“你可真是！老庄主就只有一个小姐，还能有几个呀！来，我带你去！”

其中一个叫杏花的丫环，一跳道：“这就对了，我们小姐方才还在说呢，怪送花的怎么还不来，原来是指的你呀！来吧，你跟我走就是了。”

小娟就笑道：“对了，看我都忘了！”

说着就对蒲天河道：“这杏花姐姐，就是小姐的跟班儿，你就跟她去吧！”

蒲天河道了声谢，提起了花盆，杏花边跳边跑的在头前领路，二人一前一后的穿过了广大的庄院，来到了一片竹林子！

蒲天河这才注意到，原来自雪山庄竟是如此大的地方，亭台楼榭，山石树花，无不全有。

二人来到了竹林前，杏花就停下来，回过身来道：“你累了吧，歇一会吧！”

蒲天河连道：“不用！不用！”

杏花就用手推开了一扇竹门，眼前现出了一道蜿蜒的鹅卵石小道，道路

两侧，种着两条麦冬草，青葱葱的甚是可爱！

就在小石道的尽头，耸立着一幢，全系花岗石所砌成的小楼，绕楼栽种着数棵老松。

这地方看起来，却又比白龙阁雅得多了。

这时在楼前石阶上，立着一个二十上下，一身雪白衣裙的标致姑娘。

这姑娘高高的身材，秀发披肩，腰上扎着一根红绦，只见她面似粉玉，唇如朱砂，一双蛾眉微微的向上扫着，看来确是一个美人胚子。

这时她正调弄着架子上一只巨鹰，那只大鹰连连扇着翅膀，口中发出一连串“叭叭”的叫声。

蒲天河一眼已认出了，这姑娘就是昨夜暗中所见之人，那只大老鹰，也正是昨天晚上所见的那一只！

这姑娘见二人来到，含笑走下了石阶，道：“是丁大爷叫你送来的吧！你放下来。”

蒲天河答应着，把花盆放下，这位蒋姑娘姗姗走过来，低头闻了闻，吩咐身边的杏花道：“你把丁大爷送来的这四盆花，放到楼上平台上去！”

杏花答应着，捧花而去。

这位蒋小姐，含着一种神秘的微笑，看了蒲天河一眼，道：“你这是何苦来？”

蒲天河一怔，讷讷道：“小姐你说什么？”

蒋小姐杏目向他一瞟，半笑半嗔道：“算了，在我面前，你还装个什么劲？你这点鬼把戏，还瞒得了我么？”

蒲天河不由面色一红，这话真不知是从何说起。

在他没有明白这姑娘的底细之前，他怎能坦白承认一切，当下只得装糊涂到底，道：“大爷说小姐的园子有花要修理，请小姐吩咐！”

蒋小姐闻言，狠狠的白了他一眼，有些个气笑不得，正要说话。

这时杏花走过来拿花，这位蒋小姐鼻中哼了一声，道：“你带了东西来没有？”

蒲天河答应了一声，道：“带来了，请小姐吩咐！”

蒋姑娘点了点头道：“很好，你跟我来！”

蒲天河内心发毛，只得提起了东西，跟着她走到了后院，只见后院是一个美丽的大花园。

园子里有各色奇花，在一个满生了冰莲的池子里正有一双鸳鸯在水中游着。

空气中所传来的，是一阵阵的清芬，沁人心神。

蒲天河就道：“小姐是要整理这池子里的莲花么？”

这位蒋姑娘望着他冷冷的道：“好吧，你要修理就修理吧！”

蒲天河答应了一声，拿出了剪子，走到池边，见池内莲花，有些个怪异！这种奇形莲花，他本就是第一次得见，怪的是在花茎之上，却满缠着一种红色细草，互相纠葛，交缠不清。

他就用剪子，想把那些绕在花茎上的乱草剪去。

不想方剪了一下，就见那位蒋姑娘冷笑了一声，道：“算了吧，你还是停下来吧！”

蒲天河窘笑道：“这些乱草不除去，花是长不好的！”

蒋姑娘噗哧一笑，道：“什么乱草？”

蒲天河用剪子指了一下，这位姑娘杏目一转，面带笑靥，道：“这是天山的‘暖红香’，如无有它们，这些莲花岂不早就冻死了，如何能够剪得？”说着情不自禁的笑了起来。

她笑声清脆，就像是雪天里一串铃声，那么悦耳，那么令人心醉。

蒲天河在她笑声里，大大感到发窘。

这位姑娘，似乎也有些不大好意思，她收敛了笑声，道：“算了吧，我的花匠，你别装了！”

蒲天河这时真连头也不敢抬了，他尤其是不敢接触对方那双眼睛，在对方那双明媚的目光里，自己似变得更不会说谎了。

这时，这个芳名叫蒋瑞琪的姑娘才走近了他，她含着微笑道：“你是叫蒲天河吧？”

蒲天河大吃了一惊，猛地抬起了头。

蒋瑞琪蛾眉微舒，浅笑道：“对不起，我说错了活，应该叫蒲大侠才对！”

蒲天河退后一步，剑眉微分道：“姑娘如何识得在下底细？”

蒋瑞琪一笑道：“自你一来，我就知道了。”

蒲天河愈觉惊奇，遂见她嫣然笑道：“不是我说你，蒲大侠，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只凭你昨儿晚上那种冒失的情形，你就有性命之忧！”

蒲天河面上讪讪道：“如此说，昨夜姑娘是有意掩护我？”

蒋瑞琪望着他，半嗔半笑道：“谁说不是！你也许不知道我这位师兄，他那一手‘千手菩提’之下，很少有人能逃活命！”说到此，冷冷一笑，有些气恼的道：“昨夜如不是我去得正是时候，只怕你就难免为他所伤，如果你为他暗器所中，就是我父亲的解药，只怕也救不了你……”

蒲天河不由面色大惭，向着她抱了抱拳道：“如此说来，姑娘是我救命恩人，请受我一拜！”

说着深深行了一礼，不意蒋瑞琪却闪向了一边。

这时她脸上，又恢复了先前喜悦表情，笑瞅着他道：“我可不敢当，蒲大侠，你来到我们这白雪山庄，按理说，我是该好好招待你一番才是，只是看你这样子……”

蒲天河叹了一口气，道：“谢谢姑娘美意，眼前我身份不变，尚乞姑娘不与点破才好！”

蒋瑞琪一笑道：“你大可放心，我如有意擒你，昨夜就不救你了！”

蒲天河奇怪的望着她，讷讷道：“我与姑娘素昧平生，姑娘如此恩待，又系为何？”

蒋瑞琪一笑道：“老实对你说吧，我是受娄姐姐所托，在此照顾你，她并且要我助你一臂之力，只是……”

说到此，秀眉微皱，左右看了一眼，小声道：“到底是什么事呢？”

蒲天河不由暗中道了一声：“惭愧！”

同时，他脑子更弄得糊涂了，当下顿了顿道：“姑娘所指莫非是沙漠之虹娄小兰姑娘不成？”

蒋瑞琪莞尔笑道：“自然是她了，她是我生平挚友，所以这件事，我也就破格的放在了心上！”

蒲天河面色不由微微一红，他真不明白，那娄小兰怎地神通如此广大，自己一举一动，她居然了若指掌，看来，自己受她的恩惠，是终身也偿不清了。

想到此，内心不免有些郁郁不乐。

蒋瑞琪目光在他身上转了一转，浅浅笑道：“我那娄姐姐，一生冰清傲骨，从不愿管人闲事，想不到今日为了你专程托我，可见她对你……”

蒲天河不由苦笑道：“姑娘不要取笑，娄姑娘对我深恩，我今生必当偿还于她，我对她是很感激的！”

蒋瑞琪杏目向他望了几眼，芳心由不住暗自赞叹道：“娄姐姐真是好眼力！”

想着，她一笑道：“你不必再说了，你的心意我那娄姐姐焉能不知？只是她叫我相机助你，可是到底为了什么事，我还不知道呢！”

蒲天河叹了一口气道：“此事说来话长，姑娘既然见问，待我从头说起就是，只是如果为人听到……”

蒋瑞琪左右看了一眼，道：“你大可放心，这里没有外人敢擅自闯入，你只管说就是！”

蒲天河见对方一片诚意，料必没有虚诈。

他于是长叹了一口气，把失珠前后经过，详详细细说了一遍，甚至于雪地葬父，以及结识娄氏兄妹经过，也一字不误的道出。

不过，其中只是略了与丑女见面一节。

蒋瑞琪听完之后，低头思索甚久，她面上隐隐带出了一些愤怒之色。

当下冷冷一笑道：“原来是这样，想不到丁师兄竟然敢瞒着父亲，做出此事……”

说着，鼻中冷哼道：“蒲大侠你请放心，五岭神珠既是你家传之物，又经比武通过，理当为你所有，任何人也不能存下非分之想，丁师兄何能例外！”

她暮地站起身来道：“此事我代你禀明父亲，不怕他不交出来。”

蒲天河见状忙道：“姑娘千万冒失不得，此事怎敢惊动令尊，如姑娘允许，此事还是由我自己处理才好！”

蒋瑞琪回过身来，怒气微息，叹了一口气道：“你说得也是，此事实是在不便声张！”

她说着倚身于一方巨石，冷笑了一声道：“此事如果父亲知道，那丁师兄也必不承认，仍是拿他无法，倒不如由你我暗中下手，把那珠子盗了过来，也叫他吃个哑巴亏！”

蒲天河含笑点头道：“我的意思也正是如此，如有姑娘暗中相助，此事必定成功！”

蒋瑞琪回嗔作喜，浅浅笑道：“不过这么做，也实在太委屈了你！”

说着眸子望着他身上那一身衣服，忍不住低头一笑，蒲天河也不禁窘笑道：“这也是无法子的事，否则怎能近身。”

蒋瑞琪嗔笑道：“也亏了小娟那个丫头妮子，要不是她这个主意，你只怕身形也瞒不住了！”

才说到此，就见杏花在园外探头道：“小姐，二少爷来了。”

蒋瑞琪答应了一声，蒲天河忙自低头用剪子剪着附近的花树，就见园外走进一个二十四五岁、神采飞扬的少年，进园之后，笑道：“小妹，你在这里做什么？”

蒋瑞琪手指着蒲天河道：“丁师兄派这个花把式来为我整理园子，我就便指引他该怎么做。”

这少年向着蒲天河望了一眼，道：“正好，我院子里的花树也该修剪一

下了！”

蒋瑞琪忙打笑道：“你又来了，我这里还忙不过来呢！”

那少年一笑道：“好！好！我另外再找人就是了！”

说着上前几步，含笑道：“父亲寿期不久，大哥已备好了一份精致寿礼，我一时想不起来，因你的点子多，所以想找你商量一下，我二人合送一份如何？”

蒋瑞琪摇手笑道：“那怎么行呢？我们还是一人一份，否则岂不叫大哥比过去了？”

少年长眉微蹙，道：“这件事我实在是为难，你是知道的，我平日最不善收藏东西，普通的东西又如何拿得出手？我可真没有主意了！”

蒋瑞琪嘻嘻一笑道：“二哥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放着木老前辈在，却不去请教，问我作甚？”

少年一怔，遂喜道：“唉呀！你不提起我都忘了，真是！”

他说着又皱了一下眉，道：“……父亲要是知道了，那怎么办？”

蒋瑞琪微微笑道：“二哥，你这个人真是，莫非你不知爸爸对木老前辈已改变了旧观，他何尝不知道我们常常去找他聊天？不过是装着不知就是了！”

少年微微一笑道：“好吧，我就去找他！”

蒋瑞琪这时笑向蒲天河道：“你还没见过吧，这是我二哥蒋天锡，还不上来见过？”

蒲天河心中一动，才知来人原来就是老魔蒋寿第二个儿子蒋天锡，他昔日曾由娄骥口中得知，此人为人不恶，所以对他早已存有结纳之心。

只是此刻，自己身份不同，又不便明言。

当下忙上前行了一礼道：“参见二爷！”

蒋天锡看了他一眼，含笑点头道：“不要多礼……我本想请你去为我整理一下花园，既然你忙，也就算了！”

说着点了点头，回身匆匆而去。

蒋瑞琪容他去后，才向蒲天河道：“我这位二哥，为人最是急公好义，他和娄骥交情最好，只是为人太过直爽，此事如果被他知道，必定会闹得满城风雨，所以还是先不要他知道的好！”

蒲天河本想问起昨夜房中留字之事，可是话到口边，临时吞忍住了，当下讷讷道：“姑娘如无别事，我也该告辞了。”

蒋瑞琪想了想，遂点头道：“好吧，你如有事随时来此与我联络就是，这件事我必暗中为你留意，你不可操之过急。”

说着，又想起一事，道：“除了这件事以外，这庄内其他事，你最好别管，尤其我父亲所居的‘玄雪轩’你最好也不要进去，一旦为他发现你是外人，到时只怕我也无能为力！”

说到此微微一笑，翻着那双大眼睛，瞟视着蒲天河，道：“我父亲武功之高，当今天下少有，他老人家一生疾恶如仇，老来仍是未改，你要注意才好！”

蒲天河微微一笑道：“姑娘放心，我记下就是。”

说着向她微微抱了一下拳，径自向外行去，蒋瑞琪目光中，这时流露出无限关爱之情，一直目送着他消失在门外，才转回房内。

她那一粒处子芳心，自见过这陌生的少年之后，就像是一池平静的水，

忽然为人投下了一粒石子，浮起了无限涟漪，久久不能平息。

蒲天河蓦然的来临，他那英俊的仪态，豪爽气质，首次使她感觉到一种异性的美，一种莫名的吸引力，使得她无形之中，竟自偷偷地对他产生了无比的好感。

她又哪里知道，由于这个人的来临，今后竟使得白雪山庄之内，泛出了滔天的大波，这却是她今日所未曾料得到的！

深夜，窗外下着毛毛细雨，风把窗子吹得开开又合上，发出哐哐的响声。

蒲天河紧紧扎好了长剑，用一方布巾，把头包了包，仅仅露出了双目在外。

今夜——也正是他来此的第五天了。

五天以来，尽管是夜夜观察，可是一无所获，所以他定下心来，今夜无论如何，也要大胆的查一查了。

他轻轻的翻出窗外，并且小心的把窗子带好，正要窜身纵出去，忽然，他却意外的发现了一条身影。

这条影子，高高的拔起，却轻如落叶似的飘下来，落在了一座茅亭的顶尖之上。

细雨纷纷中，蒲天河隐约的可以看出，来人是一个矮小身材，身着黑色衣服的人。

蒲天河忙把身子向下一缩，就见这个人在亭顶上左右看了几眼之后，右手向后招了一下。

随着他手势，就在花墙的另一头，暮地又拔起了另一条影子！

这条身影，是用“八步凌波”的轻功绝技，只不过两个起落，已来到近前。

他身子蓦地向下一翻，施出了一招“雪里翻身”，已翩若惊鸿似的落在了先前那人身边。

二人身形这么一并排而立，蒲天河不由吃了一惊，心中顿时也就知道是谁了。

他由不住暗暗冷笑了一声，心说：“你二人来得太好了，我正愁一个人无所发现，你兄弟来了倒是为我省却不少麻烦！”

这所来二人，并非外人，竟是柳玉、柳川。他二人如此雨夜来临，料必是有什么隐秘勾当了。

蒲天河一声不响的隐身檐下，同时注意这两个人。

就见二人互咬了一下耳朵，打了个手势，其中之一，就倏起倏落，像燕子似的穿了过去。

剩下的另一个，却向下一杀腰，直向丁大元所住之处白龙阁，猛扑了过去。

蒲天河猛地一个飞身，拔上了一堵假山石，就见前行之人，这时已纵上了阁楼的瓦面之上。

在湿淋淋的瓦面上，这人身法奇快，一溜烟似的已窜到了阁楼另一座檐头。他那不足四尺的身子，在转过脸的时候，蒲天河已认出了他是柳玉。

就见他用那双矮小的腿，向着一扇窗户微微一分，已把瓦檐上一扇天窗支了开来。

在刷刷的细雨声中，他这种动作，竟是没有发出来一点声音。接着他身子就像一只元宝似的翻了进去，蒲天河身形紧紧跟随其后，也来到了天窗附

近。

他略事犹豫，也就大着胆子，翻身由窗外入内！

这种动作，真可说是相当冒险，他吸胸缩腹，气贯周身，整个身子翻了进去，没有带出一点点声音。

眼前是一条长长的过廊，柳玉已到了廊子的那一头，正在试着用双手轻轻推着一扇风门。

蒲天河不由暗暗吃惊道：“这家伙好大的胆！”

思念中，那扇风门，已为柳玉轻轻弄开。

他那矮小的身子，只向门内一滚，已翻了进去，蒲天河这时却不便过于接近，只远远的监视着他的动作。

由外面看过去，蒲天河认出了，这是丁大元的内书房，心中不由暗忖道：“莫非那颗五岭神珠，竟会藏在这里？这也未免太难令人相信了！”

正当他心中举棋不定的当儿，一扇房门被推开了，丁大元冷笑而出。

他走到书房门口，冷声道：“柳二弟，出来吧！”

蒲天河不由大吃一惊，这实在是一个尴尬的场面，他真不知柳玉怎么下台！

丁大元这时似乎已有些发怒，愤愤的道：“柳二弟，还要愚兄亲自接你出来不成？”

他说完这句话，忽然书门前人影一闪，柳玉已当门而立，他发出一声怪笑，勉强抱拳弯下腰来，道：“大师兄，你好尖的耳朵！”

丁大元冷冷一笑，只见他慢条斯理的点燃了一边的一盏挂灯，室内大明。

然后他回过身来，慢吞吞的道：“柳二弟，你深夜造访，有何贵干？”

柳玉捂着嘴咳了一声，频频苦笑道：“大师兄，你是聪明人，何必一定要我出丑呢？得啦，你高抬贵手，叫我走吧！”

说着向前就走，丁大元横身一拦，挡在了柳玉身前，只见他面色蓦地一沉道：“二弟，话可要说清楚，你深夜来此，必有所为，如果你认为我这个师兄好欺侮，那可是弄错了人了！”

柳玉味的一笑，脸上很不带劲儿。

他十分发窘的道：“大师兄，小弟斗胆也不敢对大师兄不礼貌……得啦，你叫我走吧！”

丁大元不由发出一声冷笑，阴森森的道：“不行，今夜你不能走，既然你眼睛里，不把我这个师兄放在眼中，我也就不讲情面了，你同我去见师父去……”

说着嘿嘿一笑道：“白龙阁乃师父藏放白龙经卷之处，愚兄受师所托嘱，暂为看管，因领有师命，任何人不得私自翻阅，柳二弟，你莫非不知道么？”

柳玉闻言，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气，心说：“好厉害的丁大元，你竟然用这大帽子来加之于我！”

想到此，顿时脸都气白了。

他那一双黄焦焦的鼠眉，向两边一分，冷笑道：“大师兄，你不要诬赖好人，小弟焉敢来偷窃经卷？师兄你未免加罪于人了！”

丁大元哈哈一笑道：“愚兄既领有师命，负责看管这些经卷，任何人也不得例外。柳二弟，此事只好公事公办，我们还是到师父那里去一趟，有什么理由，你去对师父分辩就是！”

暗中窥视的蒲天河，看到此，不由暗自咬牙不已。

他暗忖着这丁大元，分明假公济私，竟然假借如此一项罪名，想铲除异己，其用心确是险恶之极！

柳玉焉能不知丁大元的用心，当下闻言嘿嘿一笑，后退了一步，道：“大师兄，小弟来意，只怕大师兄心里有数，可是却与白龙经卷无关！”

说到此，他似乎是强忍着心内的愤怒，频频冷笑道：“师兄你又何必加人以窃经卷之罪，更不必为此惊动了师父，大师兄，你还是让我走吧！”

丁大元哈哈一笑，道：“柳二弟，你也未免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倘若那白龙经卷有所遗失，这个责任愚兄可是担当不起。二弟，你有话还是对师父说吧！”

说着上前一步，目射精光道：“柳二弟，咱们走吧！”

柳玉狂笑了一声道：“师兄你一定要我去见师父，我如把所知的一切说出来，师兄，只怕你也……”

丁大元怪笑了一声，打断了他的话，道：“愚兄我莫非还有什么把柄落在你的手中不成？真正是笑话了！”

柳玉怪眼一翻，频频冷笑道：“师兄，那颗五岭神珠，如果师父知道，只怕……”

说到此，他发出了一阵低笑，接下去道：“……那时候，只怕师兄落了一场空吧？”

丁大元锐目一翻，怒道：“什么神珠不神珠，柳二弟你说些什么！”

柳玉嘿嘿一笑道：“大师兄，你又何必装呢，这件事我早知道了！”

丁大元哈哈一笑道：“一派胡言！你又有什么证据？”

柳玉怔了一下，嘿嘿笑道：“铁手丐贺天一，就是一个很好的证人！”

丁大元森森一笑道：“兄弟，你错了，贺天一这个人我根本就不认识，你既如此说，想必知道那人在何处了？”

说到此，面色十分狰狞的道：“你知道他在哪里么？”

这么一问，柳玉顿时变得哑口无言，他头上青筋暴跳，呐呐道：“我早晚会查出来的！”

丁大元一声怪笑道：“兄弟，你在我面前玩这一套，还差得远，你可知道诬控师兄，在师门中是罪加一等么？”

他说着双手一搓，冷冷叱道：“柳二弟，莫非愚兄之言，你竟敢不听么？”

柳玉这时一双黄眼四下乱瞟不已，他头上的短发一阵阵颤抖着，丁大元冷冷一笑道：“二弟，你如敢对我下手，那可是自讨苦吃！”

说着双掌在胸前微微交叉，一步步向前逼去。

就在这时，只听得室外一声断喝道：“姓丁的，不要欺人太甚！”

话声未落，“哗啦”一声巨响，一扇雕花的楠木窗子，竟被打了一个粉碎。

紧接着，“嗤”地飞来了一片瓦，直向着丁大元面上飞去。

丁大元一声狂笑道：“好东西！”

他右腕一翻，已用“托掌”，把这面飞凌而来的瓦片，接在了手上。

可是那柳玉却在这时一声怪笑道：“大师兄，小弟告辞了！”

他猛然双掌一错，用“龙形乙式穿身掌”的身法，猛的穿窗而出。

丁大元一声叱道：“打！”

只见他右腕一翻，竟把掌上的这片瓦打了出去，直取柳玉后背。

可是却在这时，飞来了另一块瓦，迎着丁大元所发出的这一块，“叭”

一声，撞了个粉碎。

柳玉却借此得以脱身，他落身在阁楼偏房的瓦面之上，身形倏起倏落的飞驰而去。

丁大元这时一声怒吼，猛地纵身而出，可是“天山二柳”，身手究非泛泛，早已逃离到别院之中。

打量着眼前情形，他自知已失了先机。

当下气得频频冷笑不已，只听他自言自语说道：“便宜你们两个了，就凭你们那点心术，还想动我的念头，休想！”

蒲天河这时，已在混乱中，穿窗而入，故而丁大元所说的话，字字听在耳中。

就见那丁大元在细雨之下，来回的踱着，仿佛是在考虑着一件事情。

遂见他猛地翻身纵入窗内顷刻又出，展开身手直向白龙阁外飞纵而出。

蒲天河这时自然不会再放弃追踪，遂也展开了轻功提纵之术，一路尾随了下去！

前行的丁大元，身形一经展开，真如脱弦之箭。

可是蒲天河更非弱者，他身子紧紧随着丁大元，保持着五丈以内的距离。

这时就见丁大元驰到了一座广厦之前，他的脚步忽然放得慢了下来，并且不时的左顾右盼，像是怕为人所发现的样子。

蒲天河也就更注意自己的身形，不为他发现。就见丁大元绕过了这座广厦，直向一座小桥行去，桥下系着几只小船。

蒲天河没有想到，这地方居然还有一道小溪。丁大元这时已登上了一只小船，他轻轻运桨，一路划了下去。

蒲天河这时愈发动了好奇之心，跟踪到此，自无中途而废之理。

当下他咬了咬牙，也纵身上了一叶小舟，远远的靠着溪边尾随而下。

不久，就见丁大元，把小舟靠在了的一座石桥附近，他回身看了一眼，竟然没有发现什么，接着就纵上了这座小石桥。蒲天河等他去了远了，才敢纵身而上。

这是一片十分荒芜的废园，尽管是花树遍植，却疏于管理，满地都散落着枯枝败叶，森森的林木，交织成大片的阴影，潮湿的气味很重。

丁大元这时竟顺着一条小道直驰了下去。

在废园正中，耸立着一幢歪斜的木造楼，其上纠葛着无数怪藤，显然是早已无人居住了。

丁大元来到了楼前，并不进入，却偏身向一座枯亭行去。蒲天河这时借着树林子的阴影，可以大胆的走近他身边。他看见丁大元在亭前停住了脚，然后又回头看了一眼，就见他双手向着亭柱之上用力一推！

只听见“沙沙”一阵细响之声，那座茅亭，竟为他推到了一边。

蒲天河不由心中一惊，亭子推开之后，突现出了一片灯光。灯光并且清楚的照见了几磴石阶，通往地下，仿佛是一个地下室一般。

这时候，却闻得一个十分苍老的声音，由地下传出来，道：“是哪一位，这么晚了还来找我的麻烦，我老人家可是要休息了！”

丁大元面上现出了一片冷笑，拾级而下。

俗语谓：“不到黄河心不甘。”

本着这种心理，蒲天河大胆的来到了亭前，他竟然也顺着石阶走了下去。

这时，他鼻中闻到了阵阵的潮湿味道。

同时，他目光中接触的灯光，也渐渐的强了。

这真是一件令人想不到的事，石阶下通着一道窄狭的廊子，到处都是伸出来的石块，两盏豆油灯，放在石块之上，光影闪烁不已。

廊道的尽头，通着一间石块砌成的广室，那强力的灯光正是由其内传出。

这时，那间石室里，传出了一阵冷笑，仍是先前那个苍老的声音道：“丁大元，你这孽徒又捉弄我来了么？”

丁大元在他说话之时已走了进去，他冷冷的道：“老怪物，你猜得不错，又是我来了！”

蒲天河倚身门边的石块之后，偷目向这间石室内望去，他不禁吓了一跳。

只见这间大石室内，陈列着几样简单的东西，地上铺散着一堆枯黄的稻草。

就在稻草堆上，坐着一个形容枯萎的高瘦老人。

这老人的容颜，看起来可真是有些吓人，只见他生着一张长形的马脸，双瞳下垂，形成肿肿的两粒圆核，瞳子微呈黄色，但是光采炯炯。

他生着一双大而厚的耳朵，耳肉下垂几可垂肩，周身上下，看来瘦无两肉，只是一片惨白。

他身上穿着一袭肥大的袍子，质料甚是高贵，可是却烂成千疮百孔，一条条一片片挂在身上。

老人还赤着双足，可是在他右脚跟处，却有一条拇指粗细的链子锁着他。

同时在他的左手上，也有同样的一条链子锁着。

两条链子一上一下，却不知连接何处，深深的陷入石内。

由于链子的尺度相当长，老人也就可以作一些有限度的活动，可是不过在两丈之内，两丈以外，也就不行了。

老人生着白白的两道寿眉，头上的头发早脱光了，形成一颗亮光闪闪的脑壳，他的岁数也相当大了，大约在七十与八十之间。

在他身旁有一个大石槽，槽内满盛清水，另一个石槽内，却放着一些地瓜野薯首乌之类的东西。

另有一个石格，垂着一张帘子，其内传出淙淙的水声，可能是专为他所设置便溺的地方。

这老人，就像是一个死牢中的囚犯，事实上也差不了多少。

在他正面的一座石块之上，放着一个大碗，碗内有数股灯捻，燃着很亮的灯光。

石墩上，画着一幅棋谱，其上着有十数粒棋子，他似乎正在一个人独自思索着棋路，手上尚拿着一粒棋子。

这时他紧紧皱着眉，正面的看着丁大元，现出一副恼恨的样子，怪声道：“丁大元你听着，就是蒋寿老儿，对我老人家。也要敬重三分，你这个徒弟，可比师父还厉害，你说，你到底要怎么样？”

丁大元似乎不大敢把身子接近他，离着他有三丈远，闻言后，他带出一副伪装的笑容，道：“木老前辈，我上次跟你所谈之事，还要请你三思才好！”

他耸了一下肩膀道：“这件事是利己利人的，你老人家又何乐而不为？”

老人发出一声嘶哑的笑声，道：“你真是妄想了，想当初你师父对我百般苦求、利诱，我都没有答应他，因此才会有今日下场，现在十年限期已不远，他到时候是非放我不可，我又何必要你来做人情？”

丁大元嘿嘿一笑道：“老前辈，你太天真了，我想，如果不是我有此好

心救你，这一辈子，你休想活着出来，师父的手段，你莫非还不知道么？”

老头儿怪眼一翻道：“蒋寿不是这种人，你休要再想说动我，我老人家也不愿再跟你多费唇舌，你请吧！”

丁大元森森一笑道：“木老前辈，你这是何苦？其实你那一批宝藏，我也不想全吞，只要分我一半也就行了！”

老人伸出手指，算了半天，冷冷笑道：“你以为一半是一个小数目么？哈……”

他狂笑了一声，趾高气扬的道：“一半的数目，也足够收买你们这白雪山庄十个也不止了，凭你也配？”

说着挥了挥手，怒道：“快走，快走，少惹我生气，什么都好谈就别谈钱！”

丁大元狞笑了一声道：“好好劝说，你不肯听，说不得要给你尝些苦头了！”

老人怪眼一翻，冷森森的笑道：“丁大元，你还要讲打么？”

说着他扬了一下手，手上铁链子，发出了哗啦的一声响声，然后他嘿嘿怪笑道：“你以为我老人家手脚上有了这玩艺儿，就好欺侮了，小子，你不妨来试试看！”

丁大元哈哈一笑道：“哪一个要跟你动手？”说着他冷笑了一声，自怀内取出一个纸包儿，慢慢打开来，其中竟是一枚鹅卵大小的黄色草球。

丁大元嘿嘿一笑，扬了手上的草球一下道：“木老前辈，这东西你可认得么？”

老头儿本是一脸不在乎的味儿，可是当他目光一接触到这件东西，不由立时神色大变，全身战抖了一下，呐呐道：“你……你是哪里弄来……的？”

丁大元哈哈一笑道：“老头儿，你是尝过这东西滋味的，要不要再来一个？哈哈……”

老人忽地站了起来，愤愤的道：“是你师父告诉你的？”

丁大元冷笑了一声道：“这种艾草球，到处都有，随处可采制，老头儿，你要是不答应，我就点着一个让你尝尝新，如何？”

老人这时气得咬牙切齿，他怒吼了一声，道：“你是作梦！”说着运用两手，呼呼的劈出了两掌。

可是丁大元似已早知道他会有此一手，当时身子向后一靠，已隐在了一方巨石之后。

老人掌力，劈在石面上，击出了满空的碎石屑子，像雨点似的落下来。

这种掌力，使得暗中的蒲天河大吃一惊，他真没有想到，这外表如此萎弱的老人，竟然会有如此惊人的掌力，真令他望之咋舌！

一掌未中，老人却发出类似哀求的声音，道：“丁大元，你不要胡闹，我老人家可是要叫了！”

丁大元闪身而出，哈哈笑道：“你随便叫吧，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我要不给你一点厉害，谅你是不知我是何许人也！”说着就见他把手上的那枚艾草球，就着壁上的灯光点燃，信手一抛，落入一个石槽之内。

立时就有大股的黄烟，自石槽内升起。

老人发出杀猪似的一声怪叫道：“好小辈，你要这么的摆制我，我是要骂你祖宗八代……”

话声未完，却为一阵厉咳之声取而代之。

丁大元见状耸肩笑道：“老头儿，这是你自己我的，明天此时我再来听消息，也许你会想明白了！”

说着，冷冷一笑，遂自掉头而去。

那老人咳得更厉害了，似乎气都喘不出来的样子，一面大声吼道：“小子……你好狠……咳……咳！”

等到他喘过气来，丁大元早已走得无影无踪。

这时他狂叫道：“救命……救命……”

蒲天河在暗处，只见他鼻涕眼泪，淌得全身都是，那种张着大嘴猛喘的样子，看起来真像是要死了一般。

他哑着嗓子大哭大叫道：“老天爷……快来救救我吧……”

然后，他用力的发出掌力，骤击着空气中的黄烟，只是浓烟时分又聚，饶你有天大的本领，也是莫可奈何！

眼看着他翻下了身子，肚皮翻天，口中狂吐着白沫，喘得就像是一只牛！

蒲天河实在忍不住了，当时猛地纵身而出，扑到了石槽前，拣出了那燃烧着的艾球，两脚踩灭，他自己却也呛得热泪滚滚而下！

第六章巧遇良师

蒲天河目睹如此情形，实在是忍无可忍！

虽然他如今身份，不便多管闲事，可是看那老头那种痛苦的样子，使他大为同情。

他忍不住纵身而出，在浓烟弥漫里，找到了那发着滚滚黄烟的艾球！

原来那枚艾草球，是藏在一个大石凹内，是故木老头儿凌厉的掌力，无法把艾草球震出来，更无法使之熄灭！蒲天河找到了这枚艾草球，迅速的用脚踏灭，他本人也不禁发出了一串咳嗽声。

室内的黄烟渐渐稀薄，老人就像是一块死肉似的，瘫在稻草堆上。

他长长的喘了一口气，好像是才由死神那里归来，继而睁开了眸子，长长吁道：“呛死我了……要命的小王八蛋，你算……真狠！”

说着又打了两个喷嚏，才把目光移向蒲天河立身之处，当他发现到蒲天河立在身边时，不由吓得怪叫了一声。只见他身子猛然一个急翻，足上的链子哗啦一响，他已坐了起来。

蒲天河方才已看见他的掌力，知道此老武功极高！

这时见状，只以为他会不利于自己，吓得后退了两步，老人一声叱道：“站住！”

蒲天河微微一笑道：“老前辈不必惊吓，我没有恶意！”

老人目光在室内转了转，面上带出惊异之色，道：“那东西是你弄灭的么？”

蒲天河点了点头，老人面上立时带出了一种欣慰感激之色，他用破烂的袖子，把脸上的鼻涕眼泪擦了擦，破涕为笑道：“小子，这么说，你不是丁大元一路的了？”

蒲天河摇了摇头：“不是的，我只是寄居在这里的一个外人！”

老人倾耳向外听了听，作了一个手势道：“坐下来，这时候是不会有谁来的。”

说着他伸出右手小指，用过长的指甲，把灯内捻子挑出了些，一时光华大作。

蒲天河在灯下打量这个怪异的老人，真不禁有几分害怕！同时老人的身世、遭遇，还是一个谜！

他在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这老人上上下下看了他一阵之后，发出了一阵怪笑，道：“一点不错，你不是白雪山庄里面的人，你来到这里是做什么的？”

蒲天河微笑道：“我来此之事，暂时恕不奉告……”老人低笑了一声，举起一只手，在头皮上扣了一阵子，然后在灯下弹了弹，发出“波波”之声。

他这种表情，似乎已把方才的痛苦全忘了，剔了一会儿指甲，他眯着一双细目笑道：“你叫什么？”

蒲天河想了想，一笑道：“我的姓名，老前辈最好也不要多问，总之，我不是这里的人，你老人家请放心！”

老人搓了搓手，笑道：“好！这样我就放心了！现在你告诉我，你找我有何事吧？”

蒲天河摇了摇头，道：“我只是一路跟随丁大元，才来到此地。”

说着他剑眉微蹙，道：“看你样子，像是一个武技甚高的武林前辈，只

是你怎会被关在这地洞里，弄成这个样子？”

老人双手一舞，发出了一声怪笑。

那种笑声，乍听起来，真有几份像夜猫子在叫唤，由他的表情中看来，他似乎已有几分愤怒，当下笑声一敛，他望着蒲天河森森的道：“小朋友，你想明白这件事么？”

蒲天河点了点头，老人右手在身旁的石槽内一抓，已把浸在水中的瓢抓了起来，盛了一些水，就嘴喝了几口，然后扔下了瓢，他道：“其实你也用不着奇怪，这是我自愿的，没有多久我也就熬出来了，那时候……”

他脸上带出了一种无比的欣慰，咽了一下口水，又接下去道：“……那时候海阔天空，任我逍遥，小伙子，你看不出吧，我呀，最少还有三十年阳寿呢！”

说着宏声大笑了起来，蒲天河吃惊的道：“老前辈，你要小声一点！”

老人笑声一收，顺着嘴角淌着唾沫，看起来，是一个相当邋遢的家伙，也许是长年的囚禁，已养成了他凡事不在乎的习性。

他皱了一下眉毛，摇了摇头，说道：“那丁大元，今夜再是不会来的，他是想给我吃些苦头，想不到你会来这里，救了我，他娘的，这艾草球，算是害苦了我……”

说到此，他冷冷一笑：“想当初，他师父蒋寿，要不是用这种东西，我也不会吃他这么大亏！”

蒲天河微微一笑道：“我方才已看过了，不过是普通的一个艾草球，你怎会怕成这样子？”

木老头鼻子里哼了一声，用手在脸上抓了抓，道：“小兄弟，你哪里知道，天下的人和事都怪得很，一物克一物，自古皆然，我老头子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这玩艺儿！”

说着双目一瞪，冷笑了一声，道：“知道这件事的只有蒋寿老儿一个人，他不该告诉他徒弟丁大元，让我也跟着受这个鸟气，我只要一闻这种味道，真他妈的连身上骨头都酸了！”

蒲天河不由奇怪的道：“可是他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木老头怪笑了一声，道：“他当然是有用意的……”

说着双目眯成一缝，微微笑道：“小伙子，你会不知道？”

蒲天河一怔道：“知道什么？”

木老头用手扣了一下头，笑道：“这白雪山庄里的人，上上下下谁都知道我是一个大富翁，可是谁也打不了我的主意，就连老魔对我也莫可奈何，这小子竟然也动了这个心，真是作梦！”

蒲天河不由一怔道：“大富翁？”

老人点了点头，满脸的皱纹都开了！

他点了点头，嘻嘻一笑，道，“非但是大富翁，可以说是富可敌国！”

蒲天河更不由惊异了，他微微一笑，道：“你的钱呢？”

老人见状，翻了一下眼皮，叹了一口气道：“得！得！别谈了，反正我说出来，你是不会相信的，就算我没说就是了！”

蒲天河本想再继续追问一下这件事，可是因见老人面上已有怒色，随即作罢！

他对于这个老人，只不过是心存好奇，并无有什么企图，此时见他如此情形，就决心设法救他出去，他上前一步道：“老人家，我救你出去如何？”

老人呆了一下，道：“你能救我？”

蒲天河皱了一下眉道：“你到底想不想出去？”

老人望着他，微微笑道：“你如果能救我出去，我愿意送你一百万两银子！”

蒲天河摇头笑道：“我不想要你送我银子。来，你闪开一点！”

说着自背后把那口父亲遗交的“五岭神剑”掣在了手中，他上前了一步，举剑向着老人腿上的链子上猛砍了下去。

老人傻笑了一下，十分懊丧的道：“你这是干什么？”

只听见“呛”一声，剑锋砍在了锁链之上，溅起了一串火星儿，那铁链子不过是跳动了一下，依然如故。

蒲天河不由大吃了一惊，他第二次力贯剑锋，向外一抖，再次向链子上斩去。

“呛”一声，剑锋又一次的跳了起来，那细如拇指粗的链子仍然是丝毫未损。

蒲天河不由心中一动，他抬起剑来看了看，剑刃虽未受伤，可是这口剑整个的抖成了一片，散出了一地流萤。

老人这时由不住冷森森一笑，道：“你死了这条心吧！”

蒲天河惊异的望着他道：“这链子莫非不是钢铁所铸？这口剑有斩铁断金之利，怎地斩它不断？”

老人望着他啼啼一笑，道：“小伙子，你太粗心了，你以为普通的铁链，会能锁得住我么？哈！我只当你有什么好法子救我呢？原来是这个！”

蒲天河不由脸上一红，缓缓的收起了剑，老人望着他微微笑道：“这两条链子，乃是老魔在天山，采万年寒铁，用地心真火铸炼而成，慢说是刀剑砍它不开，就是水冶火炼，也莫可奈何！”

蒲天河感叹道：“这么说是没有东西能开了？”

老人冷笑道：“除了老魔自配的两把钥匙以外，别无他物！”

蒲天河看着他怪同情的道：“你在此住了有多久了？”

老人比了一个手势道：“有八年了！”

他仰天怪笑了一声，道：“八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可是我倒也能安然处之，我用十年的时间，交换我后半世的荣华富贵，也是一件划得来的事情！”

蒲天河苦笑笑道：“你怎知十年就可以出去了？”

老人面色一沉，道：“蒋寿有言在先，岂能到时不遵？不过，他也不会白白就放了我，他知道一旦我出去之后，不会与他善罢于休，因为这几年以来，我在此练了几种厉害的功夫！”

蒲天河一怔道：“你手脚不便，还能练什么功夫？”

老人森森一笑，道，“小伙子，你这句话可就说错了，一个人只要有决心意志力，即使是在睡榻之上，也能练成绝世奇功！”

说罢，他含着一种神秘的微笑，在蒲天河脸上看了一眼，道：“我这句话，你大概还有几分不相信，是吧？”

蒲天河尚未答后，这木老头一笑道：“很好，现在，我可以当面试一试，叫你看看！”

蒲天河不由喜道：“果真能瞻仰一下你老人家的奇技，倒是眼福不浅，你怎么试呢？”

老人两道冷电似的目光，在他脸上转了一转，道：“小伙子，你一身功

夫，不错，由你双太阳穴上看来，你这身功夫，绝不在丁大元之下。可是，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不妨拿我来试身手……”

蒲天河摇了摇头道：“我怎能在老前辈面前造次？”

老人哈哈大笑道：“不是造次，小伙子，如果你真愿意一试的话，你就会知道，你的那一身功夫，在我面前，是丝毫构不成威胁的！”

蒲天河本不能造次，可是听他如此一说，不禁激起了一些年轻人的豪气，当时微笑不语。

老人似乎对于这件事很感兴趣，他嘻嘻笑道：“怎么样，你相不相信？”

蒲天河冷冷一笑道：“你老人家也未免过于自负，你应该知道，你的手脚都不方便，在这种情形之下，老前辈，你绝对不会是我的对手！”

老人闻言双目一翻，哈哈怪笑道：“你不要逞能，你敢试一试么？”

蒲天河点了点头，道：“你老要怎么样试？”

老人似乎十分得意的笑了一声，有点儿手舞足蹈的道：“随你的便，用手也可以，用剑也行，只管照着我身上狠打，看一看你能否伤得了我？”

蒲天河一笑道：“真要是伤了你，也就晚了！”

老人双眸一翻，立时显出不悦，道：“胡说，今夜我非要你心服口服，要你知道我‘木尺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说着他自草堆上猛然站了起来，铁链子哗啷的一响，蒲天河不由吓了一跳，道：“你老这就动手么？”

木尺子怪声笑道：“我方才已说过了，你可以施出你身上所有的功夫，看看能奈我几何，我绝对不还手就是！”

蒲天河想了想，道：“也好，那么恕我放肆了！”

说着左手在老人面前一晃，右手用“拿星探月”的手法，直向着老人肩头之上摘去。

木尺子冷冷一笑，只见他肩头霍地向下一矮，铁链子哗啦的一响，蒲天河当时只觉得眼前一花，再看这老人，已脱身五尺以外。

身法之快，真有如石火电光，蒲天河不由大吃了一惊，这才知道，这老人果真是有一手：

如此一来，他的兴头也就起来了。

当时浅笑了一声，道：“老前辈请恕我放肆了！”

话声一落，他已如同狂风骤雨似的，猛地把身子僵了过去。

就见他右膝向前微微一弯，双掌由左右向前蓦地一探，直向木尺子两处肋骨之上插来。

怪老人一声怪笑，他口中叱了一声：“倒！”

只见他枯瘦的胴体，猛地向下一倒，整个的背部，不过是贴着地面寸许高下。

这种情形之下，蒲天河的一双插手显然的是走了个空，可是蒲天河早已有备在先。

就在木尺子身子方一倒下的同时之间，蒲天河足尖一点，已如同飞猿厉隼似的腾了起来。

这是一式意想不到的起落式子，一起一落，不过是弹指之间。

就见他身子向下一坠的当儿，这位新近领得“五岭神剑”之称的少年奇侠，口中低叱了声：“招打！”

就见他双掌蓦地一分，一左一右，一上一下，直向着木尺子上胸小腹，

两处要害之上同时打来。

木尺子口中吆喝了一声：“好小子！”

就见他四肢倏地一收，铁链子哗啦一响，他那枯瘦的身子，竟然整个的，像一张纸似的，平平的贴在了当头的石壁之上。

他两手分张，两足向下，活像是一个大守宫的样子。

蒲天河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气，心说，好厉害的木尺子！

他真没有想到，如此快捷的招式，依然让他逃开了手下，当下双臂向后用力一收，吐气开声：“嘿！”

地面上灰石“砰”的一声，四下溅起，像豆子似的剥剥落落洒了满地都是。

他这种掌力，使得壁顶的木尺子，也不禁发出了一声惊叹：“好个小子！”

紧接着他在壁顶上，向后一个倒仰之势，有如四两棉花似的，已轻飘飘的又落了下来！

这时蒲天河已站立一旁，他面红如火，很是羞愧的道：“老前辈神乎其技，我自信不是对手！”

木尺子连连点头道：“八年没有下山，想不到当今武林中，竟然培育出如此厉害的人才，真正是后生可畏！”

他怪笑了一声，向着蒲天河一挑拇指道：“小伙子，行！”

说着用手指了一下方才蒲天河掌击之处，叹道：“想不到你有如此惊人的掌力，我要是逃慢一步，焉能还会有命在？可怕，可怕极了！”

他边说边摇头，面色罩上了一层寒雾！

蒲天河向着他深深一拜道：“弟子有眼不识泰山，尚请老前辈不罪！”

木尺子点了点头道：“伙子，不要赔礼，我老头子生平最喜欢有真本事的少年，方才是我小看你了！”

说着目光在他身上转了一下，呐呐的道：“你的掌力充沛，力道逼人，如此功力，非三数十年不能见功，只是看你年岁却正少年，真正令人不解了！”

蒲天河微微欠腰道：“弟子曾受先父，小诸葛移神开顶大法栽培，功力较前略高！”

木尺子神色一惊，由不住点了点头，道：“我说呢！”

遂又发出了一声叹息，道：“可惜！可惜！”

蒲天河灵机一动，道：“前辈何出此语？”

木尺子炯炯目光，逼视他道：“小伙子，自来成大器者，质秉固然重要，最主要的，却在于良师，无良师指点，虽上上质秉，不过一顽石璞玉，反之，虽驾下之材，却也可观！”

他慢慢坐在草堆上，不禁又摇了一下头，道：“以你方才身手看来，虽质享上上，功力深沛，可是师质不过中上之谱，至终不过如此而矣！”

说到此，叹息了一声，道，“……这岂不是可惜了你这块良金璞玉了？”

蒲天河不由俊脸一红，心中甚是怅怅，顿时怔在了当地作声不得！

这时木尺子，含着微笑，把过长的链子缓缓的绕在手足之上，抬头看了他一眼，道，“小伙子，你看我今年已七十八了，你可知我一生中最感遗憾的是什么？”

蒲天河摇了摇头道，“不知道！”

木尺子目光凌凌道：“你自是不知，不过，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最遗憾的是，生平没有一个继承我这身本事的弟子……”

说到此,他那瘦削的脸,像是拉长了许多,接着发出了一声吁叹道:“……因为如此,所以今日才会落得如此一个下场,这是我一件最最痛心的事!”

蒲天河不由心中一动,他上前一步,呐呐道:“老前辈如不嫌弃,弟子愿……”

方言到此,就见木尺子那双雪团似的眉毛,忽地向两边一分,他摆了一下手道:“禁声!”

蒲天河忙住口,木尺子倾耳细听了听,面色突变,道,“不好,有人来了!”

蒲天河凝神细听,果闻得远处有微弱一片吱吱之声,不由吃了一惊,道:“既如此,弟子告退了!”

木尺子摆了一下手道:“你此刻出去,定会为此人撞见,反倒不妙,倒不如暂时在我这间暗室内藏身片刻,等他走后再去不迟!”

说话之时,那吱吱之声似乎更近了。

那声音,像是一只四脚的兽类,践踏地面上的枯叶相似,木尺子不由冷冷一笑道:“你见过此间主人蒋寿么?”

蒲天河摇了摇头道:“不曾!”

木尺子拉了一下身上的衣服,正襟危坐,道:“很好,你马上就可以见识到这个人了!”

蒲天河大吃了一惊道:“莫非是雪山老魔亲自来了?”木尺子枯黄的脸上,带出了一片冷笑,他指了一下那间暗室道:“快进去吧!”

蒲天河闻知老魔蒋寿亲自来临,不由也有几分震惊,久闻此老乃是当今天下第一号的魔头,声威之盛,足令武林中人谈虎色变。

他不过是久闻盛名,并不曾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这时闻言,慌不迭躲入木尺子那间暗室之内。

他身形方自藏好,已听得洞口传出一片喋喋兽喘之声,木尺子这时由不住冷森森的发出了一阵怪笑道:“蒋老儿别来无恙,今夜怎地如此雅兴,驾临我这蜗居来了?”

木尺子话声一出,洞外立时传出一阵宏亮的犬吠之声,深霄雾冷,这几声狗叫,听起来,真令人有些毛骨悚然之感!蒲天河心中正奇怪,因为这只狗吠声,听起来大是有异于一般,似乎声调较常犬类粗了许多,正自不解,却听到洞口传来一个童子的声音,笑道:“木老哥,这般时候还不曾睡着么?既如此,恕老夫打扰了!”

说着,就听见足步声传下洞来,同时那只狗,又发出了一阵有如豹吼一般的吠声。

紧接着,一人一犬,已出现在地洞之内。

蒲天河倚身在暗室内一块巨石之后,偷偷向外一看,禁不住心中大大的吃了一惊!

他还是第一次见这位闻名天下的老魔头,如非是木尺子招呼在先,他绝对不能相信,立在眼前的这个人,竟会是雪山老魔蒋寿!

因为这个人看起来太年轻了,年轻得难以令人置信。

据他所知,老魔顷将过七十大寿了,可是眼前这个人,看起来,不过是三十许人。

蒲天河惊心之下,打量着这个魔头,只见他看过去,至多三十岁左右,身高七尺,周身发红,就像是棕红色的漆染过了一般。

他生得方面大耳，狮鼻阔口，头上的短发，剪得平平整整，然后用一个金箍，把它们压下来，看起来就像是一把刷子一样的平。

他虽是七旬的人了，可是那一头头发，却是黑如墨紫，一根白发都没有，腰干儿更是挺得笔直。

在他右肩头上，斜背着一个黄色的布袋，其内也不知是装些什么，鼓涨涨的。

蒲天河藏在石后，真连一点声音都不敢出，他尤其要提防着那只狗！

原来这个人右手还牵着一头黑绿色短毛的牝犬，蒲天河一打量这只狗，更不由吃了一惊。

他活了这么大，真还是第一次见过如此怪样的狗！

那是一头长耳阔口，四肢奇短的畜生，一颗脑袋，却是硕大无比，巨口之内剑齿交错，白森森地甚是怕人！

这一人一兽，看起来确是令人吃惊。

蒲天河屏息凝神，生怕为这条怪犬发觉出有异来，他仔细的注视着雪山老魔蒋寿。

见他身上穿着一袭火红色的长袍子，长可及地，两只大脚上，却套穿着一双翻毛的白色短靴，看起来真有些不伦不类。

他进得门后，目光先往四下张望了一阵，才落在了木尺子身上。

就见他发出了一阵低笑道：“老朋友，我差不多个把月没来看你了，怎么样？日子过得还可以吧？”

木尺子怪笑道：“老儿，你少来这一套，你的那些鬼心思，当我还不明白么？”

蒋寿咧开大口，嘿嘿笑道：“老朋友，你愈来愈聪明啦！那么你说说看，我来此是做什么呢？”

木尺子冷冷一笑道：“蒋寿，你死了这条心吧，我如存心告诉你，何必又等到今日，这八年的时间我都耗过了，又何必不再等两年？你总不能说话不算吧！”

雪山老魔闻言面色先是一凛，可是接着却发出了一片宏笑之声，道：“今夜我们不谈这个，我是为你送粮食来了！”

木尺子闻言不由精神一振，立刻站了起来，道：“送什么粮食？”

雪山老魔遂自背上解下了那个黄色的包袱，打开了一边，上前几步，自其中抖出了十来个馒头，然后一笑，退后一步。

木尺子就像饿疯了一样，伸手抓起了一个，连啃带嚼一阵狼吞虎咽，已吃下了一个。

接着他又以同样的速度，吃下去两个。

雪山老魔见状，在一边由不住发出了一片怪笑之声，道：“慢一点，这些都是你的，没有人会抢！”

木尺子闻言，把吃了一半的一个馒头丢下来，他脸上带着一种苦笑，冷冷的道：“蒋寿，这几年你把我捉摸够了，你对我，不如对你的这只狗！”

蒋寿黑眉一分，哈哈大笑了一声道：“这只狗是忠于我的，你呢？”

说着又狂笑了一声，声震四壁，整个的地下室内，都由不住发出了一片嗡嗡之声。

木尺子怒叱了一声道：“有什么好笑的？”

雪山老魔笑声一敛，冷森森的道：“木尺子，只要你点一下头，答应同

我合作，不要说白馒头，大鱼大肉由你挑，而且……”

说到此，森森一笑，道：“……我还可以考虑，把你手脚上的玩艺儿取下来，给你换个地方，你以为怎么样？”木尺子摇了摇头，道：“这件事，你要是早提出来，也许还可以考虑，可是现在太晚了！”

雪山老魔短眉一竖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木尺子摆了一下手，叹道：“无功不受禄，你还是把你的馒头都收回去吧，如果没有别的事，我想睡觉了！”

说着双目下垂，不再多言。

雪山老魔一阵冷笑，道：“木尺子，你这样对我，只怕你会后悔的！”

木尺子双目一睁，道：“我还有什么后悔的？老儿，你还能再怎么样？”

说话之时，那头怪狗忽然鼻中“鸣”了一声，猛地抬起头来，雪山老魔一惊道：“什么人？”

那头绿毛怪犬，口中“呜呜”地鸣着，似乎要挣开主人锁链，木尺子见状不由冷笑了一声道：“我这寒窑里，除了你们师徒常常来此光顾之外，还会又有谁来？”

雪山老魔不由一怔道：“我哪一个徒弟来了？”

木尺子一面说话，遂自一个木盘内，捡起了一些檀香粉末，轻轻洒在灯芯之上，立时室内散出了一片淡淡的异香！

那头怪犬，本来目光视向暗室，口中发出低鸣之声，欲摆脱绳索过去，可是当它嗅到了这阵檀香异味之后，立时老实了下来。

木尺子这时才若无其事的，望着雪山老魔，一笑道：“怎么，你能来，你徒弟就不能来？”

蒋寿沉下脸来，道：“是哪一个？”

木尺子摇了一下头，道：“自然是你那位掌门大弟子，你们是有其师必有其徒，师徒两个都是一样的的心思。”

蒋寿冷冷一笑，道：“丁大元他莫非还有什么事情不成？”

木尺子森森一笑道：“蒋寿，我们是老朋友了，虽然你对我如此，我却还要劝你一句，你那个徒弟，你可是要小心他一点，不是我笑你，早晚有一天，你会在他手上吃大亏的！”

蒋寿冷冷一笑，道：“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鬼话么？”

木尺子哈哈一笑道：“信不信由你，我不过是奉劝你罢了！”

雪山老魔一双眸子，射出了灼灼神光，冷冷一笑，道：“这事情我们不要多谈，老木，今夜我来不过是看看你，就便我还听说你在此练了几样厉害的功夫，顺便想领教一下！”

木尺子不由呆了一呆道：“你听谁说的？”

雪山老魔冷冷笑道：“你的事还瞒得了我么？”

木尺子低头冷笑不语，蒋寿见状嘻嘻笑道：“老朋友，你练功夫我自是无权过问，不过我要告诉你，千万不要存别的心，八年之前，我能够把你擒住，八年以后你也不见得就胜得了我！”

木尺子喃喃道：“我练功夫，也不是对付你，老儿，你又何必多心？”

蒋寿哈哈一笑，道：“我要告诉你，假使你存有异心，我蒋寿可就不够朋友了，那时候你就会知道，我会有更绝的方法来对付你。老朋友，只怕那个时候，一切都要改变啦！”

木尺子闻言一惊，道：“蒋寿，你莫非还要出尔反尔不成？”

雪山老魔冷冷一笑道：“这就要看你是否合作了。”

木尺子忽然白眉一扬，怒叱了声道：“你……”

只见他双手一翻，两掌上运足了劲力，猛地直向着雪山老魔当胸打去。

蒋寿身形纹风不动，他双手作势向外微微一按，两股劲力击在了一起，发出了一声轻震，枯草飞扬之中，雪山老魔身子向一旁微微一偏，狂笑道：“木老哥，你当真要动手么？”

木尺子这时发眉皆立，他哗啦一声站了起来，怒声道：“十年之约，你曾当着诸矮子以及春夫人的面前，亲口说出，莫非现在又要反悔不成？”

蒋寿一声冷笑道：“不错，我是说过，不过……嘿嘿……你似乎这多年来，一直在仇视我！”

木尺子双目怒凸道：“你要我怎么样？”

蒋寿双肩摇了一下，笑道：“首先你要改善你的态度！”

木尺子身子战抖了一下，错齿有声道：“蒋寿，这多年以来，你待我如同囚犯，却反指我对你态度不佳，你未免欺人太甚了！”

说着，他双手互拧了一下，似强忍下了一口气，点了点头道，“好吧，你要我怎么改善态度？你说吧。”

雪山老魔蒋寿望着他微微一笑，点头道：“对了，你还是心平气和一点好，老朋友，你虽有千万财富，可是那‘绿玉’钥匙，却在我手上，没有这把钥匙，宝库之门谁也启不开！”

木尺子面色一白，气极的道：“你只是负责为我保管，十年限期一到，你却要还我，有诸矮子及春夫人为证，你还能狡赖不成？”

蒋寿发出了一声类似童子一般的笑声，道：“不错的，老朋友，可是……”

他眯起了一双眸子，道：“……天下的事，没有说一成不变的……”

木尺子厉声道：“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雪山老魔怪笑道：“你应该知道，诸矮子和春夫人，和我交情不错，如果我答应他们，三人平分财富的话，他二人定会欣然答应的！”

木尺子全身战抖了一下，语音发颤的道：“亏你说得出口！你简直是做梦，你们就是至死，也是找不到那宝库藏处的！”

蒋寿打了一个哈哈道：“你不要紧张，我不过是说说而已，我是聪明人，如果我有心同他二人合作，还不如找你，你说是不是？”

木尺子冷笑连声，道：“你死了这条心吧！”

蒋寿似乎颇有耐心；他点了点头，一笑道：“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谈。老朋友，我还有一件事告诉你，也许你已经知道了！”

木尺子双目一翻，道：“什么事情快说，我要休息了！”

雪山老魔伸出一只手，慢慢摸着那头狗身上的毛，讷讷道：“老朋友，你应该知道再有几天，是我的七十整寿，到时候来此贺礼的人，当不在少数，为了顾全你的老面子起见，我打算那几天，恢复你的自由！”

木尺子全身一振，道：“你不是在说着玩的吧？”

雪山老魔满腹心事的笑了笑道：“怎会是说着玩呢？不过只是暂时几天！”

木尺子闻言，居然像小孩子似的笑了，他咧嘴傻笑了几声，道：“就是几天也够了，蒋寿，你说话可要算数！”

雪山老魔哈哈一笑道：“我什么时候欺骗过你？老朋友，我对你总是够意思的！”

木尺子好似兴奋极了，他由地上一跳而起，笑道：“那几天，可是由着我吃，你可别限制我！”

蒋寿一笑，道：“当然！当然！”

木尺子双手在头上一阵乱抓，有些像小孩子似的手舞足蹈了起来。

可是他跳了一阵之后，忽然又站住叹了一口气道：“我还是在这里算了！”

蒋寿不解道：“为什么呢？”

木尺子苦笑，双手拉了一下身上的衣服，道：“我就穿这一身么？还不够丢人的呢！”

蒋寿哈哈一笑道：“这你太多虑了，老朋友，你的行头我早就准备好了！银狐皮袍子，缎子鞋，还有你最爱抽的银丝烟袋锅子，一样都不少！”

木尺子呆呆的道：“银狐皮袍子！缎子鞋？”

蒋寿笑道：“对了，银丝烟袋，翡翠烟嘴，珊瑚杆子黄金烟锅！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木尺子又重复了一遍，竟由不住淌下泪来。

他张大了嘴，乐极而泣的道：“蒋老儿，你要是哄我，可就残忍了！”

说着抬起了一只手，在脸上擦了一下，抬起头来看着蒋寿道：“你怎会忽然对我这么好呢？”

雪山老魔这时微微一笑，他走过来，轻轻的在木尺子肩上拍了拍，叹道：“你知道，那一天是我的好日子，我不愿你一个人在这里受罪，伤心！”

木尺子破涕为笑道：“就因为这一点么？”蒋寿道：“这八年来，实在说你也是受了苦了，难得有这个机会，我想叫你享享福，略表一下我对你的歉疚！”木尺子嘿嘿一笑，道：“果真如此，老友，你还算是有点人心！”

雪山老魔又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老实说，我对你的友情还存在，十年之后，我放你出去，我自然不希望你还恨我，骂我，你知道我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

木尺子这时几乎为他套住了，他生平为人忠厚，由于待人太诚，耳根极软，所以吃了不知多少亏，更因此得了个“老少年”的外号！

这时他听了蒋寿之言，略一思索，遂发出了一阵笑声，双手一齐搭在了蒋寿肩上，道：“老儿，你变得可爱近人了！”雪山老魔身边那匹绿毛怪犬，忽然吠了一声，蓦地窜起来，直向着木尺子身上扑来，吓得他赶忙退后了一步，放下了双手。蒋寿一带手中链子，把它拉了回来，怪笑道：“这家伙对我忠心，它以为你要对我不利呢！”

木尺子这时早已为蒋寿之言迷昏了头，他憧憬着几天后的情形，一时眉飞色舞，乐不可支。

雪山老魔目睹如此情形，甚为得计，他很和蔼的道：“老朋友，你要答应我，内心无论有什么不愉快，在那几天却要快乐，还要给我圆圆场，可别泄我的底！”

木尺子哈哈笑道：“老朋友，你放心，你对我的好心我还能不知道吗？那几天我是净找你喜欢的说，你说什么我答应你什么？怎么样？”

蒋寿点了点头，微笑道：“对了，这样你才算赏我的面子。时候不早了，我也要告辞了！”

说着拉了一下他的狗，道：“大头鬼，走！”

那只大头狗吱吱叫了几声，率先向洞外行去，木尺子眼巴巴的道：“蒋寿，你可要说话算数呀！”

蒋寿怪笑了一声，道：“你放心，过两天我亲自来给你开锁，我走了！”

说罢身形一晃，已自无踪，他轻身功夫，已达到了炉火纯青地步，是以蒲天河根本就没有看清楚他到底是怎么走的！

一人一狗离去之后，木尺子一个人发了一会儿呆，慢慢坐在了稻草堆上，他口中喃喃的道：“天啊……狐皮袍子，缎子鞋……嘻嘻！”

他用两只手，拼命的搔着头，铁链子哗哗啦啦直响，蒲天河轻轻走出来，道：“老前辈，我可以走出来了吧？”

木尺子吓得一怔，猛然回过身子道：“老天爷，我居然把你给忘了！”

蒲天河不由十分感激的道：“谢谢老前辈方才救我，否则在那头厉犬之下，只怕难免要暴露身形了！”

木尺子笑道：“他那头畜生，鼻子最是通灵，可是却有一怕，和我老头子差不多，我怕艾香，它怕檀香，只要一闻见这种味，它就啥也分辨不出来了！”

蒲天河似乎有些难以启齿的道：“老前辈要三思而行，我看蒋寿此人所以如此对待你老人家，其中必然有因！”

木尺子呆了一呆，睁大眼道：“不会吧，他又能骗我什么呢？”

蒲天河皱眉道：“我虽然不知他居心如何，可是这其中必有诈情，老前辈怎地如此大意，随便就答应了他？”

木尺子哈哈大笑道：“小子，你话说得一点不错，对于这个老儿，凡事都应小心才好，可是如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他要是居心想害我，我也早就死了！”

蒲天河想了想，此话倒也有理，不过，他总是不明白雪山庄老魔何以如此做？为什么要讨好木尺子？

他想到眼前木尺子所拥有的财富，那就更悬了，为什么木尺子会为蒋寿囚禁在此？

更绝的是，木尺子似乎心甘情愿的被囚禁在此，所谓的十年之约，又是指些什么？

这一切的一切，都令他感到迷惑，可是自己和这位老人家仅有一面之缘，不便深入探问。

当下只好隐藏在内心，他本想拜木尺子为师，求他一些绝技，经此一闹，也无心提起。

当时顿了顿，道：“老前辈安歇，我走了！”

木尺子忽然唤道：“孩子，你过来！”

蒲天河怔了一下，走了过来，就见木尺子一双细目在他身上转动着，忽然点了点头道：“我们一见总算投缘，我也这么一大把年岁了，孩子，你有意拜我为师么？”

蒲天河不由大喜过望，道：“老前辈所说，正是我想的，如此师父在上，请受弟子一拜！”

说着遂向着他跪了下来，木尺子怪笑了一声道：“不必如此！”

他右手一抖，手上那截铁链子，忽地直向着蒲天河头上绕来，蒲天河吃了一惊，猛地伸右手向链子上一拨，木尺子趁势向后一带，已把他拉得站了起来。

蒲天河不由一惊，道：“老前辈这是为何？”

木尺子哈哈一笑道：“天下哪有戴着链子收徒弟之礼？小子，这拜师大

礼留着以后再行吧，现在就算是我的记名弟子如何？”蒲天河深深一拜道：“如此先受弟子一个常礼，大礼容后再补！”

木尺子乐得手舞足蹈，怪笑不已，他望着蒲天河点了点头道：“严格说来，我还真不配作你师父，你这一身内外功夫，常人二十年也难以达到如此地步，只可惜未遇明师指点，今后只经我一点化，就不同凡响了！”

说着他伸手打了一个哈欠，道：“今夜已晚了，你回去吧，记住以后每晚上时以后来此，我们研究研究！”

蒲天河也觉得时间太晚，该回去了，当下抱拳告辞，木尺子忽然笑道：“你不要忘了，来时带些吃的，没有好东西吃，是教不出好徒弟来的！”

蒲天河忍不住心中好笑，方才木尺子那种馋相，他已见过了，好在自己与厨房里的老周已混熟了，拿些食物料无困难。

想着他就含笑点头道：“你老人家放心，我有办法！”

木尺子长叹了一口气，频频苦笑道：“八年来，把我馋坏了，你去吧，明天来时，我还有话问你，我木尺子生平第一个徒弟，不能不慎重，你去吧！”

蒲天河答了一声“是！”

当时匆匆走出地洞，才发现那亭子已为雪山老魔回复了原状，好在甚易开启，他只消轻轻以双手上托，亭子转动一下，就现出路口。

他走出后，把亭子又恢复了原样，只觉得身上冷飕飕的遍体生寒，不知何时，原来已下过露了。

他轻轻走到了来时溪旁，顺着溪水边的苇草，去找寻来时的小舟。

可是，那条小船，竟自失踪了。

蒲天河不由吃了一惊，却也想不出是什么道理，莫可奈何之下，也只好顺着溪边，一路展开身形疾驰下去，这才发现小溪两岸，尽是高可过人的野草，人行其中甚是不便。

他一口气驰了约有里许左右，才慢慢收住了步子。

眼前是一堆乱石坡，孤零零的生着几裸树，自此前望山庄内宅第，已很清楚。

正当他要腾身扑上乱石坡上的当儿，他却意外的发现灯光一闪。

那闪亮的灯光，似乎来自溪水之上。

蒲天河忙伏下身子，果然他看见了一些情形。

只见水面上正有一只小舟，以极慢的速度行着，一个黑衣人立在船头上，正用手上的一盏马灯，来回的向溪水中照着！

当他灯光向上翻动之时，蒲天河才发现这个人竟是丁大元！不由令他心中一动！

此时此刻，何以这个人，还没有走呢？他是在做什么？

蒲天河仔细的观察着他，才发现这个丁大元手上的那盏马灯，是经过特别处理过的！

马灯的四周，用硬纸围成了一个喇叭形状的东西，使灯光集中一处，便于下照。

最奇的是，这艘小船，并不前行，只是以极慢的速度来回的兜着圈子。

丁大元很注意的用手中灯，向水中照着，时而船首，时而船后，动作轻灵，小船行在水上，只凭着丁大元另一只手的长篙，轻轻点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丁大元的这种动作，立时提起了他的兴趣。

忽然，丁大元的小船停住了。

就见他弯下身来，用手把溪边的一棵短树分开来，树枝上似乎接着一根很细的绳索。

这时丁大元很小心的拉扯着这一根绳子，慢慢向上收着，水面上现出了一些波纹！

最后，他由水中提出了一个竹篓！

丁大元显得很是紧张，不时的左瞧右看，他匆匆把竹篓打开，自其中取出一个黑色的小匣子！

蒲天河不由心中一动，他目光一接触到这个匣子，立刻就认出了这是一件什么东西，内心不禁甚为激动。

他缓缓探出手来，抓紧了剑把，方想纵身而出，就在这时，背后伸出了一只纤纤玉手。

这只女人的手，搭在了他的肩上，微微向下一按，同时他耳边，已听到了一个少女的口音小声道：“蒲兄，冒失不得！”

蒲天河吓了一跳，忙自回身，却意外发现一个青衣少女，紧紧蹲在自己身边。

月光之下，这少女正以一双紧张且俏皮的目光望着自己，但见她秀发蓬松，面若温玉，这姑娘正是雪山老魔掌上明珠蒋瑞琪！

这时，她的一张脸，已几乎全部贴在了蒲天河脸上，只听她轻轻的道：“蒲大哥，你留意看，好戏在后头呢，千万别动，没有你的事！”

说着微微一笑，玉指向水上指了指，小声道：“注意看！”

蒲天河不由面色一红，道：“姑娘你不知道，那就是五岭……”

蒋瑞琪二指贴唇，轻轻嘘了一声，是禁声之意！

就在这时，红光一现，那丁大元已打开了匣子，红红的珠光，映着他那张贪心喜极的脸。

他匆匆盖上了匣子，蒲天河感到忍无可忍，正要不顾一切腾身而出，硬夺珠子。

就在这时，忽听见一人朗笑道：“大元，你在做甚？”

蒲天河吓得打了一个哆嗦，忙自望去，才发现，就在溪边乱石坡上，立着一个红袍怪人。

蒲天河一细看，不由心中暗吃了一惊，来人竟是白雪山庄的主人，也正是身边蒋瑞琪的父亲雪山老魔蒋寿！

这一惊，真把他吓得不轻，可是他却因此而不敢动了！

那丁大元闻声吓了一跳，他陡然一扬手中灯，灯光直直的照射了过去。

当他发现来人竟是师父蒋寿时，不由呆了一呆，讷讷的道：“师父，是你老人家……”

蒋寿哈哈一笑道：“深更半夜，你这是在做什么？”

说着身子一飘，已纵上了下大元所乘的小舟之上，只见他伸手一抓，已把丁大元手上的神珠拿了过来。

丁大元不由尴尬的笑道：“你老人家太多疑了！”

这时，蒋寿已把匣子打开，红光再次射了出来，蒋寿伸手把这颗珠子拿了上来。

那是一颗大如鹅卵的红色珠子，奇光耀眼，刺目难睁，蒋寿是识货的行家。

他只略略一看，不由大惊道：“五岭神珠——这珠子你是哪里来的？快说！”

丁大元呆了一呆，遂即躬身道：“师父不必奇怪，弟子正要细禀！”

雪山老魔冷笑道：“莫非你还有什么行为。瞒着为师不成？”

丁大元垂首道：“师父你老人家误会了，这珠子乃是弟子费尽心才弄到手中，用来作为师父七旬大寿的寿礼，弟子本想到时令师父惊喜一下，却未曾想到，被你老人家事先发现了！”

蒋寿不由黑眉一分，呵呵大笑了几声，道：“你说的可是真的？”

丁大元颤声道：“弟子有天大胆子，岂敢欺骗师父？”

蒋寿点了点头，神采飞扬道：“好孩子……为师竟险些错怪了你！”

他说着，紧紧抱着那五岭神珠，由不住大笑了两声，用手在丁大元背上拍了几下道：“徒儿，你这件礼物，为师太满意了！”

丁大元面上带出一种媚笑，凭着他天生“顺风转舵”的性情，立时就能适应眼前的情势。

他放荡的笑道：“弟子为了此珠，差一点送掉了性命，现在交到了师父手中，一颗心总算是放下了！”

小船不时的起伏着，在水面上打着转儿，蒋寿眉飞色舞的道：“你竟然有如此孝心，为师要好好对你，这颗五岭神珠到了我的手中，真可说是如虎添翼，不出数年，武林中唯我独尊矣！”

说着，他喜得嘴都合不拢来，丁大元却冷冷笑了一声：“师父，你老人家却要小心一些，觊觎此珠者大有人在！”

雪山老魔嘿嘿笑道：“你也太小心了，在白雪山庄之内，还怕谁能抢去不成？”

丁大元垂首叹道：“师父如恕弟子，才敢具实相告！”

雪山老魔微微笑着，一面拍了拍他道：“你放心说就是，无论什么，我都恕你！”

丁大元冷冷一笑道：“师父不知，柳二弟、三弟对此珠，颇为觊觎，意想占为己有，弟子不得不防，才会藏于此处！”

蒋寿闻言冷冷一笑，面上带出了怒容道：“会有这种事么？”

丁大元叹了一口气道：“二师弟、三师弟，方才竟敢偷偷潜入藏经楼，欲偷取本门心经，更逼迫弟子交出此珠才肯罢休，弟子因念同师手足之情，不忍加害他们二人，不想好言相劝，却使得他二人为此大怒，反脸成仇，他二人以二敌一，弟子竟不是对手……”

才说到此，就见雪山老魔嘿嘿一阵冷笑道：“你不要再说了，我们现在就去见一见这两个孽徒！”

丁大元讷讷道：“师父还要念在师徒之情，饶恕此二人才好！”

蒋寿冷森森一笑道：“他二人在外不轨行为，我已早有耳闻，今日你如此一说，我才知道这两个东西，竟然张狂到如此地步，我要再不管教他们，传闻出去，我蒋寿还怎能做人？你不必为他二人求情了，我们走！”

丁大元叹了一口气道：“师父此刻前去，二位师弟怎会承认，只怕更加怀恨与我！”

雪山老魔森森笑道：“你大可放心，他二人只怕今生再休想活出此白雪山庄了，我们走！”

说着自丁大元手中抢过长篙，在水中一点，小船已如同脱弦之箭般的驰

了出去！

这一幕活剧，真把蒲天河及蒋瑞琪看得呆住了。

二人去后，蒲天河由不住一跳而起，怒声道：“好卑鄙的东西！”

蒋瑞琪也站起身来，她似颇有所感，冷冷笑道：“想不到这厮如此机警，我只当他难逃开父亲掌下呢，想不到却讨得父亲的欢心，真正气人！”

蒲天河焦急的道：“姑娘你看此事如何是好？五岭神珠落入令尊手中，岂不是麻烦多了！”

蒋瑞琪叹了一口气，道：“这件事，蒲兄你要从长计议，不可急于一时，我一定帮你弄回珠子就是了！”

她说罢拉了一下蒲天河道：“我们走吧，去看看这场热闹！”

说着，纵到一边草丛内，就见她双手拉出了一叶小船，微笑向蒲天河道：“你真大意，这船如非我藏好，早为爸爸发现了，岂不讨厌？”

说着遂把小船放入水中，点首道：“快上来吧！”

蒲天河忙纵身上船，蒋瑞琪点动长篙，小船如飞的追了上去，蒲天河不由汗颜的道：“此事如非姑娘事前示警，只怕此时已为令尊擒住了，真不知如何谢你才好？”

蒋瑞琪杏目向他膘了一膘，抿嘴一笑道：“这个谢字，你也就别提了，如非是姜姐姐再三关照我，我才不管你的闲事呢！”

说着低头一笑，明眸皓齿益增娇媚。

蒲天河不由俊脸一红，蒋瑞琪格格一笑道：“说着玩的，可别生气！”

她那双澄波瞳子，向着他身上转了转，目光中似含有一些怜爱，深情！

蒲天河不自然的脸又红了。

蒋瑞琪掠了掠头上青丝，道：“等一会，你要是看见他们打架，千万可别插手，我这三个师兄，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叫他们自相火并，真是最好不过！”

蒲天河点了点头，道：“这是自然，不过丁大元暗箭伤人，太小人作风！”

蒋瑞琪瞟着他笑了笑：“你才知道他是小人呀！哼，这鬼家伙坏点子多着呢！”

说着秀眉微拧道：“只是爸爸却信他这一套，你说气不气人？”

说话之时，小船已到了岸边，却见方才丁大元及老魔所乘的小船，正在岸边，只是已失去了二人踪影。

蒋瑞琪纵身上岸，道：“快来，否则好戏看不成了！”

蒲天河忙随着她，二人展开身形，一路起落纵跳，直向左前方疾行而去！

他二人绕过了几座宅楼，才来到了一片草地，那里立着一幢红色平屋，四外种有密密的竹子。

蒋瑞琪用手向前指了一下道：“到了，那就是柳氏兄弟的住处。我们快走！”

说着足下飞点，快如电闪星驰一般的赶了过去，二人方来到林前，就见林内灯光一现，传出老魔蒋寿的口音道：“快传他二人来见！”

二人忙把身子伏下，就见一条人影闪了出来，正是丁大元，他身子微微一起，已落在了林边。紧偎着这片林子，建有一幢白色的石房，布置倒也清洁整齐。

丁大元立在林边，冷冷一笑道：“柳玉、柳川还不出迎，师父可是亲自来了！”

话声一落，石屋内灯光一明，紧跟着窗户一开，两条人影如飞似的扑纵而出，目光下，这两个人，各穿着一袭白色长衣。

二人向林边草坪上一落，目光照射着二人，正是柳氏昆仲，柳玉、柳川。他二人面上，都带出微微的怒容。

柳玉嘻嘻一笑，道：“大师兄深夜来访，有什么事么？”

丁大元哧哧一笑道：“二师弟、三师弟，你们好，师父来了！”

二人不由一惊，张惶四顾了一下，柳川冷笑了一声，道：“你想借师父来吓唬我兄弟不成？”

丁大元狂笑了一声道：“二师弟，你错了，师父可不是来吓唬你二人的！”

柳川张望了一下，道：“师父在哪里？”

丁大元见老魔未即时现身，乐得借机会诈他二人一番，叫他们自陈罪状以为口实！

当下冷森森一笑，道：“师父还不曾来，不过是先着我来招呼你二人罢了！”

柳氏兄弟闻听之下，顿时胆力大增，相互看了一眼。

柳玉遂发出了一声怪笑道：“师兄，这就是你不对了，我弟兄慢说并未存什么歹意，即使是有什么不对，师兄念在同门之谊，也该多多原谅才是，如禀知师父，未免太绝情了！”

丁大元冷冷一笑道：“你二人暗入经楼，偷窃师门心经，愚兄职责所在，难为周全，尚请二位原谅才好！”

柳玉阴沉沉的道：“你明明知道，我们不是偷窃心经，怎能血口喷人？师兄，你欺人太甚了！”

说着，瞳子里射出了灼灼神光，样子像是气到了极点，丁大元立时狂笑了一声道：“你二人尚还口硬，我且问你们，既非偷窥心经，你们又去愚兄负责看守的经阁做甚？”

柳玉冷冷一笑道：“我们去作什么，你心里有数，何必多问！”

丁大元沉下脸，道：“自然有数，你们莫非还想暗取愚兄那颗五岭神珠不成？”

此言一出，柳氏兄弟不由一惊，对望了一眼。

他二人倒是没有想到，丁大元居然竟自己承认了此事，当下各自发出一声冷笑。

柳玉耸了一下肩膀，冷冷笑道：“师兄明白，不便相瞒，既然你能自铁手巧手中取得，我兄弟又怎地不能自你手中取得？”

柳川也奸声笑道：“大师兄，你不要怪，五岭神珠天下至宝，谁见了会不眼红呢？”

丁大元哈哈一笑，怒声道：“瞎了你二人的狗眼，你以为那颗五岭神珠，是我要据为己有么？”

柳玉怔了一下，也反唇讥道：“大师兄，光棍一点就透，你的心意我兄弟焉有不知道的？只是凡事……”

说着森森一笑，双手交叉在前胸，面上凶光骤现，道：“……大师兄吃肉，也应该留口汤给我们兄弟，更不该为此事，惊动师父，加入于罪，未免目无余子，太视我兄弟无物了！”

说罢，他右手向后一抽，已把背后那杆奇形兵刃“凤翅流金钗”撒在了手中。

只见他足尖一点，已闪身一边，狞笑了一声道：“我兄弟已打算离开山庄，自己发展，尚请师兄看在昔日同门之谊，网开一面！”

说着凤翅流金铛往怀内一收，道：“……如果师兄不念旧情，我弟兄也只有以死一拼，师兄武技虽高，只怕以一也难敌二吧？”

柳川闻言，也发出了一声冷笑，同时也自背后撤出了凤翅流金铛。

冷月下，这两把玩意儿，闪闪发着寒光。

柳氏兄弟如此作为，很显然的已摆明了立场，而且明说出要脱逃之意，要丁大元不要阻挡，否则以二敌一，丁大元自要吃亏。

这一番话，听得了大元好不暗喜。

他后退了一步，冷森森的道：“好一双叛徒，师父平日待你二人不薄，想不到你二人竟存下如此深心，你们要走也行，却要先请问问我这口剑！”

说着右手一招，已把长剑撤了出来。

天山二柳不由各自色变，柳玉冷冷一笑道：“好！你既无情，我们也就无义，二哥，我们上！”

两杆“凤翅铛”交互一磕，发出了“当啷”的一声，二人身形同时向下一矮，正要同时扑上。

就在这时，林内一声长笑道：“大元你退下，待我领教这两个孽徒有什么惊人武功，胆敢如此横行！”

话声一完，那面似童子周身红衣的雪山老魔，已自飘落场中。

柳氏兄弟，陡然看出来人是谁，不由吓得口中“啊”了一声，双双后退了几步，一时都呆住了。

雪山老魔目射精光的望着二人，森森笑道：“柳川、柳玉，你们好大的胆子……为师我一向是看错了你们了！”

天山二柳素来虽是跋扈，可是在老魔面前，他二人那种骄横之气，却是一丝不存。

二人对看了一眼，全身抖成了一片，双双叫道：“师……

父……”

老魔一声狂笑道：“你们眼中，还有我这个师父，真正是难得了！”

柳氏兄弟，不由同时双膝一弯跪了下来，罪实俱在，已不容他二人多辩。

柳玉半天才期期艾艾的道：“师……父……我们冤枉！”

柳川却望着一旁的丁大元，冷冷笑了一声，道：“师父如果只信大师兄一面之辞，我兄弟死不瞑目！”

雪山老魔一声断喝道：“住口！”

他怪笑了一声，面上杀机骤现，道：“你二人还要狡辩，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我蒋寿门下，没有你们这种徒弟，如非是大元即时赶来，你二人只怕早已逃之夭夭了！”

说到此，厉吼了一声，道：“大元，你去把这两孽徒兵刃收了，先押回刑堂，候为师明晨发落！”

大元弯身答了一声：“是！”

说着慢慢向着天山二柳走去，一面狞笑道：“二位师弟还不把兵刃交下？莫非真要愚兄自来拿不成？”

二柳对看了一眼，自讨着已无活路，不由俱都立下了歹意，就见柳川冷冷一笑道：“师兄，你好狠毒的心！”

说着他仍然跪在当地，道：“我兄弟未奉师命，怎能随便起身，还是麻

烦大师兄走一趟吧！”

丁大元冷笑了一声道：“不必客气！”

遂大步走了上来，柳川偷偷向柳玉递了个眼色，二人各自会意，丁大元走到二人面前，嘻嘻一笑，道：“二位师弟，你们今日应该知道，大师兄对你们是如何关照了！”

说着弯下身来，伸手直向柳玉“凤翅铛”上抓去。

柳玉猛地一声叱声道：“无耻之徒！”

就见他凤翅铛霍的猛起，竟直向着丁大元面上斩去，同时间，柳川也怒叱了一声，凤翅铛划起了一道银虹，骤然直向着丁大元整个胸腹之上削去。

二人这种会心的举动，配合得甚为得体。

尤其是二人自忖必死心情之下，所施出的手法，俱是极厉害的招式！

丁大元怎么也未曾料到，这兄弟二人，竟然敢当着师父面前，对自己骤然下如此毒手。

等他发觉不妙的当儿，已是来不及了。

就听他口中发出了一声惨叫，身子踉跄出四五步之外，鲜血狂喷而出。

二人两杆凤翅铛，虽没有全中要害，可是一上一下，全都照顾到了他身上。

丁大元右前胸，竟为削开了尺许的大口子，肋骨也断了一根，同时他右腿上，也为柳川的凤翅铛足足削下了碗口大小的一片肉来！

丁大元就是铁打的汉子，在这种情形之下，也是挺受不住，由不住惨叫了一声，顿时就倒地昏死了过去！

天山二柳自知闯下了大祸，得手之后，各自向一边腾身而去。

柳玉狂叫道：“师父，请恕我弟兄失陪了！”

他二人一左一右，双双腾开身子箭也似的窜了出去。

雪山老魔一时大意，想不到二柳竟然在自己面前，胆敢对师兄下如此毒手，一时又怒又惊，大吼了一声道：“好一双孽徒，我倒要看你二人怎么逃开我掌下！”

言到此，右手一挥，他身子随着手势，怒鹰也似的腾了起来，向下一落，已到了柳玉身后，这老魔头口中怒叱了声：“小子！你躺下来吧！”

第七章忘年之争

言罢，这位匿居雪山的老魔头，右掌向外一翻，已按在了柳玉后心，他掌力只要一发，柳玉是万无活理，必死无疑！

这时候蒲天河听得，身边蒋瑞琪忽然发出了一声娇呼道：“爸爸使不得！”她口中这么娇呼了一声。身子猛然的窜了起来，正正落在了蒋寿身边。

雪山老魔掌力本已撤出，闻言吃了一惊，猛然把发出的掌力，霍地向后一收。

尽管如此，那柳玉仍然是吃不住劲，被老魔的内劲之力，直荡出了丈许之外，一交踉倒地上，脸都破了。

蒋瑞琪先不向父亲说什么话，她猛地纵身过去，娇叱道：“三师兄，你还想跑么？快回来！”

柳川本已扑出十丈以外，听得蒋瑞琪呼唤，使他停住了脚步，慢慢回过身来。

他自忖着也是逃不过蒋寿掌下，当时叹了一口气，向蒋瑞琪哭丧着脸道：“师妹，请你在师父面前，说几句话，我……兄弟感恩不尽！”

蒋瑞琪冷冷一笑，道：“先不要提这些，还不快回来！”

柳川重重地在地上跺了一脚，道：“罢！罢！”

这才返身而回，这时那倒在地上的柳玉也慢慢的爬了起来，他整个的一张脸，都被地上的泥沙磕破了。

弟兄二人集在一起，不约而同的跪了下来，向着蒋寿磕头如捣蒜一般，道：“师父饶命……”

“师父请听弟子……解释……”

蒋寿这时那张童子脸，涨得赤红，他冷冷一笑，凌厉的眸子，向着二人扫了一眼。先不问二人什么，却向蒋瑞琪冷笑道：“你为什么阻我？”

蒋瑞琪叹了一口气，道：“二师兄、三师兄虽是罪大不赦，可是其中难免没有隐情，爸爸应该给他们一个申辩的机会才对！”

老魔狞笑了一声道：“你知道什么？”

蒋瑞琪苦笑道：“爸爸还怕他二人跑了不成？不如交女儿把他兄弟带往刑堂，以后再发落也是一样！”

蒋寿冷哼了一声，目射凶光道：“欺师杀兄，还宽容他们什么？”

说着直向着兄弟二人前行去，只吓得柳玉、柳川面色惨变，战抖成了一片。

蒋瑞琪所以不愿二人就死的原因，实则是早已看出了丁大元的为人，不愿叫他如此称心满意。

这时见状，她灵机一动，不由急道：“丁师兄伤势严重，爸爸还不快快救他，否则只怕来不及了！”

蒋寿本是向着柳氏兄弟走去，闻言顿时吃了一惊。

需知道丁大元如今在此老心目中，已是天之娇子，他自是不忍见其如此就死！

当时不由怔了一下，倏地转身过去，直向丁大元处行去，柳川、柳玉知道蒋瑞琪是有意相护，俱不禁对她万分感谢，蒋瑞琪乘机冷冷叱道：“二位师兄还不随小妹下去，莫非想死不成？”

二人闻言向着蒋寿磕了一个头，急速站起，道：“谢谢师妹！”

蒋寿叱道：“站住！”

二人吓得顿时就呆住了，蒋寿这时回头阴森森的道：“丁大元要是有个三长二短，你们两个……”

说着咬了咬牙，气得身子战抖了一下，遂向着蒋瑞琪挥了一下手道：“你把他们先押下去，他二人要是走脱了，拿你是问，下去！”

蒋瑞琪含笑道：“是！”

说着面色一沉道：“你二人还不收起兵刃，跟我下去！”

二人这时真把蒋瑞琪感激得五体投地，闻言双双收起了兵刃，蒋瑞琪遂率先转身，柳氏兄弟跟着走了上来。

蒲天河心知蒋瑞琪所以救他们，必有用意，并不以为怪，见此情形遂悄悄退了下去。

本来已将到手的“五岭神珠”，竟然又成了泡影，蒲天河悻悻不乐，他悄悄转回白龙阁，这时天已微明，似乎是一天的工作又结束了。

蒋瑞琪押着柳氏兄弟，一直向刑堂行来。

其实，这所谓的刑堂，不过是一个地下室，在这个地方，囚押着一些本门的叛逆，派由专人司管。

柳川、柳玉都知道，来到了这个地方，即使是不死，终生也休想再出来了。

半路上，柳王长叹了一口气，道：“师妹对我兄弟恩情，真是重于泰山，只是，尚请在师父面前美言几句才好！”

蒋瑞琪叹了一口气道：“按说你二人如此行为，我也是不愿多事，只是丁大元此人过于阴险，令人气不过就是了！”

柳川冷冷一笑道：“想不到他是如此一个小人，竟然血口喷人，师父居然听信了他的话，令人可悲！”

说着已行到了刑堂，蒋瑞琪忽然转过身来，含笑道：“二位师兄，此刻手上皆有兵刃，很可以杀了小妹逃跑，为何不做呢？”

二人心中一动，各自不禁后退了一步。

柳玉冷冷一笑道：“师妹怎把我兄弟看作如此之人？慢说你对我二人有救命之恩，即使是没有，我兄弟又何忍平白杀害于你？”

柳川也叹息了一声道：“师妹这么说来，真令我兄弟羞辱不堪，师妹只要在师父面前对我二人善言几句，愚兄等已感恩不尽了！”

蒋瑞琪想不到他二人竟然还会如此义气，当下由不住呆了一呆，道：“二位师兄，莫非不明白小妹真实意思么？”二柳呆呆的摇了摇头，蒋瑞琪左右看了一眼道：“二位师兄，你们好傻！”

说着轻声道：“二位如果真要是押在了刑堂，就是不被判死，只怕终生也休想再出来，这种活罪岂不比死更难忍受？”柳玉后退一步，直着眼睛道：“你……莫非师妹你……”蒋瑞琪微微一笑，道：“小妹有意放二位师兄就此离开，只是……”

二人闻言不由对看了一眼，几乎不敢相信这句话是真的，半天柳川才讷讷道：“师妹所言是真？”

蒋瑞琪叹了一口气道：“小妹何曾与二位师兄说过假话，只是二位离开山庄，入道中原后，要洗心革面，本着侠义精神，做些有益于人群之事，千万不可聚众为匪，果真那样，只怕日后仍不会有好下场！”

她顿了顿，接下去道：“小妹言尽于此，二位去吧！”二人不禁感激涕

下，柳玉长叹了一口气，道：“我常以为山庄内，没有什么好人，想不到师妹你……我兄弟太感动了，师妹你放心，我二人自今以后，定当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以不负师妹你一番好心！”

柳川双手互搓着，道：“只是我二人去后，师妹你又怎么向父亲交待？”

蒋瑞琪冷冷一笑，道：“我只消说二位师兄，中途脱逃也就是了，只是此去大门，出山庄，尚有极长一段路途，爸爸若即时追赶，只怕你二人也是逃不出去！”

说着她低头思忖了一下，道：“也罢，你二人只管去吧，等到天色大亮之后，我再告诉爸爸便了！”

柳玉、柳川对望了一眼，猛地伏地道：“谢谢师妹！”

言罢，各自拜了一拜，霍地腾身而起，一路腾纵如飞而去，转眼已自无踪。

蒋瑞琪一直待二人消失于视线之外，才叹息了一声，转身而回，她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慰。

其实，她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对他二人如此加惠。不过，她只相信一句话，一个人好心，是必有好报的！

日子过得真快，转瞬间，已是雪山老魔蒋寿七十大寿的前夕了。白雪山庄内，变得异常的热闹，远地来的贺宾，更是络绎不绝，为这平静已久的山庄，带来了前所未见的欣荣！

蒲天河在这段日子里，可说是相当的寂寞，白天他深居简出，夜晚则去木尺子那里习武。

这一段日子里，他和木尺子建立了奇妙的感情，当然他由这个怪老人身上所得到的收获也是想象不到的。

他开始了解到，这个叫木尺子的老人，原来是一个身负奇技、高不可测的武林前辈。可是这位老人家生性怪异，可以说是“幼稚”，这是令人所不能想像的。和他交往，有时候几乎要把他像一个孩子似的去对待，这就难怪木尺子如此大的一把子年岁，而得到“老少年”这样的一个外号。

“白龙阁”自从主人丁大元负伤之后，变得冷清多了。丁大元的伤势，还真是不轻，如果不是雪山老魔亲自细心的照顾，他这条命，很可能是保不住了。如今，他已能勉强下床，做一些轻微的动作。

他是山庄内掌门大弟子，很多事情，都需要他亲自出面，这就使得他很为难了。

可是尽管如此，他却要做作出一副喜气洋洋的样子，其实内心真是苦不堪言。

最使他痛心的是，自己费尽了苦心，千方百计才弄到手的“五岭神珠”，竟会“弄巧成拙”的为老魔得了去，虽然他不得不美其名为“寿礼”，可是内心的悔恨，是不难想象的。

丁大元是一个惯于用心机的人，他绝不甘心吃这个哑巴亏，因此他开始更进一步的计划着，要由老魔手中把这颗珠子再盗回来。

这时蒲天河更心焦了，事实上，再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急。

他几乎用尽了心思，想要去“盗珠”，可是惧于老魔的武功了得，不敢造次；再者这颗珠子，究竟藏在哪里，他是一无所知，他只能等机会。等！等！等！

这一夜，他独自倒在床上，内心想着心思。

他想着，自己来到这白雪山庄，也有不少的日子，虽然说已打听到神珠，却又不能下手，莫非自己还能在这里住一辈子？还要住多久呢？

他由床上翻身起来，推开房门，信步来至院中，只见白龙阁布置得一派彩气，五颜六色的灯笼，把这附近照染成了一片奇彩。

老庄主七十大寿前夕，人人见面都笑容满面，厨房里喝五吆六的正猜着拳，乱成一气。

他信步走出白龙阁，却见那个叫彩虹的丫环正端着一盘寿桃走过来，老远就笑道：“我正要给你送寿桃吃，你上哪去呀！”

蒲天河摇头笑道：“我吃过了，谢谢你！”

彩虹笑道：“吃过了你也留下来，晚上饿了当点心吃多好，这是我亲手包的，枣泥、豆沙都有！”

蒲天河微微一笑，平心而论，这丫环还是真照顾自己，他实在不忍拂她的兴头，就由盘中拈了一个笑道：“我吃一个总行了吧！”

彩虹一笑道：“这些我送到你房里去。”

蒲天河忽然想起一事，就叫住她问道：“你可知，今年老庄主请些什么人？”

彩虹笑了笑，道：“人多着哪，现在大家伙，正在给他暖寿，我也说不出都有谁，除了丁大爷以外，大概人都到齐了！”

她还要多说，就见一边走过一个头戴瓜皮小帽的人，远远笑道：“喝，你们兄妹两个聊什么呀，彩虹，我正在找你呢！”

彩虹低骂了一声：“讨厌！”

可是她却不得不装成笑脸，迎上去道：“苏总管，找我有什么事呀？”

蒲天河借机会笑了笑：“你们有事先聊，我走了！”

彩虹还想叫住他，那位苏总管已笑着走上来缠上了。

蒲天河悄悄来到了前院的“聚义厅”，只见里面灯火一片辉煌，不时传出豪阔的笑语之声。

在大厅两侧的边门，不时的有人进出着，手中捧着热腾腾的美味菜肴。

就在这座“聚义厅”的四周，生有几棵大杨树，蒲天河找到其中靠近窗户的一棵，纵身上去，借着树身的枝叶遮体，他可以清楚的看见厅内一切。

只见厅内共设有三桌酒席，满坐宾客，南面的一张红漆大桌上，坐着老魔一家人。

最使蒲天河惊奇的，却是木尺子，竟然也在座中，这老头儿，看来似乎非常兴奋，大杯的喝酒，大口的吃菜。

他身上穿着狐皮袍子，足下是缎子鞋，不时举步四下邀着酒，动作很是滑稽。

蒲天河不由暗自叹息了一声，他真不明白，像木尺子如此一个老前辈，怎会甘心为雪山老魔所戏耍，怪的是木尺子竟不以为耻，实在令人不解！

由于距离过远，他只能清楚的看着他们每一个人的动作，却是不能听到他们说些什么。心中方自觉得乏味，正要飘身而下。

就在这时，他却意外的发现身侧附近，有一个黑影子慢慢的移过来。

他本来要飘下的身子，不由顿时止住，仔细一看，由不住心中一动，暗自付道：“是你……”

原来那个慢慢移来的黑影子，不是别人，却正是雪山老魔的掌门大弟子丁大元。

这时只见他鬼鬼祟祟的来到了一棵树下，勉强的纵身上树，向着厅内望了一阵，似乎面上带出一片喜色。

遂见他又跳下树来，他行动较以前迟缓多了。

只见他肘腕上，缠着厚厚的布条，显然是前伤尚未痊愈。

他这种鬼祟的样子，立刻引起了蒲天河的怀疑，不由仔细的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

这时就见他慌慌张张的向着后院转去，蒲天河灵机一动，遂自树上飘下，暗中缀着他走了下去。

丁大元穿过了一片花树，眼前已来到了一座极为精致的阁楼，灯光把这座楼舍，映成了一片彩色世界。

就在这座占地颇大的阁楼正前方，搭着一个极大的牌楼，其上用红色的灯笼排着一个极大的“寿”字。

由这座大楼的布置与建筑上看来，显然是老魔蒋寿所居住的地方。

这座楼，是用清一色的白色大理石筑成，其上覆以碧绿色的琉璃瓦，远远望去，闪闪放着奇光，和天上的星月对映得十分有趣。

丁大元来到了楼前，就在一块巨大的假山石后掩住了身子，一双眸子，似乎很是注意着楼内的动静。

蒲天河这时心中甚是奇怪，他实在不明白丁大元这是在做什么。

这时丁大元在石后停了一段相当的时间，忽然站了起来，捏口吹了一声口哨。

蒲天河就看见楼内匆匆忙忙的跑过来一个十五六的童子，一直跑到了丁大元面前，一面左右望着，神色极为惊恐的道：“大爷，你怎么才来呀，我可是吓坏了，要是老庄主回来了，我这条命……”

丁大元匆匆道：“少胡说，钥匙偷到了没有？”

那童子点了点头，有些害怕的由口袋里掏出了一把钥匙递过去，怯怯的道：“大爷，你可要快一点呀！”

丁大元接过来，左右看了一眼，道：“你先下去，等一会我吹哨子叫你再来！要是庄主回来了，你别忘了学猫头鹰叫唤！”

说着以手在唇上，“呜噜！呜噜！”的叫了两声，那童子直翻着眼皮子，道：“大爷，我哪里会学呀？这可是要了我的命了！”

丁大元一翻眼皮冷冷一笑道：“大爷我平日待你不错，怎么你变了心啦！”

这个童子连连摆着手道：“没有，没有……我只是怕！”

丁大元冷哼了一声，道：“没出息的东西，怕什么，我只要把东西偷到手，我带着你一跑，到时候你有的是钱，再讨上一个老婆，不比在这里侍候这个老帮子好得多？”

这童子似乎立刻活了心，不住的点着头道：“大爷你快去吧，我到大门去把风就是，反正一有人，我就学鸟叫唤，可不一定是猫头鹰！”

丁大元点了点头道：“你要小心了！”

说着他就直向楼内行去，那童子还小声道：“大爷，你最好从后面进去！”

丁大元口中答应了一声，直向一片假山石后绕了过去，蒲天河这时闻言，不由暗暗欢喜，这可是真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了。

他真想不到，居然会有这种事，这丁大元真可谓“胆大包天”了，他竟然买通了蒋寿身边的书童，把老魔的钥匙偷到了手中。

他尤其大胆的是，在如此急迫的时间里，居然敢下手行窃，万一这时候，

要是蒋寿回来，一个碰见，这丁大元焉有命在？

可是，无论如何，这件事正是蒲天河所希望发生的，他见那童子慌慌的向大门口奔去。

这时候，蒲天河就展开了身手，紧紧随着丁大元身后一路追下去！

在一座棚架之下，丁大元忽然停住了脚，他抬头向上望了望，忽地腾起了身子。

双足向藤架上一落，那架子发出了一片响声，可见得他此刻体力尚未复元，否则以丁大元昔日功力，是可以做到“踏雪无痕”的！更何况落身于花架之上了。

他好似对这些地方极为熟悉，身子落在了架上之后，双掌向外一推，已推开了窗子。

然后他回头望了望，身子一翻，已进入室内。

蒲天河在他身子方进入的一刹那间，已腾身落在了棚架之上，以他轻功，自然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这时，他借着架上的枝叶，把自己身子遮住，室内一切情形，已可清清楚楚的看见。

就见那丁大元，一只手亮着火折子，在炯炯的火光里，他面色甚是沉着，那双黑漆的眉毛，紧紧的皱着。

蒲天河就见他在室内东张西望的看着，这是一间设计很别致的房子，整个房内，看起来显得异常空洞，几乎没有什么东西。

只是，四壁的墙，却是用五颜六色的石块所砌成的，石块的设计，更是有方有圆，长短不一。

灯光之下，这些五颜六色的石块，构成了无数美丽的图案，在火光照耀里，很是美观。

那丁大元，这时却用一只手，在墙上挨个儿的推着摸着，似乎在找寻着一个暗门。

蒲天河心中不由甚是紧张，他知道丁大元所以如此，定是有所依据。果然，丁大元在摸到一块“星”形的红色石块时，就不再动了。

这时他脸上带出一种极为兴奋的颜色，他把火折子交到了左手，换出了右手，自身上摸出了一把薄薄的一把小刀状的东西。

这东西，正是方才那童子交给他的。

丁大元就用这奇怪的东西，在那“星”形的石块上，每一个凸出的地方划了一下。

他这种动作，甚是轻微，等到他把六个星角都划完之后，才见他退后了一步。

蒲天河心中正是不解，耳中就听到了极为清脆“叮！”地响了一声。

就见那红色的星石，忽地变成了一扇门跳了开来，立刻就在墙上，现出了一个星形的暗格。

丁大元此刻表情，简直是兴奋到了极点。

遂见他一伸手，自其中拿出了一个匣子，蒲天河一眼就认出了，那正是五岭神珠。

他不由心中动了一动，遂见丁大元匆匆把五岭神珠，背在背后，他一只手，仍然伸在那星形暗格之中摸索着，不久之后，又拿出一个宽有二指、长有半尺左右的绿色小匣子。

然后他把这小匣子，匆匆藏在了怀里，把这个星形石门关了起来。

于是，他又开始去弄一个圆形的石块，正要设法弄开的当儿，当空忽然响起了“呜啦！呜啦！”两声叫唤！

丁大元闻声一怔，匆匆返身而回，在关窗之时蒲天河已先他飘身而下！

就见丁大元匆匆自棚架上跳下来，顺着一道花树甬道直跑了下去！

蒲天河好不容易等到了这个机会，自不会轻易放过，他一路紧紧跟随着丁大元追了下去。

只见丁大元一路行走，对道路甚是熟悉。

他所走的道路，全是些七扭八拐的小径，虽然他身上不十分得劲儿，可是却走得极快。

约有半盏茶的时间，他已来到了一弯溪水旁边。

就在水边，早已预备好了一叶小舟，舟上放着甚多东西，丁大元似乎早已有准备，一待东西到手，立刻逃走。

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蒲天河竟然距在身后。

正当他要解舟上去的当儿，蒲天河从身后闪了出来，他冷冷一笑道：“怎么，丁大爷要走了？”

丁大元甫闻此语，不由吓得大吃了一惊。

他猛地转过身来，身子向一边一闪，叱道：“谁？”

当他看清来人之后，不由宽心大放，冷冷一笑，道：“原来是你，钱来旺！”

“丁大爷，你要上哪里去？”

丁大元双目一瞪道：“混蛋东西，你还管得了我的事么！”

说着面色一沉道：“还不快滚！”

蒲天河嘻嘻一笑，伸出右手，道：“丁大元，把五岭神珠乖乖的还给我，我是既往不咎，否则，哼！”

丁大元大吃了一惊，道：“你……是谁？”

蒲天河一声朗笑道：“在下姓蒲名天河，这五岭神珠，乃是我世袭家传之物，后为铁手丐贺天一骗去，想不到竟会又落在了你的手上！”

说到此，他上前了几步，怒道：“我为此珠，费尽了苦心，今日定要完璧归赵，丁大元，莫非你还要我亲自下手不成？”

丁大元面色一变，忽然大吼一声，道：“小子，你是在作梦！”

说着，猛地扑身而上，一晃右掌，劈脸直向着蒲天河面门之上打去。

蒲天河身子随着他掌势滴溜溜一个疾转，已到了丁大元右侧，猛地骈出二指，向着丁大元腋下点去！

指力一出，丁大元由不住大吃了一惊，他身子霍地向外一窜，似乎是触及了伤处，喘声如吠。

就见他一咬牙道：“好小子，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胆敢和丁大爷作对！”

口中说着，身子霍地向下一矮，已把背后的长剑抽了出来。

可是他的长剑方自到手，蒲天河已如同疾风似的扑到了他身前。

只见他双掌蓦地向外一翻，施了一招“巧托天书”，但听得“呛啷”一声脆响，丁大元这口剑不及展出，已为他掌上巨力震飞到一边。

丁大元口中“啊”了一声，退后一步。

这家伙虽是如此，仍不甘心把到手的東西拱手让人，就听他吐气开声，

叱道：“嘿！”

就见他双掌霍地向当中一合，竟然是“碎马功”，一双铁掌，直向着蒲天河背脊上按去。

蒲天河自未把他一个受伤的人看在眼里，他朗笑了一声道：“丁大元，你是找死！”

就见他身形霍地向下一伏，向外一闪，如同一个影子似的轻灵，丁大元双掌就走了空招。

这时候，蒲天河已决心不再叫他逃离手下，他双掌紧贴着地面，向外一翻，十指一挑，口中叱了声：“着！躺下吧！”

声随掌出，十指跟着向上一挑，充沛的内家掌力，已随之发了出去。

丁大元身子晃了一晃，忽地惨叫了一声，直滚出去丈许以外，倒地就不动了。

蒲天河立即飞身过去。低头看了看，只见他这时口吐鲜血，已然是不动了。

他不由暗吃了一惊，真没有想到，自己如今功力，竟然如此高绝，看来这丁大元似乎是死了。

当下微微有些后悔，不该下如此重手，不过这丁大元素行不善，也是他的报应。

他微微伤感了一阵，就走了过去，自丁大元背后，把那颗五岭神珠取回自己手中。

正要转身而去，忽然发现丁大元袋中，露出了一个细窄的翠色匣子，绿光闪闪甚是奇特。

他不由心中一动，想起了这东西，正是方才丁大元自老魔室内所窃得的！

当下，他匆匆打开了这个翠匣，见其中平平的放着一把长形的翠匙，他忽然想到了一件事，当下毫不考虑的，忙把这绿玉匙也收起来！

东西到手之后，自己似乎是应该离开了。

可是眼前怎么一个走法呢？自己似乎也应当向木尺子、蒋瑞琪等打一个招呼。然而，现在已来不及做这些了。

因为他必须要尽快的离开白雪山庄，否则一为雪山老魔发现，自己就很难再走脱了。

他犹豫了一阵子，就决心上船冒险一试。

因为方才丁大元既有登舟之念，足见是有一条水路可行了。

这么想着，甚为有理，他就解了小船上的绳子，方要上去，就听见身侧林边，一人冷冷笑道：“小朋友，你是何人？”

蒲天河心中一惊，这可真是应上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句话了。

随着这句话，他就觉得眼前人影一闪，面前已多了一个人，这人一出现，蒲天河不由吓得后退了一步，心忖道：“此番休矣！”

来人正是白雪山庄主，雪山老魔蒋寿。

这时只见他满月似的面盘上，带出了一种说不出的愤怒表情。

他似乎对蒲天河这个人甚是陌生，事实上也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人，他向前走了几步，冷冷一笑道：“娃娃，你的胆子不小！”

说着用鄙夷的目光，向着一边地上的丁大元看了一眼，又冷冷一笑，手指着丁大元尸身，道：“如果仅仅是打死了这个孽徒，我倒应该向你致谢，可是……”

说着面颊上炸开了两道怒容，遂伸出一手，道：“你要把我的两件东西还给我才行！”

蒲天河抱了抱拳道：“蒋老前辈，五岭神珠，乃是我家传的至宝，我不便奉上，尚请你老海涵才好！”

蒋寿微微一惊，道：“这么说，蒲大松是你一家人了？”

蒲天河悲伤的点了点头道：“正是先父，在下乃蒲天河，我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的！”

蒋寿冷冷一笑，点头道：“蒲天河，不错，我听说过你们父子，这颗五岭神珠在你们蒲氏门中，已有不少年代了，可是自来是物灵择主，凭你蒲天河一个小辈，还不能占为已有！”

说着狂笑了一声，道：“五岭老人天山聚会，只是一厢情愿的事，包括你父蒲大松在内，都未必能是老夫对手，这颗五岭神珠是非我莫属了！”

他说到此，面上现出了一种无比的骄傲，冷冷一笑，打量着蒲天河道：“蒲天河，你说是与不是？”

蒲天河摇了摇头道：“弟子不敢苟同！”

蒋寿面色一沉，道：“蒲天河，我看你武功倒还不弱，老夫欣赏你这番勇气，才破格对你好言相劝，再不把神珠及绿玉匙献上，就休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蒲天河冷冷一笑，把背靠在了一棵大树上。

他微微抬手，自背后把长剑撤了出来，当下剑锋一举，冷冷的道：“老前辈如一再逼，弟子也只有以死相拼了！”

说着剑身一侧，面上丝毫没有惧怕气色，严然一副大侠风范！

雪山老魔怪笑了一声，道：“好小辈，你果真要与我动手不成？”

说到这里，他缓缓把一双袖子卷了起来，露出一双赤黑的腕子，鼻中哼道：“小辈，今天来到我这白雪山庄，也叫你开开眼界，叫你见识见识我蒋寿是何许人也！”

说到这里，目睹前方，一步步向着蒲天河身边行来。

蒲天河这时也只有和他一拼了，当下剑身向外一撇，冷然道：“老前辈一再相逼，晚辈只有开罪了，请撤出兵刃一分高下吧。”

蒋寿狂笑了一声，举了一下双手道：“你还不配，只凭我这一双肉掌，就够你应付了。小子你接招吧！”

说着身子微微向上一伸，已到了蒲天河身前。

他上身向下一伏，双掌分左右，直向蒲天河两肋上拍过来！

蒲天河此刻对付这个老魔头，自是十分谨慎！

这时见他掌式递到，掌中剑向空中一举，右肘前后一动，这口神剑上，耀出了一道奇光，直向着蒋寿前心之上划去！

雪山老魔不由吃了一惊，因为蒲天河这口剑锋之上，所逼出的寒光，凝而不散。

这种情形是大异于一般的，设非是具有极为超人的内功，万万是做不到的。

这老魔头不由向外蓦地一个翻身，如同一只白鹭飘了出去，身子向着地面上一伏，就势右足微弹，身子第二次向正中一偎，已到了蒲天河身后。

他口中厉吼一声：“打！”

只见他双掌同时向外一现，一左一右，直向着蒲天河两处后肋上直逼了

过去。

他掌力一现，蒲天河由不住足下向前一冲，雪山老魔所发出的掌力，直把他逼出了三四步远近，才为他拿桩站稳！

这时候，他才知道厉害，虽说自己手上有兵刃，可是如不拿出真功夫，却不见得是他的对手。

蒲天河到了此时，也就再也顾不得什么情面了。

遂见他冷笑道：“前辈未免逼人太甚了。”

话一出口，他跟着已展开了一路剑法，一时之间寒光闪闪，人影飘飘，剑光影里，间夹着一条红影，时上时下，时左时右，紧凑处，可真有“一羽不能加，虫蝇不能落”之式。

蒲天河所施展的这路剑法，名唤“太虚慧剑”，乃系蒲大松生平绝学。家学渊源，毕竟不凡，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这路剑法上，和这厉害的魔头暂时保持了一段长时的均势。

可是时间一久，蒲天河就敌不住了。

只见这老魔头身形进退，有如是蕊上狂蜂，时起时落，乍飘乍点，在如虹似的剑光里，进退自如，可是长时间的不能取胜，已逗得他怪笑声声，满着的黑发，一根根地都直立了起来。

忽听他一声狂笑道：“好小子！”

就见他身子蓦然风车似的转到了蒲天河身后，使了一个“粘”字诀，整个身子向内一欺，已粘在了蒲天河背后！

蒲天河见他此时门户大开，不由大喜。

这是他一招求胜的绝招，长剑向前一引，整个身子蓦地向后一蹦。

就在他身子一蹦的同时，掌中剑把一拧，“刷”地划起了一道银虹，有如是长鲸吸水一般，霍然向着老魔前胸上扎了下去。

任何人在如此情形下，也难逃开如此厉害的一招，可是老魔蒋寿，显然是胸有成竹。

蒲天河剑势一转的同时之间，他口中一声叱道：“来得好，着！”

只见他双手向上一捧，啪！一声脆响，蒲天河这口剑，已为他夹在了双掌掌心之间。

这是一招险到了极点的“收剑”招式！

老魔蒋寿一招得手，遂见他一声狂笑道：“撒手！”

霍地右足飞起，用足尖直向着蒲天河的咽喉上踢去，蒲天河这时是顾剑不能顾人，顾人不能顾剑。

急切之间，他只得忍痛割爱，双足一个倒踹，已用“金鲤倒窜波”的轻功绝技反窜了出去。

他身子如同是脱弦之矢，只一闪，已窜出了三丈外，身形不偏不倚的已落在了一块巨石之上。

在他退身的同时，他却把无比的劲力，贯注到了这口剑身中间。

随着他身子一翻之势，这口“五岭神剑”，唏铃铃发出了一片龙吟之声，在老魔蒋寿双掌之内，左右晃颤成了一片。

蒋寿想不到对方会有如此一手，当时也有些惊慌失措，双掌一松，这口剑自行跃出丈许以外，铮一声，贯入树身半尺有余！

雪山老魔一声怪笑道：“好小辈，你莫非还不服气？”

蒲天河这时目含痛泪，天下最痛苦的事，莫过于向强者伏输，败阵。

他冷冷笑了一声，道：“蒋寿，你要想取我身上神珠，先要取我颈上人头，否则是办不到的！”

雪山老魔冷笑道：“好个倔强的小子，莫非你真以为我老人家杀你不得么？”

言到此，双掌向前微一交错，揉身而进。

蒲天河痛心之下，不得不打起精神，以双掌来和对方一较胜负了。

说起来他兵刃上已不能取胜，徒手要想取胜，实在是不可思议之事。

可是人到退后无路之时，其能力往往较常时加大一倍不止，蒲天河在无计可施之下，怒吼了一声。

这时他不等老魔来将就自己，却率先把身子腾了过去。

他此时真力融合蒲大松毕生功力，自非等闲。

就在他一声怒吼的同时，双掌霍地向外一现，发出了两股巨大的掌力。

那蒋寿甫一接触之下，竟由不住“通！通！”一连后退了数步，他狂笑了一声，道：“小辈，看你称雄几时！”

这老魔头上身向前一塌，十指箕开，蓦地一抖，直向着蒲天河一双肩头上抓去。

蒲天河向后一坐，不知怎地右足一迈，飘出了丈许以外。

这是一个奇怪的招式，乃是蒲天河新近自木尺子处，所学得的十六手怪招之一。

他一时情急，不知怎地施展了出来，就见雪山老魔面色霍地一变，向一旁飘身站定，嘿嘿笑道：“小辈，你这一手‘风吹羽’是谁教给你的？”

蒲天河不禁心中一动，这才忆起了木尺子所传授的十六招功夫，不禁胆气一壮。

他冷笑了一声，道：“怎么，你敌不过了么？”

蒋寿呵呵一笑，道：“笑话！”

他口中这么说着，第二次把身子偎了过来，只见他双手向下一伏，霍地向外一放，一左一右，同时向着蒲天河前胸小腹两处地方上拍来。

这是老魔成名的“大九手”之一，名唤“两处暗桩”，招式向外一吐，身子如同一只灵猴似的缩了下来。

就在他这一手“两处暗桩”之下，不知曾经折服过多少英雄好汉。

他双掌向外一吐，双掌掌式如同鸡啄一般，看来似无奇，其中诡奥百出。

蒲天河身形一转，施出了木尺子所授十六招绝招之一的“大地奇花”，他身子向地上一倒，右掌当胸而立，如同是一把欲劈出的兵刃。

雪山老魔身子本似狂风般的扑到，可是当他看到了蒲天河这种情形，由不住面色一变，霍地向后一个急退，步法自乱，禁不住踉跄了一下，差一点摔倒在地。

他不由口中“噢”了一声，道：“小辈，这一招叫什么名字？你……你是自何处学来的？”

蒲天河尚未说话，就听得当空一声大笑道：“好！好！好！老夫我解脱的日子到了！”

就听见大树上枝叶哗啦的一响，一条人影如风似的自树梢上飘了下来。

二人都吃了一惊，细一注视，他二人更是一怔。

来者是一个头戴缎帽、身着狐皮长袍的老人，此老不是别人，正是新自地窖放出来的那位老少年木尺子。

他一只手上，兀自还拿着那支长长的旱烟锅子，神情像是高兴已极，落地之后，一时手舞足蹈的样子，大声笑道：“蒋寿！这一次你还有什么话说？”

雪山老魔不由眉头一皱道：“你来此做甚？这里没有你的什么事情，还不退下去！”

可是这个突梯滑稽的老少年，这一次却不似平常那么听他的话了。

他摇了下头，嘻嘻笑道：“老儿，我自由了，我要走了，看你还怎么阻止我？”

说着嘻嘻哈哈连声怪笑不已，一面向着地上的蒲天河笑道：“小子还赖在地上干什么？还不快收了你的剑，跟着我走！我们离开这个鬼地方。”

说到此，得意之极，由不住又嘻嘻哈哈笑了起来。

雪山老魔一沉道：“原来这小子是你弄来的！木老儿，我倒是一直小看了你！”

木尺子摇了下头道：“蒋寿，你少胡说八道，这小子是他自己来的，走也没有跟我打一个招呼，与我有什么相干？”

雪山老魔一怔道：“你莫非不想遵守诺言？”

木尺子怪笑了一声，道：“蒋寿，当初你我泰山比武之时，你曾说过一句什么话，怎地忘了？”

蒋寿怔了一下，冷冷笑道：“我说了什么话？”

木尺子嘻嘻一笑道：“可真是贵人多忘事，这件事你居然会忘了？蒋寿你再想一想，我当初在你那一招“两处暗桩”下落败时的情形……你曾说过什么来着？”

雪山老魔神色一变，他退了一步，冷然道：“不错，我记起来了……莫非你如今已想出了破我这一招的招式了？”

木尺子哈哈一笑，道：“对了，蒋寿，你算想通了！”

雪山老魔不由吃了一惊，哈哈怪笑道：“老儿，你是休想，我这招式，你是永远抵不住的！”

木尺子双眸一翻，嘻嘻笑着，向一旁的蒲天河身上指了指，道：“你忘了，我这记名弟子已胜过你了？”

蒋寿忽然忆起蒲天河方才所施展的几手怪招，不由得顿时呆住了。

他脸色这一刹那，变得赤红，由不住狞笑了一声，道：“我不信！”

说着双手在胸前，蓦地一交叉，腾身而来，陡然当胸一掌向着木尺子前心劈来。

木尺子一声哑笑道：“你还要再试过么？”

言罢，身子霍地向一边猛然一偏，就在这时，猛然听得蒋寿一声断喝道：“着！”

就见他身子向前一倒，施出了一招“猛虎伏林”，整个身子平平贴在了地面，紧跟着他身子向外一滚，已把他得意的那一招“两处暗桩”施展了出来。

只见他双手巧妙的一分，一上一下，作鸡啄状，直向着木尺子上下两处大穴上打去。

木尺子一声狂笑道：“见识了！”

他身子就和先前的蒲天河一样的，就见他猛地向地上一倒，右手当空一举，作独掌劈空状向外一伸。

雪山老魔往下一袭，大吼了一声：“打！”

他双掌齐出，可是急切之间，就见木尺子那只举在空中的手，霍然的向下一落，右手向外一挑，指尖就空一点，叱道：“去！”

说也奇怪，蒋寿那么凌厉的来式，吃他这么随便的一指，竟然蓦地倒弹了出去。

他的去式极猛，“砰”的一声，倒撞在一棵大树上，枝叶落了一地都是。

蒋寿由不住双目一睁，顿时望着木尺子呆住了，木尺子见状，由不住发出了一阵得意的笑声，道：“怎么样，蒋寿，你可服气了？”

雪山老魔望着他良久，才摇头叹息了一声，道：“你打算如何？”

木尺子嘻嘻一笑道：“咱们是有言在先，我如是在这十年之内，想出了破你这一招的手法，随时全可以离开，否则必须等到十年期满才可以出去，现在，哈哈……”

他高兴地跳了一下道：“蒋寿，过去八年的事，咱们一笔勾销，我现在想走了，你也不必再拦阻我，反正那地牢我是没有兴趣再去坐了！”

蒋寿冷冷一笑，道：“大丈夫一言既出，自无反悔，你可以离开这里，不过此去天山道上，我设有几处埋伏，凭你二人不见得就能如意出去！”

木尺子嘻嘻一笑道：“你这白雪山庄，虽是自视高明，却还未曾放在我老人家眼内，这个你就不必操心了！”

雪山老魔望着二人阴森森一笑道：“好！”

说着身形一晃，已自无踪。

他这种轻功绝技，确实惊人。

他走之后，木尺子望着蒲天河一笑，道：“小子，你做得好，拿来吧！”

说着向蒲天河一伸手，蒲天河怔了一下道：“拿什么？”木尺子一笑，道：“怎么，你还跟我装糊涂？我那绿玉匙，不是在你手上么？”

蒲天河这才记起来，当下忙掏出来送过去，木尺子接在手中，由不住喜得咧口怪笑了起来，他用手重重地在蒲天河背上拍了一下道：“好小子，办得好！”说着他仰首打了一个哈哈道：“小子，我们走吧，这白雪山庄可不是什么好地方，早离开为妙！”

蒲天河绝处逢生，不禁也甚为兴奋。

他含笑道：“师父，这几招功夫真是高明极了！”

木尺子忽然左右看了一眼，小声笑道：“那老魔头上了当了，我这招式不过是程咬金的三斧头，上来有劲，时候一长可就不行了！”

蒲天河心中一动，道：“这么说，你老仍然不是蒋寿的对手？”

木尺子白眉皱了皱道：“这就很难说了，这老儿是我生平一个大敌，确实厉害得紧，我们走吧！”

蒲天河剑眉一皱道：“照此情形看来，蒋寿绝不会如此放我们走的，他必定在天山道中，设有厉害的埋伏！”

木尺子嘻嘻一笑道：“只有走着瞧了，小伙子不要气馁，我们两个联成一气，兵来将挡，水来土塞！”

在那溪水里，方才丁大元欲乘的那艘小船，依然停着，其上各物均备。

木尺子偏头一看，笑道：“好极了，小伙子，你会划船不会？”

蒲天河点了点头，道：“会！”

木尺子一笑道：“好，我们上船！”

说着他身子轻轻一飘，已飘到了小船之上，遂笑向蒲天河点首道：“上来吧！”

就在他这句话尚未说完的当空，忽见小桥上灯光一亮，一人口音道：“射！”

只听得嗖！嗖！一阵破空之声，竟然有三四支弩箭，直向着二人落身之处射来。

蒲天河一声冷笑，只见他双掌一分，已把最先的两支打落水中，再跟着身子一翻，双腿同时一张，又把另外的两支踢落一边。

木尺子一声怪笑道：“好小子！可真有你的！”

他口中这么说着，就见他一只大手，霍地向着水面上用力一击，“哧”一声，窜出去一股水箭。

遂听得小桥上的一声惨叫，跟着“噗通”一声，那个持灯的人，已连人带灯一并翻落水中。

这片地方，顿时又陷于黑暗，木尺子催促道：“快走吧！”

说时又有几支弩箭，落入水中，木尺子哈哈一笑道：“蒋寿老儿是黔驴技穷了，这些小手段又唬得了谁？小伙子，我们往前闯！”

蒲天河此刻已运动长篙，这条小船，一路顺水而下，向前飞快的行了下去！

这一路，倒是风平浪静。

可是行了约有半盏茶时间，前行来到了一处岔口，只听得溪水哗哗，很是急湍。

木尺子皱了一下眉，道：“慢着……”

蒲天河即刻定住了船，二人细看前路，见这条水道，竟是分成了三道岔口，每一条水路，都较原先窄细了许多，不过仅可容舟，水流甚是急湍，水声哗哗响成了一片。

木尺子摸了一下头，道：“这可糟糕了，咱们走哪一条呢？”

蒲天河四顾了一下，只见两岸全是莽莽的树林子，风吹得树梢簌簌直响！

木尺子嘿嘿一笑道：“水路不认识，我们岸上去！”

说着身形一纵已到了岸边，蒲天河腾身上岸，那叶小舟，一任它随水漂流而去！

岸上生着半人高的野草，空气中传出很浓重的草木气味，木尺子在前，蒲天河在后。

他二人展开了轻身功夫，倏起倏落的向前飞纵着。果然发现，在两边山谷之间，形成了一窄窄的山道，木尺子站定了脚步，用他一双明亮的眸子向前打量着，不时白眉微皱。

蒲天河不由喜道：“这里有路了，我们走！”

说着要腾身过去，却为木尺子一把抓住，这老头儿哑声笑道：“小伙子不要忙，这里面可有名堂！”

蒲天河怔了一下，道：“何以见得？”

木尺子嘻的一笑，用手向前路一指道：“小子，你的武功虽然不错了，可是阅历太差，你看，这条路两旁的山峰，左高右低，已是青龙白虎之势，这条路何不向右开发，那边地势低平，岂不容易，怎么反而向山路发展，其中必有埋伏。”

蒲天河闻言，不由细一观看，果是如此，不禁内心甚是佩服，木尺子在他背上拍了一下笑道：“如今势成骑虎，也只有试一试了！”

说着身形霍地向下一塌，已如同一支箭似的纵了出去，蒲天河紧随其后。

二人一前一后，前行了约有里许远近，只见地势已转为平坦，只是四面高树颇多。

忽然，木尺子微微一笑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小子，你看我破他这一阵！”

他口中说着，身子已扑到了路边的一排古松之前，只见他双掌连连推动，一连五棵古松，都为他推倒。

蒲天河忽觉眼前地势开阔了许多，木尺子回过身来呵呵一笑道：“蒋寿这五松阵，骗一骗小娃娃尚可，何能用来对付我老头子？”

说话之间，忽听得一声娇叱道：“你二人死在目前，尚敢口出大言？打！”

这个“打”字方一出口，当空“唻唻”一连飞来了两口柳叶飞刀，直向着二人面门之上掷来。

蒲天河二指一分，当一声，已把奔向面门的这口飞刀点落一边，木尺子鼻中冷哼了一声道：“无礼的丫头！”

袍袖一卷，已把飞来的这口刀卷向半空之上。

这时候蒲天河已发现左前方一棵古树上，人影一晃，蒲天河冷叱了声道：“姑娘你慢走一步。”

说着猛一杀腰，身形已如同脱弦之箭似的猛扑了过去，起落之间，已扑到那条人影身后。

就听前行少女一声叱道：“小子，再看这个！”

她口中如此叫着，蓦地向后一个倒仰之式，左右手同时打出了一只飞刀。白光一闪，这两口柳叶飞刀，直向着蒲天河一双肩窝之上飞来。

蒲天河这时身手，确也了得。

就见他双手向外交叉着一拂，冷叱道：“去！”

叮当两声，两口快速的飞刀，已被击落在地上，火星冒起了老高。

那姑娘似乎微微一惊，腾身就跑。

可是蒲天河盛怒之下，已不打算叫她逃离自己掌下，耳听得木尺子在后狂笑道：“小伙子，你要是连个娘儿们也斗不过，我老人家绝对不要你了！”

蒲天河闻言真是又气又笑，他身子向前一偎，再次到了这姑娘背后，双掌霍地向外一送，疾劲的掌风，直向这姑娘腰上打去！

这姑娘一身大红的袄裤，背后背着一对鸳鸯剑，动作甚是快捷。

蒲天河的双掌方一袭到，她冷笑道：“你好厉害！”

说着娇躯猛地向前一跌，可是整个身子却在一伏之下，蓦地由蒲天河头上反翻了过去，她身子一落下来，尖声道：“打！”双掌齐出，直向着蒲天河“灵台穴”上打去，一旁的木尺子看到此，一笑道：“好家伙！”

可是蒲天河早已防她有此一手，他身子不待对方掌到，已如同走马灯似的，猛地转了回来。

匆忙之间，他不及细看此女是谁，双掌已自撤出，四掌相击之下，发出了碰的一声大响，那少女身子霍地一荡，通通通，一连向后直退了出去。

她身子退了七八步以外，才拿桩站稳，由不住花容失色道：“啊！”

可是蒲天河已不再给她逃走的机会，就听他一声朗笑道：“姑娘，请留芳驾！”

说着身形一起，已飘到了这姑娘眼前，右手“金切手”直向着对方腰上切去！

那姑娘怒叱了声：“你敢！”

她身子霍地向右一扭，可是蒲天河同时之间，已把左手搭在了这姑娘的右面肩头之上。

他手上微微着了几分实力，向下一按道：“你给我坐下来吧！”

就见他右掌一抖，这姑娘还是真听话，噗通！就坐了下来。可是她身子就地一翻，还没有腾起来，蒲天河双掌齐出，又搭在了她双肩之上，再次怒叱了声道：“坐下！”

这一次他怒从中来，双掌上更多加了几层内力，只听得砰的一声，把这姑娘摔倒在地，这一次她是再也爬不起来了。就听她口中“啊唷”了一声，还要再挣扎，蒲天河一口长剑，已点在了她心窝上，直把她吓得尖叫道：“你……你敢……”

这声音听在耳中，蒲天河不由心中一动，当下忙道：“师父，烦你亮个火，我要看看她是谁。”

火光之下，只见这个姑娘细眉儿斜挑着，一双大眼睛睁得滚圆滚圆的。

蒲天河看了一眼，由不住冷冷一笑道：“原来是你！小白杨于璇，倒是失敬了！”

小白杨紧紧咬着下唇，目光中含着泪水，道：“怎么样，当然是我，你杀了我吧！别拿着剑吓唬人，四姑姑可不吃你这一套！”

蒲天河剑眉微皱道：“于璇，我们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你为什么老是跟我过不去？莫非我蒲天河还怕你不成？”

于璇目光向着木尺子看了一眼，撇了一下嘴道：“你们两个打算逃出天山？简直是作梦！我师父以及师兄师姐都出动了，你们迟早也是死路一条！”

木尺子闻言冷冷一笑道：“你们这一群小孩子中，我最讨厌你，你比起蒋瑞琪差多了，没有礼貌的孩子！”

于璇脸色一红，冷笑道：“你呢！老要饭的，老囚犯，今天居然也打扮得像个人似的！”

木尺子闻言狂笑了一声，并不生气，只呐呐地道：“老要饭的？我老人家的钱连你师父都没有见过，金子堆成了山，哈哈！”

说着竟高兴得手舞足蹈了起来，于璇气得瞪着蒲天河道：“姓蒲的，你打算跟着这老儿一块去送死么？”

蒲天河哈哈一笑道：“无耻姑娘，你此刻死在目前，尚还敢胡说八道，真正是令人好笑！”

于璇望着他怒冲冲的道：“你杀呀，有种你就杀吧！”

蒲天河想到了上一次在天山道上，欺凌自己的情形，不由一时怒起，正要一剑刺去，可是不知怎地，只是手软得刺不下去。

继而一想，好男不跟女斗，杀一个姑娘家又算得什么英雄？当下冷冷一笑，把宝剑收起，道：“你去吧，下一次要是再犯在我手中，可就怪不得我手狠心辣了！”

木尺子嘻嘻一笑，道：“放走了她，以后还是祸害，干脆杀了她算了！”

蒲天河摇了摇头道：“我们走吧！”

说着转身向前行去，木尺子尚未说话，却闻得一旁高峻的峰上，有一女子声音冷笑道：“你可是真大方？哼！”

蒲天河不由吃了一惊，却见那小白杨于璇陡地腾身而起，一路疾奔而去。她身法快捷，几个纵身已扑到峰前，娇喝道：“你是谁？”

她口中说着，似乎发现峰上树丛里有人影一闪，于璇右手向外一分，已

掷出了两口飞刀。

这两口飞刀，一左一右直向着那条身影打去。

于璇飞刀出手，足下接连两个起落，已来到了这人身前，却见前行人影忽地向前一跌，口中冷笑道：“不要脸的丫头，跟我来！”

口中说着，莲足一顿，已飞身而出，两口飞刀“铮铮”两声，全落在了地上！

蒲天河远望着，甚是奇怪，他正想扑身过去看看这些人到底是谁。

可是身子一动，已为木尺子拉住，他嘻嘻笑道：“不要管这件事，我们走我们的，前面路还远着呢！”

说着率先向前扑去，蒲天河虽是心中奇怪，却也不便多管，他紧随着木尺子向前扑去。

小白杨于璇在白雪山庄，是何等骄横的人物，岂能受此羞辱，她本有一腔怨气，此刻一股脑的全都算在了对方少女身上！

就见前行少女，似乎是个身段极美的姑娘，起落纵跳有如是掠空的燕子一般，于璇看在眼里，恨在心里，由不住抖手又发出了两口飞刀。

两口飞刀，一上一下成一条线，直向着少女背上穿去，可是那姑娘一声浅笑道：“差一点！”

她身子偏了一偏，两口刀又走了个空，于璇恨到极处，破口骂道：“不要脸的骚蹄子，你再不停下来，我可要骂你了！”

这几句话，似乎是生了效力。

就见前行少女，蓦地身子打住，于璇驻足不住，差一点和她撞了个满怀，就见这少女双掌向外一封道：“去你的吧！”

于璇无防之下，为对方掌上风力，一连逼得后退了好几步，差一点坐了下来。

这时明月正由树梢一边斜射下来，照着前行少女那张姣好洁白的脸盘儿。

那是一张人见人爱的脸，蛾眉、樱口、明眸皓齿，却是人间难觅的美人胚子。

于璇只望了一眼，不由冷笑道：“我一猜就是你这个贱人！娄小兰，今夜有你无我，有我无你，我们分一个高下吧！”

少女蛾眉微微一分，冷冷笑道：“我早就想收拾你了，今夜是大好机会，上一次在天山道上，太便宜你了！”

于璇冷笑道：“我一猜就是你！娄小兰，今夜我要你知道我的厉害！打！”

这个“打”字一出口，于璇双掌一错，腾身而起，直向着娄小兰胸上抓去。

娄小兰不由得粉脸一红，啐道：“不要脸的丫头！”

她身子随着于璇双掌滴溜溜一个疾转，已到了于璇身后，一刹那间，二女已打在了一团。

在这荒凉无人的峰顶上，两个绝色的佳人，打了难分难解，可是在实力上来说，小白杨于璇却要比沙漠虹娄小兰差上一筹！

时间一久，于璇已感到有些敌不住了，可是自来“双美不并立”，于璇对于娄小兰的一切，妒嫉已非一日，真恨不能一掌立毙对方于掌下。

所以这时她虽感不敌，仍然不肯罢手，兀自死命的相拼。

这时于璇施展了一式“秋风扫落叶”，双掌由下而上，直向着娄小兰肺

腑上打来。

娄小兰冷笑了一声，道：“你输了！”

她身子蓦地向后一弓，娄小兰身子差着一寸没有打上，随着她一声浅笑，整个身子竟自由璇头上飘了过去，于璇叱了声，猛地转身。

可是，显然的，她是慢了一步。

就见娄小兰骈指向外一分，一双玉指已点在了于璇“肩井”穴上，她口中冷冷的道：“躺下来吧！”

于璇倒真是听话，咕噜一声就倒下了。

娄小兰上前一步，正想用脚尖向她“心坎穴”上点去，就在这时，树上刷地落下一条人影，一个男的声音道：“小兰不可！”

娄小兰冷笑了一声道：“这种人还留她做甚？”

说着正要举手订下，那手却为来人抓住，目光之下，这个人好俊的一副外貌，他低头看了看于璇道：“她虽不好，罪还不至于死，这样也够她受的了！”

娄小兰回头看了这个高大的少年一眼，由不住眼圈一红，道：“哥哥，咱们干嘛管那个蒲天河的闲事，这种没良心的人，死了也是应该！”

少年微微一笑，道：“来也是你要来的，现在又说这种话岂不好笑？”

娄小兰看了地上的于璇一眼，不大好意思的道：“咱们走吧，叫她睡一觉，要不是你来，我真想打死她！”

娄骥微微一笑，道：“其实这丫头对那蒲天河不坏，她明明可以发动阵势，却没有，显然是心存……”

才说到此，小兰杏目一睁道：“不要再说了！”

说着向前走了几步，用力的扯着树上的叶子，娄骥看到此，已是心中明白。

他对妹妹这种心意很是欣慰，因为她到底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理想的终生伴侣。

娄骥对蒲天河这个人，是一百分满意，见状他笑了笑，走过来在小兰肩上拍了拍道：“走吧，你的心意我都知道，蒲天河他是误会你了，把你当成……”

娄小兰气得猛然转过身子，道：“谁希罕他误不误会？爱他的人多得很呢！叫他随便去挑一个吧，我可不希罕！”

娄骥闻言由不住噗的一笑，娄小兰脸一红道：“有什么好笑的？”

娄骥摇摇头，道：“谁笑你来着？我是笑蒲天河这小子好福气！”

小兰气得把头一甩，她独自看着远处的树，最后才叹了一口气，道：“罢！罢！”

娄骥皱眉道：“这是何意？”

小兰忽然落下两串泪来，抽搐道：“我一生硬骨头，想不到在蒲天河面前却成这个样子！我现在也想明白了，我也不是离了他活不了，也犯不着贴着他……”

说着擦了一下眼泪，呐呐道：“好人做到底，这件事我做完了，一走了之，我永远不见他。”

娄骥想不到她会说出这种话来，不由吓了一跳，当下苦笑了笑，道：“你怎么会说这种话？简直是糊涂！”

小兰看了他一眼，绷着小脸，道：“你不要笑我，走着看就是了！”

说着走过去，在于璇屁股上重重的踢了一脚，像是解了内心的一口气，道：“我们走吧，去看看那个负心的小子又怎么了！”

娄骥答应了一声，他右足趁机在于璇背上点了一下，已把小兰点中的穴道解了开来。

只是于璇闭气过久，虽解开，却也不是一时所能行动的。二人遂展开身形，疾驰向前而去。

娄小兰果然没有猜错，蒲天河似乎是又遇见了困难。

木尺子同蒲天河一直窜出了这道窄谷，已可看见巍峨的天山山脉，皑皑的白雪，像是为每一座高出的峰头，都戴上了一顶白白的帽子。木尺子面对着白雪，似乎引起了无限感慨，他自从到白雪山庄以后已有整整八个年头，没有见过如此的情景。

他不时的感慨着，说出一些发自内心的感想，蒲天河对他所说的一切，显然是没有多大的兴趣，他总觉得木尺子说话不成熟，东一句西一句，简直就像一个小孩子似的。

虽然处身在强敌环伺之下，这老少年似乎一点也没有放在心上，不时的大声说笑着，因为有“师徒”关系，蒲天河虽没有兴趣，也只能唯唯的听着，后来他实在忍不住了，才苦笑道：“你老人家少说几句吧，以后日子长着呢！”

木尺子嘻嘻笑道：“今夜我太高兴了。小子，我唱一段给你听听怎么样？”

蒲天河忙阻止道：“你老人家千万别唱，你是怕人家不知道我们在这里是不？”

木尺子一声大笑道：“我的瘾犯了，今天非唱不可，你就赏个脸吧！”

说着大咳了一声，放开了喉咙，大声的唱了起来。

第八章投桃报李

老少年木尺子这一高兴，随口竟真的唱了起来，他唱的是：

“意志心——嘛，手脑身——嘛，精气神——嘛，合合一元之始，开创只……”

声调刺耳，难听之极！

蒲天河不由大是困扰，他自信生平就从来没有听过像这么难听的歌，尤其是木尺子那种沙哑的喉咙，好像嘴里含了一口痰似的。

他实在受不了，就道：“师父，你不要唱了好不好？求求你！”

木尺子一瞪眼道：“胡说，我这个歌，好处多着呢，你往下听吧！”

说罢挺胸昂头，又放声唱了起来，兀自是唱的那几句，蒲天河正要说话，忽然觉出心神一震，身子晃了一下，他道了声：“不好！”

木尺子右手忽起，在他背上重重的拍了一掌，蒲天河这才定下心来，这才知道原来木尺子唱歌是有原因的！

此刻那木尺子的歌声，越来越是宏亮，虽是声调沙哑，却是响彻行云，蒲天河强自提起了一口真气，定住了“气海俞穴”，不会神志外驰，尽管如此，他还是感到有些摇摇欲倒的样子。

木尺子边唱边行，摇头晃脑，手舞足蹈，一副喜极而狂的样子！

这种难听刺耳的音调，唱到后来，真是别提多么令人呕心了，蒲天河禁不住“哇”的吐了一口。

他扶着一棵大树，停下脚来道：“老人家，不要再唱了！”

木尺子哈哈一笑道：“好！妙！妙！小子，你且看来！”

说罢，只听见“砰”一声，一条人影，直由崖头上翻了下来，蒲天河忙自纵过去，亮着了火折子向地上一照。

却见一个黑衣大汉，这时七孔流血，已自身死，他不由吃了一惊，暗忖道：“好厉害的分神大法！”

一念未完，耳中又听到了有人下坠的声音，像是有人跌扑之声。

蒲天河正要寻声去找，木尺子一把拉住了他，嘻嘻一笑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说罢，猛地身形一闪，已到了一棵大树下，蒲天河忙紧跟而上，就见木尺子双手向树身一抱，哈哈大笑道：“小伙子，差不多了，也该下来了！”

说罢，用力一摇，大树上枝叶横飞，响成了一片，在乱声之中，一人咳嗽道：“木老前辈手下留情，我下来就是了。”

接着一条人影，“唰”地飘身而下，一落地就萎缩的坐了下来。

蒲天河这时已点着了一根松枝，就火光一照，却见是一个黄衣少年，正东倒西歪的在苦笑着。

这个人蒲天河不认识，可是木尺子却甚为熟悉，嘻嘻一笑道：“蒋老大，你还跟你父亲一样，与我作对么？”

这坐在地上的黄衣少年，气喘吁吁的道：“我对你二人，已是手下留情，莫非你们还不知道？”

这少年正是雪山老魔的长子蒋天恩，人称“病弥陀”，此人平日无病也带三分病，生就是一张黄脸，故名之“病弥陀”。

木尺子闻言呵呵笑道：“既然如此，就烦你送我们一程，出了这山口子，你再走你的！”

蒋天恩用手抹了一下头上的虚汗，道：“我不知你老人家还有这一套，要早知道，我也不受这个罪了！”

说罢，目光向着蒲天河看了一眼，冷冷一笑道：“你大概就是蒲天河吧？”

蒲天河点了点头，道：“蒋兄大名，在下久仰，今日幸会，何如哉？”

病弥陀蒋天恩这时定了定神，才站了起来，道：“舍妹蒋瑞琪在我面前已交待过，要我对你手下留情，是以我才网开一面……”

说到此，用手向着后山一指道：“我们在那里设有‘夜光刺’，你们二人武功虽高，只怕骤然之间，也是防不胜防！”

木尺子嘻嘻一笑道：“这么说，你小子还是挺有点人心！”

说罢，信手在蒋天恩肩头上拍了拍，道：“小伙子，好事做到底，你送我们走吧！”

蒋天恩叹了一口气，道：“我早知道父亲多行不义，这白雪山庄，只怕不能长保，如今丁大元已死了，二位柳师兄也跑了……白雪山庄只怕……”

说到这里频频苦笑不已，蒲天河也不知说什么才好。那蒋天恩遂又冷笑道：“我自是好人做到底，送你们出山，而且尚可指引你们一条明路，不过我二弟天锡，在东角设有关口，只怕他不会这么容易放你们过去！”

木尺子一挑眉毛道：“蒋老二还敢把我老人家怎么样？”

蒋天恩叹了一口气道：“二弟对父亲最孝，凡是父亲交待之言，他没有不听的，下一关你们很是麻烦！”

蒲天河想到昔在蒋瑞淇处，曾经见过那蒋天锡一面，对于此人的印象极佳，不想他竟是如此一个难以应付之人，心中正在设想应付之策。

蒋天恩却由身边取过一个金漆的小葫芦，递给蒲天河，道：“蒲兄弟，我看你人品甚是不恶，今日拼着父亲责骂，我帮你这个忙就是。这葫芦中所装的是‘金光彩雾’，你与木老前辈带在身边，待最危急之时，打开葫芦，自有妙用！”

蒲天河不由甚为感动的道：“蒋兄隆情，真是受之有愧！”

蒋天恩苦笑道：“不必客气，这葫芦中金光彩雾，只可用一次，用时打开葫芦，只需轻晃一下，自有妙用，只要过了二弟这一关，至于小妹瑞琪那一关，就不难而过了！”

木尺子呵呵一笑道：“怪不得蒋寿老儿在白雪山庄稳吃稳坐，原来天山道上敢情有这么厉害的玩意儿，蒋老大你要是不说，我老头子，说不定要着了道儿哩！”

说到此，他双手一拍，道：“冲着你这片好心，我与你父亲一段旧恨一笔勾销，只要他不犯我，我也绝不犯他，这八年牢囚之恨，我算是认了！”

蒋天恩闻言微笑道：“老前辈有此言，我也就放心了！”

说时三人已顺着一条狭窄荫道行了下去，只见蒋天恩左绕右旋，行走时弯弯曲曲，短短一条窄道，却行了“七停八转”，好不容易才到了一处隘口。

远望前路，尽是皑皑白雪，蒋天恩行到此，抱拳向着木尺子及蒲天河一礼道：“二位前途珍重，不送了！”

木尺子点头嘻嘻笑道：“这羊肠十八转，如不是你亲自送出，倒要我大费一些心思，谢了！”

说罢，一掌重重的击在了蒋天恩背上，直把他击得一交摔倒在地。

蒲天河大惊道：“师父你这是为何事？”

蒋天恩怔在地上，道：“老前辈你……”

木尺子呵呵笑道：“这样就解了你的神脉中枢，蒋老大你去吧，回去之后如法炮制，在每一个昏沉熟睡的人背心脊椎第八节上，重重击上一掌，就可令他们清醒过来，否则只怕短时间醒不过来！”

说罢哈哈一阵大笑，二人这才明白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俱都惊奇不已！

蒋天恩站起身后，摇了摇头，翻着眸子道：“是好得多了，老前辈你好厉害的哭笑分神大法，佩服之至！”

说罢，向着蒲天河举手道别，转身自去。

他去后，木尺子哧哧一笑道：“蒋老儿虽是素行不义，可是他二子一女，俱都十分良善，在外为人很得了些人缘，这也是蒋寿意想不到的福份了！”

蒲天河拿着蒋天恩所赠的金漆葫芦，摇了摇，只觉得里面沙沙有声，也不知是什么东西，就随手揣了起来。这时夜色更浓了，由雪地里刮过来的风，吹在人身，只觉得冷飕飕的，着实令人吃不住连连战抖。

木尺子端详良久，却也不知道这其中设有什么埋伏。

蒲天河也有些莫测高深，二人对看了一眼，木尺子冷冷的道：“小伙子、把你手里的火弄熄！”

蒲天河信手在雪地里一插，火光骤然熄灭，就在这时，雪岭上传过来一声清晰的狼叫之声，声音似乎就在附近不远，二人不由一怔。

紧接着又传来了五六声，二人几乎耳中都能听得清晰的兽喘声，木尺子向前张望了一会，冷笑道：“不好，狼来了！”

蒲天河心中一惊，忙自前瞻，就见对面的松树丛中，跃出了七八只瘦长的狼影，映着天上的月光，这些畜生的瞳子闪出一片碧光。

当它们彼此呼啸着向前走动时，二人才听到了，在狼群内竟夹要着清脆的铜铃之声，再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每一只狼颈之下，都垂吊着一枚闪闪发着黄光的铜铃，因而每一走动，都有铜铃之声。

看到这里，二人立时明白了，原来这些狼是经人所豢养的，此时放出，其意自是可想而知。

这七八只瘦狼前行了数丈之后，俱都立着不动，纷纷抬起头发出狂吠之声。

二人心中正自奇怪，忽见林内灯光一现，由林内步出了一个手持红灯的矮子。

木尺子低叱道：“趴下！”

蒲天河忙把身子伏了下去，他目光却看清了来人的长相，不由吓得打了个冷战！

只见那个持红灯的矮子，竟是赤着身子，在这种大雪天里，他身上竟然是寸缕不挂，全身上下毛茸茸的，看来简直像一个直立而行的人熊！

再一打量他的面容，蒲天河更不禁暗暗称奇，因为这个人那张脸竟是出奇的丑。

此人生就一张窄细的面颊，在翻着的塌鼻之下，是一张突出如狒狒状的长嘴，并且在两腮之上，每一边都生有两三寸长短的黄毛。

乍然一望，你绝对不敢相信他是一个人，可是你仔细的看清一切之后，可以断定他是一个人，是一个举世罕见的怪人。

这时，他正摇晃着手上的灯笼，口中呼呼的叫着，不时指手划脚，像似在与前面的狼在说话。

随着这怪人身后，陆续又走出了十几只狼，它们也都和先前所出来的一般无二，每一只颈上，都悬着一枚铜铃！

这些狼口中都发出低低的呼啸声，在这赤裸的怪人足边前后转着，那怪人指手划脚说了半天，就把手中的一盏红纸灯笼，向雪里一插，然后一屁股就地坐了下来。

群狼见状，纷纷都学样把身子伏了下来，数十只闪烁的瞳子，就像是洒落在雪地里的明珠。

这怪人见群狼伏地之后，就伸出舌头，交替的在双手上舔着，那种动作，简直就像是一只狼。

在他点头时，生在脑上的一簇短发，把面上的一双眸子都遮住了，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鬼。

而且在他抬动双手之间，蒲天河才发现，这怪人十指尖上，都留有弯曲像猫似的指甲。

蒲天河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见过这种怪人，一时大为惊异，他正想问一问木尺子，看看是否知道此人是一个什么怪物，木尺子已悄悄行到他身边，低声道：“小子，你要提防这个怪小子！”

蒲天河低声道：“这家伙到底是人还是兽？”

木尺子哼道：“这小子我早已听说过了，只是今天还是第一次见！这是雪山老魔在河漠里收服的一个怪人，名叫‘毛狼’，据说是人狼交配后生的一个怪物！”

蒲天河怔道：“天下还会有这种事？”

木尺子轻声道：“蒋寿收服这毛狼，费了一年的时间，收回天山之后，又教化了他三年，才使得他略通人性，为他取名叫‘毛人狼’，你休看他外相不济，这家伙可是凶残到了极点，听说死在这家伙双爪之下的人，已不知有多少！”

蒲天河打了一个冷战，冷笑道：“怎么我来时，没有见着他呢？”

木尺子道：“蒋寿视他为至宝，因他凶性无匹，所以一直不敢放他出来。看样子，他今夜是专门为了对付我们才放他出来的，你要特别小心！”

说话之时，就见一狼站起，独自向岭上行去，那怪人见状，立时短啸了一声，连连挥手，似乎命令那狼回来，偏偏那只大狼，或许是因为肚子饿得太厉害的缘故，竟自怒啸了一声，窜身就逃！

怪人见状，立时大怒，只听他口中“呱”的一声大叫，一只后腿在雪地上猛地一弹，竟像一支箭似的，直向着那只欲逃的狼身上扑去。

前行大狼也不禁凶性大发，可能是平时为这“毛狼”管束得过紧，早已怀恨，此刻见状，蓦地转过身来，扬爪张口，反向着毛狼头上扑了过去。

两个黑影骤然在空中一接，只听见一声惨号，蒲天河还没有看清楚是怎么一回事，遂见人影一闪，那怪人已立在一处小丘之上。

再看他双手之上，已多了两片狼尸，鲜血把白雪溅红了一片。

随着这怪人双手一抖，心肝五脏，俱都洒了遍地都是，这怪人抖落五脏之后，右手一甩手，把半边狼尸，扔向狼群之中。

但见群狼一拥而上，就地抢食着那半边同类尸体，而这怪人，却就手把另一半尸身送口大嚼了起来，只听见一阵齿咬之声，空气中，传过来阵阵的血腥气味，令人欲呕。

怪人转眼之间，已把那半边狼尸吃了一半，剩下一半，就手一丢，就落人狼群之中，然后双手交替着，在脸上抹擦了一阵，伸了一下脖子，又把身子坐了下来！

群狼争相抢食那半片狼尸，不过是瞬息间，已食了个干净，有那没有吃着的，俱都引颈哀鸣不已。

蒲天河看到此，真有些不寒而栗，偏偏他鼻子不争气，由于闻了些腥膻的怪味，一时忍耐不住，打了个喷嚏。

彼此之间，虽说是颇有一段距离，可是这声音，立时惊动了那个怪人。

那怪人本是把头伏在双膝上打着盹儿，蒲天河这一声喷嚏，立时使得他双目一睁，猛然抬起头来。

就见他口中“咕呱”的怪叫了一声，左右前后的看了看，鼻子连连耸动着，忽地站起身来。

蒲天河心中一惊，暗忖道：“糟了！”

这时木尺子已觉出不妙，忙道：“小心！”

一言未完，那怪人已厉啸了一声，双足在雪丘上奋力一点，“呼”的一声，直向着二人身前那片雪地上箭似的扑了过来。

木尺子一声叱道：“好畜生！”

抖手一掌，直打过去，当空“呼”的一声，这股潜劲的风力，正正的射中在那怪人身上，就听得“呱”地一声大叫，但见那家伙的身子，在雪地上球似的滚了出去，可是并没有伤着他。

只见他就地一滚，又站了起来。

这时他的头上，那一层乱毛似的头发，蓦地似刺猬一般，全部都倒立了起来。

木尺子掌发之后，高声道：“小子，亮家伙吧！”

蒲天河闻言，右手向外一抖，已把长剑击了出来，还不容他撒出去，就听得当空一声闷吼，一只青皮饿狼，已扑到了面前。

蒲天河急切之间，来不及用剑，当下左手侧着向外一封，叱了一声：“去！”

只听得“砰”的一声，这一掌正正击在了这头狼的顶门之上，但见那狼怪嚎了一声，倒翻了出去，“叭叭！”落在了雪地里，四足一阵乱蹬，顿时就顺口冒血死了！

此刻陆续又有四五只狼，呼啸着连续扑了上去，蒲天河长剑一出，如同星河倒泄！

就听得一声惨叫，为首那只大狼右前爪，竟吃一剑给削了下来，痛得满地乱滚，雪花溅得满空都是。

余狼一拥而上，蒲天河展开了一口剑，只见寒光闪闪，耀眼生辉，逼得凶狼啸声连天。

只是这些畜生，在河漠原野上，养成了灵活的动作，较之普通狼大是不同，后来复经毛狼训练，更是动作灵活厉害已极，就是普通狮虎，也未见得就是它们对手！

蒲天河虽是展运开了一口剑，并未见得立时就能取胜，反倒是要处处留意它们的齿爪！

在另一面的木尺子，也正同一群饿狼打在一块，只是此老游戏心太重，虽说是要紧关头，他仍然忘不了玩笑心理！

他并不像蒲天河那样沾手就杀，却是不时的逗着它们玩儿，有时打上一掌，或是踢一脚，再不就用手，在狼身上抓下一把毛来。

一时之间，只把这些狼逗得鬼哭神号，叫啸得四谷都起了回音，声势端的惊人已极！

木尺子打着打着，竟是上了兴头，居然连声的狂笑了起来，凡是沾着他一点边的狼，都为他摔了出去，只见群狼在空中来来去去乱成了一团。

他边打边笑，连声道：“过瘾，过瘾，我老头子真是好几年没有这么痛快过了，小子！别把它们杀光了，留下几只叫我老人家耍着玩玩！”

蒲天河真是有些气哭不得，在这种要命的关头，这老头儿居然还忘不了玩耍，闻言后，一言不发。

他此刻长剑运转，又有二狼在他剑下丧生。

使他奇怪的是，那个叫毛狼的怪人，只是在一边看着，并不上前，不过他双手连连指挥着，嘴里叫着各种不同的声音，指挥群狼由各个不同的方面扑噬敌人！

然而这些狼，毕竟是不能同两个高手相比较的，一盞茶之后，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几只，虽是不死不伤，却也都为木尺子摔得在地上不能动了。

就在这时，那怪人才显得沉不住气了。

只见他长嘴怪啸声声，口涎像鼻涕一般的自口中滴洒不已，忽然尖叫了一声，猛然朝着天河身边扑来！

可能是这畜生先前吃了木尺子的苦头，不能再直接找他，所以改向蒲天河袭身而来！

蒲天河长剑在斩过最后一只狼之后，这怪人猛地袭到，动作竟是出奇的快，只听见“呼啦”一声，蒲天河右腿裤管，竟被这怪人一只利爪抓破。

由于用力过猛，这怪人在一抓之后，自己身子又倒翻仰了出去。

蒲天河吓得打了个冷战，可是因此，却也激起了他的愤怒，掌中剑向下一压，身子“呕”一声反窜而出，紧随着这怪人之后，长剑向外一抖，直向着这怪人前心之上猛刺了过去！那怪人“呱”的一声短叫，右掌横着向外一推，“砰”的一声，蒲天河竟为他这一荡之力，险些栽倒在地，同时那只持剑的右手，竟是齐根的酸麻，差一点连手中的宝剑也撒出了手！

这一来，他才算真正的体会到了对方的厉害，敢情这怪人那双手，竟是连刀剑都不怕。

那怪人击开长剑之后，身形像冲天鹅子似的猛弹了起来，随后蓦地向下一落，连人带脚，向蒲天河头上抓去！

蒲天河长剑向上一举，只听怪人口中又是“呱”地一声怪叫，两手向下一伏，已双双抓在了蒲天河那口剑上。

只见他用力的向后猛一带，蒲天河只觉得他的手，那种力道，竟是大得吓人，如果自己再不松手，只怕虎口也要裂开了。

在这千钧一发之间，蒲天河不由一咬铜牙，他左手陡然吸聚丹田之力，顺着宝剑向外一推，“顺水推舟”，只听得“砰”一声，正正的击在了这怪人前心之上。

这一掌蒲天河可说是用了八成内力，慢说是血肉之躯，就是一块花岗青石，这一掌也能把它击得粉碎，然而，打在了这怪人身上，却是大大的不然！

蒲天河掌势一下，只听得“砰”的一声脆响，就像是击在了一面大皮鼓上一般。

在他以为，这怪人是必死无疑了，可是出掌之后，怪人身子不过是前后急速的摇了几下，显然这怪人是负痛不轻，发出了凄厉的一声怪啸。

在这紧急的时刻，木尺子一声怪叫道：“好个狼崽子，你还当我老子怕了你不成？”

木尺子口中叫着，方要扑身而来，暗影中忽然有一人大叫道：“打！”
只见眼前寒光一闪，“砰”的一声大响，挟着一股黄烟，竟然飞来了一片暗器，直向着木尺子全身上下，猛袭而来。

木尺子大笑道：“好孙子！真算你狠！”就见他两只袖管就空一舞，已把飞来的一蓬暗器，打得无影无踪！

暗影中遂又听得另一人的噪音道：“老头，你再看这个！”“刷”一声，一团火珠儿，直向着木尺子面前飞来，木尺子右掌向外一吐，道：“去！”就听得“叭”一声，空中的火弹，为他这一劈空掌击了个粉碎，变成了一天碎火星儿，落在雪地上，呼呼啦啦一阵乱响，才相继熄灭了！

如此一来，可算是把这老儿的怒火引了起来，就见他一声断喝道：“我看你们两个往哪里跑！”话出人起，“刷”一声猛弹而起，直向着暗影中扑了过去。木尺子身子向下一落，树丛里“刷刷”一连飞起来两条人影，左右一分，各自急逃！木尺子狂笑道：“你们要是能跑了，我不姓木！”

右面那人，霍地侧身道：“打！”只见他一抖手，“砰”一声，又是一股黄烟，再次打出了一个火球。

木尺子右脚一蹈，“轰”一声，火光一现，又自散成了一团火星。

就在这时，木尺子向下一塌身，右手用“勾搂手”向外蓦地一展，看起来，他的手就好像猛然长了许多，只一把已抓在那人脖颈之上。

这位老人家显然也是生气了，只见他右手向后一个倒拧，只听见“喀喳”一声，顿时颈骨寸碎，身子一缩就坐下不动了。左边那人见状，怪叫了一声，反身投入林内，木尺子狂笑道：“小子，你别跑，老子要不把你拖出来，就跟着你姓！”他猛然身子纵起，也向林内投去！

场内此刻只剩下了蒲天河与那怪人打在一团，这时蒲天河已累得汗如雨下，气喘吁吁，对付这个怪人，他真是已经施出了浑身解数，可是吃亏的是，尽管自己本事再高，掌力再重，打在这狼人身上，至多不过令他痛苦片刻，却不能对他构成伤害！

如此时间一长，蒲天河就显得支持不住了。

偏偏怪人毛人狼却是越战愈猛，他虽然数次被蒲天河打倒在地，却又数次的翻身起来，自他口中发出怪声的咆哮，震动了整个雪原。

蒲天河见他每发长啸时，必将脖颈上翻，出声如狼，那种样子，正如一只饿狼无异！

果然在他几次啸声之后，雪岭附近，又出现了不少的狼影，各自呼应着，直向这边偎来。

蒲天河见状大吃了一惊，因为这时候木尺子不在眼前，自己勉力对付这怪人毛人狼已是吃力，如果再加上这些狼，可就不是对手了。

这时那毛人狼正自跃起身子，由上往下，直扑而来，蒲天河一拧掌中剑，用“长虹贯日”的手法，猛的一剑点出！

只听见“刷”的一声，正刺在了怪人右腿内侧，这一处在他全身来说是比较柔软的地方，蒲天河用力又猛，顿时被他划开了半尺长的一道血口子，鲜血如水似的流了出来。

毛人狼怪叫了一声，就空一翻，已滚了出去。

这怪人低头看了一下腿上的伤，由不住“呜呜”一阵低鸣，伸出了舌头，在伤处一阵舔，猛地又抬起头来，蒲天河却发现，他那双眸子里泛出了闪闪凶光。

果然，这怪人忽然发出了一声厉吼，双手向着蒲天河连连挥动。

顷刻之间，已有五六只壮狼，直向着蒲天河身上猛扑而来，蒲天河右足向前一跨，为首一只灰背白肚的老狼已自当头之上。

蒲天河右手长剑向上一举，只听见“噗”的一声，已刺入到那只老狼肚腹之中。

这只狼负痛一声惨嚎，身子向前一划，这口剑，足足把它身子劈成了两片，鲜血溅了一地都是。

可是，这刹那间，却另有三只狼，由左右背后，三个不同的地方，同时猛袭了过来！

月光之下，但见它们森森的白牙，就像是短剑一般，蒲天河右足尖向上一挑，已用“足点天灯”的步伐，把右边这只狼踢到了半天之上！

他右足方自踹出，左面那只狼的馋吻，已触在了他的衣上。

蒲天河左掌向下一沉，已用“单掌伏虎”的掌力，把这只饿狼震了出去。

可是这时，他顾左顾右，却不能同时顾后。

只听见“哧”的一声，直袭背后的那一只饿狼，已把他后背的衣服，咬开了一大片。

这只狼一双前爪，接着向上一扑，蒲天河双肩都为它前爪抓伤。

蒲天河不由“噢”了一声，他身子一晃，背后那只狼，已由肩上落了下来。

他在震怒之下，已恨透了这只狼，左手一伸，已抓在了这狼的前爪之上，就见他向外奋力一抖，已把这只狼抛出了十丈以外，“砰”的一声，猛地碰在一棵树干之上，顿时血肉飞溅，一命呜呼。

蒲天河虽是连毙三狼，可是他双肩方才为狼爪所抓之处，这时已流出汨汨的鲜血，此刻再为风一吹，越发的痛楚，不是味儿。

他皱了一下眉，正想逃出此一地带，先看看伤处再说，可是眼前形势，已不容许他如此。

蒲天河方自向下一塌腰，预备窜身而起，忽地，刷！刷！又是三条狼影窜了过来。

这三只狼，直向他双腿、咽喉三处地方猛扑过来。

蒲天河右手剑向外猛劈了出去，这只当空扑来的狼四肢一张，竟向他剑上抱来，虽说是溅血青锋，蒲天河头身之上，已染满腥臭的狼血。

这时候直袭他双腿的狼，已双双咬在了他裤管之上，同时那怪人毛人狼，却由他背后雪丘之上拔身而起，双手一连打出了四枚雪团，成一条线向着蒲天河后脑之上奔来。

如此情形之下，蒲天河一任有多大能耐，也是不易再逃开了。

冷月下，忽然传出了一声清叱道：“快低头，打！”

这个“打”字一出口，蒲天河就觉得眼前白光一现，由对面丛树林内，飞出了三粒银星。

三粒银星，直向三狼身上袭去，一闪而至，俱都打中在三只饿狼的后脑之上。

三只饿狼顿时几声惨嚎，滚到了一边雪地上，四足翻仰了起来。

蒲天河身子一个侧转，长剑外拨，已把怪人发出的几枚雪团磕了出去。

他掌中剑一触及雪团，觉得对方力道竟是大得出奇，整个剑身弓似的弯了过来，而且令他更惊奇的是，那三枚雪团，竟是凝而不散，足见那怪人内

力是如何的惊人了！

怪人雪团没有伤着对方，整个身子向下一落，像钢钩似的一双前爪猛然向蒲天河背上抓去。

就听得“呼啦”一声，蒲天河那半件衣服，也被抓了下来。

他惊呼了一声，就地一滚，却发现雪地上落下一样东西，他信手抓起来，才发现竟是方才蒋天恩所赠送自己的那个葫芦！

这葫芦蓦地使得他心中一动，猛然记起了蒋天恩所关照的话。

这时候已没有时间再令他考虑了，同时四面八方，又有不少的狼影依偎过来。

就在此千钧一发之间，蒲天河猛地拔开了葫芦，用力的一摇，只听见“轰”地一声，自葫芦口中，竟自喷出极大的一股五彩色的奇亮烟雾。

奇怪的是，那怪人毛人狼，本已扑近他的身子，这时忽然发出了一声怪啸。

他好像遇见了生平一件最可怕的东西，猛地双手掩面倒翻了出去。

只见他连声的惊叫着，一溜烟跑得没了影子，那大群的狼，也似看见了克星一般，纷纷掉转了身子，悲鸣而去！

雪地上滚起了团团白烟，刹那之间，这些狼已逃走无踪，只剩下遍地的狼尸，冷风阵阵的吹过来，带着沉重的血腥味道……

蒲天河上身已为血迹浸满，这些血，包括自己的血和狼血，此刻被冷风一吹，都结成了冰冷的血渣，令他有些挺受不住。

葫芦里的金光闪雾一直维持了小半盏茶之久，才由强而弱，最后熄灭！

蒲天河这时强自提起内功真力，把强烈侵入的寒气逼出。

可是身上一热，那许多伤处，却愈发的痛不可当，他摸索出身上的刀伤药，胡乱涂了一些，心中正奇怪，不知木尺子这时怎地还未回来。

正当他打算过去找一找，忽然雪岭上一人冷冷笑道：“蒲天河原来是你，失敬了！”说罢，一条人影，如同一片秋叶似的自岭上飘了下来，现出一个魁梧的少年！

蒲天河心中一惊，后退了一步，打量了这人一眼，来人是一个身着皂色长衣的少年，长肩星目，甚是雄伟，再细一注视，才认出是蒋天锡，不禁面色一红，苦笑道：“原来是蒋少侠……”蒋天锡向他看了一眼，冷冷一笑道：“蒲天河你伪装花匠，潜身在白雪山庄之内，未免欺人太甚！”

说罢，目光向着雪地里一转，鼻中哼了一声道：“想不到我大哥，竟会为你买通了，居然把他护身的彩雾金光葫芦也送与你了！”

蒲天河见这蒋天锡说话时，面上颇有怒色，大有不满其兄所为之意，不由说道：“令兄是一个明白大体的人。蒋二侠，你纵狼伤人，却是有失侠义本色！”

蒋天锡一声狂笑道：“毛人狼统率群狼，原是防守这地方的，只怪你无端闯入，又怪得谁来？”

蒲天河怒视了他一眼，本想发作，只是此刻自己这一身实在是无脸见人。

当下只得忍着气，冷冷地道：“在下来此山庄，并非寻仇问罪，只不过讨回我家传神珠，贤父子如此作为，未免太过欺人！”蒋天锡长眉一挑，道：“五岭神珠乃天下至宝，留赠当今世上武功最高之人，你无力看守，又怪得谁来？”

说到此，哈哈一笑道：“蒲天河，你虽是连过数关，可是来到这地方，

我却不能放你过去！”

目光一转，冷然又道：“你此刻已遍体是伤，我如再出手，未免太也欺你，我望你还是抛下兵刃，随我回去的好！”

蒲天河嘿嘿一笑，不由怒火频翻！

他晃动了一下掌中剑道：“蒋天锡，你要留下我也可，只有一样，你却要问过蒲某掌中这口宝剑！”

蒋天锡双目一睁，一声狂笑道：“好狂的小子！”

说着右手向外一分，只听得“铮”的一声，他掌中已多了一杆银光闪烁的怪兵刃。

由外表形状上看来，那是一根寒光耀眼，类同“仙人掌”的东西，像是一个银色的仙人掌，装在一根银色的钢条之上，映着寒月，奇光刺目。

蒲天河还是真没有见过这玩意儿，不由怔了一下。

蒋天锡冷冷一笑道：“姓蒲的，你可认识我这把家伙？”

说罢信手一抖，又是“铮”的一声脆响，就见那掌状的东西上，蓦地跳出了五把短刃，冷森森的甚是锋利！

蒲天河冷笑道：“认不认识都是一样！蒋二侠请进招吧！”说着长剑绕了一个剑花，宝剑向胸内一收，大有气吞山河之概！

蒋天锡目光注定对方，见此情形，心中也不敢大意，他扬了一下手上的兵刃道：“姓蒲的，我这兵刃叫‘五剑盘’，专锁敌人兵刃，并能伺机弹发暗器，你试一试就知！”

说罢，五剑盘向外一点，足下微微一弹，已扑到了蒲天河近前。

他身子向前一欺，五剑盘施了一招“拨风盘打”，直向着蒲天河头顶猛击了下来。

蒲天河长剑向外一展，身随剑走，已到了蒋天锡身后，宝剑向后一伸，正要出去，蒋天锡已霍然地把身子跃开。他二人兵刃在空中交接了一下，发出了“当”的一声，蒋天锡忽地兵刃一转，伸出兵刃上的五把短刃，竟向着蒲天河剑上转去！

蒲天河知道他是想锁自己的剑锋，不由冷冷一笑，长剑向后一抽，就势正要施出剑术中绝招，给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不想他宝剑方自抽出一半，忽听得一声叫道：“二位住手！”

二人不禁各自后退了一步，却见雪岭上飞快的驰来一人，这入手上持着一支火把，转瞬间已来到了近前。

蒲天河一看此人，由不住大喜道：“娄兄是你？”

蒋天锡也面现惊异之色道：“你怎么来了？”

娄骥飞也似的来到了二人面前，以关心的目光，向蒋天锡看了一眼，道：“兄弟你伤了么？”蒋天锡冷然道：“不要紧！”

娄骥向着蒋天锡抱拳道：“二弟，这位蒲兄弟，乃是愚兄挚友，务请为愚兄留点面子……”

蒋天锡怒目看着蒲天河，却向娄骥道：“大哥既来了自好商量，只是要想叫我放过他，却是万万不可！”

蒲天河一抖掌中剑，道：“莫非我还怕你不成？”

蒋天锡一抡手中五剑盘，正要扑上去，娄骥忽地摆手笑道：“二位务请看在我的面上暂请住手，有话好说如何？”

蒋天锡叹了一声，垂下手中兵刃，道：“大哥有话请说！”

姜骥微微一笑道：“二弟，你可知木老前辈也来了么？”

蒋天锡点了点头，目光却向四周一扫道：“在哪里？”

姜骥一笑道：“这位老前辈本想过来解围，只是据他老人家说，因为和你有点交情，所以不便出手，这位蒲兄弟，乃是他记名弟子，二弟如果一意与他为难，岂不是令木老前辈面上难堪……”

蒋天锡不由面色一红，姜骥一笑道：“莫非二弟也要与木老前辈为敌不成？”

蒋天锡长眉一挑道：“木老前辈之事，我无权过问。”姜骥一笑道：“这位兄弟，乃是蒲大松之子，承乃父一身武学，又得木尺子指点，方才令尊在他手中，也未见得讨了什么好处，莫非二弟身手却较令尊更有过之不成？”蒋天锡闻言，不由脸色大红。

他忽然长叹了一口气，冷漠地道：“大哥如此说情，小弟如再不依，实在是与大哥过不去……”

说到此，苦笑道：“由此看来，大哥分明是向着他，与他站在一边。二年前大雪山，小弟曾蒙大哥救命之恩，今日怎能有悖大哥吩咐。”

他言到这里，抱了一下拳，道：“姓蒲的，你过去吧！”

说罢也不向姜骥打个招呼，倏地转身而去！

蒲天河见他如此而去，甚觉对姜骥不住，正想上前唤他回来，和他决一胜负，却见姜骥微笑着向自己摆了摆手，蒲天河心知必有用心，也就作罢。

蒋天锡去远之后，蒲天河甚愧的道：“大哥怎会来到这里，为了小弟，令你……”姜骥微笑道：“蒋天锡就是这个脾气，过几天等他明白之后，我再来找他不迟！”

说罢，目光向着蒲天河望道：“你身上如此多血迹，是受伤了么？”

蒲天河苦笑道：“只是些皮肉之伤，料无大碍。”

姜骥见他要强至此，不由暗中一笑，遂关心的道：“虽是如此，也不可大意。来，我为你包扎一下！”

说罢，把手上火把，向雪中一插，令蒲天河蹲下身子，细看他身上伤处，不禁吃惊，道：“兄弟！你能在狼群下生还，真不是一件容易事情，你可知这些生狼，乃是河漠的‘老去梅’，齿爪上都有剧毒么？”

蒲天河闻言大为紧张道：“哦？有这种事？”

姜骥一笑，道：“今天幸亏遇到了我。兄弟，你躺下来！”

蒲天河呆了一下，遂躺了下来，道：“大哥，你莫非有解药？”

姜骥点头道：“当然有！”

说罢自身上摸出一个小瓶，用小指由瓶内勾出了一些药粉，在蒲天河身上遍洒了些，又由地上捧起了一捧白雪，在他伤处用力的揉擦了一遍。

如此一连七八捧之后，蒲天河才觉出伤处麻痒不堪，忍不住道：“好痒！”

姜骥遂站起身来微笑道：“好啦！你可以起来了！”

说着遂把上衣脱了下来，递给蒲天河道：“你先穿上这个！”

蒲天河接过穿上，就听得背后嘻嘻笑道：“你这小子真是命长，没事了吧？”

蒲天河忙自回头，见是木尺子踏雪而来，瞬息已到了眼前，姜骥弯腰叫道：“老前辈！”

木尺子哈哈一笑道：“没有想到，你们俩竟会认识，这蒋天锡错非是小姜这几句话，只怕还真不容易打发呢！”

蒲天河想起前情，兀自有些不寒而栗，他叹了一口气，道：“如非是蒋天恩那个葫芦，真不知下场如何？那怪人太厉害！”

木尺子呵呵一笑，在他背上一拍道：“走吧，下面是蒋姑娘的一关，过了就没事了！”

娄骥闻言笑道：“老前辈请放心，舍妹已去关照了，她与蒋瑞琪乃是至交，料无问题！”

木尺子一怔道：“怎么，你妹子沙漠之虹娄小兰也来了？”

娄骥点了点头道：“她是专为救蒲兄而来的！”

说着哈哈一笑，蒲天河不由得面上一红，木尺子呵呵大笑了几声，道：“小子，真是好福气！”

蒲天河红着脸道：“师父不要取笑！”

木尺子嘻嘻笑道：“沙漠之虹娄小兰，乃是天山道上出了名的美人儿，只可惜我老头子竟是也没有见过！”

娄骥闻言笑道：“你老人家马上就可看见她了！”

说话之间，但见远处白雪翻腾，数骑快马，如飞而来，三人闻声望去，就见共是六七匹健马，奔驰在雪原之上，转眼已来到眼前。

蒲天河听说娄小兰来了，真恨不能有个地缝，好让自己钻进去，偏偏这种情势之下，不容自己再逃跑，无论就情理、道义，自己对这位娄姑娘，都该深深的敬谢，岂有再逃走之理？

只是，当他一想到与这位姑娘初见的印象，他真有点“不寒而栗”，是以一听说娄小兰来了，他那张俊脸蓦然就红了。

当下大着胆子，佯作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随着娄骥、木尺子一并向前走了过去。

驰来的共是六匹快马，只是有四匹是空着鞍辔，为首的两匹马上各自坐着一个如花似玉的佳人。

尤其是那其中一匹白马上，踏蹬端坐的红衣少女，但见她娥眉杏目，青丝如云，挺坐在鞍，如同是月下仙子一般，说不出的翩翩娇姿，令人一望之下，顿感眼前一亮，真正是罕世的一个娇娃。

这姑娘背系长剑，肩后带着一个皮帽，颈上飘着尺许长的白绫，一副劲装，足下那双薄薄的辮靴，看起来只觉得平平的，窄窄地，别提有多舒服了！

蒲天河一望之下，顿然一怔，心道：“这一位又是谁呀？”

可是这匹马，他却是认识的，正是昔日自己骑来白雪山庄的那匹沙漠豹，也正是娄小兰的坐骑，这就令他大为惊异了。

再看这红衣少女身边，是一骑杂花马，其上坐着的正是蒋瑞琪，蒲天河是认识的。

这时二女来到近前，各自滚鞍下马，先向着木尺子一拜，蒋瑞琪含笑道：“你老人家受惊了！”

木尺子呵呵笑道：“姑娘不必客气了，我老头子是久闻你的大名，今日幸为令兄妹帮忙，真是感激之至！”

娄小兰浅浅一笑，目光遂向着蒲天河望去，道：“蒲兄身上伤好些了么？”

蒲天河此刻真弄得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时见问，呐呐道：“谢谢姑娘，我已无妨……”

说罢，眼光转向娄骥，呐呐道：“大哥……这位姑娘是……”

娄骥展眉笑道：“我还忘了为你们介绍，兄弟，这就是舍妹娄小兰，人

称沙漠虹的便是！”

蒲天河顿时一惊，他猛的转过脸望着娄小兰，汗颜万分的道：“这……那……”

沙漠虹娄小兰唇角微启，冷冷的道：“小妹与蒲兄曾数度会面，蒲兄莫非不记得了？”

蒲天河忽想起了那蒙面女，不由“哦”了一声，正要道谢，娄小兰却已转脸视向木尺子微笑道：“小妹遵家兄嘱咐，前往托请瑞琪姐姐，请她惠于相助老前辈脱险，她一口答应下来，并亲自押了几骑马匹与前辈等乘骑！”

蒋瑞琪含笑：“家父一时气愤，失却理智，日后谅必知悔，老前辈万请海涵才好！”

说罢，拉着一匹马，走到了蒲天河身边，一笑道：“蒲大侠，你还生咱们的气么？”

她鬓边插着一朵红梅，说话时面带微笑，愈觉其面如芙蓉，柳似眉。

蒲天河此刻满心疑问，再加上一肚子歉疚，深感自己弄错了事情，对娄氏兄妹不住，对方兄妹以德报怨，更令他感愧良深。

这时蒋瑞琪如此一问，他红着脸道：“蒋姑娘说哪里话，此次得力于贤兄妹处，实在是太多了！”

蒋瑞琪俏皮一笑，目角向着一边的娄小兰一瞟道：“娄姐姐才真是关心你呢，快去谢谢她吧！方才你打狼群时，如不是娄姐姐用‘玉指雪珠’的暗器相助，连伤多狼，只怕……”

才言到此，娄小兰却嗔道：“要你多嘴！我们走吧！”

说罢转身上马，拉下了她颈后的皮帽，坐在马背上那窈窕的身材，有如玉树临风。

她那长长的蛾眉，鸭蛋形的美人玉脸，似乎暗暗含着一些轻颦浅怨，却又转为笑脸，向蒋瑞琪道：“你这主人，莫非还要我这客人头前带路么？”

蒋瑞琪一笑道：“请你带路也不为过之，这地方哪一条路，你又不清楚呢？”

她口中尽管如此说着，依然跃身上马，向着木尺子等三人道：“请三位上马，随我出山便了！”

木尺子笑道：“好好！有马骑就好了！”

说着，已纵身上马背，蒲天河、娄骥也翻身上马，各人都上马之后，蒋瑞琪晃动着马灯，一马当先，率前先行，木尺子紧随其后，接下去是娄骥。

娄小兰猛的纵马追上道：“哥哥，让我走前面！”

娄骥装作未闻，依然前驰，蒲天河也觉得自己落在后面，和小兰走在一块儿，太不好意思，所以也飞快策马！

不想，这么一快正和娄小兰驰个并排。

偏偏二人又是同样的心情，见对方快驰，赶紧勒马慢行，如此一慢，又成了一样，依然是并排而行。

如此一来，两个人谁也不便再快了。

蒲天河只得愧疚的道：“姑娘辛苦了！”

娄小兰侧目看了他一眼，微笑道：“白雪山庄是我常来之处，谈不到什么辛苦！”

说罢，又似关心的看着他，道：“我哥哥可曾为你上了狼毒的解药？”

蒲天河感激道：“已上过了，方才如非姑娘以暗器帮忙，只怕我此刻已

丧生狼群了，姑娘对我层次恩惠，真不知如何感戴才好！”

沙漠虹萎小兰杏目偏视着他，嫣然笑道：“不谢最好！”

说罢，微起玉手，把散在前额的秀发理了理，忽地一磕马腹道：“他们走远了，我们追上去吧！”

说罢，泼刺刺冲马而前，转眼已消失在白雪之间，蒲天河本有满腹愧疚，想与她一谈，却想不到对方飞马前行得如此之快。

当下，他只得催马跟上去，可是萎小兰那匹沙漠豹乃是马中异种，是如何快的脚程，蒲天河座下这匹马，怎么也是追赶不上！

他努力策马，飞驰了一程之后，竟是愈落愈后，最后竟自失去了对方的踪影。

蒲天河心中这时真不是味儿，偏偏连木尺子等三人踪影也是不见。

他依稀记着萎小兰前行的方向，一路策马驰了下去，驰了一程之后，仍不见各人踪影。

蒲天河勒住了马，见前途不远，共有两条岔道，不知他们到底是走的哪一条，不由得叹了一口气，暗暗犯起难来！

他心中正在发急的当儿，忽见眼前一棵大树下步出一骑马来，正是萎小兰。她招手道：“快一点吧，他们都先走了！”

蒲天河忙赶上去，萎小兰蛾眉轻轻颦着，面上带出一些不自然，道：“他们也真是的……干嘛不等着咱……们？”说完了这句话，不由玉面一红，因为这个“咱们”显得太亲了一点。

蒲天河心中的惭愧，这时真是别提了。

他叹了一口气，道：“过去是我误会了……姑娘你千万别在意！”

萎小兰鼻中哼了一声，一面策着马，道：“什么误会了？”蒲天河道：“我……唉！我……我……”

他实在不知怎么说，如果说错把那个丑女当成了她，这其中也有语病，自己岂不是喜美恶丑，失了侠义道立场……如果把那丑女的行为说出，虽然可以讨得萎小兰谅解，然而，却又有离间之嫌，以萎小兰之玉洁冰清，自是看不惯那丑女为人，若是为此令二女反目，自己岂不成了罪魁祸首？这又算得什么男子汉行为？

有了以上两种顾虑，蒲天河到口的话，不禁立时止住，他叹了一口气，苦笑道：“总之，我愧对姑娘，请多原谅！”

萎小兰忍不住冷笑了一声，道：“蒲兄不必再多说了，其实我兄妹也没有强留蒲兄住下的道理，没有什么惭不惭愧！”

蒲天河呆了一呆，道：“姑娘还在生气？”

萎小兰偏头看着他，杏目中无限沉郁、忧情，话到唇边，又临时忍住。

蒲天河怔道：“姑娘有话请说无妨，就是责备我，也是应当的！”

萎小兰冷笑，道：“我怎敢责备蒲大哥，要是再气走了，我哥哥问我要人，我可是担当不起！”

蒲天河见她越说越气，也只得作罢，不敢再多说下去。

试想萎小兰也难怪不生气，自己做得实在太过火了，把如此一个如花似玉、玉洁冰清的娇娥，错当成粗俗不堪的丑女，已是罪不可道，更有甚者，自己竟然是有拂她的雅爱，不告而别，劫马夺剑，以及天山道上诸多风险，哪一件自己又对得住她？试想她一个女孩子，在遭人冷漠至此情形之下，尚有何面目见人？

想到这里，也就莫怪她会如此生气了！

蒲天河这时真恨不能自己重重的揍自己一顿，偏偏他对女人不大擅言，不知如何解说才好！

如此静夜，并辔而行，本是表达心情最好时机，他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

行了很远之后，娄小兰忽然想起一话，笑向他道：“蒲大哥这一次可愿在我家多住些时候，还是住不了几天又要走了呢？”

这句话，使得蒲天河羞愧十分，他尴尬的笑道：“姑娘不要取笑……”

娄小兰面色微冷道：“我说的是真的，蒲大哥要是真要走，但愿先告诉我一声，免得我兄妹到时候弄得莫名其妙，还只当作错了什么，得罪了蒲大哥呢！”

蒲天河面色大惭，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他抬起头，注视着娄小兰，叹道：“姑娘怎知我昔日心情……我实在放心不下这颗五岭神珠！”

娄小兰见他如此受窘，好似又有些于心不忍。

她微微苦笑道：“我无心之言，大哥你不必介意，据说五岭神珠，乃天下至宝，蒲大哥可否借我一看？”

蒲天河闻言点了点头，伸手向背后一探，大吃了一惊道：“啊呀……糟了！”

娄小兰一翻眸子，道：“怎么了？”蒲天河勒住了马道：“五岭神珠丢了……这……”

娄小兰咬着唇儿道：“怎么会丢了？你再想想看！”蒲天河双目发直道：“必定是我方才打斗群狼时遗失了……这可怎么是好？”

说罢满脸焦急之色，娄小兰冷笑道：“不是我说你，大哥你未免太大意了！”

蒲天河这时急得面色通红，立时掉过马头，道：“姑娘先行一步，我去找一找，也许还在现场也不一定！”

说罢，正要策马，却闻得娄小兰笑道：“不用了！”

蒲天河回头看时，却见娄小兰手中已多了一个匣子，她拿在手中晃了晃道：“这个可是？”

蒲天河一呆道：“这个……怎会在你手中？”

娄小兰哼了一声，道：“这是我在狼群现场捡到的，如晚一步，只怕已落在了蒋天锡手中，那时只怕他虽大方，也不会容易的拿出来还与你吧！”

蒲天河接过了匣子，心中确把这娄小兰感激了个五体投地，可是他却一句话也说不出。

娄小兰望着他，浅浅一笑道：“快带好吧，这一次再掉了，只怕没有人再为你捡起来收着了！”

说着由不住“噗”的一笑，用着似怨又爱的眸子，向他瞟一眼，打马直驰了下去！

蒲天河这一次自不愿再落后，拼命策马追上去，他感激惭愧爱慕钦敬，兼而有之，内心像是倒了五味的瓶子一般，说不出的酸甜苦辣……

两匹快马在起伏的雪原上奔驰如飞，前行来到了一处溪流，只见大片的竹子沿生在溪岸两侧。

娄小兰手指前方道：“过了河岸，算出了白雪山庄的势力范围，就用不

着再担心了！”

说话之时，忽见一骑黑马由溪边驰了过来，马上人影正是姜骥，他远远道：“你二人才来么，他们都过去了！”

姜小兰飞马而上道：“你们干嘛走这么快？坏死了！”

说时，已到了溪水边前，但见她一提马缰，清叱道：“过去！”

那匹沙漠豹一声厉啸，后腿一弹，“嗖”一声已跃过了丈许宽的溪流。

水面上浮着一个大木筏，姜骥所乘之马，并非是自己神驹，都是由蒋瑞琪临时供给的普通坐骑，二人只得打马上了木筏，渡到河岸另一边。

姜小兰却已行得无影，蒲天河紧紧握住姜骥双手，道：“姜大哥，你对我太好了！”

姜骥哈哈笑道：“兄弟你何必说这些，我姜骥看中的人，绝不会差了，我还要深深交你这个朋友呢！”

蒲天河叹道：“我此次盗马私行，大哥不生气？”

姜骥摇头笑道：“生气的是我妹子！”

蒲天河摇头苦笑道：“我真太对不起令妹了。”

姜骥看着他道：“我妹妹生性高傲，对你却是另眼相待，这些年来我还是第一次见她对人这么好过……”

说到此，微微一笑，道：“你那日退回了她自星星峡采回的鲜桃，她难受了整整一天……现在事情过了，我倒要问问你，是怎么一回事？”

蒲天河叹了一声，道：“事与令妹无关，都怪我自己误会了！”

姜骥见他似有难言之隐，也不再追问，当下在他背上拍一下，道：“我们快回去吧！就此下山，再快也要有一日的马程，到天黑之前能赶到我家已是好的了！”

说罢疾速策马，直向前行。

此刻天已是晓月残星，东边大半个天，已升起一片薄薄的雾色，天可是有些亮了。

再向前行了约里许左右，到了一处较平坦的坡面上，这一带生着极为浓密的针叶树林。

忽然一骑快马驰过来道：“二位早啊，快来吃早饭吧！”

姜骥及蒲天河抬头看时，见来人是穿着裘皮大氅的蒋瑞琪。

只见她坐在鞍上艳丽如花，神采十分欣悦，她远远的招着手，一直来到近前，笑望着二人道：“木老前辈松林里打了五只雪鸡，用松枝架着，已经烤熟了，味道好香，还不快去吃！”说罢伸手一拉姜骥袖子道：“快走呀！”

姜骥笑道：“我正好肚子饿了！走，兄弟！”

三人一齐来到了林前，见眼前有一块石地，积雪都已扫开，正中架着松枝，生有一团烈火，老少年木尺子正用一根树枝翻动着已熟的雪鸡，油脂香气，随风扑鼻，令人垂涎三尺！”在一块大青石上，姜小兰正坐在石上，望着远处的雪海发着呆。

山风飘动着她黑细的长发，看起来简直清艳绝伦！

木尺子见二人来到，呵呵笑道：“我老人家不尝此新鲜滋味久矣，今天咱们就来尝它个新，味道不好多多包涵。”说时树枝一抖，穿在枝上的四只肥鸡，分向姜骥、姜小兰、蒲天河以及蒋瑞琪头上飞来。

四人俱都惊叫了一声，接在手中，烫得怪叫连声，木尺子见状不禁又呵呵大笑起来！

谈笑吃食之间，天已大明。

破格的，东方竟然出现了一轮红日，覆盖在地面上的白雪，开始慢慢的融化，冷气益发袭人！

木尺子看着天，脸上带出了欣慰的笑容，道：“我真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自由了，我老人家富了，这么多钱我要怎么用呢？”

说罢目光向着四人一扫，嘻嘻笑道：“你们谁帮我用一点就好了！”

他边说边脱下了足下的鞋，用一双生姜似的脚丫子，伸到一边雪地上去沾雪。嘻！一笑道：“好冷，有意思！”

蒲天河看着他那样子，忽然想到了他的外号，不觉好笑，看来“老少年”这个外号真是名不虚传！

木尺子玩了半天的雪，才穿上鞋袜，他拍打了一下身上的雪渣子，道：“走吧！”

忽然，他偏了一下头道：“有人来了？听听！”

蒋瑞琪闻言生怕所来是自己父兄，赶忙站起来，道：“我藏一藏！”

说罢遂藏在一块大青石之后，她身子方自藏好，就见一乘彩舆由山坡上踏行而来。

那是一抬红布篷子小彩轿，抬轿的却是两个哈萨克女人，行走在雪岭之间，步履如飞。

娄骥望了一眼，不由奇怪道：“奇怪，这里怎会有人乘轿子下山？会是谁？”

木尺子看见这乘彩轿，不由面色一变，道：“春夫人……她怎么会来了？”

蒲天河正想问这“春夫人”是谁，那抬轿子已来到了附近，直向四人身前行来。

木尺子呵呵笑道：“那边来的可是春夫人么？”

彩轿一停，轿帘掀处，现出了一个白发红颜的美貌妇人坐在其内。

这妇人看起应是六旬以上的年岁了，偏偏她打扮入时，身着彩衣，颈戴着珠串，现出一派雍容华贵气质！

她虽是满头白发，可是面上却是一团红润，丝毫不显皱纹！

这老妇人双手把着轿篷，点头笑道：“我远远看着像你，果然是你，恭喜你了，老朋友！”

木尺子呵呵笑道：“坐了八年的牢，还有什么好恭喜的？倒是八年不见，夫人变得更年轻了！”

春夫人嘻嘻一笑，步下轿来，众人才发现她身材颇高，而且她那双眸子，微微呈现出碧蓝颜色，就像那两个抬轿哈萨克姑娘一样的，可能她也是边陲地方异族人种，不是汉人。

这时她已走到了四人面前，那双碧海似的眸子，首先视向娄小兰，面现惊异的道：“这位姑娘可是人称沙漠虹的姑娘么？失敬了！”

娄小兰不由颇为惊讶，点头道：“你是……”

春夫人嘻嘻笑道：“你自然不记得我，不过我却是早就认识你了！”

木尺子手指春夫人，对娄小兰道：“姑娘，你不认识她么？这就是擅施音波神功，曾于一夜之间，连毙蒙族九十二名好汉的春夫人！”

娄小兰不由点了点头，心中暗吃一惊！

木尺子这一提，蒲天河和娄骥也都明白了。

他们都知道蒙族里，有这么一位神出鬼没的人物，是个年迈的女人，却

不知就是眼前这个春夫人！

外间曾传说出此妇坐拥巨产，富比王侯，是一个霸业很重的女人，在蒙古部落里，声势极大，但怎会出现于此，不由令人甚是惊讶。

娄小兰点头冷冷道：“久仰！久仰！”

她对于这些所谓的豪门，一向很轻视，所以乍闻得是此人，顿显冷漠之情。

春夫人目光转向娄骥，不禁吃了一惊道：“原来娄大侠也在，真正失敬了！”

娄骥抱拳欠身道：“不敢！”

第九章有女怀春

春夫人目光又望向蒲天河，含笑道：“这位莫非是新近领得五岭神珠的少年侠士蒲天河么？幸会，幸会！”

蒲天河更是奇怪，不由呆了呆，才抱拳回礼。

春夫人这才含笑向木尺子道：“白雪山庄的事，我已听说过了，蒋寿这个老头，有些事情，作得未免太过分，就以此事而论，木前辈，我很是同情你！”

木尺子哈哈笑道：“这倒是难得了！谢谢你！”

春夫人微微一笑，顿了顿道：“听说绿玉匙你已到手，可肯借我一观？”

木尺子嘻嘻一笑，道：“夫人要看么？”

说罢自怀内取出一个扁匣子，春夫人面色微微变道：“噢！可肯打开一看？”

木尺子嘻嘻笑道：“一把钥匙有何看头？不看也罢！”

春夫人忽然面色一变，点了点头道：“我只是好奇而已，既是你老多疑，不看也罢，这匣子花色够吸引人的！”

说话时，她伸出二指，在匣面轻轻抚了一下，遂收回手，媚笑道：“各位如有空，可以随时来我所居的地方玩玩，我这里有几张名帖送赠各位！”

说时自身侧拿出了几张粉色小卡片，递给各人，举袖时，散发出盈袖的沉香。

春夫人留下了名片，玉手微微一抬道：“打轿！”

她身后那两个哈萨克女人，各自答应了一声，把那乘彩轿抬到了近前，然后轻轻放下来，扬开了轿帘，春夫人回身向各人一笑道：“务请光临，再见了！”

说罢，迈起她那双穿着红缎子绣花鞋的脚，进了彩轿，吩咐道：“走！”

那两个哈萨克女人，遂答应了一声，抬起彩轿，一路运足如飞而去。

山势虽是如此陡峻，可是那两个抬轿的女人，却是如履平地一般，转瞬之间，已行得个无影无踪。

她走远之后，娄骥才惊奇的问木尺子道：“这女人是怎样一个路数，老前辈可知道么？”

木尺子呵呵笑道：“我太清楚了！”

说罢他又嘻嘻一笑道：“这女人以为她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其实错了，各位请看……”

说时，他由袖中取出了那个装盛“绿玉匙”的匣子，冷笑了一声道：“如果我没有猜错，这匣子必已毁了！”

说罢，五指一松，那匣子“啪”一声落在了雪地上，按说是完整无损才对，可是却大大不然！

只见那匣子一落雪面，随即如粉的碎了开来。

各人不由都吃了一惊，蒲天河一时大惊道：“糟了，绿玉匙岂不也碎了？”

木尺子呵呵笑道：“所以说这就是我比她聪明的地方了！”

言罢，右手探入怀内，摸出了绿光闪烁的一枚钥匙，在空中晃了晃，又收了起来，各人对于此老防患未然的机智，俱不禁甚是赞佩！

娄小兰弯身看了看地上的匣子，由不住惊道：“倒看不出这老婆婆，竟然会有这么惊人的内力，真是令人吃惊！”

蒲天河忽然忆起，方才春夫人借索绿玉匙不逞时，以手指轻抚匣面的动作，不过是那么轻轻的一抚，竟然会把整个匣子都震碎了。

这还不奇，奇的是这匣子看来竟然是完好如初，如不是木尺子如此一摔，一半时还不易发现！

木尺子这时双目神光外泄，冷笑道：“这婆子心性奇窄，最是妒忌别人的富有，她满以为如此一来，就可以把绿玉匙毁了，哈，真正是异想天开！”

蒋瑞琪在一边不解道：“她这么做又为了什么呢？”

木尺子嘿嘿笑道：“你还不明白？因为如此一来，我那无数的家财就不能到手，她就可独傲于西北道上了。”

说到这里，大笑了几声，接道：“这老女人想得真是太天真了，却没有想到，我老人家到底是要比她聪明一些！”

众人闻言俱都惊异不止，对于木尺子的聪明，以及春夫人的诡诈都不由甚为折服！

蒲天河低头看了看，方才春夫人所赠予的红色小名帖，那是一张三寸见方，甚为考究的名片，四边着金黄颜色，正中用毛笔，书写着三个正楷小字，是：

“春如水”

当时他就颇为惊异的问木尺子道：“师父，这春如水邀我们到她那里去，是什么用意？”

木尺子摇了摇头道：“这就不清楚了，也许是她看中了你们几个少年人才，想网罗到她手下，为她服务也未可知！”

各人对这个叫“春如水”的女人，都甚为奇怪，但是洞穿了她的为人之后，也就对她有些不屑的感觉，而都存着今后最好不见的心情！

这时东方那轮红日，已升高了甚多，变得刺目难睁，冰山上的雪水开始融化成一道灿烂的瀑布，百千仞的高峰上直泻下去，形成巨大的声音，远远看过去，就像是一条五色的龙！

老少年木尺子被囚于白雪山庄已有数年，对于外界一切，皆甚迷恋，此刻见状，禁不住手舞足蹈的叫起了好来。

娄氏兄妹与蒲天河虽然归心似箭，可是目睹如此情形，也都只好耐下了性子，等他尽兴再说。

木尺子独自指手划脚说个不休，他简直是得意忘形的样子，甚至于连一块石头，一根枯藤，对他来说都是新奇的！

如此又耗了一段时间，木尺子才发觉该走了。

他拍打了一下身上的雪花道：“我们走吧！别耽误时间了！”

娄小兰低头笑了一声，道：“老前辈玩够了吗？我们还有挺长的一段路呢！”

木尺子翻身上了马，傻笑道：“走！我们走！边玩边走！”

娄骥也笑了，蒋瑞琪见众人要走，就含笑说：“各位顺风，恕我不远送了！”

才说到此，却为娄小兰拉着一只胳膊，硬给扯上马来，蒋瑞琪娇笑道：“这是干什么？绑票呀！”

娄小兰笑道：“就是绑你，叫你爸爸拿十万两银子来赎！”

边说边伸两手去抓她痒，逗得蒋瑞琪挺腰拱背在鞍上笑个不停，连连告饶不止。

娄骥见状不耐道：“小兰别闹了，我们要上路了！”

娄小兰呶着嘴道：“她凭什么老拿架子，我们左一趟右一趟的来白雪山庄，她怎么就不能到我们家住上几天？”

说着又伸手过去，吓得蒋瑞琪尖声笑道：“好！好！别胳膊我，我去总行了吧！”

娄小兰这才住手，笑道：“丫头片子，真欠揍！”

蒋瑞琪一面整理着散乱的衣裳和头发，半气半笑道：“好嘛，娄小兰，记着你就是了，反正这个仇我得报，到时候我不叫你跪在地上向我讨饶才怪呢！”

说着，目光向着一边的蒲天河瞧了一眼，噗哧一笑，木尺子见状哈哈大笑道：“妙！妙！对，这个仇该报！”

娄小兰粉面一时大红，她已猜出了蒋瑞琪言中之意，忍不住蛾眉一竖道，“你说什么？”

蒋瑞琪连连摇手笑道：“没什么，没什么，别问，咱们走吧，我就陪你住几天就是了，你们先走一步，我总得回头关照一声，要不然他们还以为我被狼吃了呢！”

娄小兰冷冷一笑道：“顺便还得烦你办点事，你到二狼山里，把你那个好师妹小白杨给救活了！”

蒋瑞琪一惊道：“怎么回事？你伤了她了？”

娄小兰冷冷的道：“早就想杀她了，不过是看在你的面子上，稍为给她一个教训！”

蒋瑞琪神色一变，道：“小兰姐，你可是把事情弄糟了，你打她一顿都不要紧，要是伤了她，我父亲若是知道了，可不会轻易与你甘休！”

娄小兰冷笑道：“谁怕你那个老顽固爸爸呀！”

蒋瑞琪皱眉道：“说真的，你到底怎么她了？”

娄小兰杏目一瞟她，笑道，“放心，我才没这么傻呢，我是把她给点了穴道，你只要找到她，把穴道给她解开就行了。你转告她一声，以后少惹我，要是再犯在我手里，哼！”

蒋瑞琪指着她道：“你这丫头真横，这一来她不怕死你才怪。好吧，我去了！”

娄骥见状就道：“小琪，那小白杨于旋的穴道，我方才已解开了，你不用再去找了！”

蒋瑞琪笑着看了他一眼道：“还是你懂事，没有白大两岁！”

说罢，举手向木尺子及蒲天河为礼，拨转马头一路飞驰而去，娄小兰忙道：“喂！喂！别骑我的马呀！”

蒋瑞琪嘻嘻一笑，回身道：“怎么能借给人家好几天，就不能借我一小会么？”

说完格格大笑着就跑了。

娄小兰偷目一看蒲天河，彼此脸都红了，她不禁有些动怒道：“好嘛！看我追上怎么捶你！”

说罢跃身上马，方要追上去，却为娄骥拦住道：“算了，别再闹了，你也不怕木老前辈笑你！”

娄小兰绷着脸道：“哼！你就是向着她，还当我不知道！”

逗得木尺子又失声大笑起来，娄骥半气半笑的对木尺子抱拳道：“老前

辈请不要见笑，我这妹妹就是嘴不饶人，我们走吧！”

说罢，就同蒲天河双双上马，一行人马，直向山道下行去！

蒲天河来时，是近黄昏，对于附近山势，不过是一个概括的认识，这时丽日当空，此番再看这天山形势，真正是惊人了。

人马行在山道间，放目望去，但见天地间形成一道极线，而天山就起伏在这道地平线上，无限的延下去，太宏伟，太壮阔了。

他们边行边谈，不知不觉间，已过了午时。抬头看时，但见山岭起伏纵横，上穷碧落，真令人惊异怀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是从那上面下来的。

蒲天河此刻心情，却是和来时大不相同，扫除了紧张焦虑之后，自然也就多了一份闲情意致。

他偶尔在马上向娄小兰看时，心中总由不住跳动一番。这个姑娘太美了，美得令他不敢逼视！

正因为如此，他也就愈觉得自己昔日行事太过冒失，真不知要如何的才能说出自己的歉意！

想到这里，他真想骈马过去，把自己心意吐诉一番，可是娄小兰的马自从渡河之后，始终是自行在前面，好像生怕和自己行在一块似的！

蒲天河虽有万种心情，却也无法表示出来！

他在马上沉沉思想，如痴如醉，忽然为娄骥在马背上拍了一下道：“兄弟，你在想些什么？”

蒲天河惊慌勒马，才发现原来各人都已停在了一棵树下，自己竟是不知，仍然前行，不由弄了个大红脸，呐呐道：“怎么停下了？”

娄骥笑道：“停下来叫马休息一下，我们也吃点东西。”

蒲天河忙点头称是，翻身下马，却见娄小兰一双澄波眸子，正自注着自己，像似在看笑话。蒲天河拉马过来，由不住又羞了个大红脸！

木尺子哈哈笑道：“过来坐下歇一会吧，小伙子，你可知道欲速则不达这句话么？”

蒲天河陡地一惊，忙抬头去看师父，木尺子却看着他神秘地笑了笑。

这时娄小兰已打开了一个细竹编的篮子，笑向木尺子道：“老前辈用一点吧？”

木尺子就笑着过去看了看道：“你们想得真周到，还带着吃的东西。”

娄小兰笑道：“怎么能不带着呢，我们又没有你老人家那种烤雪鸡的手艺！”

木尺子大笑着坐了下来。篮子里，有烙好的油饼和切好的卤鸡、卤蛋什么的，都用棉套油纸包着，以防寒冷冻住！

娄骥见妹妹只让木尺子，却不让蒲天河，甚是过意不去，就笑道：“还有蒲兄弟呢！”

娄小兰眸子微微向蒲天河一瞟，嘟了一下嘴道：“谁要吃，谁自己过来！我才不管呢！”

娄骥不由双眉一皱，生怕蒲天河为此动怒，当下忙转身向蒲天河笑道：“你快来吃一点吧！”

蒲天河乍闻小兰所言，不由吃了一惊。

他还不知道，娄小兰竟然如此的气愤自己，一时也甚为尴尬，少年人当着人前，自是挂不住脸面，当时一赌气，就摇头苦笑道：“我不饿，大哥自己吃吧！”

娄骥这时也是猜不透这两个人，心里是在弄什么鬼，可是妹妹的心意，他焉有不知之理，前些日子为了蒲天河的安危，小兰几乎茶饭不思，为了蒲天河，她数临天山，好容易把蒲天河救出来，怎又会如此模样，未免不尽情理。

可是他转念一想，立时就明白了，当时哈哈一笑，问蒲天河道：“兄弟，我妹妹是在生你的气，你上前来赔个不是也就没有事了！”

蒲天河方自冷笑了一声，可是一转眼，却见娄小兰一双明澈眸子正在看着自己，好似极欲想知道下文似的！

蒲天河本来想要点个性的，可是不知怎么一句硬话也说不上来了，他只怔怔的望着娄骥道：“我怎么……我……”

娄小兰站起来，笑嗔道：“算了，谁要他赔不是，你要再气人家，人家可是又走了！”

娄骥和木尺子，俱都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蒲天河频频苦笑，真不知说什么才好。

这时娄骥拿过食篮，蒲天河只得拿出一些就口吃着，却闻得身后蹄声得得，一袭红色大氅，随风起伏着，转瞬间已来到了近前，正是蒋瑞琪来到了近前。

她远远笑道：“好呀！我不在就吃东西！”

说罢玉手一按马鞍子，“嗖”一声飘下马来，对着木尺子欠身一拜道：“家父命弟子交这封信，请你老过目！”

说完自身上取出一信，双手送上，木尺子惊奇的接过来，看了一遍，哈哈大笑道：“难得，难得！这老头儿，居然也想通了，其实往事已矣，哪一个又会怀恨于他！”

说罢，就手把这封信撕成了碎片丢了，对于信上说些什么，却不说出来。

娄小兰看了看马背上带了甚多衣物，不由微笑道：“怎么，把家都搬过来了？”

蒋瑞琪笑骂道：“不去住又骂，去了又说这些，没见过你这矫情的丫头片子！”

娄骥忍不住道：“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只一见面就吵个没完，小琪你可见着了令兄没有？”

蒋瑞琪摇了摇头道：“哥哥倒没有见着，却见着我那位于师妹……”

说时凤目向着娄小兰一瞥，笑道：“她可是把你恨死了，声言今生今世，绝不与你甘休，你可要小心点了！”

娄小兰冷冷一笑，道：“谁还怕她不成！”

蒋瑞琪道：“话虽如此，这小白杨于璇手段也够毒辣的，你还是注意点才好！”

娄小兰哼了一声道：“她要是再犯在了我的手里，那时候就是她死期到了。咱们走吧！”

一行人马，又继续前行，待到了黄昏时分，已下了天山山脉，可以远远看见库鲁克郭勒河在缓缓的流着。

在四面高山，诸如“库鲁克塔克山”、“觉罗塔格山”、“天山”等的环绕之下，这附近形成了一块盆地平原，目光远远看去，在陆地的极限处，似乎可以看见“大戈壁”沙漠的黄色影子。

他们在“黄芦冈”的一处夜店里略微休息了一下，继续打马前行。

等到日上中天的时候，已然来到了库鲁克郭勒河，也就是到了娄家的大门口了。

这时娄小兰飞马而上，沙漠豹疾驰如飞，木尺子奇道：“咦！姑娘你跑什么？”

娄骥哈哈笑道：“老前辈，我妹妹最爱面子，她是怕家里乱，先回去整理去了！”

说笑之间，已来到了家门前，这时阿秀、阿力俱外出迎接来人下了马，由阿力牵着马，阿秀却笑向蒲天河道：“小姐请你们先在客厅里坐！”

木尺子连连点头道：“晓得！晓得！”

这位老人家倒也不客气，就好像是来到了自己家里一样，一行人进了院门，木尺子看着院子里花叶扶疏，由不住连声叫妙！

娄骥招呼着招待，把各人让进了客厅，蒋瑞琪因是熟客，就直接上楼去找小兰去。一会儿，二女同时下来，却都已经换了衣服，方才是翩翩英雌，此刻却又都成了闺中淑女的模样。

须臾阿秀来告，说是各人居室都已准备好了，蒲天河和木尺子分配在娄骥居住的那幢楼房之内，蒋瑞琪却是和娄小兰住在一块。

经过长日的劳累，各人也就早早的就寝。

时间真快，转眼之间，蒲天河已在娄舍居住了三四天。这三四天以来，天天和娄骥在一起谈谈笑笑，彼此研讨一下武功，倒也不觉得寂寞。

只是有一点，那位娄姑娘，自从归来以后，竟然是一面也未曾见过！

蒲天河不免觉得有些奇怪，又不便问，只是内心却感到很是奇怪。

这一日，晨起之后，娄骥忽然进来，见面笑道：“兄弟，你起得早啊！”

蒲天河回过身来，却发现娄骥微微有些欲言又止的样子，不由甚感惊奇的道：“大哥有什么事么？”

娄骥面色微微一红笑道：“有几句话，我要对你说一说，不知你愿不愿意听下去？”

蒲天河心中一动，道：“大哥有话请直说无妨，莫非对我还忌讳不成！”

娄骥坐下来微微一笑，道：“我只是问你可曾定过亲了。”

蒲天河不由一怔，摇了摇头道：“没有……大哥你问这个做什么？”

娄骥一双明澈的眸子，注定着他，正色道：“兄弟，你我都习武、豪爽，自命侠义道中的人物，说话也不必再拖泥带水，我就直说了，希望你也能诚恳的回答我，愿不愿意都无所谓！”

蒲天河吃了一惊道：“大哥有什么事只管吩咐就是了，何必说这些？”

娄骥点了点头道：“好，那么我问你，大哥跟你提个亲，你意下如何？”

蒲天河一惊，吞吐道：“这……大哥不要开玩笑！”

娄骥冷然道：“谁跟你开玩笑？我说的是真话。兄弟，你是知道的，小兰与我自从父母遇难后，迁来此处，相依为命，我父死时曾把小兰终身之事托嘱，让我为她留心甄选……”

说到这里，苦笑了一笑，接下去道：“这几年以来，我也曾为她费尽了心机，可是所挑选之人，她竟然是没有一个中意的，这丫头眼界太高……现在遇上了你，兄弟，你想想看，你愿不愿意？就给我一句话就行了！”

蒲天河这时，不由得面红心跳不已。

他真不敢相信这是一件真事，当时结结巴巴道：“这个……我只怕高攀不上……”

娄骥双眼一瞪道：“这是什么话，你只告诉我愿不愿意就行了！”

蒲天河苦笑道：“令妹贤淑端庄，美绝天人，我得妻如此，尚有什么愿不愿意，不过只怕她对我并不……”

娄骥哈哈一笑，摇手道：“这一点你就不要管了，此事我已与令师木老前辈商量过了，只要你点头答应，我妹妹那边，我就可以做主。兄弟，这么一来，我们是友上加亲了！”

蒲天河内心虽是欣喜欲狂，可是到底有些不自在，他红着脸哧哧的道：“话虽如此，大哥还是先征求一下令妹的意思较好，否则……”

娄骥点头笑道：“这是自然的事，我已与令师商量好了，本月十五，也就是五天以后，是个好日子……”

蒲天河呆了一下，道：“只是我热孝在身，此事……”

娄骥摇手笑道：“你不用急，这一点我们也想过了，你此时热孝在身自不便迫你结婚，我们的意思，是为你们订婚，先把名份正了，以后来往也就不必再忌讳了。兄弟，你意下如何？可愿意么？”

才说到此，就见房门推开，木尺子抽着长烟袋走了进来，此老此刻看来，一副红光满面的样子，也较昔日精神抖擞多了。

他进得门，二人慌忙站起来，木尺子嘻嘻笑道：“你们谈得怎么样了？”

娄骥微微笑道：“蒲兄弟已经答应了。”

木尺子点头笑道：“好！好！这是一件好事情，我们打起精神办一办，等这件事办成之后，我也该动身走了！”

娄骥惊道：“老前辈怎不多住些时候？”

木尺子喷了一口烟，哈哈大笑道：“夜长梦多，我那些钱没有到手，总是一个心病！”

说着，他就用手在蒲天河肩上拍了拍笑道：“小子，这是你前生修来的福份，娄姑娘确是我有生以来，所遇见最好看的一个姑娘了。人又好，武功又高，能娶这么一个人，你还求什么？”

说罢沉思了一下，又笑道：“一待娄姑娘答应之后，我们撒几张贴子，这件事就办了！”

在一间绣有五色鸳鸯的暗房里，那位纠纠女侠娄小兰正在低头缝着枕头套子。

她穿着一袭粉红色的小袄，配着一件同色的八幅风裾，在鬓角插着一朵水仙花，真正是美绝天人！

自从从“白雪山庄”回来以后，她变得足不出户，懒得再动了。

那一匹沙漠豹闲得在槽里直叫唤，她也懒得去骑它，甚至于摸摸它，挂在墙上的那一口青铜宝剑，也几乎都结了蛛网，她也懒得拿下来玩玩它。

不知道是怎么搞的，现在她也变得静了，那种耀威马上，纵马驰骋的日子似乎已经离开，不再属于她了。

每当她推开小窗，向院子里看时，生在窗前的那两株桃花树，都已经打了朵儿，那意思是春天已到了，转眼之间，这桃花均将开满了树，柳丝儿也将抽枝芽了，春的气息是那么的浓重。

可是……

当她看到这里，也就会有一种淡淡轻愁笼罩着自己，想一想自己可是老大不小了，今年都快二十二啦……

一个二十二岁的大姑娘，还没有个婆家，怎不叫人心慌呢！

每当她对镜理妆，照见自己影子的时候，总似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有时候，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在被窝里哭一阵子。

可是这眼泪流得有多么傻呀，为什么流呢？

自从家里来了这个蒲天河，不知道是怎么，自己对于这个人竟然是一丝丝也放不下来，白天想他，晚上只要一闭上眼，也是他那高大英俊的影子。

娄小兰放下手上的活计，把头支在手肘子上，自己问自己道：“你真的爱上了他啦？”

不对呀！在自己这一生里，像这种事，就从来也没有过呀！

记得从前，那些像马杓上苍蝇似的小伙子，一天到晚的跟着自己，其中也不是没有长得俊的，可是自己除了讨厌以外，连正眼也不瞧他们一眼，就从来也没有把他们哪一个放在心上，现在怎么会变了呢？

按理说，自己真该恨死他——蒲天河。他开始时那种绝情，盗马窃剑，不告而别，这些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该是多么的残酷，这种人还理他做什么？

想到这里，姑娘那两道蛾眉，暮地向两边分了开来，恨恨地道：“这一辈子，别打算我再理他！”

可是话方出口，蒲天河的影子却又浮上面前，他那英俊的脸，深沉的一双眸子……在那沉郁的目光里，像是藏匿着无限的孤情……

是的！他真就和我一样的孤独，失意……他一个孤儿，如今流落在异域，内心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想呢？

想到这里，娄小兰一张玉脸，竟由不住红了。

他想，不知道这个人在老家是否已经定过亲了？否则……

娄小兰想到了这里，可就禁不住脸又红了，她记得今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哥哥曾经来这里问过了自己很多话，一再的提到了蒲天河，莫非这其中意会到些什么不成？

她又想，这几天那蒲天河怎么样了？怎么连他的面都没有见到呢，别是他走了吧！

有好几次，她都忍不住想过去看看他，可是一想到木尺子那老头儿，和蒋瑞琪那促狭鬼，这两个人，总爱和自己开玩笑……

这一连串的事情，她反复的想着，老没有完，这正是少女烦恼的情绪，她哪里知道，自己早已是在恋爱了。

自从昔日第一眼看见了蒲天河之后，她就偷偷的爱上了这个人，一任她如何的克制、解脱，都莫能为力了。

现在，这位不可一世的纠纠女侠客，真正的尝到了爱情的苦果，她已变得懒散不堪了。

正当她在胡思乱想的当儿，娄骥忽地推门走进来。

娄小兰回头看了他一眼，立时面红过耳，她似乎已经有些预感，哥哥必是要对自己说些什么了。

果然，娄骥微笑道：“妹子，我已经把你许配人家了！”

娄小兰杏目一转，道：“别胡闹好不好？”

娄骥神秘的一笑，坐了下来，只是看着娄小兰笑而不语。

娄小兰愈发的坐不住，就站起来，把脸转到窗子那一边，娄骥见状哈哈笑道：“你不要害臊，哥哥说的这个人，你准愿意！”

娄小兰不知怎么，只觉得眼睛一红，光想掉泪，她回过头道：“你别欺

侮我，我可不要听这些！”

娄骥不由一怔道：“怎么，你不愿意？”

娄小兰动了一下嘴道：“我的事，你最好别管，我一辈子都不想嫁人！”

娄骥叹了一口气道：“傻妹子，你这句话说得真正是欠考虑，你莫非忘了父亲死时的托嘱了？”

娄小兰由不住低下了头，眼泪簌簌的淌了下来。

她这时，真恨自己是个女的，娄骥这句话，确实也令她无法可答，她委屈的道：“我为什么是个女的呢……”

娄骥走过去，轻轻拍了拍她，笑道：“妹子，你可不是普通的女人，这时更用不着掉泪，哥哥看的人错不了，你倒说说看，对于蒲天河这个人，你可满意？”

娄小兰的脸，蓦地红了。

她慢慢的抬起了头，脸上还挂着泪，装傻道：“什么满不满意？”

娄骥一笑道：“你以为他人品武功怎么样？哥哥我虽是中意了，可是这到底是你一辈子的大事，主意还是要你自己拿，你倒说说看！”

娄小兰低下头，道：“我有什么好说的呢！哥哥，你看着办吧！”

娄骥双眉一展，大喜道：“好！你这么说这件事可就定了。”

娄小兰一仰脸道：“什么定了？”

娄骥眨了一下眸子，道：“自然是亲事啦，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日子，就是后天，你可有意见？”

娄小兰猛地站起来，惊慌失措道：“后天……那可不行，也不能就这么快……”

说时，她由不住又垂下了粉颈，娄骥知道她是误会了，就笑道：“我是说订婚，可不是结婚。”

小兰才定下了心，她只是用眼睛看着一脚尖，一言不发，内心真不知是悲是喜！

过了一会儿，她才抬起头来，冷冷的道：“木老前辈可曾知道了？”

娄骥含笑点头道：“自然是知道，日子还是他定的呢，我也曾与蒲兄弟说过了……”

娄小兰面色绯红，头又低了下去，极为羞涩的道：“他……可怎么说呢？”

娄骥哈哈笑道：“还能怎么说？人家可是一口就答应了。小兰，我是要告诉你，你可别再耍脾气，给人家脸色看了！”

娄小兰听了这句话，由不住一笑，却又绷住了脸，有意冷笑了一声道：“那可不一定，厉害的还在后头呢！”

才说到此，门外一人娇声答道：“好呀！什么厉害的还在后头呢？我们到要问问看！”

娄小兰脸一红，急得直想哭，把脸向胳膊里一埋，门开处蒋瑞琪就像是一朵百合花似的，笑着进来了。

她向着娄小兰看了一眼，噗哧一笑，道：“好呀！这么大的喜事，不告诉我？兄妹俩在这里关着门自己嘀咕呀！”

娄骥见状，知道瞒她不住，只得笑道：“谁要瞒你？不过是还不到时候罢了！”

蒋瑞琪走过去，硬把娄小兰的头扳起来，格格笑道：“这一会你又害臊了？你怎么不骂人了呀！”

娄小兰猛地睁开眸子，蒋瑞琪生怕她发脾气，忙闪到了一边，笑着摇手道：“我的好姐姐，这两天你可不作兴骂人，我不过是跟你闹着玩的！”

娄小兰忽地伏在她的肩膀上哭了起来，弄得娄骥莫名奇妙，瞪然睁目道：“这……莫非你真不愿意？”

蒋瑞琪笑首摆手道：“没有的话，唉，你们男人懂得什么？你还是出去走走吧，让我们说说知己话！”

娄骥这才明白，就转身推门出去了。

他走之后，娄小兰却哭得更伤心了。

蒋瑞琪半笑着扳起她的脸道：“怎么回事呀？这一下，你该是称了心呀！怎么反倒哭起来了呢？好姐姐，你倒是说说看！”

娄小兰又把头低下去，呐呐道：“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你是我的好朋友，也不给我拿个主意，我真不知怎么才好……”

蒋瑞琪一笑道：“根本用不着拿什么主意，反正闭着眼睛上轿下轿入洞房就行了！”

说着，玉手一捂嘴，红着脸笑道：“这可真不像姑娘家说的话，不过事实上可不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女孩子呀，迟早都免不了这档子事……”

娄小兰擦了一下泪，抬起头道：“你别胡说，又不是结婚，是订婚！”

蒋瑞琪像是有些失望，怔了一下，遂笑道：“我还当是结婚呢！这就更用不着急啦，你又哭个哪门子呀！”

娄小兰红着脸道：“怎么个订呀？我可是没订过！”

蒋瑞琪“噗”的一笑，道，“谁又订过了？你要是订过了，人家也不要你了！”

娄小兰抓着她一只手，撒娇道：“好妹子，我可是真急啦，要说那姓蒲的小子，真不该就答应他……”

蒋瑞琪一推她道，“得啦，现在还说这些干什么？将来就是小两口啦，还有什么气斗呢？”

娄小兰秀眉皱了皱，看着窗户直发呆。

蒋瑞琪一笑道：“你别傻想了，蒲天河配你也值过了，人家武功模样可都不差，错了这个村，可就找不着那个店了！”

娄小兰低头叹了一声，道：“我们姑娘家可是真可怜，到时候就由不住要叫人摆制我们……”

说着脸又一红，蒋瑞琪似乎被她这句话，说得也有一些伤感，就叹了一口气道：“那有什么法子，谁叫我们是女人呢？好姐姐，你快别难受了，再怎么，总是喜事呀！”

娄小兰擦干了眼泪，站起来吁了一口气道，“这几天我都闷死了，我们出去走走吧！”

蒋瑞琪点头道好，娄小兰换了一双鞋，正要同蒋瑞琪出去，就在这时，门外一女人格格笑道：“小兰子姐，你可是回来了？”

蒋瑞琪不由一怔道：“这是谁呀？”

娄小兰不由秀眉皱了皱，讨厌的道：“是文素姬，这人真讨厌！”

说时，就走过去把门给开了，蒋瑞琪一望之下，不由吓了一跳，她有生以来，还真没见过这么丑的女人。

只见来人二十左右的年龄，身上穿着鹿皮马装，外罩银狐翻毛小背心，就服装而言，却是够标致的了，只是她那个尊容，却真正是不敢恭维！

蒋瑞琪虽没有见过文素姬其人，但是却常听小兰提起此人，她知道这文素姬，乃是“沙尔湖”乌衣教主的掌上明珠，那乌衣教主，是一个相当难缠的人物。

据说这文素姬，由于打雁和娄氏兄妹结识，以后竟常常来此走动。

此女作风大胆，泼辣无耻，仗着其父威望，在外面到处招摇，娄氏兄妹在了解此女为人之后，对她很是不齿，曾经明告诉她不与来往，可是这文素姬，却是马不知脸长，兀自来此纠缠不已。

娄氏兄妹，甚至于阿秀、阿力这两个人，对于她都厌恶到了极点，只要她一来，娄骥必托辞避开。

看到此，各位一定也就明白了，昔日蒲天河误认为娄小兰的那位姑娘，也就是此人！

这时，她忽然来临，娄小兰自是不悦。

她虽然并不知道文素姬昔日与蒲天河的一段经过，可是由蒲天河口气中多少也探知了一些情形，是和此女有关的。

蒋瑞琪近看此女，只见她面如锅底，乱发蓬松，塌鼻巨口，简直叫人不敢逼视！

尽管如此，娄小兰仍然保持着风度，向她笑了笑，道：“俺们好久不见了！”

文素姬嘻嘻笑道：“我来了好几次了，你们不在家，骥子哥也不在，蒲大哥也不在，真烦死人了！”

娄小兰一惊，道：“你认识蒲天河？”

文素姬笑了一声，道：“怎么不认识？俺们还说过话呢！那一天，你上星星峡去还没有回来……”

小兰立时心中一动，也就明白了一切，只是以她目前与蒲天河的关系，自是不好再说什么。

文素姬目光一扫蒋瑞琪，道：“这一位是谁？我怎么没见过？”

娄小兰就代为介绍了一番，蒋瑞琪只得略事寒暄，娄小兰实在不耐烦，就对蒋瑞琪道：“我们走吧？”

文素姬怔了一下道：“你们要出去？去哪里，我也去！”

娄小兰道：“只是随便走走。”

说着一拉蒋瑞琪，二人匆匆下楼，文素姬自后面跟上来道：“小骥子哥呢！他去不去？”

娄小兰没有好气的道：“他不去，你找他玩吧！”

文素姬跳了一下道：“好，小蒲在不在？”

娄小兰一听她居然大言不惭的直呼蒲天河为“小蒲”，一时又羞又气，当着蒋瑞琪，更觉得丢人，就冷冷一笑道：“不知道，你不会看看去吗！”

文素姬拍了一下手道：“好，我就最喜欢他……”

蒋瑞琪闻言不由也甚为气愤，当时忍不住回过头来道：“你不要胡说八道！”

文素姬短眉一挑，道：“你才胡说呢！”

蒋瑞琪恨恨的回过身来，正想教训她一番，娄小兰拉了她了一下道：“算了，我们走吧！”

说着，二女就直向马棚那边走了，文素姬在身后恨声说道：“怎么样，我就是看上他啦，你不服气呀？”

说着手舞足蹈的笑了起来，正好阿秀由另一边走过来，见状奇怪的道：“文小姐，你笑什么？”

文素姬笑声一敛，绷着脸问阿秀道：“阿秀，我问你，蒲大哥在哪间房里？”

阿秀眨了一下眸子道：“你是问蒲相公？”

文素姬笑道：“对！对！就是问他，你带我找他玩去！”

阿秀后退了一步，上下看着她道：“我不去。文小姐，你莫非还不知道，我们小姐和这位蒲相公可是要……”

文素姬一怔道：“要怎么样？阿秀，你告诉我！”

阿秀脸色一变，扭妮了一下，吞吐道：“这事情我也不清楚，我只是偷听少爷和小姐在说……说小姐后天就要跟蒲相公订婚了！”

文素姬不由面色一变，后退了一步道：“哦……有这种事情！难怪呢！”

说到此，忍不住又冷冷一笑，阿秀见状，奇怪的道：“小姐订婚你不高兴？”

文素姬哼了一声，笑道：“我当然高兴。走，阿秀，你带我去找蒲相公去！”

阿秀呐呐道：“他就在少爷楼上，你自己去。”

文素姬一笑道：“这是一件好事情，我要去跟他道个喜去！”

说罢转身就向着蒲天河所居住的那幢楼房行去。行走了几步，忍不住伏在一棵树上哭了，用力的晃着树，恨声骂道：“你别想！他是我的！”

“哼！你们都看不起我，我非要把他弄到手里不可！”

她愈哭愈气，心中也就生出了歹意，远远马蹄的声响，她就看见娄小兰同着蒋瑞琪骑马驰出了大门。

文素姬冷冷一笑，自语道：“娄小兰你不要神气，看一看谁厉害！”

说罢，她就掏出了一方手绢，把脸上的泪擦了擦，由身上取出粉盒小铜镜，修饰了一番，那张脸虽说是人人都无法消受，可是在她自己看来，却是美得很呢！

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觉得挺不错，这才向着娄骥所居住的楼房行去。

当她来到了楼前，正逢着蒲天河从里面走出来，文素姬赶上一步，娇声唤道：“哟，那不是蒲大哥吗！”

蒲天河定足一看，由不住面色微变，冷冷的道：“姑娘有何吩咐？”

他内心实在对这个姑娘厌恶透了，文素姬嘻嘻一笑道：“我们好久不见了呀！”

蒲天河面色微红道：“姑娘找我，莫非就说这些么？对不起，我失陪了！”

说罢转身就走，文素姬上前一步道：“喂！你回来，我有话对你说呢！”

蒲天河仍然前行不理她，文素姬冷笑道：“莫非娄姐姐的话，你也不要听么？”

这句话倒是有点效力，就见蒲天河顿时停住了身子，慢慢转过身来，道：“娄姑娘有话告诉我？”

文素姬轻摇着步子走了过来，阳光之下，蒲天河那英俊魁梧的影子，更是令她心醉，当下点了点头，道：“娄姐姐同蒋姑娘向沙尔湖去了，要我转话告诉你，请你快去！”

蒲天河心中一动，冷冷道：“我不相信……何必要你来说！”

文素姬扭过身子冷冷道：“你不信就算了，反正去不去在你，我话带到

了也就是了！”

说罢，就独自去了，蒲天河正因为这几日未曾见到娄小兰，心中有些纳闷，此刻细细一想，暗忖道：莫非娄小兰有事与我商量，家中不便，才约我出去谈谈？

这么一想就有几分心动了。

可是，她却又为什么要这丑女来通知我呢？

想到这里，正要再问问她，却发现那丑女已走了。

蒲天河纳闷的走到了娄小兰所居住的楼前，却又不好意思进去，正在为难，却见阿秀由楼内出来道：“蒲相公有事情么？”

蒲天河窘道：“娄姑娘在家不在？”

阿秀笑了笑：“小姐已同着蒋姑娘骑马出去了，有什么话，相公吩咐我就是！”

蒲天河点了点头，道：“这就是了，没有什么事情，你为我牵一匹马来，我出去一趟！”

阿秀笑着答应了一声：“是！”就转身跑了，过了一会，果然牵出了一匹枣红色大马，鞍辔齐备。

蒲天河闻听娄小兰、蒋瑞玫出去，心中就相信丑女之言必定是真，是以丝毫不再疑心。

阿秀牵出了马，蒲天河接了过来匆匆道：“等一会娄相公要问，你就说我有事出去一趟，很快就会回来。”

阿秀答应了一声，蒲天河已翻身上马，泼刺刺冲门而去。

当他行出了大门，过了那座小桥，就可看见碧绿的“库鲁克郭勒河”，缓静的向前面流着，阳光照射在水面上，反射出万道金光。

蒲天河似乎听说过这道河的尽头，也就到了沙尔湖，当下就一路策马，顺着河边，直驰了下去！

行驶了约有里许左右，蒲天河就听得身后蹄声得得，仿佛有一匹马紧紧追过来，不由心中一惊，未及转身，那匹马已驰到了面前，一位女子哧哧笑着，道：“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

蒲天河这才看清，原来竟是那丑女飞骑追上来，不由剑眉微皱，要按昔时情形，自己早就忍耐不住要翻脸了，可是此刻却多了几分顾虑，再怎么，对方毕竟是一个女的，又是娄宅的客人，怎好就此发作。

他只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

文素姬嘻嘻一笑道：“你也不问问清楚，你可知娄姐姐在沙尔湖什么地方？怎么一个人就跑出来了？”

蒲天河心中一动，自己也觉得有点冒失，当时就忍着气道：“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文素姬娇声笑道：“你一个外省客人，跟你讲也是讲不清楚，这地方维吾尔、准噶尔的部族甚多，你要是走错了地方，很是麻烦，还是我带你去吧！”

蒲天河一想也不无道理，再想这丑女也许对自己改了态度，她既是小兰的朋友，又如此热心，过去一点小错，又何必耿耿于怀？

这么一想，他也就改为笑脸，道：“如此说，有劳姑娘了！”

二人一路策马，中途三次驻马小栖，看看日已偏西，才来到占地颇大的沙尔湖。

至此，也就是河水的尽头，在沙尔湖碧绿的水面上，翱翔着一群群水鸟，

湖边的杨柳树，多已经生出嫩绿色的幼芽。

蒲天河翻身下马道：“想不到这湖如此之大，真太美了！”

文素姬也翻身下马，笑问蒲天河道：“这地方你来过没有？”

蒲天河摇了摇头，文素姬神秘的笑道：“这就是了，在这个湖后面，有一座大寺院，名叫乌衣寺，你可知道？”

蒲天河仍然摇了摇头，文素姬神秘一笑道：“乌衣寺你都不知道，你可真是白来了！”

蒲天河这时目光四处望着，剑眉微轩，道：“娄姑娘和蒋姑娘两个人呢？”

丑女站起来笑了一声，道：“她们俩都在乌衣寺内。来！我带你去！”

蒲天河不禁心中一动，暗自微微怀疑道：“她们两个女儿家，怎会跑到庙寺之内？”

文素姬笑道：“这一点你就不明白了，乌衣寺可是和一般的庙宇不同，那里的弟子，是不禁婚嫁，而且男女都有，你随我去看一看也就知道了！”

蒲天河只得点了点头，二人牵马绕向湖的侧边，这一带生着浓密的树林子，这些树木，多为类似松柏的一种针叶高木，枝叶不怕霜雪，横遮起来，不见天光！

前行了约有里许光景，树林子就更密了。

蒲天河少时曾随父亲蒲大松，去过关外长白山，那地方的树林子，往往数十里不见天日，当地人谓之“窝集”，以之比目前的森林，也就不以为奇了。

他正想问一问还有多远，忽然发现浓林深处，开有一道颇为宽敞的大道。

这条大路，全系用厚有半尺的大青石，平平的铺成，可以骈骑六马同时前进。

在道路西侧的树林，全都为人工修剪得平平整整，正空的横枝，也全都被开了出来，现出一长条笔直的天光。

蒲天河实在想不出，娄小兰等二人，怎会跑来这个地方，莫非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还需要自己来帮助不成，心中正在狐疑，就见两匹白马远远跑来。

马背上坐着两个灰衣中年汉子，每人头上都戴着一顶垂有甚多穗子的盆状怪帽。

两匹马刹那之间，已行到了近前，其中一人，似乎很是惊异的跑了过来，对着文素姬说了几句，并且不时的用眼睛看着蒲天河。

他们说的话，声音很怪，叽哩咕噜，蒲天河竟然是一句也不懂！

他不由惊奇的问文素姬道：“你们说什么？”

文素姬笑而不答，这两个人忽然翻身下马，匆匆走到了蒲天河身边。蒲天河吃了一惊道：“你们要干什么？”

文素姬嘻嘻一笑道：“没有什么，他们都是乌衣寺内的弟子，因为听说你是外来的客人，表示欢迎而已！”

蒲天河闻言，向着二人点了点头，笑道：“不必客气，娄姑娘在么？”

二人却是互相望了一眼，忽然跑过来，每人执起蒲天河的一只手，在唇上吻了一下，又退了回去。

蒲天河不由甚是尴尬，可是文素姬既说过，这是对方的一种礼节，他也就不以为怪。

这两匹马，在两个乌衣弟子的乘骑下，掉转了身子，往回徐徐行去，蒲天河问文素姬道：“他们这是为何？”

文素姬笑道：“蒲哥哥上马吧，我们跟着他二人走就是了！”

蒲天河点了点头，就翻身上马，丑女文素姬这时也翻身上马，二人辔辔而行，蒲天河甚觉不是味儿，可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也只得听凭文素姬的摆布了。

在两个乌衣弟子的前导之下，二人慢慢进了一座高大的院墙。

这时前行二人拍马而上，一直行到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大庙宇之前停下来，庙前此刻已聚满了人群。

这些人，全都和两个灰衣弟子一亲的穿着打扮，二弟子一下马，他们立时偎了过来。

就见两个弟子指手划脚，说了一通，众人立时欢啸了起来。

在欢声雷动中，大群的弟子都跑了出来，其中有男有女，一时间，堆满了庙前。

蒲天河简直弄昏了头，心中还在奇怪，一个外乡的访客，何至于有如此爆炸性的惊动？

惊奇之中，却见那丑女文素姬扬起一臂在空中向欢呼的人连连挥动，好像是在接受欢呼的样子。

文素姬那张丑脸上，荡漾出无比欢欣的样子，蒲天河心想自己来这里做客，也就随便挥手答礼，如此一来，欢呼的声音就更大了。

不想那文素姬身子在马上，忽然依偎过来，嗲声嗲气的道：“蒲哥哥，我太高兴了，你真好！”

蒲天河忙把身子闪开，眉头皱道，“姑娘请端庄一点！”

文素姬嘻嘻一笑，她那一双布满了深情的眸子，向蒲天河身上瞟着，媚声道：“来到了这里，你该对我好一点才是！”

蒲天河不耐烦的道：“娄蒋二位姑娘，怎地还不出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文素姬嘻嘻一笑，道：“等进去以后就见着了，你何必急呢？”

蒲天河见她动作有异，发觉出有些不对，可是尚未疑心到别的。

他再怎么也不会想到文素姬是在使一种连自己作梦也梦想不到的诡计，当时面色一沉道：“文姑娘，你是在闹什么玄虚，我蒲天河可不是易欺之人！”

文素姬嘻嘻一笑，道：“谁欺侮你啦？你这个人呀……”

说时，轻轻在蒲天河肩头上拍了一下，蒲天河霍然变色，忽闻得庙内钟声当！当！响了两声，庙门开处，出来一对灰衣少女。

这一对少女出得庙来，各人说了一句，蒲天河也不懂她们是在说些什么，就见文素姬笑道：“我父亲出来了！”

蒲天河一惊道：“你父亲？谁是你父亲？”

文素姬冷冷一笑道：“你连我父亲也不知道？这就难怪了，实话告诉你吧，我父亲是乌衣教主，也就是乌衣寺的领袖，你现在总该明白了吧？”

蒲天河呆了一呆，冷笑道：“那么，娄姑娘又怎么会来这里？”

文素姬嘻嘻一笑，道，“傻小子，你受骗了！”

蒲天河面色骤然一变，文素姬却咯咯笑道：“在这里你还是老实一点的好，我父亲出来了！”

说话时，就见一个白发如银、弯腰拱背的老者，出现在庙堂门前，这老者看来年岁约在七旬左右，一身银灰色的长衣，肥大无比，在前胸地方，悬有一串金币，闪闪发光。

此老生着一对如银的眉毛，一根根直立如刺，双眉之下，却是一双深深陷入眶子里的眸子，其色纯碧，开合之间碧光四闪！

最奇的是，他是坐在一张编得十分考究的藤架之上，那方藤架，却是由四个灰衣弟子，各人分持一角抬出来的！

老者出来之后，双手挥了一下，四个弟子就停住了脚步，轻轻地把他放了下来。

这时文素姬已趋前扑到老人膝前，口中说了几句，老人面上立时透出无比惊喜之色，目光也就由女儿身上移开，转向蒲天河微微点了点头，像是在招呼蒲天河到近前来。

蒲天河这时真弄了一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由于老者身为一教之主，在不明白事情真相之前，蒲天河自是不便发作，当时怀着满腔纳闷走了过来，对着这位乌教主深深拜了一揖，道：“在下蒲天河，参见教主！”

老人目光视向丑女，丑女立时用一种奇怪的语言说了几句，像是在为蒲天河做翻译，蒲天河这才知道，原来这位乌衣教主，竟是不懂汉语。

老人听丑女讲过之后，含笑点了点头，说了几句，文素姬就对蒲天河道：“我父亲要你近前来！”

蒲天河怀着惊异之心，又向前走了几步，老人忽地双掌同时拍出，直向着蒲天河两肋上击去。

他双掌方一递出，蒲天河立时就觉得自老人掌心之内逼出了两股奇特的劲力，他无备之下，吃这两股劲力在上一击，霍地腾了起来。

蒲天河大惊之下，一压丹田之气，在空中一个折势，飘飘落了下来。

他不由勃然大怒，厉叱道：“老头儿，你这是什么意思？”

却见老人坐在藤架上，仰起了瘦似公鸡一般的长颈，发出了一串怪笑，陡然见他右手向外一翻，就听得空中“铮”一声脆响，却自空中折返了回去。

这一收一发，完全像发自无极的内功真力，蒲天河惊望之下，才发现老人手中已多了一串金光闪闪的金钱，正是他戴在胸前的那一串装饰项链。

由此看来，老人分明是无意伤人，不过是吓一吓蒲天河，借此而试探一下对方的功力如何罢了！

蒲天河不由呆了一呆，就转身向着文素姬怒声道：“这是怎么回事？娄小兰在哪里？”

文素姬发出了一连串媚笑，道：“姓蒲的，你可是上当了，老实告诉你，娄小兰和蒋瑞琪根本就没有来，是我要你来的！”

蒲天河怔了一下道：“你要我来作什么？”

文素姬冷冷一笑道：“你这么聪明的人，莫非还不懂？”

说罢发出了一阵媚笑之声，道：“蒲大哥，也许你还不知道，我们乌衣教内，对于婚姻一项，是有着明文规定的，凡是本门男女弟子，可以任意在外面物色配偶，一经选中之后，全要带回对方回寺，接受教主征婚，如果教主不允，就不能成婚，看起来我父亲对你很满意，我们婚事就要批准了！”

蒲天河不由大吼了一声道：“无耻的贱人！”

他猛然身子向前一扑，双掌平推而出，就像一堵墙似的，直向着文素姬胸前袭到。

文素姬身子一闪，已到了老人身后。

这时那位乌衣教主，见状非但不怒，却哈哈的笑了起来，他笑着说了一句。

文素姬翻译过去道：“我爸爸说你的武功不错。”

蒲天河这时真是怒不可遏，他想不到会被丑女愚弄至此，一旦消息传出，自己还有什么脸面再见人？

当时怒目圆睁，对老人道：“你父女欺人太甚，怨不得我得罪了！”

那老人只是手捻着下巴上几根胡子低笑不语，蒲天河这才想起，对方根本不懂汉语，似此情形，分明这老人已错把自己当成了他的乘龙快婿来看待，自己一举一动都在他审评之列！

这么一想，蒲天河真差一点要急得昏了过去，再也不手下留情。

他上前一步，双掌一合，自掌心里发出了两股绝大的劲力，直向老人肩上击去！

乌衣教主似乎不及闪躲，只听见“砰”的一声，为蒲天河双掌打了一个正着，他那枯瘦的身子，为这一掌，击得直飞了出去！

只听得“喀嚓”一声，老人落在了一张方桌之上，那张桌子，顿时被砸成了粉碎。

蒲天河心中一惊，只以为老人家是一命呜呼了。

可是事情却是出乎意料之外，就见这银衣老人，在地上一个滚身又站了起来。

他口中发出“哇哇”几声大叫，用着十分惊奇的眼光看着蒲天河。

就见他双手在空中连连摇动，大声说了几句，一时欢声雷动，众人都叫了起来。

刹那之间，那些灰衣弟子，围成了一个大圆圈，把蒲天河围了起来，乱声呼叫了起来。

乌衣教主怪笑了一声，腾身越进圈内，双手连摇，止住了众人的欢呼之声，才正面的望着蒲天河点了点头，说了几句。

文素姬笑向蒲天河道：“我爸爸说对你很满意，他欢迎你到乌衣寺来，并且已经答应了我们的婚事！”

蒲天河冷笑道：“你是妄想！”

说罢猛地转过身来，他双手平胸一拳，厉声叱道：“你们哪一个敢不让我开，我就要谁的命！”

说完，昂首大步，直向外行去，可是围在他四周的灰衣弟子，只是团团的转着，文素姬双手连挥，用方言指示他们不要放他出去，群情更是激动。

蒲天河活了这么大，真还是第一次见过这种怪事，天下抢婚骗婚之事，故是不少，可是却没有像这么明目张胆的，更没有女方亲自出面硬拉实绑的道理！

他不由勃然起怒，厉叱了声：“闪开！”

当下双掌一抖，直向身边一名乌衣弟子身上打去，那弟子双手向外一翻，身子翩然而退，可是却有另一弟子横身拦了上来。

蒲天河身子向下一塌，右掌斜翻而起，直向那弟子右胸切去！

只听见“砰”的一声，打了个正着。

那名弟子，没有老人那种护身潜力，哪里吃受得起，只听见一声惨叫，整个身子直翻了出去，顿时口吐鲜血一命归天！

如此一来，众弟子无不收起了欢笑，面上变色，各自发出了一声惊叫，猛地扑奔了过来。

蒲天河一声猛笑，道：“你们哪一个敢再阻我？”

说时左右手同时翻出，用“北燕双美”的手法，又把两名弟子击倒一边，他足下加快，已扑身来到了大门前！

就听见一声娇叱道：“姓蒲的，你别想走了！”

说话的正是文素姬本人，跟着她已经腾身飞扑了过来，一口冷剑，直向着蒲天河面前逼到。

蒲天河抽身后退，才想起，自己为文素姬匆匆骗出，竟是忘了带出兵刃，可是尽管如此，他却也未把对方看在眼里。

他恨透了丑女文素姬，正好借此一泄心中之愤，对方兵刃来到，他冷冷一笑，右手向下一沉，骄中食二指，蓦地向外一点，只听得“当”的一声，已把来剑弹在了一边。

文素姬剑身向后一抽，卷出了一道长虹，第二次直向着蒲天河双足上扫了过去！

蒲天河哼了一声，身形微长，跃起一尺，丑女剑身擦足而过。

可是当她再抽剑时，已是晚了一步，蒲天河蓦然下落的双足，正正的踏在了她的剑身之上。

遂见他一声狂笑，双手向外一送，文素姬一声惊叫，只得松开了手中剑，向外倒翻了出去。

蒲天河一塌身，已把足下的宝剑拿到了手中。

这时候，那位乌衣教主，却发出了一声怪笑，陡地腾身而前，双手如同是一双鸟爪一般，直向着蒲天河持剑的右手上抓了下去。

蒲天河怒吼了一声，长剑向下一压，抖出了一个剑花，这口剑带出了一股寒风，直向着乌衣教主前心上点了过去！

这位银衣墨发的乌衣教主，动手过招的招式极怪，路数诡异，使得蒲天河心理上多了一层顾虑。

长剑刺出，就见老人身子向左一扭，滴滴溜溜如同风车似的转了出去。

蒲天河身子向前一扑，正要二次出剑，可是丑女文素姬，却由侧面扑到。

只见她散发披肩，活像是一个疯子，口中尖声叱道：“姓蒲的，你已是我的的人了，还想跑么？别作梦了！”

她口中说着，一双瘦手霍地张开，如同疯痴一般的直向着蒲天河身上抓过来。

蒲天河身子向后一坐，一声叱，长剑向后一甩，蓦地点出去，直取丑女前心。

就在这个时候，眼前银衣一闪，乌衣教主已飘到了面前，就见他双手向外一抖。

蒲天河只当他是向自己发出掌力，其实却是不然！

只听见“呕”的一声，由老人一双袖内，散飞出了四五枚红色山果似的东西，分向蒲天河身上各处穴道打到。

蒲天河微微一怔，掌中剑向上一翻，已把迎面而来的那枚红果劈开。

只听见“波”的一声脆响，眼前一阵红烟。

蒲天河鼻端一吸，立时觉出一种生平从未闻过的异香，只觉得双足一软，双目一翻，顿时咕噜一声，倒了下来。

蒲天河渐渐苏醒之时，正是夜深更残的黑夜里……

他觉得身上无比的寒冷，同时双手双脚都觉得甚是疼痛，猛地睁开了眼睛，眼前是一片昏暗的灯光，冷风正是由两侧的壁窗上嗖嗖的吹进来，令人

有些毛发悚然！

这一惊，不由令蒲天河打了一个冷战！

他这才想起来，是怎么一回事了，自从他鼻中闻过那粉红色的烟雾之后，一直昏迷到现在，才慢慢的恢复了知觉。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

他想翻身坐起来，才发现手脚皆为为一根黄色的皮筋，紧紧的拴住，别说是翻身坐起来，就是动一动，也是不易。

四壁上各自燃着一小盏豆油灯，发出昏暗的光影！

蒲天河用力的摇了摇头，只觉得头脑还是有些个昏昏的，也不知那红色山果似的东西，是一种什么果子，竟然如此厉害！

心中正在想着，就听得石室外，似有人在说话，接着一阵隆隆的石门开启之声，进来了一个人！

蒲天河低头看了一眼，由不住怒火中烧，厉声叱道：“无耻的女人，你到底想怎么样？”

进来的，正是文素姬本人，这时就见她身上穿着一袭肉红色的纱质长衣，手上抱着一床被子，厚唇列着，发出一阵刺耳的哑笑之声。

她一步三摇的走到了蒲天河身边，嘻嘻一笑道：“怎么样，小傻子，你想明白了没有？”

蒲天河厉声道：“你到底打算怎么样？”

文素姬一笑，慢慢蹲下了身子，那张丑脸，就凑在了蒲天河面前，嗲声嗲气的道：“只要你答应跟我成亲，正式拜天地为夫妻，就能让你自由，怎么样？”

蒲天河气得几乎又要昏了过去，他冷笑了一声，错齿出声道：“你是作梦！还不快放我出去！”

文素姬丑脸一红，怪笑道：“好个硬小子，你莫非不知道，你这条命是我救活的，要依着我父亲的脾气，你还会有命在！”

蒲天河怒声道：“不要多说，快快放我出去，以往之事一概不究，要不然我脱身之后必取你性命！”

文素姬双手环抱着咯咯一笑，又伸出一根手指，在他脸上点了一下，道：“小子，到什么时候了，你还要吓唬我？我要是想要你这条小命，早就下手了……”

蒲天河气得全身直抖，干脆闭上了眼睛，不再言语。文素姬又笑了几声，道：“我这是好言劝你，你要是不答应，我还有更厉害的办法，不怕你不从我，到那时候你可就后悔也来不及了！”

蒲天河嘿嘿一笑道：“丑东西，你真是痴心妄想了，你有什么厉害的法子尽管使出来就是，我岂会怕了你这个贱人不成？”

丑女不由面色一变，她虽是生相甚丑，但是却最忌讳人家提“丑”这个字。此时蒲天河竟然直呼她为丑东西，不禁使她勃然大怒，猛地站起身子道：“好！这可是你自找的，怪不得我！”

